第三編 戰史 目次

第三章 二次革命戰爭……二三

第四章 帝制戰爭……三二

第三編 戰史

第一章 中日戰爭

第一節 戰爭之原因

一 戰爭之遠因 日本欲扶持其勢力於韓國，不可不使其脫離與中國之宗屬關繫，然其唯一計劃，則在利用韓國之獨立：此中日戰爭之根本原因也。但就其趨勢言，則遠因有三：一、爲天津條約後，中國對韓宗屬問題關繫進步。天津條約之明年，中國遣袁世凱總理韓國交涉通商事宜，欲實行屬邦之待遇。光緒十三年，韓廷爲與締盟列國修好，派協辦內務府事朴宣陽爲美國全權公使；袁世凱以其不請中國政府之命責之。且派領事陳同書，往朴宣陽旅舍，促其歸京；幷電稟李鴻章請示。後韓廷以

畏中國故，能共事。而時日本政府雖命駐韓公使，凡不關於日韓條約上之權利利益，皆不干涉。然妬中國則實甚。二、咸境道發布防谷令時，日本曾持日韓貿易規則反對之，且要求賠償，韓廷不應，袁世凱復從中主持之，以故卒使日本撤國旗而歸。三爲金玉均刺殺事件。先是韓國日本黨金玉均朴泳孝等，以京城叛變失敗，相率入日本。其後韓政府要求日方將金朴諸人歸還本國；日政府藉口日韓無交換罪人條約拒絕之。韓政府既不獲遂意，於是遣李逸植謀暗殺金朴。光緒十八年，李逸植託營商渡日，適遇洪鐘宇自法歸；李以洪有智慧，因深相結，假借助中國而謀獨立爲名，誘金玉均至上海暗殺之。翌日，洪鐘宇亦就縛。上海領事經駐北京公使，請于總理衙門，要求處洪以相當罪；然李鴻章不認洪鐘宇爲非行，遂將洪及金屍以軍艦送之歸國；韓政府以惡金故，乃斷其四肢。日人聞之，不勝憤怒。而不即與韓交涉者，蓋避日中之紛爭也。然自此中日之感情亦日趨惡境矣。

二　戰爭之近因　以上所述皆爲中日衝突之遠因。其直接近因，則韓國東學黨之亂是也。東學黨以明人倫，誅汚吏，匡政府之秕政爲宗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起于全羅道古阜縣，黨魁全琫準率衆擊敗官兵，所過則占領其地。韓政府憂之，因請中國出兵。五月葉志超奉李鴻章令，率兵六營由海路赴韓，以初七入牙山大本營。先是東學黨之起也，日人派少壯軍人策士一團，渡韓相助，意在擾亂朝鮮

半島，以啟中日戰端。因極其所能大得東學黨之歡心，漸且跋扈，為全羅道所不能制。當是官軍領官洪啟薰於兩軍接戰時，遣使詣東學黨議和，東學黨亦懷休戰意；而天祐俠團，恐東學黨不能遂其謀，乃斬軍使，以激彼此之怒。而是時李鴻章與袁世凱，亦以韓政府向中國請援為得策，益增兵於韓。於是東學黨之亂，遂為中日戰爭之直接導火線。

第二節　中日陸軍之比較

一　**中國陸軍**　中國陸軍，平時多分統於各省，轄於疆吏，而要可分為四種：一曰駐防旗兵，一曰綠營兵，一曰勇丁，一曰綠營練兵。又有李鴻章所練之淮軍，特為保護京畿而設，即上稱勇、練者是也。其不歸直督統率，而亦駐京師者，稱神機軍。中有旗兵一萬三千人。當一八六四年，法英兵退後，清廷知舊法之不足用，禮延英官為之教習，故有新械，至一八六五年而練成。惜其後雖沿神機營之名，而視如世襲之兵，不復訓練，三十年來，日以淩替。兵額之存者，旗兵四十七萬二千四百，綠營六十六萬二千，練勇六十九萬八千六百四十，共計一百八十三萬五千二百。又步兵九萬二千三百九十，馬兵二萬三千四百，砲兵七千八百二十，工程一千三百八十，輸送等兵一千一百三十，共計十二萬三千四百人。此中

國當時陸軍之數額也。軍中所用車砲，皆購自克虜伯廠，口徑自七生的至八生的，均良於用。所缺者道路不治，運送維艱，及練習不熟耳。步兵所用之槍，非毛瑟即林明敦，復靡雜以口徑及寸之槍，兵器既各不同，兼之入伍之期，並無限定，人皆挾輕行伍薄武備之見。以是武員闒冗，軍紀不修。故及其戰也，恆以數倍之衆不攻自潰。此當時中國陸軍之情形也。

二 日本陸軍 日本陸師，分六大軍，每一軍中，自成首尾，合之則完全無缺，分之亦應用咸宜。其步兵所用槍，自一八八九年後，悉頒發村田新式來復槍，使之一致。及與中國戰，復改用連珠槍，較來復尤利。砲兵所用之砲，全係後膛鋼質，與德克虜伯廠所鑄絕相似。馬工各兵亦精，能惟上所命。其軍制，自十七歲起至四十歲止，設遇至急之時，皆可召令入伍，名之曰國軍。充兵年限：入伍三年，後備四年，續備五年。此軍每自成一隊，精選材能邁衆，兼熟練諸事者，爲之兵官，全軍聽令焉。考日本兵額，昔僅六萬，後加以留守之兵，亦僅十一萬三千，頗多無用。最近三十年來，增練民兵八萬，俱用西法，甚爲精銳。即舊存兵額，亦加整頓，皆成勁旅。此日本當時之陸軍情形也。

第三節 戰爭之經過

一　牙山之役　日本既不允撤退駐韓軍，且藉口漢城事變，於其通商有礙，又謂韓廷不能自治其國，宜駐軍以資鎭懾，而迫韓政府訂約，合力以驅中國兵之在韓者，於是戰爭乃起。中日軍之衝突，以牙山之役爲始。是役實由於日人之尋釁，初，葉志超駐兵牙山，兵僅六營，旋知日本必挑釁，迭電清廷請援。六月十九日，李鴻章派運送船十艘，分載八千六百名，由大沽發向牙山。日政府偵悉之，及援之未至也，即命混旅成團攻葉志超部，而以海軍邀擊中國運送艦於豐島。在牙山之中國軍隊，其主力駐成歡，堅壁以守。六月二十三日，日將大島攻牙山本營，兵以夜出，與聶士成伏兵遇，擊敗聶軍。即由左翼用榴霰彈炸裂聶營。已而日軍連破諸壘，攻成歡克之，聲威大壯。成歡牙山之門戶，成歡既失，牙山無可爲守，故聶士成率兵奔洪州。是役葉志超率兵千名守天安，不與戰。致日軍得集力於成歡，以扼要隘，亦主將之罪也。

二　平壤之戰　牙山敗訊傳北京，清廷震怒，即於七月一日，下宣戰諭。同日日政府亦下詔宣戰，命牙山軍進窺平壤。平壤東臨大同江，後倚絕壁，爲韓國險要地。中國將官左寶貴先據此以守。盛軍六千，衞汝貴率之；毅軍二千，馬玉崑率之；奉天練軍一千五百，豐陞阿率之；奉軍三千五百，左寶貴聶桂林率之。葉志超聶士成所率，有牙山殘兵千餘。各據險以守，足鳴一時之盛。其主力營平壤，三相，慈山，順

川等處；支隊屯黃州，三登，遂運，成川，相爲犄角。日軍大島少將，攻平壤正面，分旅團爲三；中軍則第二十一聯隊長中佐武田秀山率之，自水灣橋進，少佐一戶兵衛，率一大隊在其右；右翼則第十一聯隊長中佐西島助義率之，向船橋里；左翼則第二十一聯隊第三大隊長少佐奧山義章率之，渡大同江。我將葉志超馬玉崑率數二軍據船橋里禦拒之。已而，日軍砲隊迫船橋里，我軍應戰，砲聲不絕者竟日。日軍之窺平壤也，道險遠來，值時酷暑，疫病大作，又懸師深入，遠絕援應，此固必敗之道也。乃冒死進攻，軍卒奮力，故過我軍如摧枯拉朽焉。八月十六日，日軍自大同江，觸蹙城壘，我軍死傷頗多，日軍乘勝進迫，遂陷牡丹臺。先是左寶貴爲淮軍名將，故清廷畀以是任，出師之日，自分必死，以骸骨相托。及戰，方登壘指揮，一彈自後來，猝中胸脇，左右勸之退，不許，遂死於陣。敵軍進陷城南隅，縱火焚壘，衛汝貴率兵棄城走。葉志超以大勢既去，懸白旗於玄武門以示罷戰，固非降也。敵兵復四面合圍，我軍敗績。午後二時，天大雨，約翌日獻城。是夕，葉志超乘機夜遁義山，日軍扼甑山之元山支隊，截擊之，死四百餘人，平壤失。是役陣亡日軍五百三十五人，我軍四倍之。惟馬玉崑全師潰退，回守鴨綠江西岸之九連城鳳凰城諸要隘。

三　遼東半島諸役

平壤退後，清廷以葉志超屢退，革其職，并奪李鴻章勳位；而任四川提督宋慶幫辦北洋軍務，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總遼陽兵站事務，仍受李鴻章節制。李以宋慶諸營營安

東，葦子溝，大東溝，大孤山各地；命依克唐阿軍長甸平安江，均以防鴨綠江者；又增加東三省及河南山西兵共五十餘營，以厚國防。至於拱衛北京者，則有新集各省大兵九十五營，分駐於天津，大沽，山海關，營口，通州之間，及派駐旅大之大同軍二千與天津徐邦道之拱衛軍五營。時日軍新組第一軍司令官陸軍大將山縣有朋，由義州渡鴨綠江。九月二十七日，進向九連東北之虎山。明日，日軍暗渡江，我守兵不知也。虎山鎮守馬金敘者，非能戰之將，甫與日兵接即潰。會馬玉崑向九連來援，以金敘軍已走疊河，失聲援，爲日兵所擊退，仍回原駐地。虎山遂失。九月二十九日，日軍攻九連，安東，皆拔之。分兵進窺鳳凰城及大東溝。時宋慶守鳳凰，所部聞日兵至，多私逃者，故軍心甚渙散。及日兵已至，宋慶決以身殉，卒不敵。十月一日，宋部棄城走，日軍進占之。向大東溝之日軍，亦先後收大孤山及岫巖。岫巖四通之區，爲奉天要隘，聶桂林豐陞阿擁兵三千守之，敵兵自大孤山來，進迫岫巖，射擊二時，宋慶鼓暮年餘勇，出其萬死不顧之力，究不足以挫敵兵屢勝之盛。而岫巖又敗。十一月十五日，日桂中將轉戰摩天嶺附近，占領析木城，海城各處。已而宋慶，劉盛休，馬玉崑率六十餘營，自蓋平向遼陽，逼海城。二十三日，戰於缸瓦寨，日軍死者甚多，終不屈，我軍遂退牛莊，營口，而全勝無戰死者。日軍經此挫，頗有戒心，遂由第二軍撥乃木之軍，與第一軍合。十二月十五日，分三路進攻蓋平，戰甚烈，守將章高元負傷，提督楊壽山，副將李仁

黨皆死之。蓋不遂陷。先是日將山縣有朋渡鴨綠時，其第二軍大山巖所部，亦由花園口登陸，十月十九日分三道迫金州副都統連順，總兵徐邦道，合兵禦之，不敵，棄城走，金州遂失。其明日，日軍攻大連，不戰而下，蓋時和尚島，大藍山之砲兵，已聞金州耗而遁也。二十日，日兵分三路攻旅順，其左翼擊崩我二龍山，黃金山諸砲臺；右翼自椅子山，俯射旅順背面諸壘者，亦次第陷之。於是船局總辦龔照嶼逃芝罘，日軍狂歌入城，屠殺四日。敗報至北京，清廷大懼，起恭親王奕訢為軍機大臣，任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總轄軍務。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宋慶由營口窺太平山，以五十九營之衆，陳於太平山南北村及東西七里溝為陣。三十日，姜桂題，宋慶自東七里溝退；馬玉崑亦自西七里溝率兵走，以敵砲猛烈，死傷過衆也。其時湖南巡撫吳大澂之新兵，先後抵牛莊，銳氣方新。二月初七日，日將桂太郎自西北，奧保鞏自東南，夾擊牛莊，魏光燾，李光久退，自海城，與劉樹元之撫標十五營，任城東北防務。忽被日兵所包圍，失其退路，不得已仍入城拒街作戰，日兵多被狙殺。既而日兵縱炮爆裂民房，殘兵失所依據，悉散逃，牛莊遂陷。其後乃本攻下營口，日桂將率步兵三十一大隊，騎兵四中隊，於遼河東岸列炮擊田莊台，未三小時，而宋慶之六十餘營全潰，於是遼東半島，悉為日軍所占領。

四　威海衛之役

旅順陷後，山東巡撫李秉衡與道臺戴宗騫，營威海衛西北防禦，而疏登州

東南之防。日第二軍乘勢攻榮成灣，而圖榮成縣。十二月二十五日，天大雪，守兵以敵必不至，急他走。副將閻得勝，參將趙同發，以為大敵追迫，亦各望風潰。於是日兵不戰得榮成。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日右縱隊久間，由柳家莊進軍，翌日曉抵孤山後，擊摩天嶺守兵而敗之。因據嶺頂砲台，俯擊南岸諸壘，悉次第陷落。同日，日左縱隊黑木軍，亦先後取溫泉湯，鳳林集，虎口村，楊家灘各地，戴宗騫率諸軍遁走。正月八日，日左縱隊窺威海衛，城兵已先逃，日軍從容入城。威海衛失。其後休戰條約成，奉天，山東，直隸，之戰事始息。

第四節 戰爭之結束

一 **休戰條約之成立** 旅順陷後，清廷以前敵屢挫，深慮之，因遣使議和，而數格於日本之拒絕不果。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以全權大臣任和議事，自天津出發，二十三日抵馬關。會駐日俄英公使，均忠告日本政府對于中國要求不可過苛，日本政府懼歐美各國之將不利於己，乃急欲恢復與中國之和平，而定馬關為兩國全權會見地。二十五日日全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提出休戰約如左：

一、大沽天津山海關均歸日軍佔領。

二、右各地中國軍隊之軍器軍需全繳與日本。

三、天津山海關之鐵道，歸日本軍務官管轄。

四、休戰中日本軍隊之軍費，全由中國負担。

李鴻章以提案過苛，請暫置休戰問題，直言媾和事，伊藤博文則謂非先決休戰不可。事遂中止。二十八日，爲三次會議，李鴻章仍執前議，被拒絕。其明日，李鴻章被刺，傷左頰。訊傳各國，皆驚。斯時有獻策者，謂若以重傷爲辭，使事中止歸國，任咎日本，激動各國，則日本必懼而讓步。李鴻章從之。日政府果懼。於三月三日，由陸奧宗光就李病榻，訂無條件休戰約如左：

一、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兩國海陸軍休戰。

二、兩國休戰軍隊，各保持原駐地，但休戰期內，不得出入現駐地之外。

三、兩國政府，於休戰期限內，不得對於敵方準備進擊及增援兵，然非爲現時戰地從事戰鬥之目的，而爲新力之配布運送，則爲無妨。

四、海上運送兵員軍需及一切戰時禁制品等，仍依戰時公法捕獲之。

五、休戰期間自本約調印之日起，以二十一日爲限，即以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之正午爲止。若期限內議和不成時，本約即歸無效。

二　馬關媾和條約之追訂　休戰條約既成，即議和約。陸奧宗光出談判甲乙二案：甲，提出條件之全體，一時協議；乙，分條協議之。招李經芳自擇。（經芳李鴻章之子）李經芳請從甲案。三月初七日，日本全權送致條約全案於李鴻章，以四日答復爲期。三月十一日，李鴻章草長文駁辯書，分朝鮮獨立，割讓土地，賠償軍費，通商利權之四大綱，按段答辯之。明日，清廷改任李經芳爲全權大臣，以李鴻章病不勝任，將礙和議也。然時距休戰期祇十四日。李經芳以割地償款事過重大，請再經兩國全權會商之後，提出回文。伊藤博文嚴拒之，謂「不幸談判破裂，六七十艘之運輸船，不難令載大軍向戰地進展，如此，北京安危，猶未可知？請熟計之！」十三日，李鴻章提出修正案，不獲許可。十九日，日艦三十艘運兵過馬關，向大連。二十日，小松親王等督隊次進。李鴻章準情電北京請示，覆電無所主張。是日兩全權爲六次會議，李鴻章不爭一語，悉如其要求，訂約十一款，其約分見他書，茲不載，而論其影響。案馬關條約之第二條台灣澎湖之割讓，及第四條之擴張商權，自由從事工業，皆非日本戰勝應得之利權，而清廷懾於兵威，悉含辱忍恥而與以文字之承諾，獨不顧其將來利害。蓋澎湖台灣之屬日，是與日本以扼制

南海海利之機會，能挾此以制我者也。其通商通航及任意開設工廠三事，尤於後此中國經濟衰落，有所影響；因我國工業，尚屬手工時代，不能與機器爭衡；日本既得設工廠之權，則不難使我國手工業完全破產。又我國國貨，困於苛稅，較進口貨之值百抽五者，價值恒昂，以故日貨得因價廉而暢銷，國貨則少顧問者。凡此皆我國商業不振，手工業凌替，國民經濟無由發展之因也。然而當「清廷」又曷嘗念及之！

第二章　辛亥革命戰爭

第一節　武昌起義之役

一　**戰爭之原因**　我國自中日戰爭失敗，國人益信政府之不可恃，思有以推倒之。而自西曆一九〇八以後，土耳其之青年黨，迫土帝去位，波斯之南方民族，逐波帝離國，葡萄牙以海陸軍人之不平，促成政變，墨西哥以梅特洛之野心，率叛軍而驅逐其大總統狄愛士；革命風潮，迭起環生。益足以引

起我國人之猜疑。於是孫中山創立興中會於廣東，鼓吹共和主義，謀傾覆清廷。未幾而有史堅如謀殺總督德壽被戮之事，又未幾而有漢口唐才常之變，安徽大通之變，廣西鎮南關之變，雲南河口之變，且謀炸端方於天津者有吳樾，鎗斃恩銘于安慶者有徐錫麟：此皆辛亥戰爭之先聲，革命發生之朕兆也。且是時天災人禍，相迫而來，宜乎廣東之變，方起于前，川省之事，又繼于後。迨武漢事發，各省響應，革命旗幟，遂翹然高舉於國內矣。然此非彼攫此奪之混戰，英雄割據之互爭，而亦列之于戰史者，所以示其于革命史上實占重要地位，及革命必自流血始也。〔其詳見細著民國史及中華民國革命建國史（新光書店大同學會本）等〕

二　武昌發難

革命黨人，散居南洋各埠，其舉事也，以沿海邊省為利。自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廣東失敗後，於是變計從長江流域入手。清廷亦知蘇皖鄂等省，均有黨人潛伏，密令鄂督瑞澂加意防範。自四月初旬以來，鄂省之防範革命黨者，至為周密。八月初九日，瑞澂接外務部密電，謂革命黨黃興聯絡黨人，約期十五十六兩日聚鄂起事，并與三十標步兵有同時策應之約。於是軍警各界，益密查，居民大恐，及期無恙，咸謂事已洩，戒備始漸疏。詎至十八日之夜，革命黨之形蹤，竟發現多處。督署內亦查出炸彈一箱。時瑞澂以為事不足定，欣欣有喜色；且疑新軍為革命黨，欲嚴行查緝，以鎮攝之。

時武昌有新軍萬三千人，悉隸張彪統轄，聞瑞澂之將不利於己，咸懷怨望。自端方入川，抽調移防外，所餘各營，殆皆全體聯合，反對官長。後經革命黨暗中運動，益躍躍欲試。十九日下午九時，工程第八營左隊營中，忽有炸彈喧譟聲，督隊官阮榮發等出阻，即被戕殺；步隊二十九三十兩標殺斃管帶二人，排長一人，隊官一人。九時半，據火藥庫，刼取子彈。十五標兵士，已同集大操場，與工兵聯合，悉運子藥於蛇山下關馬廠諮議局旁，即大呼趨督署，與防護馬隊互擊五十分鐘，馬隊不支，亦與工兵聯合，即分兵三處：一駐鳳凰山，一駐楚望台，一駐蛇山，各架砲轟擊督署。二十日總督瑞澂藩司連甲統制張彪，均棄城走。革命軍既起，尚未得一首領，衆議以黎元洪充之。遂改諮議局為軍政府；黎元洪為鄂軍都督，前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為民政總長。更派人守藩庫，官錢局，儲銀行，度支公所，財政處。於是武昌省城，全為革命軍所佔有。旋又遣軍渡江，占領兵工廠，以供軍用。其時漢陽官吏，悉逃匿無踪；至是三鎮悉為革命軍所佔領。二十一日，有土匪焚漢口華界，軍政府立馳救，擒其衆，並申明保護外僑，各領事以革命軍無排外行動，因電詢政府，均得贊成，由是革命又被各國承認其為獨立團體。

三 各省響應

武漢居本部之中樞，扼長江之上游，革命軍得此，有高屋建瓴之勢；而各地黨人又皆以事有可為，宜乘機響應。于是湖南，陝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廣東，奉天，或

獨立，或舉兵。其隸於清政府之下者，已無幾矣。茲將各省狀況，略舉如下：

先是長沙有新軍六百人，巡撫余誠格慮其為亂，先令移駐醴陵。九月初一日，該兵携砲入城，防軍將閉門相扼，不及，遂進窺撫署。余誠格逃。防軍總領黃忠浩領所部往禦，兵士不應命，且殺黃忠浩。事既定，即舉副總領焦達峰為都督，陳作新為副都督，譚延闓為民政總長，以諮議局為軍政府。

陝省新軍，原多甘陝人，及諮恩撫陝，奏調王毓江充協辦；王皖人也，新軍自是多南人。此種軍士素主張革命，及聞鄂省事起，乃於九月初一日，相率起義，先佔省城，不數日則渭南臨潼潼關皆為所有。

江西九江府，自武昌起事後，風聲日迫，至九月初二夜，果有響應之舉，五十五標一二營管帶，與砲台守將徐世德，聯合舉事，標統馬毓寶繼之，清吏悉逃。及總鎮楊福田與革命軍戰，不勝，於是湖口亦為我方所有。未幾省城南昌府之紳商學各界，于初十日焚萬壽宮，勸令馮汝騤交撫印。劉既逃，乃舉吳介璋為都督，治江西事。

山西新軍，久蓄異志，適陝西警報至，巡撫陸鍾琦擬令往陝邊截堵，及子彈餉需給發後，乃軍隊全變，南趨撫署，時城中雖駐有滿兵，而向無子彈，事起倉猝，咸束手待斃。該軍又分一支出壽陽扼井陘口，而正定鎮守派馬隊往拒，始退守娘子關。旋陸鍾琦被殺，藩司王慶平為都督。

雲南總督李經羲對軍隊之將變也，持先發制人計，命可疑軍隊，於某日晨操，因繳其械。九月初十，標統蔡鍔率所部攻鎗砲局，繼攻督署，酣戰終日，至翌晨始勝。旋又佔蒙自，蔡遂被推爲都督。

江蘇之上海，爲通商大埠，且有製造局，固革命軍之必爭地。九月十三日，閘北巡警局火起，各巡士皆臂纏白布，與革命軍合。是晚道署被焚，其明日製造局亦不守。于是陳其美被舉爲滬軍都督，李平書爲民政廳長。未幾蘇州，松江，鎮江，均宣告獨立。

浙江省城，早思獨立，惟未發表。九月十三日，諮議局副議長沈謁巡撫增韞，請拆滿城營牆，編入漢籍，宣告獨立，增韞不允。次日有敢死隊自滬來，聯合浙軍八十一二兩標新軍，直攻撫署，增韞被擒。臨時督軍童訓出示安民。十五日改諮議局爲軍政府，舉湯壽潛爲都督，旗營被圍。已而旗軍以不敵降，紹興，寧波，湖州，嘉興亦次第傳檄而定。

福州未發難之時，革命黨先草長文一篇，勸滿人釋械，不應。十九日革命軍起，常備隊及青年會義勇隊等聯合進攻旗兵滿洲街及將軍衙門，悉焚之，松督仰藥死。孫道仁被舉爲都督。其餘安徽廣東山東奉天，皆于武漢起事後，兵不血刃，而脫離滿政府之羈絆。當是時一夫高呼，應者四起，似其一切奮鬥，皆屬局部，而無補於大局。殊不知此正足以張武漢之勢，分清廷之力，且見當日人民之趨向，知非革

其不足以私國也。因將其與各省之戰事悉節述之，其不戰而定者，非本書之所載，略之而已。

第二節　民清兩軍之戰鬥

一　**清政府之對付**　八月二十日午後一時，武昌警報達北京。是日內閣總理聚謀於慶邸，徵議未決。瑞澂電奏，有「速派北兵來鄂，願粉身恢復」等語。二十一日有旨，革瑞澂職，仍暫署鄂督，責以恢復省城。同日開內閣特別會議，以革命軍之志非尋常，決派兵前往。即以陸軍大臣廕昌率近畿兵兩鎮，赴鄂勦辦；又令薩鎮冰率海軍，程允和率長江水師，即日赴援。二十二日，廕昌請訓，詔以第六鎮全鎮，第一第四鎮各派一混成協，歸節制，分五日進發。第六鎮原駐保定，於是日應命赴豫，暫留守黃河鐵橋，以阻革命軍之北上。第一鎮原駐北京，第四鎮原駐永平馬廠，均先後起行。時豫督寶棻分豫軍兩營駐灄口，會同北軍前進。二十三日，廕昌之前哨軍隊，馳抵距漢口二十餘里之劉家廟。是日有旨，湖廣總督著袁世凱補授，並督辦勦撫事宜。廕昌薩鎮冰所統水陸各軍，著由會同調遣。二十四日，統帶官馬繼增率第二十二標抵漢口，駐江岸。二十六日，廕昌行抵信陽州，軍隊分段抵漢。海軍提督薩鎮冰亦乘楚有兵艦至，所統建安，建威，江元，楚豫，楚泰，楚謙各砲船，湖隼湖鷹湖鶚及辰宿各雷艇，咸開抵漢口江

心下梃。當北軍之南下也，有獻計於黎元洪者，請拆毀京漢路以阻其來。黎意以爲來軍必與革命軍聯合，不許。亦不遣隊迎截，故北軍得直抵漢口，而漢口遂爲戰場矣。至若兵事以外，清廷應付此次之變，亦可得而言之：兩方自接觸以來，雖勝負未決，而清廷則已洞知民意之所趨，非可以武力定者，於而有十六日停止進攻之諭，且囑劉承恩致議和書，書中分述清廷意爲四綱：一、下罪己之詔，二、實行立憲，三、赦開黨禁，四、皇族不問國政。其他所以慰民罪己之舉，皆未旬日而數見。然終不足以挽救者，素怨之所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　武漢之激戰

北軍既已南趨漢口，于是形勢日益緊張。八月二十六日，張彪殘兵約兩營，在劉家廟附近與民軍開始小戰。二十七日，北來豫軍及張彪陳得龍之殘兵共約一鎭，與民軍復戰，旋北軍避入火車而退。時觀者甚衆，有劉仁祥及鐵廠工人譁呼拆路，咸應之，不踰刻則毀十餘丈。北軍去已遠，有頃忽又飛馳而來，至路斷處，車卽翻倒，革軍伏兵四起，敵死者以千計。下午四時，北軍益以砲隊軍艦取夾攻勢，亦不勝。二十八日，都督黎元洪親督戰，派敢死隊千五百人，拂曉渡江。迅至劉家廟，奪槍甚多，時敵艦之助戰者，亦退駛下游。二十九日，艦隊復西上，乘兩軍戰于七里河，數施砲助戰，因受我兩岸夾攻，卽下駛；敵陸軍亦以勢孤敗。三十日，兩軍又相持于三道橋，敵敗退灄口。九月初三，兩軍小觸于

朱家河，初四戰于七里河，均互有損傷。初五日，北軍進攻江岸車站，前哨敗于一道橋。初六日灄口駐屯之北軍，向前進發，抵二道橋，民軍拒之不利。北軍遂進至一道橋，乘勝占江岸及戴家山一帶。時泊于陽邏之兵艦，亦開砲助攻，民軍還射多不中，乃沿鐵道退大智門。下午又戰，北軍以野砲向大智門轟擊，更排列機關槍于鐵道；民軍分兩路應敵：一出跑馬場，一出日本租界後。劇戰有頃，民軍不支，遂失大智門。是役也，兩軍死者各近千人。是日湖廣總督袁世凱授欽差大臣職，海陸各軍，均歸節制；馮國璋領第一軍，段琪瑞總統第二軍，蔭昌回京。初七日，北軍由大智門進，民軍據歆生路應敵，各相持不下。初八日，民軍李克果率湖南精兵三千，金長率武昌精兵二千，反攻大智門，北軍大敗，以援至免。是時北軍已有鐵路全線，得迅速進軍砲馬隊駐灄口以北者至是進駐劉家廟大智門一帶。時馮國璋亦抵漢。當晚北軍砲毀民房，於是砲馬場附近至街市全部，悉爲北軍所有；惟市街內則仍爲民軍所據。初九日，北軍縱火焚華界民房。初十日，北軍之步兵分布于鐵路兩面，砲隊列陣于玉帶門，大智門車站附近，與華界民軍作殊死戰，北軍死三千五百餘人。十一日，北軍仍縱火，民房被焚數千間，革命軍盡入武昌。是日袁世凱拜內閣總理，督師如故。十二日，漢口火未熄，華界悉成焦土。十三日，革命軍黃興受總司令印。十四日，兩軍復戰，薩鎮冰之軍艦，亦在武昌下游助戰；革命軍數自青山發砲，北軍不支，退火車站。是日清廷有旨，

令袁世凱所統各軍停止進攻。十五日，民軍由鳳凰山砲擊大智門，敵死者甚衆，降四百餘人；旋復設大砲於跑馬場，為攻漢陽之用。十六日清廷致議和書，拒之。十八日漢陽武昌漢口三處，均劇戰，北軍漸退，舍大智門而去。十九日，北軍千餘人，携大砲數尊，由馬路至橋口，民軍自龜山發砲擊之，散其步隊。其後武昌漢陽兩處，時砲擊漢口，遂悉毀其砲台。二十日，北軍圍漢陽，民軍還射，砲聲大作，傍晚始止。二十一日，民軍以清軍轟射行人于招商局，因還射，清軍死傷甚衆。是晚，民軍游擊及漢陽黑山與龜山之砲隊，均猛攻清軍。二十二晚，漢口清軍攻武昌。二十三日，又攻漢陽，民軍還擊，毀其一砲。武昌鳳凰山與漢口龍王廟之北軍砲台，亦互相發砲，兩軍俱無所傷。二十四日，民軍偵知北軍內鬨，乘勢分三路渡江，清軍大敗，退歆生路。二十六日，民軍佔橋口。二十七日，民軍分兩隊攻漢口：一由黑山潛渡漢水，一由孝感攻其後。清軍不支，退大智門。其大本營之在劉家廟者，出大隊抵抗，民軍乃返漢陽。二十八日，民軍分三路進，混戰竟日，均無損傷。二十九日，戰頗烈，清軍水陸並進，終為民軍所敗。三十日，兩軍互相遙擊而已。十月初一日，清軍砲攻漢陽兵工廠，民軍逆之，遂退。初二日民軍佔梅子山。初三日，清軍持白旗僞作民軍裝束，佔雨淋美娘山，民軍迎之，各死千餘人。初四日，清軍一鎮盡赴雨淋山，將以全力爭漢陽。雨淋山遂為清軍所佔，旋又為民軍奪回。初五日，兩軍戰甚劇。初六日清軍佔黑山龜山四平山梅山。民軍退守

武昌是役也，民軍軍官張某者受賄為內應，故黑山龜山之砲隊，皆袖手觀，而地雷火綫亦被斷；又以在漢陽之湘鄂兩軍，微有意見，遂至不守。蓋自起義以來，失利未有勝於此者。至十三日，則停戰之約成，兩軍遂各守其地不復相攻矣。

第三節　南京之戰鬥

一　**南京之激戰**　南京據長江天塹之險要，扼鄂皖蘇滬之交通，民軍之所必爭，而亦清兵所必守者也。清廷常駐兵于其間，且以旗兵協同鎮守。自武漢事起，總督張文駿即調集江防營，分守要隘；又以各省新軍不可恃，因疑及駐寧之第九鎮，拒絕其給發子彈之請，且檄令移駐秣陵關，而以扼守南京之權，授之江防統領張勳。新軍固素懷革命者，至是益憤，遂運于十八十九兩日，進攻雨花台。因子彈乏，未能獲勝，退據鎮江。適蘇浙滬所派會攻南京之兵先後至鎮，徐軍子彈，亦由上海置配完備，遂公舉徐為聯軍總司令。二十六日，由鎮江趨南京，皖粵桂三省，亦派兵來會。初四日，與張軍戰于孝陵衛，占烏龍山砲台。初五日，佔幕府山砲台，初六日復與張軍戰，敗之；遂進逼神策門，襲獅子山。初七日，佔孝陵衛獅子山。已分三路進攻。初十夜，佔領天保城。十二日，取雨花台，攻入南門太平門。南京遂為聯軍所有。其

隔江之浦口，為發動大本營駐紮地，民軍亦乘勝占領之，並分軍駐屯，以禦南下之清軍。

二 戰爭之結果 當兩軍酣戰于武漢時，袁世凱曾以清廷命令，遣員至武昌議和，事為黎元洪拒絕。十月中旬，駐漢英領出為介紹，日德美法俄等領事，亦極意贊成；遂邀兩方代表會議于英領署，議定雙方停戰，討論和局。於是清廷派唐紹儀等為代表，民軍亦舉伍廷芳為國民代表。十月二十八日，兩代表團會議于上海英租界之市政廳。至十一月初一日，復為第二次會議。伍代表始終堅持改設共和政體，要求清帝退位；唐代表知難磋商，即據以電達內閣。旋奉決定頒布召集臨時國會議決政體之旨。於是復有初十、十一、十二、十三之會議。及四條之決定，詎十四日，唐紹儀得袁世凱來電：有『唐代表權限所在，祇以切實討論為範圍；……未與本大臣商明，遽行簽定』等語。于是和局為之一變。至陽曆二月五日，始得袁世凱電告：稱已有權討論此事。適段祺瑞等四十二人，先日請清廷早布共和，以定大局，至是障礙悉去，優待條件，既得正式磋商，且易于就範。至十二日而清帝退位之詔下矣。然在和議告成之後，復以勢事之牽制，讓政權於素與民黨為敵之袁世凱；又借北方秩序正待維持，東北猶未一致之口實，以政府就總統于北京，終以釀後此數十年之軍閥割據，民權莫張，亦當時之失策也。

第三章　二次革命戰爭

第一節　戰爭之原因

一　構戰之遠因　袁世凱就總統職後，一切設施，多由己意，貪握大權，漸與民黨不睦。先是袁依約法提出唐紹儀爲國務總理，參議院通過。民元三月二十五日唐就職於南京。二十九日提出國務員十一人于參議院討論，結果，除梁如浩外，餘均同意。唐固袁氏同系，至是乃與孫文黃興宋教仁汪兆銘等意甚洽，旋加入同盟會，而與袁氏遠矣。其時袁以每發一議，出一令，必經國務院通過，方能有效，且時復駁回，深苦之。又唐與袁爲舊交，恆嚴詞抗辯，袁頗忌之。值唐提王芝祥督直，袁背約不許，而遣往南京解散軍隊；唐不署名命令，袁亦直交王拜領；唐大憤，于六月十五出京，不告而去。蔡元培王寵惠熊希齡宋教仁王正廷亦相率去職。二十九日正式任命陸徵祥爲國務總理，其用人以材而不論黨，大招同盟會之反對。民黨既失其勢力，袁益欲集權于一人，派袁乃寬赴武昌，因饒漢祥之進言，深與黎元洪相結納。旋諷黎主張軍民分治；黎除通電外，并以湖北爲天下倡。惟其時民黨方振武，知其陰謀，倡言反對。

袁嫉之，乃授計於黎，說方受蒙古調查委員職。誘抵京罵暗殺。於是各地民黨益知袁之不能奉法行公，思起而反對，爭戰之機，遂伏于此矣。

二　構戰之近因　自陸徵祥任國務總理後，未幾亦稱疾不視事，政府乃以趙秉鈞代理之，趙秉鈞者袁世凱之心腹，而非民黨中人。時宋教仁首倡政黨內閣之說，及陸徵祥之超然內閣實現，遂下野游說蘇鄂湘贛皖各省，恢道政府之短，宣傳己見。二年民選議員北上，宋在滬復與聯絡，結爲朋黨，招反對者之忌恨。其時五國銀行之大借款，適當進行，宋反對尤爲激烈。於是袁益恨之。乃謀於趙秉鈞。三月二十日宋在上海被刺，至二十二日而亡。後雖因犯武士英，連及趙總理，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等。至是袁之排擠民黨，益昭明于人耳目，而民黨亦與之不能兩立矣。

袁世凱將實行其專制政策也，先慮非有巨款，不足以供其一切設置，遂不得不恃借外債爲救急之方。元年九月十七日，財長周學熙，提出向英，美，法，德，俄，日六國銀行團借款辦法於參議院，因銀行團之條件太苛，未能通過，乃停止。至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政府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定善後大借款英金二千五百萬鎊條約，僅咨國會查照備案；參衆兩院以未經國會通過，違法訂約，認爲無效，并質問段祺瑞代總理。是時國會議員分國民黨進步黨兩大系互相牽掣，不能開會。政府因之，乃藉詞此次

借款，曾經周總長學熙出席協商，取得國會同意。七月間又發現政府於四月二十日擅借奧款四百七十萬鎊，不令國會聞知，後經議員再三質問，始承認不諱，於是又提出彈劾政府案。趙秉鈞周學熙雖因是免職，而大借款案則無法挽救矣。當是時國民既怨政府之倒行逆施，弁髦約法，於是反對之聲如潮而起。此二次革命戰爭之所以不能避免也。

第二節　戰時之情形

一　**北軍方面**　袁世凱既偵知南方各省，將起而相抗，於是為先發制人計，派兵南下：令第六鎮總鎮李純率兵往江西，為九江鎮守使，以監視李烈鈞；又以江西陸軍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又命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馮國璋為第二軍軍長，同負南征之責。其時鄭汝成亦率兵赴上海。先是海軍自告奮勇，請宣佈獨立，由海道進攻津沽；及聞鄭師來滬，欲邀擊袁軍於海上，事為黃克強所阻。不數日海軍遂為袁氏運動成熟，開往煙台。袁氏既已于軍事佈置就序，乃遣孫寶琦李盛鐸東渡聯日。又利用大借款，購置軍械，補充兵餉，以應付異己者。此其於未戰前之佈置大略也。

二　**江西軍方面**　民國二年六月九日，江西督軍李烈鈞免職。旋第二軍軍長段芝貴分遣第

六師長李純向江西，直至沙河鎮。七月七日，李烈鈞輕裝自滬返南昌。蓋依上海之決議也。先是民黨以袁世凱罪跡彰著，非討伐不可，因決議于上海，興師討伐。于是李即在都督府召集會議，誓師伸討，并定名爲「討袁軍」。時混成團團長林虎，首告奮勇，願任九江前敵指揮。第一師師長歐陽武，第二師師長劉世均，贛南第四旅旅長蔡森均電告整軍備戰。中華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發佈討逆檄文。時林虎所率，已調遣完善。十一日晚，排長禮文報告敵軍步兵第二十四團團長張敬堯，已率全團至十二日拂曉，北軍開始突擊。贛軍以一連應戰，大敗其衆，俘虜百餘人。及北軍援軍十二旅旅長馬繼增至，則贛軍已奏凱旋歸。是役奪獲槍枝四百餘桿，斃敵連長一名，排長五名，士兵二百餘人，俘營副一。討袁軍僅傷士兵一人。

三　江西討袁軍之失敗

北軍失利後，仍驅重兵猛進，討袁軍亦不稍却，相持十餘日不決。後湖口要塞司令陳廷訓暗與北軍通，於七月二十四日晚令砲兵反擊，贛軍不及備，前後受敵，不得已棄湖口走。二十五日，北軍遂入據湖口縣。烈鈞引兵節節佈防，但要塞已失，無險可守。八月十八日，南昌陷。袁氏遂以李純爲江西鎮軍使，李廷玉襄辦江西軍務。方北軍之入南昌也，沿途姦虜，無所不爲。南昌富室，輒被指爲民黨，盡刼其財物。張敬堯所部，尤慘無人道，不及一日，贛民之死者以千計。

第三節 各省討袁之失敗

一 **湖南方面** 江西揭戈後，各省多繼起討袁。六月二十五，湖南都督譚延闓亦宣佈獨立。袁氏鑑於時局之日益緊張也，因命郭人漳赴湘查辦，旋疑郭性反覆，終不爲己用，復派海軍次長湯薌銘往副之。郭未抵湘時，湯薌銘已先至，進駐湘潭。未幾，卽將湘軍完全解散。及湯抵長沙，城中人尙未及知也。不數日郭所部亦繳械。湖南以不戰定。湯固袁之心腹，素嫉黨人，至是乃竭力嚴緝，凡稍涉嫌疑者，皆殺之，計先後坐黨錮死者，以萬計。

二 **福建方面** 自李烈鈞駐兵湖口，宣布討袁，南方各省，莫不先後響應。七月十八日廣東獨立，福建師長許崇智亦繼之而起。時閩督孫道仁猶存觀望，以未可擅動爲言；許迫之，孫不得已，乃表示加入討袁軍，然固未嘗有所舉動。未幾袁世凱派岑春煊爲宣撫使，使解決閩事；繼恐非武力則不及，復命海軍總長劉冠雄率艦隊往。許崇智出走，以岑春煊維持暫時秩序。福建定。

三 **安徽方面** 安徽督軍柏文蔚免職後，鑑於時機之已迫，袁世凱之必去也，乃乘蘇督程德全進兵淮北時，於七月十七日入安徽以響應之。惟時師長胡萬泰爲袁世凱所誘，因反戈相向，深夜調

集所部圍攻督府，柏文蔚不及備，幾死，出走蕪湖。胡萬泰聯合海陸軍，大舉進攻。柏文蔚以力薄，慘遭失敗。後胡萬泰恃功邀賞，與袁系將官倪嗣冲不睦，被解散繳械。

四　南京方面　七月十五日，黃興據南京，組織革命軍，宣佈獨立，進兵淮北，蘇督程德全走上海。至七月二十五日，袁軍得湖口之日，程通電謂：「南京獨立，係黃興及第八師師長陳之驥所爲。現已另刊關防，召集水陸軍警，議圖恢復云云。」時上海討袁軍，因受外人干涉，司令部被解散，全部勢力均已消滅。南京之聲援既絕，馮國璋張勳乃各率大軍沿津浦路南下。黃興于袁軍未至時，即已先遁。陳之驥亦取銷獨立，以師長名義，維持南京秩序。時七月十九日也。八月十一日，何海鳴重組討袁軍于南京，與張馮作殊死戰者累十餘日。九月一日，北軍復大進，何兵士疲乏，不能再守。南京遂爲北軍攻破。攻城之先，張勳曾下令：城下之日，許大掠三日，以爲獎賞。至是城內居民，無論貧富，未有倖免者。

五　廣東方面　七月十八日，廣東都督陳烱明與胡漢民宣布獨立。旋即擬出兵援贛。惟時廣西督都陸榮廷及巡防統領龍濟光，均極端擁護袁世凱。陳受其牽制，以故不能出一兵助贛。袁世凱乃乘是時，密令龍濟光率兵圖粵，事成則以粵督爲報酬。値粵軍不服陳烱明，因復遣人從中運動，已而陳軍果譁變。龍濟光乃長驅直入。陳逃香港，龍濟光乃入廣東，旋被任爲都督。

六　上海方面　陳英士在上海計劃討袁時，適蔣中正張羣自日本歸。陳英士大喜，即與蔣中正商議進行。張羣主張先攻海軍，蔣則以兵工廠爲軍隊命脈，宜先取。英士贊成之。時有團長陳姓者，反對獨立，惟該團兵士，原係蔣於光復時所練成，後蔣留學德國，則以張羣率之，旋張羣又赴英考查工業，因移交陳某。至是兵士見舊主歸來，均願受指揮。于是蔣率駐滬陸軍，擁陳英士爲討袁軍總司令。先是袁世凱派遣海軍中將鄭汝成，領警衛軍一千二百名，駐守高昌廟兵工廠；海軍總司令李鼎新率黃浦江軍艦，協同保護。陳英士既已獨立，則屢勸鄭汝成讓兵工廠，鄭拒之。陳乃命蔣中正率所部，及鈕永建之一團，分道進攻。相持竟日，「討袁軍」以子彈接濟不及，敗。其後廻兵攻吳淞，亦因衆寡懸殊，不能勝。同時，四川方面之四川陸軍第三師師長熊克武，于八月四日，組織討袁軍。袁世凱派兵自鄂進。熊克武勢力薄弱，致被擊敗。

第四節　「討袁軍」致敗之原因

一　戰前之失計　袁世凱之叛行既露，于是民黨諸人悉皆去之以保民國。因有上海會議。時孫中山發表兩大主張：一、速戰；蓋當時袁世凱手握大權，令由己出，行動極爲自由，欲求勝之，惟出其不

意，攻其不備，先發制人之一策；且當時宋案鐵證，已經宣佈，全國人心，激昂達於沸點，正可因時應勢，以儆萬人誅一夫。二，聯日用爲我近隣，助民黨則民黨勝，助袁則袁勝，故聯日以孤袁，實爲上策。惟其時黃克強等，均非其議，妄冀法律解決。後李烈鈞免職令下，袁先遣南征之兵，不近月而事以平，可謂善乎先制者矣。而同時孫寶琦李盛鐸以袁命赴日結好，亦若明者有不殊之見，惜當時民黨諸人，不能與孫中山同心共濟，終以致于敗也。

二 志意之各殊

當戰事結束後，民黨諸人，悉匿身日本。方其相對噓唏，壹若甚悔其應戰之失策者。其實使袁坐大，得以武力斷中原，悉由民黨諸人，志意各殊，力量不集中也。孫中山在兩大主張失敗時，曾憤言：「國會口舌之爭，法律又無抵抗力，各省督軍亦多屬袁氏私黨，非訴諸武力，則不能以靜時難。」因電令廣東獨立，起軍討袁。而黃克強等，則通電反對，廣東遂寂然不動。孫中山不得已，又命陳其美先在上海獨立，事又爲黃克強所阻，以爲據數里之地以抗敵，猶執卵投石也。旋海軍自告奮勇，願由海道進攻津沽，孫中山然其策；克強等則堅持須海陸幷起之說以難之。其後李烈鈞據湖口，粵陳不能出一兵以相援；何海鳴再入南京，亦以上海失敗，孤立無援失守；至於湖南，福建，安徽，四川，非不應聲而起，然皆各自爲謀，不能一致。故以六七省之地，數十萬之衆，俄頃瓦解，良有由也。

第五節　戰爭之結果

二　民黨之失勢　自宋教仁被刺及大借款問題發生後，各省反袁之意，均已成熟。及六月九日，李烈鈞免職令下，民黨諸人，尤奮激非常，因取決然手段，先後運動獨立，并組「討袁軍」以反對之。然自七月七日江西獨立起，至九月一日止，歷時僅兩月，而起義各省，均次第失守，為袁世凱所克復，第二次革命遂完全失敗。袁由是借搗亂為名宣佈國民黨罪惡，思一洗而盡之。先是國會成立後，即擬先制憲法後舉總統，乃政府派之進步黨議員，則主張先舉總統，後制憲法，事為民黨議員所反對。適二次革命失敗，民黨大受打擊，又主張速議憲法，以立共和之基礎，而抑袁氏野心。時袁恐憲法不利于己，遂爭憲法公布權，國會置之不議。袁又派員參加憲法會議，國會拒絕之，至是袁氏通電各省軍民長官，謂民黨議員，干犯行政，欲圖國會專制。并取銷國民黨議員資格，追繳其證書及徽章。其時各省，亦以討袁軍失敗，仰承袁意，凡有嫌疑者均誅之。如湖南之湯薌銘，實為巨擘。由是國民黨遂全失其在政治上之勢力矣。

二　政治獨裁之造端　始袁世凱被舉為總統時，則爭建設政府于北京，蓋以北方實為其勢

力之所在，易於遂其私意，以獨斷一切。其素所蓄圖如此者。及既就職，則發一議，出一令，必經國務院通過，方能有效，又時被駁回，殊感不便。遂有促成唐閣解組之舉。其後向五國銀行大借款，又屢格于國會不能行，袁至是益不快，亟思去其一切障礙，以暢其意。方是時民黨建設於軍事上政治上之勢力，尚未全消，且議員中，尤多其份子，在在足以牽制之。故袁之行動，雖常越軌背約，然猶有所畏。俟二次革命失敗，民黨已失其勢力，袁于是肆行不顧，將締造民國之元勳—國民黨，實行解散，旋又命令停止兩院開會，使國會無形消滅。自茲以後，袁氏自信中國可以武力統一，政治可以獨裁，如壓迫投票，免強中選，以中央政治會議代表國會之非法行動，苟可以利己者，莫不毅然行之而不顧。故二次革命失敗之結果，非惟民黨受其摧殘，亦袁於政治獨裁之造端也。

第四章　帝制戰爭

第一節　戰爭之原因

一　**屬于過去事實者**　民黨自二次革命失敗後，益知袁世凱爲不可恃，非去之則不足以貫

激其以主義治國之主張。故自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中山常分遣同志，散往內地，宣傳主義，組織民衆，進行再舉。而是時袁氏則恃一勝之威，以為中國固可以武力統一，專制不難于實現。於是大為不道：始則暗結其同系軍閥，解散國民黨，繼則承認各省之非法請求，停止兩院開會。雖謗議充塞全國，毀語起于同派，不顧也。旋又壓迫投票，以武力達其中選目的，民意機關至是摧殘盡矣。原辛亥革命，其意非僅在排滿，實外應潮流，內求平等，廢君主專制，為共和立憲。今袁世凱所為，乃大與其初意背，此民黨之不得不聯袂奮興，以去其實行主義之障礙物也。

二　帝制之實現　袁氏既醉心專制，又深信中國之易以武力定，於是由其政治獨裁之思想，進而為天下家有之奢望。方是時公府顧問美人古德諾氏，忽著共和與君主論，末言中國適用君主制，帝制說遂因之而起。又有楊度孫毓筠者，亦暗受袁世凱意，發起籌安會，討論民主君主之利弊，并請各省派代表參加。十月參政院議決召集國民代表會議，組織公民請願團。旋籌安會改組為憲政協進會。梁士詒又發啟請願聯合會，段芝貴更聯絡各省長官呈請早日變更國體。十二月十一日國民代表投團體票，多數贊成君主，彙頒揚袁氏功德，請參政院推舉之。參政院根據國民代表投票結果，上表勸進。袁乃達其最後目的。在帝制未實現之前，民黨已深嫉袁世凱，思起而討之，然無可乘，以故隱而不發。自

帝制說興，南方輿論多示反對，於是雲南起義，遂爲各省先倡矣。

第二節　雲南之護國

一　雲南獨立前之情形　民國初元蔡鍔任雲南都督時，深得民心。袁世凱知其堅忍卓絕，甚忌之。故于剪除民黨各督後，即電召蔡松坡進京，而許其以貴州都督唐繼堯繼任之請，當蔡松坡去滇時，曾囑唐繼堯韜光隱鋭，靜待時機。後帝制說興，蔡松坡乃自日本遣王伯羣回滇，幷遣計畫書于唐。書達，唐即開軍事會議，討論北伐事，僉願效死。十二月十七日，李烈鈞奉孫中山命，偕方聲濤龔振鵬，秘密抵昆明。次日，唐邀雲南軍官師長張子貞劉祖武及顧品珍羅佩金趙復祥黃毓成楊蓁董鴻勛鄧泰中，與李烈鈞等三人，討論進行方法于忠烈祠。議決四項：一增加兵力，二籌劃軍費，三補充軍械，四兵隊調遣。然是時適接北京陸海軍統率辦事處電云：「……迭據探報有亂黨重要人入滇煽亂情形頗顯……倘有亂黨赴滇……准唐繼堯以全權便宜處置」等語。唐恐事洩禍生，乃遣劉祖武候蔡松坡于途。已而探知袁世凱果派阿迷縣知事張一鯤，陰謀殺蔡。遂置張一鯤於死。此獨立前之大概也。

二　獨立時之情形　先是唐繼堯之不宣佈獨立者，蓋待蔡松坡之回滇。十二月二十日，蔡偕

戴勘劉雲峰殷承瓛楊蓁謙由劉祖武護送抵昆明。次日即會議，蔡報松坡告：「外交緊急，民情興憤，國脈已中斷，首義殊未可緩。」衆人無不感慨激昂，請即日宣布二十四日復會議于將軍府，與會者五十有二人，議決致電政府，請速取銷帝制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二十六日，唐將軍繼堯正式宣布獨立，被舉爲都督，以中華民國討逆軍名義檄告天下；旋改討逆軍爲護國軍，舉蔡鍔爲護國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爲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爲護國第三軍總司令。

三　軍備之大概　十二月十八日，忠烈祠會議結果，首重增加兵力。蓋原有之兵，不足應付，非盡力擴充不可。前雖添練警衛軍兩團，并令測繪學生改入講武堂肄業，爲招兵時幹部及下級軍官之用，而仍感不敷。因復召集退伍兵士，并徵募新兵，出示招考投效及賦閒軍官，派人招致陸軍學生，以備編制。至查其兵士數目：即除舊有陸軍二師，警備隊五十營外，加以新募之兵，已足編二十團之數，其招回退伍兵士，亦足編混成三旅，益之各縣保衛團保商營，總數實爲三萬一千四百人。又軍械方面：其舊有軍械，可足五師人戰時三年之用，反帝制之前，由臘越運入之軍械，足供四師人五年之用；加之雲南兵工廠日夜趕造，每日可出新式槍五十枝，子彈五萬顆。故軍械實無供不應求之虞。然此據當時雲南護國軍軍械部函致香港某報之所述，未必非係虛稱。編者按忠烈祠會議議決之第四條載：「前會借

秋操及防邊爲名，派軍需正繆嘉壽携八十萬元赴日本購械，仍恐不敷，應加派趙伸再携款赴日，幷雷請日本同志就近設法多辦。各縣原存保衛地方之槍械彈藥，應借淸釐修配爲名，搞數解省。省中軍械局存械，卽日整頓，兵工廠應卽加工趕造」似此，則當時軍械，頗患不足。

四　隊軍之調遣　雲南宣佈獨立後，唐繼堯卽缺銷其巡按使名義，旋命任可澄戴勘爲左右參贊；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率第一梯團長劉雲峯，第二梯團長趙又新，第三梯團長顧品珍，支隊長鄧泰中楊蓁董鴻勛何海淸祿國藩朱德，及參軍長羅佩金，向四川出發，分取瀘州重慶；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率第一梯團長張開儒，第二梯團長方聲濤，軍參謀長兼義勇軍司令何國鈞，支隊長盛超榮錢甲開朱培德楊益謙，及軍參謀副長成銑，直趨南寧會同桂軍分取湖南廣東；第三軍總司令唐繼堯坐鎮雲南；令先遣隊長徐進，及第一梯團長趙鍾奇，挺進軍司令黃毓成，支隊長華封歌李植生，及軍參謀韓鳳樓隨軍參贊戴勘王伯羣，出貴潭取湘西；又任由雲龍爲秘書長，庾恩暘爲軍政廳長，張子貞爲參謀廳長，陳廷策爲民政廳長，籍忠寅爲財政廳長，丁兆冠爲司法廳長，唐繼禹爲警務處長；又設禮賢館，招待各省志士。此其軍隊調遣之大致，內部布置之概觀也。

第三節　貴州之獨立

一　貴州獨立前之情形　貴州劉副軍使顯世，本滇督舊屬員，雲南未宣布獨立時，則已與黔省聯絡。旋黔以設備未週，擅動必自禍，而北京來電，亦謂滇軍若不須出黔省，北軍亦不入黔，劉遂按兵不動，且詐電袁政府，具言督師攻滇，缺乏軍餉，請即撥發，以便進攻。袁恐拒之必激變，又未察其詐也，許之。其實劉正慮軍款支絀，故出而爲此，初非誠意也。始黔人聞北京電訊，曾請于滇，繞道北伐；後探悉討逆軍所過秋毫無犯，遂歡迎之。旋于一月十九日決定宣布獨立，并舉劉顯世爲都督。一月初旬，滇軍抵貴州者，數達二千。二十七日以前，戴勘復與劉議決進行事。二十五日，滇軍第一路總司令蔡松坡率兵行抵貴陽。而袁氏款亦于是日滙達。至是劉乃無所顧，於二十七日正式宣布獨立。

二　獨立後之形勢及其軍力　貴州地處西南，以其面積言，實較內地各省爲小。又非有交通之便，地勢之險，以故兵家鮮言之。然以其非必爭之地，故宜是土者，恆無庸亟亟於軍備。自民國以來，戰事多肇于西南，貴州之地位，始稍形重要。而此次討袁軍之勝利，則獲助于貴州者，尤不少。蓋滇軍之戰略，在一出四川，據長江上游，以制南方各省；一由湖南，進窺鄂饒，以與自四川出者，取犄角之勢。然皆須

假道于黔，使一旦不華而梗塞，則非特無以言進取，且將務于欲守不能。故滇唐先與之聯，袁氏繼威以兵，旋又以金錢餌之。其後袁軍以失黔故，至步步作戰，使桂蜀湘等省大受其牽制；而滇方則不惟易于進退，且獲其兵力之援助，終以不敗。一舉足而形勢殊，亦可見其當時所處地位之輕重。貴州兵力原薄，總計一萬二千一百人。第一師五千五百人，各地警備隊六千六百人。此外雖有飛機，大都不堪用者，以之助戰，或無補於事實。獨立後，劉顯世以都督兼領貴州總司令官，分遣所部，一出湘西，一出四川，均與滇軍取犄角勢。

三　滇黔軍政府組織及兵力總表

滇黔出師時之調遣，已詳述于上，茲爲便閱者考查，復將其軍政府之組織及兵力之多少，表析於下：

甲　滇省軍政府之組織及軍隊編制

都督唐繼堯。

總參謀長張子貞。

參贊陳榮昌任可澄。

參議趙藩籍忠寅。

護國第一軍總司令官蔡鍔，總參謀長羅佩金。

第一梯團司令官劉雲峰，參謀長張璧。

第一混成支隊長鄧泰中，第二混成支隊長楊蓁。

第二梯團司令官趙又新，參謀長李伯庚。

第三混成支隊長董鴻勳，第四混成支隊長何海淸。

第三梯團司令官顧品珍，參謀長王秉鈞。

第五混成支隊長祿國藩，第六混成支隊長朱德祿。

第七混成支隊長熊其勳，第八混成支隊長王文華。

第四梯團司令官戴戡，參謀長李雁賓。

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官李烈鈞，總參謀長何國鈞。

第一梯團司令官張開儒，參謀長成珖。

第一混成支隊長盛榮超。

第二梯團司令官方聲濤，參謀長李炳榮。

第三混成支隊長黃永祉，第四混成支隊長馬爲麟。
兼第三梯團司令官何國鈞，參謀長馮家驊。
第五混成支隊長林開武，第六混成支隊長王錫吉。
第四梯團司令官馬文仲，參謀長馬建綱。
第七混成支隊長王鴻順，第八混成支隊長任聯奎。
兼領護國第三軍總司令官唐繼堯，總參謀長庾恩暘。
第一梯團司令官趙鍾奇，參謀長徐進。
第一混成支隊長華封歌，第二混成支隊長李植生。
第二梯團司令官韓鳳樓，參謀長吳震東。
第三混成支隊長吳傳聲，第四混成支隊長彭文治。
第三梯團司令官黃毓成，參謀長葉成林。
第五混成支隊長楊杰，第六混成支隊長葉成林兼。
第四梯團司令官劉祖武，參謀長歐陽沂。

第七混成支隊長楊體震，第八混成支隊長李友勳。

兼第五梯團司令官庾恩暘，參謀長林仲鏞。

第九混成支隊長唐繼禹，第十混成支隊長趙世銘。

第六梯團司令官葉銓，參謀長吳和宣。

第十一混成支隊長馬驄，第十三混成支隊長鄧𤩽。

乙　貴州軍政府之組織

都督兼領貴州護國第二軍總司令官劉顯世，參謀長周儒，軍務長周敏時，軍需長姚景崇，軍法長周浚津，軍醫長吳保祿，軍械長王文華，師長黃毓成，獨立旅蘇謙。

丙　滇省兵力

總計二萬一千四百人：第一師三千五百人，第二師三千二百人，騎兵旅一千八百人，砲兵旅一千七百人，各地警備隊四千二百人，新募軍七千人。

丁　貴省兵力

總計一萬二千一百人：第一師五千五百人，各地警備隊六千六百人。

第四節　廣西之獨立

一　廣西獨立前之情形　陸榮廷自光復時，即領握全桂，袁世凱對之，高官厚爵，以爲羈縻。以爲陸出身田間，舍富貴外，當無其他思想。詎陸亦不甘後人者，雄據南寧，頗欲乘時而起。滇黔發難，即先後使人往說桂督陸榮廷，陸深納其意，但以財政支絀，請遲以待，并遣使入滇報命，與謀大計，於是三省并舉之說，塡溢國內。袁世凱諜知其狀，即令龍覲光赴桂，藉口相援，俟桂軍離南寧而襲之。先是陸榮廷嘗以獨立事謀於龍，莫獲許可。洎龍覲光假道入滇，知不可拒，乃戒其少壯士卒，多攜餉械，蓋將圖之也。適時黨人環伺粵省，頗須戒備，故粵軍之入桂者，僅四千人，不能有所爲。袁世凱以計之不成，乃變其謀，令陸榮廷攻滇，而許以百萬元軍費，以羈縻之。時廣西巡按使王祖同，密電北京，謂陸離南寧，桂將生變；龍覲光亦以爲言。故袁僅給以所求之半，而疑陸愈甚。先是陸以子裕勳質于京，充袁氏侍衛武官，至是恐遭不測，因迭電袁政府，請令其子歸，以侍病爲言。旋裕勳被害于漢口。陸憤甚，謀益決。又其時南寧百色之龍軍，亦已先後繳械。時機旣迫，陸乃於三月十五日，正式宣布獨立。

二　獨立後之影響　雲南獨立後，袁世凱所擬出征計劃，原分三路：以借道騰越爲最上，取道廣西次之，取道四川又次之；其後假道騰越，既爲法人所拒，于是勢必以廣西爲進兵地；袁氏之使龍軍入桂也，曾遣精銳軍士四千人，派陸軍第二旅第三團團長李文富爲先鋒，虎門要塞司令黃恩錫爲前敵司令，先後率師出發，期在桂邊之百色鎮取齊，再分道入滇。一月三十日，龍覲光至南寧，旋令將新舊各軍八千人，分作五路，令先鋒李文富以千五百人出百色，攻滇之剝隘；司令黃恩錫以千五百人出廣南，劉洪順統之；令張耀山呂春綰各率二千人作第三第四隊，爲前敵兩路後援，令長子龍體乾統之；另遣朱朝英率兵千人，直援黔邊，以阻援滇之黔軍；均於二月二十日出發。當此之時，滇蓋岌岌可危，而不料馬濟之游擊隊，與滇合作，遂使龍軍全潰；而袁氏之第二步計劃，至此亦完全失敗。厥後袁不得已，專從事四川則已成腹背受敵之勢，而不可爲也。故桂省獨立，實與當時有絕大影響。

三　軍隊之調遣　距獨立一月前二十四日，陸榮廷召集部下將領陳炳焜等二十餘人，開秘密會，決計獨立，并發動員令，旋以受袁政府貴州宣撫使命，陸遂由南寧移駐柳州，以示攻黔；實欲取道桂林，踰都龐嶺，而進窺湖南永州。及獨立後，龍覲光盛兵封川力圖抵抗，不可以和平下。而粵之與桂，又利害關繫切近，不能緩視。陸乃統帶三十營東指，下柳川入潯江，於二十二日抵梧州，以廣西第一師第

二旅旅長莫榮新爲先行，韋榮昌沈鴻英林甫田諸人均歸陸自指揮，以臨肇慶；遣第二師師長譚浩明，即日直趨欽廉，命秦步衢率步兵第一師第一旅及礮兵一營由桂林拔隊北上，出湖南永州，與佔領寶慶之黔軍會合，進取衡州；而以陳炳焜護理都督，駐南寧策應；以第五混成旅分駐慶遠泗城百色太平等屬；幷電雲南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及方聲濤張開儒東出會師北上。而廣東之欽廉，聞譚浩明率大兵至，即於二十八日，由道尹馮相榮宣布獨立；欽廉鎮守使隆世儲亦于翌日在北海應之，由是陸氏之兵力益厚。

第五節　廣東之軍事

一　潮陽之起義　廣東軍事以潮汕獨立爲先。駐潮陽團長莫擎宇，起義計畫既定，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潮陽赴潮州，以所部劉陳兩連，直趨潮安縣。時駐汕頭潮梅鎮守使馬存發，聞潮報，即派朱瑞華藍揆芳兩警衛軍，率兵駐浮洋；又派其子馬騰驤及營長馬開連，率兵赴潮州，至楓溪與莫軍雷邦榮遇，馬軍敗求和，會議于陣前，馬衛隊乘雷不意，擊斃之，雷軍怒，復戰，馬回走汕頭。而朱瑞華藍揆芳，旋亦獨立。未幾，警衛軍統領劉國楨亦附莫。馬以勢孤逃。全潮既統一，于是公推莫擎宇爲護國軍廣東潮

梅總司令，民國五年五月三十日宣佈正式獨立。

二　欽廉之獨立　欽廉鎮守使隆世儲，駐廉州，道尹馮相榮駐欽州。而首議舉事者，則爲馮相榮。自帝制發生，黨人黃明堂，在欽邊屢圖起義，皆未得手。迨桂省獨立，陸榮廷函勸馮贊同，馮慨然許之。欽廉唇齒相依，馮既決計，隆不能獨異。故廉欽於三月二十八日，同時宣佈獨立。廉欽爲兩廣接壤要地，兵備不可不充。故獨立後特電商廣西陸督派兵十營防守。蓋以地勢論，欽廉較潮梅關繫尤大，兵備亦視欽廉爲着要也。

三　龍濟光窮蹙之獨立　桂省獨立後，所急欲解決者，爲廣東問題。故陸督榮廷於三月下旬，集其兵力於梧州，迫欽廉潮汕同時響應，各屬亦環謀進討。龍覲光財源已絕，孤立勢成，而其時各方之威迫，亦日甚一日，龍不得已，遂一面協商中立，一面密與蔡乃煌電袁政府，速派勁旅赴粵協防。電達，袁世凱即命駐滬第十師馳援。事爲旅滬粵人偵知之，因請龍殺蔡乃煌以謝；幷警告招商局勿運北軍赴粵。四月四日，寄碇省河之寶璧江大兩艦，忽爾駛去；軍隊中亦鼓譟，有高懸旗幟，上書「條龍濟光張鳴岐宣告獨立」字樣者。龍覲光知民怒已甚，且旦夕待發，因電北京請示辦法，袁以「獨立擁護中央」六字覆。四月六日下午三時粵省官紳士商會于觀音山，舉龍覲光爲都督，即宣布獨立。

四　民軍繼起之奮鬥　龍覲光雖已獨立，而猜防民黨之心如故，故粵中民黨，如胡鼎男胡漢民，朱執信鄧鏗等，皆先後文佈其要求龍氏去位之主張。其以實力相抗者，則爲護國軍攻城司令魏邦平。先是魏已馳艦抵海珠，適龍覲光宣布獨立，魏亦以保全人民生命財產計，因按兵不動。及獨立後，龍拒絕外軍進城，魏遂迭電勸龍離粵；旋又詢其獨立之眞僞，限三十分鐘內回答，否則以武力對待。龍僞辭綏之。數日，寶璧艦與段爾源及陸上濟軍，戰於河口；濟軍死數十人，沉沒長龍十餘艘。而朱執信亦攻奪新寧梁城。龍部香山司令袁達亦以與民軍巡船啟釁，陣亡。是時江北之起義者，仍日有所聞。四月十二日，龍覲光特會諸將于觀音山，賀文彪趙越李文運潘斯鎧梁金文等與之。結果仍以武力對待民黨。其後迭經陸榮廷梁啟超調和，龍乃承認下列五款：一，廣東暫留龍濟光之地位。二，設臨時都督府于肇慶，以岑春煊爲都統。三，蔡乃煌處刑。四，實行北伐。五，地方民軍之騷擾，候岑入粵後綏撫之。自是兩廣妥協既成，而奉岑春煊爲都司令之議亦起，粵省至此，始略息戰事。

第六節　浙江之獨立

一　浙江獨立前之形勢　浙江獨立，其情形略與廣東似，蓋半出于一部分軍官之自動，半由

于民意之促成，絕未嘗取同意于當時執政者。當辛亥首義時，浙江軍隊，曾轉戰金陵，以勇敢著。及帝制問題發生，此輩卽躍躍欲試。而其時朱瑞以志在富貴，屈映光亦欲媚袁求榮，故于響安事起，則首上稱臣之電，而不惜大違民意以制止之。惟時浙省高級軍官，如旅長童葆煊，警備隊總司令徐樂堯，外海水上警察廳長王醉卿，皆浙省軍官中之素明大義者，卽警察廳長夏超，內河水上警察廳長徐則恂，亦皆矢心皎皎，爲謀起義之人物，力足以抗朱（瑞）屈（映光）。朱瑞自知爲異己軍民所憎恨，遂盡調其舊部，分駐城內；更從海鹽添募四連，并于四圍深溝高壘，集所有機關鎗以自衛；更電調北兵南下，大有犧牲浙省之意。以此促成一般人之恐慌，軍警兩界謀獨立益切。

二　浙江獨立時之情形　桂省獨立後，民黨要人卽相率自滬入浙，運動軍警，屢與旅長童葆煊，警察廳長夏超，水上警察廳長徐則恂密商。迨粤省獨立，於是童葆煊夏超諸軍官連日開軍事會議，要求朱瑞獨立。朱瑞不得已，乃聲稱中立。已而，金華林斌計于朱瑞，擬召童葆煊夏超入署殺之，謀洩不成。童以事機益急，卽于四月十一日，密派駐南星橋二十四團一營先占城隍山以攻督署。至夜四更時，被駐屯錢塘門砲兵團長張國威所偵悉，迫令砲兵射擊；而守砲兵士，已表同情于民軍，不應命。時民軍已進迫錢塘門，張國威遂逃，而駐昭慶寺之砲兵，亦同時攻將軍署，敢死隊遂乘機直入，朱瑞割鬚易服

踰牆而遁。參謀金華林不知所往。頃之事大定，童夏卽會集各長官及民黨要人於屈映光宅推屈爲臨時都督，蔣葆煊爲總司令。十二日，正式宣布獨立，繼之者，有旅長周鳳岐，浙江外海警察廳長王萼宜，嘉湖鎭守使呂公望，台州鎭守使張載揚。旋屈以行動曖昧，激怒軍民，于五月五日，自請辭去，於是乃舉呂公望爲都督。

第七節　湖南之軍事

一　望雲亭之獨立　湖南爲三楚屏蔽，護國軍得之，可以驅馳中原；又素爲民黨產地，故黨人謀之最急。黔軍入湘，袁世凱前後遣兵防禦，不下四五萬人，黨人雖欲有所圖，終屈于兵力過厚；卽湘西羅劍仇之游民軍五六千人，亦僅免于敗耳。二月中黨人襲擊將軍署潰敗，死者甚多，愈憤。會袁軍之在湘西者，敗耗日至，而桂粵秦浙相繼獨立，陸督榮廷總大兵北伐，道出湘，湘西招討使程潛陳強，亦合兵進逼，轉戰于鳳綏靜武之間，湯薌銘始大窘，知袁世凱之必敗，遂乘機邀利，乃貳於袁。時湯化龍在滬，以反袁自命，于是湯薌銘因乃兄以介紹于湘中民黨領袖譚延闓等，與俱提携，約以獨立，稍分其權于民黨。然其時北軍之在湘者尙多，不敢遽發，適零陵鎭守使望雲亭者，本湯舊屬，懼桂軍逼進，迭電請示，湯

鄉銘因之暗囑其獨立，以聯桂軍，而迫駐衡倪軍。望雲亭亦以保境土計，於四月二十六日，宣告獨立，自署湘南護國軍總司令部，加派軍隊分赴各要隘駐紮。桂軍由是安然通過永州。

二　撤退袁軍　桂軍入湘後，其司令林俊廷，團長賁克昭，與望軍謀分四路進伐：一由祁屬之熊飛嶺雙江白水等處，以窺衡州，一由祁屬之沐明舖謝家壘總襲寶慶之左，一由東安攻寶慶之前，一由武岡新寧攻寶慶之後。行至祁屬白水，與倪軍相遇，敗之，進克祁陽。再與倪軍戰於飛龍嶺，又大敗之。倪退守衡州。兩軍仍合進，時值停戰期間，故未大舉。五月六日桂軍團長陳培坤，亦進佔武岡，袁軍退守寶慶，十七日又克新寧，十九日衡州宣布獨立，翌日桂軍入衡州。是時湘中各都邑，獨立者蠭起，湯鄉銘益懼，知非踐約于民黨不可。而時寄居肘腋之袁軍，仍為心腹患。于是不得已藉保全治安為名，要求北京政府，撤退倪〔毓棻〕唐〔天喜〕二軍，政府許之。查湘省所駐袁軍，計岳州六七千人；湘西則周文炳以贛軍〔即駐贛北洋第六師〕駐防沅陵，范國璋以豫軍〔即北洋第二十師〕駐防常德，約共二萬五千人，頗守中立。湘南一帶唐天喜以一旅據湘潭，倪毓棻以二十二營據衡陽，江西劉旅長以一旅駐寶慶。至是均先後奉命回防矣。

三　獨立後之形勢　倪唐兩軍既退，湯鄉銘乃於五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告獨立。旋停泊紅中

之江岸楚有兩艦及駐泊岳州之楚同，亦一致響應。望雲亭田應詔均撤銷總司令名義，歸湯指揮。湯以防務最急，特派巡防營旅長李佑文為岳州防堵司令，以固第一門戶；復於湘陰趙樂礮台，嚴守第二門戶；繼又以曾繼梧為第一司令，設四梯團，以趙恆惕為第一梯團長，陳復初為第二梯團長，劉建藩為第三梯團長，陳嘉佑為第四梯團長，并編北伐第二軍，以程潛陳強所部編制之；北伐第三軍，以程子楷所部改編之；然皆無一兵，僅召致民軍為聲勢之援而已。湘西方面則有周則范廖湘芸等民軍紛起。民黨知湯有異志，亟思去之。時陸榮廷駐節永州，其先鋒隊已抵湘潭。湯薌銘擬與桂軍合，分兵三道北伐：一調常澧鎮守軍四營分駐臨湘華容兩岸，以截倪軍後路之接濟；一派楚有江岸兩艦，巡弋湖面，以防外艦之侵入，如倪軍他調，則暫不轟擊；一桂軍前部計一梯團，由沈鴻英自湘陰大荊進撲倪軍南部；再由湘軍第一游擊司令李仲麟所部繞平江，進攻倪軍東部；又與陸督商，以入湘桂軍，改以一軍出郴州攻贛西南安各地，以一軍會同湘軍由株州進攻萍鄉。而舉陸為湘桂聯軍北伐總司令。袁政府聞之，特任倪嗣沖為西南招討使，率安武軍十五營，河南軍一旅，湖北步兵一團，礮兵一團及其親兵一旅，合計三十二營，共二萬人，向湖南發進，倪毓棻亦回軍犯湘，唐天喜軍亦止于岳州。詎倪未及佈置，而袁之死耗已至，於是北軍悉退。

第八節　陝西之獨立

一　陳樹藩之被迫獨立　帝制發生後，秦省民黨，頗欲糾合起義，以力薄未發。滇南事起，黨人乘機潛赴渭北，號召三輔英雄，與退伍兵士，自三原以北，東至黃河，西抵隴上，北盡背米，悉為民黨勢力範圍。初發生於王照李岐山，既而曹俊甫井崧生胡立生劉廷獻郭浚郭堅焦子靜王飛虎曾士英楊景娃等繼之。四月以來，陝北諸州縣，紛紛陷落。陸建章倚陝北鎮守使陳樹藩當勦匪之任，殊陳部多辛亥革命時有功者；其兵士亦極傾向共和，暗與民黨聯絡一致，往往迫陳宣佈獨立。陳與陸建章交頗密，意欲勸陸獨立，陸允以待時緩之。而密屬王飛虎準備，令各處部隊漸次集中，移向西安方面。陸偵知陳有異志，亦遣其子陸承武率兵一旅，進駐太原，命參謀長葛光廷率兵五千，駐同州以防之。承武邀功心切，進至富平。五月初旬，與陳部營長胡景翼遇。承武目為土匪，迫令繳械，胡縱兵與戰兩晝夜，大破其衆，生擒承武，乘勝進抵三原，克之，分兵徇下涇陽高陵。是時陳樹藩駐蒲城，得捷報，知已與陸建章決裂，其勢不容再緩，即召集緊急軍事會議，僉以戰端已開，時機迫切，無庸他慮，乃公舉陳樹藩任護國軍總司令，於五月九日，正式宣佈獨立。

二　獨立後之軍事行動

陳旣獨立，即檢閱軍隊得二萬餘人，編爲二軍：第一軍總司令郭淦，參謀長郭榮綏，第一團團長王飛虎，第二團團長嚴紀鵬，第三團團長王時敏，第四團團長郗揚，第五團團長楊令；第二軍總司令焦子靜，參謀長曹士英，第一團團長郭堅，第二團團長高進，第三團團長胡立生，第四團團長嚴子祥。部署旣定，議分三道進兵：郭淦率第一軍由三河口渡河，攻取三華渭南；焦子靜由渭橋渡河，攻取臨潼；陳自率所部，由草灘渡河，直搗西安；三路兵期會于壩上。於是郭淦領兵東取同州，郭堅亦由隴縣南下，進攻省城。時葛光庭新自韓城敗回，與郭淦軍遇于同州之石家莊，戰兩小時，葛軍不支，入城固守。民軍圍攻，終日不能下，蕭榮綏獻議曰：「同州城小而堅，攻之不下，徒勞耳。然彼自韓原敗後，其氣已餒，士無戰志，今若解西南圍，專攻東北，示以生路，彼必乘間逸去，尾而擊之，必獲全勝。」遂從之。葛果乘夜遁去，民軍縱兵擊之，大敗葛軍，虜獲甚多。同州旣定，遂渡渭而西。葛所餘兩營，退竄河東，而東路護國軍王飛虎，亦已襲取潼關，進略華陰。陳總司令已由蒲城駐節三原，距西安不盈百里。陸建章聞之，遣使請和。旋陸去職，陳樹藩爲都督。陸長子承武爲「陝西護國軍總司令」。

三　陝軍之出動

陳樹藩就職後，以晉豫兩省關係切要，先遣一軍侵入蒲州，聯絡李岐山李鳳鳴，以窺太原；繼派張金桂率步兵三營，砲兵一營，騎兵兩中隊，扼守潼關；另派軍隊十四營，開駐閿鄉，

進攻河南。晉豫兩省將軍聞之，連電告急。初袁政府得秦耗，特派張鳴岐蔡寶善前往宣撫；及陸建章出省，而民軍又進逼，乃急調毅軍五千援陝；繼抜北苑第七師砲步兵各一營，由京漢轉鄭洛路，直趨潼關；再以第一師蔡成勳所部，派赴山西，先駐絳州候命，擬與竄河東之葛光庭軍合攻陝北。及倪毓棻之安武軍四營由湖南退漢口，袁恐秦兵勢盛，復派倪師入汴；詎兵未集，而袁已先殂，師遂罷。

第九節 四川之軍事

一 **陳宧之遲疑** 四川獨立，醞釀于陳（宧）蔡（松坡）之議和，而促成于川人之激迫。滇軍入川，民軍蠭起，成都以外，悉為戰場，陳宧已窮于防禦，及袁世凱撤銷帝制，停戰請和，陳宧乃遣劉一清雷飈赴納谿與蔡鍔接洽。蔡代表陳光勛，劉存厚代表謝家駒，會商於成都。陳宧既與護國軍接近，知蔡鍔對之無他意，而劉存厚亦不與爭，且願推陳為都督，陳於是始具獨立意，乃調伍祥楨馮玉祥率領軍隊回省。至是外間漸知陳意，紛紛敦促之。十五日陳電袁世凱要求退軍，不獲許。五月三日，開會於將軍署。陳以「獨立則曹錕必來，」及「不獨立亦未嘗不可」之語告衆。衆聞而大譁，陳俯首退旋。有川紳十數人晉詢其狀，陳支離其辭。然察大勢已去，知非獨立不足以自解，乃電請于袁，而終非其意也。

二 正式獨立之宣布

陳宦既遲遲不決，于是各屬漸有起而自謀者。四月三十日，蕭德明獨立於大竹，自稱中華護國軍四川東路總司令，檄告全省，照會鄰縣。五月一日警備隊長某獨立于安岳，遂走知事，截收稅款。六日川軍獨立團第一營張連長獨立于隆昌，營長知事，均被拘禁。十二日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鍾體道，獨立于南充，組織護國軍四川川北總司令，電告各獨立省，并勸陳宦速示反袁。此外如榮昌遂縣之駐防軍，亦紛紛舉事。而省城各界人士，尤望陳及早決策以免戰事。五月中旬，情勢益迫。十九日，陳召集軍事會議，僉以為為今日計，非聯護國軍不可。衆議既符，乃于二十二日，正式宣布獨立。

三 劉存厚之獨立

四川第二師長劉存厚，原與蔡松坡相友善，滇省獨立後，陳宦調劉至永寧堵防，劉密與蔡約：滇不猛進，川不猛攻，日惟以小部接戰。蔡可其請，滇攻敘之軍處處得勢，蔡頗欲進兵，期速下川省，日促劉獨立。復與劉部下軍官謀促劉，劉乃決相機而動。而同時即派將軍署咨議李某回省，密探陳宦，陳懼其變，去電優慰，派參謀前往勞軍；并嚴飭北軍第四混成旅旅長伍祥楨防之。至一月杪，該師官佐兵士，復促劉，劉乃徇衆請，嚴密布置：派人回省請領槍彈數十萬，并潛移其家屬，對於川軍第一師及邊防各護軍等，均派心腹前往勸說，又告蔡速北進，令駐敘滇軍合力取瀘。布置既妥，乃於

二月初一日，與其部下步兵第五團長劉賓及第八團長陳禮門，宣布獨立。將所有軍隊編爲三支隊，改稱護國軍。劉自任四川護國軍總司令，命二三兩支隊，進攻納溪，自督第一支隊後發。與北軍川軍大戰，節節進逼，至距瀘之龍透關。復遣支隊攻瀘忠山對河之要地，以砲轟擊瀘城，血戰半月，僅一次失利，隨亡營長劉防王立本二員；陳支隊長雖略挫，仍猛進不稍卻，致藍田壩失而復得，此二月之戰績也。

第十節 護國軍之組織

一 都司令設立始末 雲南舉義後，民黨推岑春煊駐日本主辦外交事宜，時以書勸促桂粵響應。三月初旬，陸榮廷將宣布獨立，速岑回桂，乃公舉黃興繼岑後，而岑則道滬南行，時桂粵已相繼獨立，惟龍濟光與民軍意見未洽，岑於中斡旋，始獲解免，陸龍乃奉戴岑爲兩廣護國聯軍都司令。岑以義無可辭，可其請，民國五年五月一日，兩廣都司令岑西林就職於肇慶。其內部計十四條，茲不載記其軍隊之檢編：時各地獨立軍隊，及各路民軍，計其兵力四師二旅。就潮汕陸軍改編爲第一師，以莫擎宇爲師長。就駐肇慶廣東陸軍第二師師長李鎭守使耀漢之軍改編爲第二師，即以李爲師長。林虎所收廣東軍隊，編爲第四師，以林爲師長，駐紮三水西南肇慶等處。莫鎭守使榮新所率桂軍編爲第三師，以莫

為師長。另有獨立混成旅二旅，程子楷為第一旅長；獨立團一團，張有為團長。尚有濟軍約六七千人，直接由都司令指揮。岑復與副督參謀李根源等籌議，擬分三路進討：先以程子楷兩軍入湖南，與桂軍之入湘者相策應，以夾擊長沙。此為入湘一路。以李烈鈞之滇軍，李耀漢之肇軍，及莫榮新之桂軍，段爾源之粵軍組織之。留廣西陸軍第二師師長譚浩明守肇慶。征閩之軍，以粵軍莫擎宇陳德春，滇軍方聲濤林仲墉當之。濟軍鄭開義一軍，亦加入此路，與浙江軍隊自南北兩端夾攻福建，此為入閩一路。餘則編并各路護國軍，分別去留。并另募新軍二十營為後援隊。惟其時因龍濟光之牽制，以故不能早就北伐之道。

二　**軍務院之成立**　滇黔桂粵之聯合行動，既已粗具系統，嗣經各方感統一機關有設立之必要，於是軍務院組織之議乃益進。先是梁啟超以自雲南舉義後，各省先後響應，自非織組最高機關，無以收統一之效，而對外亦難，乃具意見書，特派員往滇商諸唐繼堯，唐無所表示，議遂擱置。及都司令成立，梁氏力主初議，往復磋商，決定由雲貴兩廣四省都督組織軍政府，即定名曰「軍務院。」而明訂其條例。以唐繼堯為撫軍長，岑春煊副之。旋以各派意見各殊，而同時召集國會，改組內閣之說亦倡，於是軍務院撤銷之議遂起。

第十一節　滇桂粵之聯軍北伐

一　**各路民軍之調查**　自都司令部及軍務院成立後，護國軍始有所統一。而急待籌備者則莫如北伐。惟北伐之前，又以編練民軍爲亟。茲將各路民軍黨派，分述如下：一爲徐勳王和順之護國軍，如水師寶璧江大等船皆屬之。二爲陳炯明之護國軍，陳舊爲廣東都督，部屬頗多，其軍隊雖僅數千人，而軍械甚充足。三爲林虎之護國軍，林游說兩廣軍隊，并招集退伍兵士，以圖進取，其部下近萬人。四爲黃炎之護國軍，擁兵雖近萬人，而以財政困絀，未能整理。五爲朱執信之中華革命軍，朱承孫文之命主任粵事。都司令岑春煊，以其棼亂無緒，因飭各民軍司令，將軍隊人數，列册呈報，以憑編練。據報計有二十八萬人，月餉不下三百餘萬之鉅。當飭核司各派代表，抵肇會商，詢悉大半缺械，不能成軍，岑乃擬按次編遣之，各軍皆應命，惟陳炯明朱執信以取締民軍條約過苛，另具意見書，呈岑核示。故所謂編練者，實未能見諸事實。

二　**北伐軍之編制**　都司令部於五月一日成立，即電促雲南護國軍第二軍李總司令烈鈞帥師來肇，由粵入贛，而陸榮廷則于五月七日，編定各軍，親行督師赴湘，委陸裕光代理第一師師長，仍

兼步兵第一旅旅長，費克昭爲第一梯團團長，陳坤培爲第二梯團團長，李祥祿爲第三梯團團長，潘其霈爲第四梯團團長，呂逢延爲第一營長，陸聲高爲第二營長，萬定楠爲第三營長，鄧國棟爲第四營長，瞿翰華爲第五營長，何其多爲第六營長，陸貴福爲第七營長，盧炎山爲第八營長，梁之芬爲第一團長：以上步砲各團營，概由陸榮廷統轄；委馬濟爲行營武衛軍總司令，兼率武衛第一營，陸福祥爲武衛第二營長，馬耀爲武衛第三營長，高勳忠爲武衛第四營長：以上武衛軍各營爲陸隨行親軍；委林俊廷爲護國軍第一支隊總司令，賓華東爲第一支隊第一正司令，林坳驥爲第一支隊第一營長，賓正兼第二營長，鄧金衛爲第三營長，羅寅貴爲第四營長，蔡振雲爲第五營長，馬秉康爲第六營長，姚之榕爲第七營長，馬玉成爲第八營長：以上七營歸林（虎）總司令統轄；委沈鴻英爲護國軍第二支隊總司令，韓釆鳳爲第二支隊第一正司令，第二支隊第一營沈總司令兼率之，沈榮光爲第二營長，彭登鰲爲第三營長，秦懷榮爲第四營長，黃日高爲第五營長，陳繼屏爲第六營長，韓正司令兼轄第七營，謝祥龍爲第八營長，歸沈總司令統轄之，馬雲青爲第二支隊第二正司令，并兼第九營營長，黃鎮英爲第十營長，廖祖楨爲第十一營長，謝椿勝爲第十二營長，黃振源爲第十三營長，以上五營并歸沈節制調遣。十二日，李烈鈞抵穗，擬與龍濟光會師北伐。時粵省民軍編配正自繁難，而停戰期將次屆滿。袁軍盛兵湘邊宜郴

等處，贛邊南安與南雄交界處之梅嶺，粵閩交界之詔安饒平等處，大有駸駸侵入之勢。李烈鈞以出征不可刻緩，而唐繼堯蔡鍔催出發期，即會師武漢；浙督呂公望，亦請同時興師，先定閩省。於是軍務院即編定滇桂粵聯軍。一，滇軍，為雲南第二總司令李烈鈞；二，桂軍，為兩廣新編第三軍總司令莫榮新；三粵軍，為兩廣新編第四軍總司令李耀漢；四，桂軍，為兩廣新編第五總司令譚浩明；五，林軍，為兩廣新編第六總司令林虎；七潮軍，為兩廣新編第一師長莫擎宇；八程軍，為兩廣新編軍一混成旅旅長程子楷；九，張軍，為司令官張習。按期分道，次第出師，命曰：『滇桂粵護國聯合軍。』

第十二節　袁政府之應付

一　**袁政府之譌詐**　自袁世凱叛國，改元稱帝，敝屣國憲，藐視約法，於是人心咸憤，羣思誅之。惟時滇中之衆，實蒙大難，首舉義師，救人民於水火，視元凶為敵仇。及黔省繼起，與滇攜挈，總兩省之衆以誅一人，鼓行而前，莫敢或敵，乃益見智勇輻輳，我武維揚，反掌之間，即可使天下定也。然方是時，袁氏尚恃其兵力，倚其爪牙，思逞其無厭之欲，捲中原為家有，總彼師干以與我西南抗。蓋自信勢可制人，力能勝敵，而不知世潮之所趨也。茲分述其軍旅之調遣，軍實之況狀，作戰之策略，以見勝負之數，不在謀

之不繼，力之不足，而在人心之變去也。

二　作戰之策略

袁世凱應付西南之策略，雖曾分述於上各節，而皆略焉不詳；茲考其前後變遷，總錄如次：當滇軍之勃發也，袁政府效康熙平三藩之遺策，從四川貴州廣東三方面壓迫之。故命第三，第七兩師，從揚子江方面往四川，命三十師之一部及第六師從湖南方面往貴州，命廣東之兵，從廣西方面往雲南。先是袁政府開特別軍事會議時，曾提出「是否以全力保川？」囑各員悉心以對」一時論辯蠭起，有主死守四川者，蓋以巴蜀扼長江上游，滇軍得之，則俯瞰荊襄，左窺秦隴，乘利用險，其勢不易攻克，而駁之者曰：「川中古稱天險，易守難攻，師行不易，設敵軍主力不向蜀而他移，襲我不備，我軍遠道入蜀，回援不易，其危險當更何似？不如并重湖南四川。」袁世凱決採後說，故有如上述之調遣。其實此尙非袁政府之原意也，袁之初擬計劃，本分三策：以借騰越路爲最上，取道廣西次之，取道四川又次之，初不議及湖南也。侯假道騰越，法人不允，廣西又迭電拒絕，袁乃不得已集兵力於四川，以制東下之師；分精銳於湘西，以防由貴州入鄂者：此其作戰策略之大概也。及廣東湖南相繼被迫獨立，而四川之師又屢失利，袁乃集其兵於鄂省，縮短戰地，以應西南。適是時護國軍已許袁政府之二次要求停戰。袁遂變其軍略，一面假和議以緩敵軍，一面整軍經武，同時又分命晉豫之師，夾擊秦陝，以除肘腋之患。

然皆勝負未決，身已先殞。此所謂不求結于人心，而獨逞其私智，其敗非戰之罪也。

三　**軍實狀況**　軍權統轄於中央政府，固屬正當辦法，而袁世凱則爲擁護個人勢力起見，故多方用計，謀集權力於一身。前清時歸軍諮府陸軍部節制者，止有四師。袁執政後，設統率處以爲集權之總滙。茲查北京統率處，直接所轄各師，不歸各省將軍節制者。計有陸軍十二師，如下所列：

第一師師長蔡成勳，計有步兵二旅四團十二營；每營四隊，每隊兵士一百二十五人。砲兵一團三營，工輜兵各一營。統計全師官兵夫役，共約一萬二千五百餘人。

第二師師長石金聲，駐湖北，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三師師長曹錕，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四師師長楊善德，駐松滬，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五師師長張士元，原駐山東，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六師師長馬繼增，原駐江西，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七師師長張敬堯，原駐南苑，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八師師長李長泰，原駐天津，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九師師長黎天才，時駐湖北，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十師師長盧永祥時駐上海，其編制人數同前。

第十一師李奎元第十二師陳光遠兩師，係從新編制，人數無由詳考，然係戰時編制，或較常額爲多。此外尙有拱衞軍一軍，禁衞軍一師，模範隊一旅半，其編制各殊。就其册報約計之，共在二十五萬人以上。

四 調遣軍隊 袁世凱依其所定計劃，調往南方之軍隊甚多。茲分述如下：

甲 開赴川滇者 一爲曹錕之軍，至一月三十一日止，到重慶者，爲北洋第三師之兵，約二千人；至二月二十止，則增至一師團。二爲張敬堯之軍其人數與曹錕所率同。三爲李長泰之軍隊，入川袁軍，除張曹外，其續進者則爲李長泰第八師團之二千人，及河南混成第九旅之一營，山東新兵八百人，安武軍六百人，又前駐武昌陸軍少將朱廷燦所率第二師步兵一大隊。

乙 開赴湘中者 開赴湘省之袁軍，係繼續調遣者，故甚複雜。茲就其次第，列于下：

江西第六師之一部分，由師長馬繼增，旅長周文炳率之。

北洋軍第七師，係師長張景耀率之。爲該師第二十七二十八兩團，砲兵二營，輜重兵一中

隊，又二十五旅一旅。

曹錕所率之第三師，向分駐岳州，旋調往四川。

北洋第二十師團第三十九旅步兵第七十七聯隊之二大隊。

北洋第二混成砲隊第一大隊。

駐北京之二十師團步兵第七十八聯隊二大隊，及向在漢口之混成第二旅團騎兵隊。

第八師之一半。

丙　調防各處者　其他各地之調防，大都因當時戰事緊張，視其地位之重要，而調重兵以鎮守之。如石星川之一師及第八師之一混成旅駐鄂垣是也。然大抵責任僅限於防制當地之變叛及遙爲前綫聲援，實未嘗衝鋒陷陣，與敵對壘。以其無大關於戰局，故略之。

第十三節　四川戰況

一　各方狀況　雲南義起，舉國騷然。黔桂粵湘川浙及北部之山東陝西皆繼起疏附，示鋤惡之同心。然其時袁世凱實握大權，擁勁旅，故所知天下洶洶，誠爲己故，亦不悛退，悍然思逞。於是而有湘

中巴蜀之戰。蓋袁氏所取計劃：在一堵四川，防南軍之據長江上游；一截湘西，制滇黔之側擊鄂省。而聯軍實力亦會集中于斯二地也，故當時之湘西蜀中，獨爲軍事上之重心。其他各省之於舉事時，非未嘗不有接觸，而編者以其非行動不取聯絡，則卽戰卽平，皆屬其時局部之爭，非有關于大勢，又已略敍於是編第二節中，因不復詳；而敍其重且大者。

二　四川方面兩軍之佈置　護國軍之入川分爲三路：劉雲峰所率一梯團於五年一月二十日占領敍州，蔡鍔所率之主力軍，於一月四日由雲南出發，一月三十一日入永寧。貴州戴戡所率之軍，於一月二十一日入貴陽，二十七日，由貴陽出發經遵義往重慶。更由南川向重慶下游之涪州。用熊克武爲四川宣慰使，使率一隊招撫舊部以旁擾之。至於袁軍之分配：以李炳之一旅，分駐瀘州綦江，曹錕主力駐瀘州，張敬堯一旅駐合江。餘分駐江津綦江重慶涪州。馮玉祥一千駐內江。伍祥楨分駐成都資州。第十二旅轉湘；第八師向蜀。其實力達四萬內外。後雖于佈防略有更變，大都不出注意于瀘州重慶楡容一帶。

三　敍州克復之戰　敍州在未戰前，已有駐防之袁軍。一月中旬滇軍分道出發。十七日晨，其第一梯團團長劉雲峯，第一支隊長鄧泰中，第二支隊長楊蓁所部，行次滇川接壤之新場，與北軍交綏，

滇軍猛進，所駐黃包耳燕子坡鳳來場捧印村等地之北軍，退摽橫江之黃家堡。十八日晨，滇軍進襲之，第一支隊攻其左翼，第二支隊攻其右翼，力戰竟日，至午後四時，北軍漸不支。滇軍乘勝急進，遂獲全勝。是役斃北軍軍官三人，捕獲二人，奪山砲二門，機關槍一挺。至七時復追及於距橫江二里之某地，北軍後衞，以山砲機關鎗死力拒戰。滇軍繞道夾擊，敗之，遂佔橫江。十九日，滇軍仍分兩路，直搗安邊，第一支隊踰金沙江右岸，第二支隊經羅東渡江。夜間由山後猛擊，七時許，北軍屏山援隊突至，死力鬥格。然終不支，軍官營長戴鴻智死之。二十日晨，滇軍渡江，北軍棄伯樹溪，退守叙州。旋又棄城走，分潰自流井及瀘州。叙州遂爲滇軍所佔領。

四　**瀘州之役**　進攻瀘州之軍隊，分西南兩面；自西面攻瀘者，係佔領叙州後第一梯團之兵；由南面攻瀘者爲劉存厚響應之兵。先是北軍混成第十六旅旅長馮玉祥所率之部隊，于二月三日，由南溪攻擊民軍，漸次壓迫叙州，適其時劉存厚以所屬加入民軍，形勢遂爲之一變。四日，民軍反攻，馮不支，退走瀘州。而北軍官劉籍以滇軍勢盛，無力抵抗，率兵退出永寧，亦於同日占領納溪，宣言獨立。并築砲台于瀘州對面之高原。至是護國軍乃進行無阻，紛紛渡江。遂有四，五，六日夾江之戰。旋北軍旅長李炳之師長張敬堯均先後抵瀘。七日，滇軍由羅漢場登岸，北軍營長隆錫晨率隊截擊，護國軍死者百餘

人。八日屈營潛出木巖，未遇敵而返。九日李炳之及熊旅之部隊，據五峯頂砲兵陣地，遙擊對岸，護國軍陳禮門被殲。是時川軍營長王植，率奮勇隊兩連，冒險渡河，向滇軍猛攻，藍田霸遂以失守。十日營長屈得喜追及護國軍於大安場。十一日，李炳之親率閻勝營及川軍王植營，協攻之，北軍多所損失。李炳之乃密令屈營任左翼，閻營佈砲援助，而己則自右翼包圍，王營遶右出，以攻大安場。至天黑雨急，恐合江援軍到，致生誤會，始罷抄襲。十二日護國軍向分水嶺納溪潰退。北軍勢頗振。先是劉存厚反戈攻瀘時，互兩日一夜，幾下瀘城。迨北軍第一師來援，乘夜攻擊，劉軍始引退。暨滇軍大隊至，復攻克藍田霸。而張敬堯亦以大軍來，遂有棉花山之劇戰。時滇軍共一千五百人，據山守險，袁軍雖極衆，卒不能克。久之，北軍熊祥生亦率陳營長能芳所部，親臨戰地，由三師左翼及三師右翼，向該山猛攻。因地勢不便，虛擲子彈甚多。乘之連日大雨，泥濘淤滯，行動不便，遂大敗。排長劉治一趙國幹二人陣亡，熊祥生傷腿，士兵之死者三百餘人。此二月下旬之戰況也。延至二十三日以後，護國軍始奪獲袁軍第一至第三之各防禦綫，益進肉搏城下，包圍數重，奈守城袁軍，強頑抵抗，不能遽奪，於是熊克武等之圍攻軍，欲變作戰計劃，執行長困之策，然蔡鍔恐北方援至，持不可，故于廿四日晨，率精銳三千助戰；加之圍攻軍藉砲兵掩護之力，全軍大舉，突貫袁軍之大本營，遂以數小時之激戰，大獲全勝。袁軍死者無數，潰走納溪。三月五日，

禁錮入瀘州。計此次戰爭，兩方軍力各達數萬，戰線延長百餘里，而死亡亦各至千餘，誠出兵以來之大舉也。

五　敘瀘之失陷　敘州自二月八日至二十九日，兩軍未嘗交綏，蓋此時滇軍側重攻瀘，故於敘州暫取守勢，所留與袁軍抵抗者，惟少數之步隊耳。四川都督陳宧偵悉敘州空虛，因飭馮玉祥旅長，率大隊進攻，數約五千餘人。二月三十日，馮軍馳抵距敘州十六里之地。滇軍雖寡，仍敢出而迎戰，然卒以寡不敵衆，每受挫而返，敘州固多山，守是地者，大都于最著名之五高地，築壘以駐砲隊，又于山麓設騎砲兵步兵及機關鎗，以固守之。三月一日，馮軍先與北山之滇軍戰，滇軍不支，退至泯江左岸，以防馮軍渡江。而馮軍既得北山，遂乘勢砲擊城內，滇將劉某偕副官及衛隊等，從容將受傷兵士，及各種軍械，運往他方，然後棄城屯守於附近山上。旋復戰，馮軍稍敗，敘州仍爲滇方占領。午後四時又戰，歷數小時方罷。三日黎明，馮軍攀城猛進，而據南山之滇軍，亦由高地退走，敘州遂失。至瀘州之失守，無確期可考，然大致在三月十日。先是滇軍占領瀘州後，北軍來援益衆，而軍火又不能繼，不得已暫向後退，十日至十二日均有戰爭，十日之戰，袁軍小利。十一日之晨，民軍一支隊，由自流井向瀘州進行，猛攻北軍背面，王團長兩面受敵，揮兵而退。十二日駐瀘州下游之民軍，又與袁軍作戰，是時張敬堯大隊蜂擁而來，滇

軍見衆寡不敵，遂率隊退向高地，抵死相拒以待援。據此，是滇軍於佔領瀘州後，確因軍火不濟，自行暫退爲無疑，而十日之戰，袁軍又勝。宜此即瀘州失守之日也，故十一日有民軍向瀘之舉，十二日有瀘州下游民軍，與袁軍作戰之事。而當時政府公報載十一日克攻瀘州，殆不確也。

六　瀘敘之收復　敘州自三月初三日陷落後，滇軍左縱隊復于十八日，驅逐在敘袁軍，將敘府完全恢復。同時總司令蔡鍔分兩隊銳追：一趨江安，一再攻納溪。向江安者連戰皆捷，奪獲槍械甚多，俘虜北軍總兵站長陳慶周吉。敵砲隊悉殲。張敬堯憤欲自裁。滇軍遂於十九日完全占領江安，其向納溪進者，由顧品珍指揮，十八猛攻終日，未勝。十九夜半復襲擊，大破之，進追二十餘里。二十一日攻克納溪後之光山。袁軍用飛機助戰，經滇軍擊損二架，其一架逃，遂下納溪。袁軍向七里溪退走。二十三日以後，攻瀘益急，兵數約一萬五千餘。後路彈藥運行，經三里之遙。接戰數次，袁軍皆大敗，瀘州幾克。是役袁虎威將軍曹錕躬自督師，因地勢不熟，困入重圍，張敬堯聞之，即派一團往援，囑曹不出毋歸也，該團被命而往，以敵陣嚴密，進不敢前，張怒欲斬之，乃另派一團往囑如前，已而全團沒焉，張益憤，挾乘親臨，時槍礮交作，張乘馬三斃三易，卒出曹于險，然北軍精銳亦殆盡矣。

七　進攻渝城之戰況　重慶爲四川第一重鎮，然欲得重慶，必先取爲其屏蔽之綦江。始張敬

堯以一營駐守該縣，以兩排駐紮距縣下游二十里之白渡場，以兩排駐紮鵝牛場，意在扼江津巴縣之水陸要衝。又以兩排駐紮綦江南川接壤處之萬壽場。滇事既發，陳宧以綦江爲黔滇必由之路，因派二百人扼屯該縣之松坎場。二月初旬，滇軍由梓桐縣突出擊敗北軍，北軍乃退入馬口壘，以及鎮子場一帶，而張敬堯之軍約有一營，開往援應。二月十三日，滇軍第二路總司令戴戡率軍抵松坎。十四日拂曉，由團長熊其勳副官李雁賓督隊進攻。北軍左翼山尾火起，礮兵發礮助之，左翼全陷，退大沙溝趕水方面，是日午後二時，完全佔領九子盤。接次攻大沙溝趕水東溪皆克之。是日黔軍右支隊亦奪青羊寺。寺後有路直通綦江，右可聯絡東溪，左可牽制正安，而東溪之兵又於詰朝佔分水嶺。北軍向扛子壩退駐正安方面。十七日，熊其勳團又進克口堆。是晚復敗敵軍于萬壽場。二十二日，北軍退守老場。電促駐綦營長，攖派援兵二十四日，袁軍由江津出三角塘，向龍台寺，意在恢復綦東，以抄黔軍後，不利，退守獅子巖。黔軍進克之。時黔軍占領青羊市已十餘日。先是北軍以該地極關重要，曾以重兵圍困駐守斯市之少數黔軍，使不得進展，且欲悉殲之。至二月二十九日晨忽濃霧瀰佈，黔軍因乘勢突圍出，退回黔境，俟援再舉。三月二日，黔軍忽繞越松林崗，至萬壽場距近十餘里之曾家溝，北軍迫之，爲伏兵所敗。比援至，則黔軍已退桐梓矣。然其時滇軍正轉戰于綦江之前方。總之，綦江戰事自二月至三月，時歷數十日，

中間雖袁軍數失利，綦江曾于二月十三失守，而滇黔軍亦不無損失。其後北軍李炳之攻克城池，齊變元掩護左翼，力兵既厚，於是南軍方面，益難措手，重慶之所以不陷者以此也。

八　軍事之結點　原滇貴攻川之佈置，實分三路：以趙又新領第二梯團，顧品珍領第三梯團，爲中路主軍，出永寧取瀘州。以劉雲峯領第一梯團，率楊蓁鄧泰中兩支隊爲左翼，取敘府。時黔團長王文華熊其勳吳傳聲三人，主張獨立最力，而苦少械。唐繼堯乃遣縱隊長徐進率兵二連，護送機關鎗管退礮，隨同戴勘前往，卽由戴爲總司令，統率王文華等，進窺綦江，爲右翼。至是護國軍三路規川之計始成。其後敘府瀘州旋得旋失，而窺重慶之右翼則終轉戰于綦江，而不獲略展其籌。蓋軍實之缺乏，衆寡之懸殊，地勢之險阻，有以限之也。然屢斬堅侑入，破敵精銳，使帝制取銷，而後罷師，亦可見有志意成矣。

第十四節　湘邊戰況

一　兩方之調遣　雲南起義，本以全力攻川，而入湘之一路，不過藉以牽制袁軍之入川者。其後護國軍都司令部及軍務院相繼成立，陸榮廷總大軍北伐，道出湘西，而湘西招討使程潛陳強亦合軍進逼。湘省始爲戰事要衝。初黔軍入湘，所向披靡，袁政府得此戰耗，乃調囘前抵宜昌之軍，轉赴湘西；

并急電駐岳六師，兼程前進。此袁世凱於二月中調兵赴湘之情形也。已而，湘西則周文炳以贛軍駐沅陵，范國璋以豫軍駐常德，湘南則聞天喜以一旅據湘潭，倪毓棻以二十二營駐衡陽，江西劉旅長以一旅駐寶慶。時袁家軍之在湘者，實達五六萬人矣。

二　黔湘之戰　晃縣在黔湘接壤處，向僅駐守備隊二隊。黔軍東路司令王文華，以一月卅日突攻之，敗其軍。二月二日，袁軍復以一混成團由沅江直上，其前衞仍欲窺晃州，三日拂曉，王揮隊進攻，袁方營長及鄉導林炳華，據城抵抗，激戰三小時，不支，退走二十餘里。晃州遂爲黔軍所佔領。黔軍既得晃州，稍駐數日，復鼓勇前進，分遣一支前往洪江，又遣一支攻黔陽，黔陽有兵三營，皆不耐戰，又值舊曆元旦，不及準備，黔軍遂蜂擁而入。其時洪江亦破，不數日鳳凰乾州皆爲黔軍所佔領。沅江亦在圍攻中，惟其時袁軍之調湘西者，實已達萬餘，故十一日芷江之戰，黔方反蒙不利。及與當地民軍聯絡後，始以連日劇戰，于十四日佔領沅州，十六日攻奪麻陽。然考北軍致敗之由，實由當日羣匪蠭起，隔絕其聯絡之勢，以致調遣無由，又不明地勢，嘗自陷于險之所致。其後袁軍司令官周文炳探悉麻陽駐兵數少，部率萬餘人往攻，先後相持一月，始奏克復。及三月二十四日，湖南第三旅旅長胡叔麒，克奪綏寧，於是洪江黔陽之黔軍，乃不戰自退，而改道湘南，以趨寶慶。

三　**桂軍入湘後之湘中戰況**　桂軍既入湘，林總司令俊廷賁團長克昭即與譚雲亭謀分四道進伐：一由祁陽之熊罷嶺雙江白水等處，以窺衡州，一由祁陽之斗眀舖謝家壘繞出寶慶之左；一由東安攻寶慶之前；一由武岡新寧攻寶慶之後，行至祁陽白水與倪毓棻軍相遇，敗之，進克祁陽縣。再與倪軍遇于飛龍嶺下，又大敗之，倪軍退守衡州，兩軍仍合進，時值停戰時期，故未大舉。五月六日，桂軍團長陳坤培率部繞武岡，寶慶守軍降于十日，又克衡陽，十九衡州宣言獨立，翌日，陸入衡州。後此雖戰雲日密，時有接觸，而湘省獨立，日就成熟，故戰事亦以此告終。

四　**軍事之總結**　黔軍入湘，始傾全力於西部，繼以欲直搗長沙，不如道出湘南，故放棄麻陽，轉趨武岡，雖限于衆寡，卒不得展，然當其所向皆克，摧堅如朽，雖曰由敵人之敗有自取，而其舍生取義之概，亦卓然見矣。及望雲亭獨立，陸榮廷入湘，合謀協計，據有衡州，和議乃成，袁軍引退，於是湘中戰事始全告結束。

第十五節　戰爭之結果

一　**帝制之取銷**　帝制成立，擬五年元旦日登極，旋以護國軍起，展至二月六日，蓋當時形勢，

日趨險惡，如桂如黔如粵，皆相繼起而反抗，其目的非僅在帝制之取銷，且必迫其退位而後已，又當時所謂名流及袁世凱素日之心腹亦均認於時殊世異事不可為，迭電力勸及早引退，以慰人心，而弭戰禍。然方是時，袁氏雖知罪惡已彰，為人共棄，猶困獸未死，強作瀕死之鬥，遣其爪牙，分擾湘蜀，冀僥倖之一逞。乃前敵將士，敗耗時傳，沅辰不守，瀘敘繼陷，而各地民軍，復蠭起從之，戰雲萬里，羽鏑交集，岌岌之勢，殆未可終日也。且各省宣佈獨立後，稅金皆據為己有，以致財政困難，餉糈無出，軍心渙散，日以削薄其戰鬥能力。外交團亦知其必敗，迭次聲明，以意外之變，責袁氏一人負責。於是袁乃大懼，以三月二十一日公府議決取消帝制，翌日宣布，并廢除洪憲年號，以段祺瑞為參謀總長，用黎段徐名義，通電各省商議善後辦法，及廢除關於帝制各種事項。

二　軍事之收束　袁死，國務卿段祺瑞卽通電獨立及未獨立各省：「當此國遭大故，首以地方安寧為重，無論南軍北軍，凡有統兵之責，均應督率軍隊，各按現時所駐地點，保護當地治安，不得有移紮及侵犯情事。」黎元洪受職後復電令南北軍一體停戰，待商善後之策。旋又申令其言軍事收束之不可緩。至是駐湘北軍，陸續撤退，曹錕李長泰張敬堯之軍亦相繼離川。而陸榮廷以武力解決已告終止，法治建設急不待緩，亦電告撤兵回桂，晃州貴軍官王文華特將自戰事開始之日起，至湖南宣布

獨立實行停戰之日止，一切戰事事宜造具結束總表，分送湘黔兩督，領軍還黔。其他自軍務院成立後，所編制北伐諸軍，均已早止進行，此軍事收束之大概也。

第五章　復辟之役

第一節　督軍團釀成之北京政變

一　北京政變之原因　袁世凱亡後，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恢復民國初元舊制，召集袁世凱以武力解散之國會，並組織責任內閣。民國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至八月一日，國會開會，黎元洪補行宣誓典禮；始同時將內閣閣員名單提出，徵參衆兩院之同意，兩院一致通過。閣員名單如下：

國務總理段祺瑞，
內務總長孫洪伊，
財政總長陳錦濤，

陸軍總長段祺瑞，（兼）
海軍總長程璧光，
外交總長唐紹儀，
農商總長谷鍾秀，
司法總長張耀曾，
交通總長許世英
教育總長范源濂。

唐紹儀與段祺瑞素無好感，堅不就職，乃以伍廷芳繼任。閣員中，多屬西南分子，而尤以伍廷芬程璧光為國民黨重要人物；孫洪伊，陳錦濤，亦皆國民黨中人。而段祺瑞則以軍人主政，不脫武人本色，以為責任內閣也；遇事擅專，常與大總統以難堪。黎元洪雖心懷不懌，但以政府在北京，處北洋軍包圍之中，段為北洋領袖，黎固莫如之何。由是府院不睦，勢同冰炭。其主要人物：府方為孫洪伊，院方為徐樹錚（袁當國段任陸長時徐為陸次，是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黎段各寵任孫徐，孫徐適皆負氣自矜，各不相下，因而積不相能。院送稿至府，孫常加以指摘削改，徐愈忿，遇府交公事輒稽留之以為報。黎段遂交惡，府院衝突日烈。時，

袁氏舊臣徐世昌方伏處天津，亟思攬政權；聞訊，以爲己身重出插入政海之良機，急入都，力任調停。結果：孫洪伊突被免職，徐樹錚則受暗示而辭職。但，孫徐之爭雖表面上告一結束，而黎段之互恨反更進一層矣。適外交有事，遂掀大波。

二　北京政變之導火綫

歐洲大戰初起時，中國公使據國際公法宣告局外中立。六年六月，德意志國不利持久戰，無限制採用潛艇政策，以圖戰勝。駐華德公使以封鎖海面之通牒致外交部。適美利堅因接德意志同樣通牒，宣告與德絕交，並勸中立各國一致行動。二月五日，外交總長伍廷芳接駐華美公使勸告書，閣議議決對德之潛艇政策嚴重抗議，並通告各國。抗議書於九日送出。十日，參衆兩院各開秘密會，國務員全體出席報告對德事項。嗣後，德意志置我國抗議不答復，協約各國復紛紛勸誘中國加入協約方面。府院疊經會議未決。三月十日，兩院復開秘密會。段祺瑞出席報告外交經過，並說明對德絕交之必要。兩院皆以大多數決議通過。詎德意志覆文適於是時遞至，責中國不能履行局外中立義務，且質詰何以不向協約國抗議。三月十四日，大總統下令與德意志絕交。此舉原係步美利堅之後塵。至四月五日，美利堅對德意志宣戰，我國朝野紛然，主宣戰與主穩健兩派議論蠭起。五月一日，國務會議議決對德宣戰案。七日咨送衆議院，徵同意。八日，衆議院開秘密會，決付審查。議員中之

不滿於段內閣素來之跋扈，及親近府方，或接近民黨者，咸思藉此倒閣，主張不贊成宣戰案。段祺瑞聞訊大怒，集左右密議，決定師袁世凱之故智，圍迫國會。十日，衆議院開全院委員會審查對德宣戰案。段祺瑞使其黨徒，召混混（京語謂地痞也）及軍警之服便衣者數千人，號稱「公民團」，各持製就之請願旗幟，包圍衆議院，以刊就之傳單分給議員，有不接或接稍遲緩者，皆被辱罵叢毆，秩序大亂。議員之憤激不亞於袁氏迫選。所謂「公民團」者，由其代表趙鴻圖（或謂係段系分子之假名或謂爲天橋之無業游民）等六人入院謁議長，大呼：「今日必須通過對德宣戰，要不然，議員甕想出院！」議長堅決反對強壓。立將委員會改爲大會，電請國務總理及內務司法兩長出席。段祺瑞偕兼署內務總長范源濂到院。是時，院中紛呶益甚，公民團聲勢洶洶，將執毆議員，議員紛向段范嚴重質問，並責令負責。段始以總理名義下令，命警察總監吳炳湘解散公民團。吳親至院前溫勸無效，乃招警廳騎巡隊至，躍馬衝散。議院竟未能開議。事後，外交總長伍廷芳海軍總長程璧光司法總長張耀曾（滇人與民黨接近）農商總長谷鍾秀均提出辭職。段祺瑞後一再催衆議院解決參戰案，議院以閣員多辭職，不如俟內閣改組後再討論。蓋內閣與衆議院已處於互相反對之地位矣。

三　督軍團之亂　五月十九日，突有燕督曹錕，省長朱家寶，皖督張勳，省長倪嗣冲，遼督

兼省長張作霖，江督兼省長畢桂芳幫辦許蘭洲，吉督兼省長孟恩遠，魯督張懷芝，浙督楊善德，省長齊耀珊，豫督趙倜，省長田文烈，鄂督兼省長王占元，晉督兼省長閻錫山，贛督李純，省長戚揚，閩督李厚基省長胡瑞麟，秦督陳樹藩，隴督張廣建，熱河都統姜桂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署綏遠都統旅長王丕煥，（原任都統蔣雁行）第七師師長張敬堯，（駐豫）第八師師長李長泰，（駐馬廠）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等組織『督軍團』，秘密開會於徐州，聯名電達大總統，請改制憲法，（時國會方制憲）國會聞之，極震忿；請黎元洪免段祺瑞職以戢武人結團要挾之風。二十三日，黎元洪下令：『國務總理段祺瑞着免去本職』（總理免職為民國以來第一次）以伍廷芳代理。段往天津。倪嗣冲等遂昌言反對政府。先是黎元洪無奈，會召集各軍事長來京會議內政外交問題。倪嗣冲，曹錕，李純，趙倜，張芝懷，閻錫山，王占元，孟恩遠，田中玉，蔣雁行，及晉北鎮守使孔庚等均到京，一致主張對德宣戰。國會雖於對德宣戰無可反對，而狃於徇軍人主張之意見，不予通過。督軍團乃謂國會誤國，以一齊辭職要挾黎元洪；同時，紛紛出京，宣布脫離中央政府，獨立。段祺瑞免職，咸謂『大總統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此令無副署，不合法。』遂於六月二日設立『各省軍務總參謀處』於天津，推雷震春為總參謀。聲稱：『出師各省意在鞏固共和國體，另訂根本大法，設立臨時政府，臨時議會。』黎元洪被迫，不得已，下令解散國會。但代國務總理伍廷芳暫

守約法，不肯副署。而新任國務總理李經羲未到京，黎元洪莫知所可。伍廷芳與海軍總長程璧光宣言護法，聯絡海軍擬南下護法。時，黎元洪方因張勳入京，被迫而下令以步軍統領江朝宗代國務總理〔非閣員而代總理實屬創例且令無副署而督軍團不謂爲非法足見武人之爭法徒藉爲口實耳〕即由江朝宗副署解散國會之命令。十二日，令下，中華民國國會遂重被解散。兼代國務總理伍廷芳，海軍總長程璧光即時出京至滬，會同前大總統孫文，率海軍第一艦隊各軍艦，南駛廣東宣告護法。間關萬里，艦艫討罪，此正義之舉動，壯偉之行爲，爲民國史上所僅有。

第二節　復辟之經過

一　復辟之釀成　督軍團稱變，皖省長倪嗣沖令其姪倪毓棻爲北伐司令，率安武軍〔倪嗣沖受袁世凱任爲安武將軍故所部稱『安武軍』，與定武同屬安徽〕直迫豐臺，撫督曹錕亦令第三師步兵第十二旅旅長吳佩孚率步騎兵共四千餘人會師，豫省亦滴滴下動員令，著著進逼。黎元洪早失統馭中樞之能力，乃從閒將之謀，任李經羲爲國務總理，電召張勳入京共商國是。實則張勳等陰圖擁清廢帝愛新覺羅溥儀復辟，已定如是之步驟，特逼黎元洪按步就班，入其彀中耳。六月七日，張勳率所部定武軍

〔張受袁世凱任爲定武上將軍，所部改稱定武軍〕五千餘人由銅山〔徐州〕乘津浦車北上。八日至天津，當即派兵入京，電陳調停條件，迫黎元洪解散國會。十四日，張勳偕李經羲由津入京，倪嗣冲等即通電取銷獨立。先是張勳圖謀復辟，幕中多收前清遺臣，與保皇黨魁康有爲勾結甚密，一切計劃，皆康主持畫策。曾集各省督軍代表於銅山開會，〔即歷史上的徐州會議〕除西南各省外，皆表贊同。張康乃興高采烈，以爲從茲可圓好夢，擁孺子爲傀儡，而總攬國政，是以極力鼓動此次風潮。而張勳僅以五千兵北上，可見其事前曾與各省督軍約定，以爲可以一電定局，無需多兵致貽反對者之藉口。張入京後，其親信幕僚萬繩栻等密電康有爲來京。康即密至，寓張宅，共策進行。時黎元洪已若甕中之鼈，不復爲人所重視矣。六月三十日夜十二時，張勳邀陸軍總長王士珍，步軍統領江朝宗，警察總監吳炳湘，駐京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等至宅，告以實行復辟，並令江吳開城迎定武軍入城。王等三人皆唯唯敬諾，各易清代冠服，於七月一日午前一時〔即六月三十日夜〕由張勳偕清室舊臣勞乃宣，沈曾植，劉廷琛，及民國高級軍警領袖王士珍，吳炳湘，江朝宗，陳光遠，復辟黨重要分子康有爲，阮忠樞，萬繩栻，顧璜等數十人同入清宮，挾持愛新覺羅溥儀出御太和殿復辟稱制。清室舊妃嬪〔溥儀庶母〕等知禍將不測，痛哭失聲。康有爲即袖出擬定之詔書及任官上諭，發表：以徐世昌爲太傅兼弼德院院長，張勳王士珍等爲議政大臣，康

有爲爲弼德院副院長，雷震春等爲各部尙書，以各省原任督軍省長爲總督巡撫等職。時僞直隸朱家寶吉林孟恩遠易冠服謝恩。西南各省，如湖南譚延闓令第二師師長陳復初出兵岳陽伐叛，雲南唐繼堯令師長顧品珍駐外滇軍混成旅旅長楊謙益，代混成旅旅長文砥，會同黔督劉顯世，師長王文華，蜀將熊克武等討逆。廣西陸榮廷亦下兩廣全軍動員令。

二 復辟之失敗

張勳康有爲挾愛新覺羅溥儀復辟後，卽派淸室遺孽素以狡僞著稱之徒入大總統府游說黎元洪，許以親王之封，黎嚴詞拒絕詰來人：『爾爲何人？此舉與淸室有何益處？』意蓋以漢族斥之也而殃國媚滿斥之也。來人慚而退。黎元洪乃連發三電令各省出兵討逆。次日，又電副總統馮國璋請依約法代行大總統職務。三日，黎元洪出府，入日本公使館。是日，湘滇黔桂粵蜀浙及贛鄂各團體均通電護國，誓討反叛。馮國璋段祺瑞亦聯名發表支〔四日〕電，數張勳八大罪。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首先電告出師北上。浙督楊善德燕督曹錕繼起。公推段祺瑞爲『討逆軍總司令』設總司令部於天津。時第八師駐馬廠，士氣奮激；師長李長泰謁段祺瑞，請爲前驅。段卽至馬廠，誓師告衆，出兵攻北京，任倪嗣冲爲皖魯豫三省聯軍總司令率部爲援，以段芝貴爲東路總司令，曹錕爲西路總司令，自率第八師任中路，以李長泰當前敵。五日，討逆軍占領盧溝橋。東路亦於同日占領黃村。七日，東

路軍與定武軍激戰於豐房。定武軍驕恣已久，且素無訓練，（除操用槍礮外，餘盡墮綠營舊制）適西路曹錕聯絡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第二十混成旅旅長吳長植，自後夾攻，定武軍不支，棄械紛遁。西路軍遂占豐臺。定武軍退入北京，李長泰率部急追，俘斬數百，直薄京城，列陣城下。張勳命定武軍列礮於天安門，景山，東華門，西華門，南河沿，等處。駐華各國公使聞訊，出與張勳談判，勸令解除武裝。張堅不允，蓋張與各省有成約，猶冀前之會面允一致者起而響應也。十二日，討逆軍分三路進攻。旅長馮玉祥身先士卒，揮刀大呼，躍入天壇，直薄定武軍戰綫，所部繼之，吶喊突進。定武軍大駭，陣綫立時散亂。第三師步兵第六旅旅長吳佩孚見狀，督部繼攻。定武軍大潰。討逆軍旅長張紀祥自側面抄攻，定武軍無路可逃，遂被繳械，俘獲二千餘人。段祺瑞調令西路所屬旅長王承斌督兵攻南河沿張勳私宅。張之眷屬倉皇逃走，隨張逃入荷蘭公使館。王承斌縱火焚其窟。同時李長泰突攻破城，天安門景山東華門西華門等處定武軍一律繳械俘虜，全軍無一逃者。辟復分子，除陳光遠先迎降反攻，王士珍以北洋領袖資格，倚老賣老，得以全在，及在天津豐臺被捕者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等三人（後被段祺瑞徇情縱放）以外，餘均作鳥獸散。愛新覺羅溥儀擺脫，自請取銷優待費。黎元洪感於環境惡劣，堅不肯就職，遂由馮國璋繼代。

第六章 護法之役

第一節 護法政府之組織

一 護法之原始 當黎元洪被迫而解散國會之時，國務總理伍廷芳，海軍總長程璧光率海軍第一艦隊各軍南下護法。蓋以段祺瑞蔑視辛亥革命丙辰護國兩次大流血所得成存之臨時約法，破壞紀綱，武力脅持政府，故有斯舉也。伍廷芳程璧光過滬時，即奉國民黨總理孫文，於七月十七日啟碇赴廣州，貫徹護法討逆之主旨，以維國家法紀。如斯壯舉，寰宇震鑠，嚮義各省，咸望旌旗而輸誠。時，兩廣雖在桂系舊軍人陸榮廷等掌握之中，而廣東督軍陳炳焜迫於正義及海軍堅決之聲威，不敢不表歡迎。省長朱慶瀾原係一極有思想之政治家，對孫文率護法艦隊至粵，極表歡迎。孫文伍廷芳程璧光抵埠時，朱慶瀾偕陳炳焜親至黃埔佇迎，開歡迎大會於黃埔公園。十九日，孫文電請國會議員依法擇地開會。是時，復辟黨方猖獗異常，日假溥儀名義，詔書亂下。國會議員之持正者咸間關赴粵，匝月之間，聚於廣州者得一百三十餘人。八月十八日，孫文與議員開聚餐會於黃埔公園，咸以段祺瑞雖討平復

辟，而任用罪魁——倪嗣冲，曹錕等；廢棄約法，實爲軍閥竊政。決定貫徹護法主張，組織政府，並對德宣戰。

二　護法政府之成立　八月十九日，國會議員在廣州發布通電，定二十五日開非常會議。屆期，非常會議開幕，討論組織政府事項。三十日議決「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十三條。九月一日，依照軍政府組織大綱開選舉會，出席議員九十一人。選舉結果：孫文得八十四票，當選爲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次日，繼續選出：陸榮廷（七十六票）唐繼堯（九十三票）爲元帥。先是，孫文疊電請黎元洪南下，不果，始有此非常之舉。九月十日，孫文就大元帥職。十八日，公布對德宣戰。於是，各省黨人紛紛舉義。孫文苦心孤詣，處桂系軍人嫉視滯行之環境，仍不顧艱險，努力奮鬥。依軍政府組織大綱組設：內務，財政，外交，交通，陸軍，海軍，等六部。任駐粵滇軍第一師師長張開儒爲陸軍總長，程璧光爲海軍總長。其餘：外長伍廷芳，內長孫洪伊，財長唐紹儀，交長胡漢民等，均經任定，分任職務，積極與北方軍閥奮鬥。惟以桂軍原非誠意護法，不過以要求不遂而藉此抗段；國會本身又因黨派紛爭，異常混亂；以致護法事業無由進展。

第二節　護法時期之軍事

一　湖南獨立　護法時期之軍事，其重大者，爲湘鄂陝三省獨立塵戰。湖南省長兼署督軍譚延闓於復辟之際，命湖南陸軍第二師長陳復初率兵進駐岳陽，並下全省動員令。段祺瑞復職後，即免譚之督軍職，任素以親段著稱之陸軍次長傅良佐（湖南乾縣人五年四月任陸次）爲湖南督軍。陳復初與傅良佐舊有忘年之誼，傅乃聯陳，率北洋第八師師長王汝賢，（原任師長李長泰陞京師步軍統領旋去職閒居）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所部入湘。譚延闓即交卸督軍，並棄省長離湘。瀕行時，任命營產經理處處長劉建藩爲零陵鎮守使。傅良佐入湘後，即改陳復初部爲中央第十七師，仍任陳爲師長，分派北軍駐防，擬次第消滅湘軍並觀時變。此段祺瑞之預定計劃也。時，黨人程潛已奉孫文密令至湘運動護法。湖南陸軍第一師步兵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浴凡）一方駐軍湘南—即聯絡劉建藩，並劉部江道區守備隊，於九月十八日，宣佈獨立。湖南第一旅旅長趙恢陽方丁艱在衡山原籍，林修梅聞道強之至衡陽。傅良佐即令湖南第一師步兵第一旅旅長李右文率部進攻。李部至衡山，團長宋鶴庚等全部投歸護法軍，李右文隻身遁走。湘軍聲勢大震，順流而下，將迫湘潭。傅良佐乃命北洋第八師第十七師（原湘軍第二師）

應戰。第八師步兵第十五旅旅長王汝勤〔王汝賢之弟〕第十七師步兵第三十四旅旅長朱澤黃〔原湘軍第二師第四旅旅長〕進兵湘鄉。，時湖南第一區守備隊司令吳劍學，第二區守備隊司令周偉於寶慶獨立，響應護法軍。朱澤黃以湘軍應戰，導北軍繼進，地理較熟。十月十七日，護法軍第二旅第四團團長廖家棟與朱澤黃部戰於永豐〔湘鄉縣屬〕鏖戰三小時，朱軍不支，廖家棟親自突陣，大破朱軍，進占永豐。十八日，續戰，北軍包抄廖部，朱軍自前面夾攻，廖部不支，退出永豐。復因援絕，直退衡山、陳復初親至前線督戰，護法軍因主將未定，指揮不一，應戰疏忽，連失衡山要隘。王汝勤直攻寶慶。二十一日，朱澤黃戰勝，入寶慶城，吳劍學退永州。廣州護法政府出兵援湘。並任命程潛為湘南〔非湖南〕總司令。陸榮廷任譚浩明為粵桂湘聯軍總司令，率第一軍沈鴻英，第一旅負克昭等部入湘。先是，段祺瑞命倪嗣沖調兵赴湘增援。倪嗣沖即令統領李傳業為援湘司令，率安武軍十營至湘、於十月十日，乘湘軍不備，攻入攸縣。斜出寶慶，將攻永州。粵桂軍至，首與倪軍遇，以散兵各個戰，大破安武軍，湘南各軍亦感各自為戰之非計，極力連結。二十日，林修梅率所部步兵三箇營，迫攻寶慶，吳劍學繼之，圍攻竟日，克之，王汝勤敗走，北軍被繳械者以千計。朱澤黃復感於湘人護法，歷令上仇視北軍之觀念，不肯作戰，士兵多携械南降，無法制止。趙恆惕指揮第一旅突攻朱軍，朱軍不戰自退，陳復初下『後退者斬』之命，亦無效。十一月八

日，桂軍至寶慶。十一日，湘桂軍聯合克衡陽。十二日，林修梅克衡山。十三日，湘軍急進跟追第八師之敗兵。湘潭醴陵民兵起應，包圍王汝勤部於株萍路線。北軍自白關舖退株洲，江道區守備隊以白刃突陣，攻入北軍陣線，陣形大亂，全軍潰亂。湘軍大勝，遂克湘潭。長距沙（省會）僅百里不足。十四日，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通電主和，蓋是時馮國璋與段祺瑞又釀府院之爭，裂痕又深，馮係直隸人，段係安徽人，各率所親之軍為後盾，直系，皖系，於是乎產生。范屬直系，此舉或謂受馮密令，雖未能證實，而其不利於皖系則彰著之事實也。傅良佐及代理湖南省長財政廳長周肇祥相偕出走。十五日，長沙各團體組織『湖南維持軍民兩政辦公處』，公推王汝賢范國璋維持秩序。按湘桂各軍越易家灣，經大托舖，直至南門外城南書院，將發妙高峯，福王墓，攻城，並擬由天鵝塘經旅壞街取南門；一面分兵急走西湖橋，截擊由小西門大西門水路逃走之北兵。各團體聞訊，推代表往謁劉建藩，並進王汝賢，范國璋願退出湘境之意，乃任令北軍退去。時湖南第一師之步兵第三旅旅長陳嘉祐始終未改編制，（歷編為中央第十七師步兵第三十三旅）且與湘軍通聲氣，自常德調省後，即按兵不動。至是，乃以第三旅名義（不稱第一師）告獨立，順流向下游追擊，朱澤黃部殘兵多歸之。

二　北軍南下

旋，段祺瑞因主戰失敗，同時，段所派之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失敗，蜀省形成獨

立。馮國璋一派之督軍曹錕李純王占元陳光遠〔時繼李純任贛督〕通電主和，段大受打擊，不得已而辭職。是爲馮段交惡之始，亦卽北洋軍閥分裂爲「直」「皖」二系之始徵也。馮國璋於段祺瑞辭職之後，任王士珍爲國務總理，竭力聯絡南方，圖敷衍和平，適江蘇留鄂第一師師長黎天才於荊襄一帶獨立。馮之和平主張，大受打擊。十二月三日，倪嗣冲張懷芝與曹錕會於天津，召集天津會議。遼吉江晉豫秦閩浙及熱察綏各省區，上海護軍使咸有代表出席，決議主戰，反對調和，並由各代表認定各該省區出兵數目，逼馮國璋下討伐令。十六日，參謀部陸軍部合組之參陸辦公處密電：『奉大元帥諭「派曹錕爲第一軍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軍司令，督率所部，向鄂出發」等因特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胡景翼在三原獨立，粵桂湘聯軍復克岳陽，將與黎天才會師。皖系將領迫馮宣戰益急。馮國璋乃於二十六日，隻身秘密南下，將與長江各將領有所商洽。結果，爲段系諸將所窺，於二十八日北還。三十日，下令任曹錕爲兩湖宣撫使，張敬堯爲攻鄂前敵總司令。魯軍之一部及奉軍第一師張景惠部與曹張所部咸南下。分攻湘鄂。

三　浙鄂自主之失敗

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浙軍之在寧波者，宣布獨立，旋卽取消。蓋其動機由於被迫圖存，初無具體之計劃與聯絡。故旋卽被逼而取銷，僅曇花一現，未有若何之軍事舉動。十

二月一日，駐荊州江蘇留鄂第一師師長黎天才，荊襄鎮守使兼湖北第一師師長石星川，組織靖國軍，當即自主。先是吳光新以長江上游警備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入蜀助川軍與陳軍戰。旋因川軍內訌，督軍周道剛失敗，吳光新部亦被逐出蜀。辭去查辦使職。十二月二十四日，吳部劉躍龍旅至宜昌。石星川令所部劉佐龍旅及收編之民軍石龍開金雀袞等部襲擊之。劉佐龍於正面布散兵綫，與吳部鏖戰。石龍開自左翼包抄，以散兵游擊。吳部北兵艱於山戰，且地理不熟，大敗。荊襄軍聲名大震。七年一月十日參陸兩部電令南下的軍及鄂軍急攻荊襄。鄂軍總司令石星川應戰。鏖戰數日，石部傷亡甚鉅。十九日，石部主力軍與南下北軍第三師互戰不和。是夜，鄂軍失防，被北軍擊破。二十六日，荊州失陷。石星川部多被王占元收編，黎天才部除被第三師及吳光新收編一部外，均潰散。石部李書城旅所屬團長容景芳營長夏斗寅率殘部千餘人走湘西入湘。荊襄自主遂告失敗。

四　北軍再入湘　當荊襄作戰之際，馮國璋任張懷芝為湘贛檢閱使，張即會同張敬堯南下。二月二十四日，經南京晤李純後，即赴南昌。時，王天縱在豫獨立被擊破，豫軍因爲籌防，未能抽調大部南下。三月十一日，湘軍總司令程潛率湘南游擊司令李仲麟部拂曉突攻。張敬堯原於是日施行總攻擊。第七師步兵第十三旅旅長吳新田當前敵。李仲麟爲湘軍驍將，身先士卒，大呼而進，所向披靡。桂軍沈

鴻英部自平江來會攻，遂克羊樓峒。該處爲湘鄂間第一險要。第七師退出後，擬守通城。適吳佩孚率所部第三師步兵第六旅至，加入前綫，湘南總司令程潛率第三旅陳嘉祐及李仲麟等部，併力抵禦，連戰三晝夜，傷亡枕藉。適粵桂軍生意見，前綫作戰不統一，陣綫漸不支。十六日，被北軍攻破戰綫，羊樓峒失守。十七日，岳陽陷落。湘桂粵各軍直退長沙。由岳至長數百里曾未一戰。聯軍總司令譚浩明但據長沙緊據政權，而不設防，遂一敗塗地。富庶之長沙爲散兵搶掠一空。聯軍直退衡陽。在湘西獨立之湘西鎭守使田應詔等則退出常德，據守湘西。吳佩孚率部跟追至衡山。馮國璋徇段系之意，以張敬堯爲湖南督軍。從此張吳交惡，吳佩孚遂不戰而與南軍和。

五　陝西之軍事

陝西督軍陳樹藩附段據陝，各軍對之咸有推翻之心。陝軍營長張義安，持之最力。陳知張將爲己患，監視極嚴。時，團長曾錫龍駐三原，受陳樹藩之密令監視張部，每藉事與張義安軍衝突。藉博陳樹藩歡心。張察其微，遂決定發難。且以嚴軍在三原恆有虐民之事，爲民除暴，尤軍隊之天職，遂暗與各方聯絡。陳樹藩知之，忽令張義安移駐富平，並令旅長曾紀寶駐三原，以防張變。因是形勢日急，張義安遂投袂而起。方張義安接陳樹藩調令移駐富平之命令後，自認一出三原，根據地動搖，必遭解散，故遷延不決。又恐遺陳樹藩藉抗令口實，遽行追擊，遂一面與三原縣知事要約，一面宣

布於七年一月十四日離原；而暗中布置軍隊，預備夜間激戰。十三日夜二時許，（即十四日晨）張义安揮派對各連排長兵士言曰：「陳樹藩既疑忌吾等，視吾等如仇讎，吾等當有決心自救救國，去此禍陝禍國之徒。」官兵聞之，憤氣填膺，誓效死戰。張义安見衆志已固，乃先令各連各具三原縣詳圖一幅，標明曾紀賢嚴錫龍二軍分駐地點，並兵數多少；當日秘下動員令，分頭進攻；第二連連長董振五暗襲南門，第四連連長朱同衢襲北門，教練官鄧寶三襲東門，各率二十餘人，任首衝衝鋒。西門張自任之。十五日午前一時，各隊同時出發，依計劃進攻，守城軍士於酣睡中聞槍礮聲，倉皇潰走，張义安遂集中軍隊，分攻曾紀賢旅部及嚴錫龍團部。並曾嚴及各官長公館。曾嚴軍隊皆於睡夢中驚醒，分途抵禦，人不及衣，馬不及鞍，倉卒夜戰，自難取勝。但人數衆多，亦未能一時撲滅，大戰遂起。十五日午間，山西街爲曾嚴二軍集中地，鹽店街有嚴軍三連，北城有嚴軍二連。張义安軍占山西街東西二口。鹽店街各要口亦均爲張义安軍所占。繼復登東門，自城俯射各要口。曾嚴各軍不能禦，竄入兩旁商店，張軍見之，挖牆穿孔，挑壞壘石，以爲掩蔽。曾嚴軍亦頑強抗至十六早，曹在耀得張义安起事信，立派黃祥生石象易馮青苑胡得甫馮欽哉等率馬步各軍應援，於是日下午至三原，胡景翼（陝軍團長同盟會黨員）在富平，又派斬伯倫，率馬隊一連先行，自率全團應援，與張义安軍合，大戰竟夜。十七日早九時，曾嚴軍降殺大半，餘均

越城逃竄，折肢壞體者不計其數，曾紀賢僅以身免，嚴錫龍不知下落，其弟某被殺。十二時，戰事告終，奪護機關槍三挺，大礮兩尊，步槍一千五百餘枝，子彈六萬餘發，馬百餘匹。三原遂爲護法軍所有。護法軍既占三原，遂開各部軍事緊急會議，舉定胡景翼曹世英爲『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總司令』，將所有軍隊，分編爲三大支隊，第一支隊曹世英自兼，除原部一旅外，附以耿直劉錫林二人所部，凡三千餘人，由永樂店涇陽塔底渡河，進攻西安之北門；第二支隊胡景翼兼任，除胡部原有軍隊外，並原駐乾州之豫藉民軍樊鍾秀軍隊，約三千人，由逕河咸陽進攻西安之西門；第三支隊以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鳳翔獨立之民軍郭堅高峻所部編成，約二千五百人，由交口渡河至臨渭，進攻西安之東門。其餘以四州方面之楊高等軍隊，牽制陳樹藩部王飛虎，使不能率兵援陳樹藩。以曹部李養初一營，衆寶雞口，截陳軍敗後之歸路。議定，遂於二十日陸續開拔。陳樹藩聞訊，雖分兵嚴守各隘，靖國軍已猛攻而入，陳樹藩軍節節退守。二十二日午前，將東西北三門團住，陳樹藩勢窮，急將軍力集中於鐘樓附近，鉅礮大礮，靖國軍以城牆掩護未受損。且以陳樹藩頑抗，攻撲愈猛。午後，城市火起者數處，陳樹藩愈恐，命以木槍灌火油，噴上鐘樓，舉火焚之。先令軍隊分守三門。一時火光大起，全城哭聲震地，鐘樓左右商店，焚燬殆盡。時城中乏食，南城守兵，潛謀作內應，以書告張义安，張急約會左翼前進，然因東路方面

司令衆多，號令不一，竟中奸人間謀，退兵河北，陳樹藩反攻，靖國軍功虧一簣，全軍大挫，張义安且因而陣亡。適于右任奉陸海軍大元帥孫文命令入秦，靖國軍復退走三原，咸戴于為總司令。軍政府大元帥乃特任于右任為陝西督軍，陝地民軍聞風歸附。七月一日豫境王天縱殘部及民軍皆隨黨人張鈁至秦加入。乃以張鈁為副司令。重振軍威，令胡景翼曹世英分兵兩翼經略各縣。轉戰數月，陝省版圖，半入靖國軍治下，聲勢極盛，為北方革命留光榮之一頁。迨至南方軍政府改組，直皖戰後，吳佩孚命閻相文馮玉祥入秦，于右任時已離陝，胡景翼乃忍辱以全實力，暫託吳佩孚旗幟下，編為陝軍第一師，以待機會。至十三年，始得行其志，而有國民軍革命之舉。

六　粵軍入閩

桂系之護法，原為借題圖私。軍政府成立，孫文力持正義，桂系頗心非之，遇事每多掣肘。大元帥府設於士敏土廠，粵督莫榮新竟謀不利於大元帥。孫文乃本大無畏精神，令陸軍總長張開儒率所部滇軍第一師，海軍總長程璧光率所部艦隊，嚴為戒備。六年十二月歲暮，陳炳焜莫榮新等陰謀益急。孫文乃移文切責並開罪之。桂系不悟，暗中布置，滇軍得密報，積極布防。孫文乃登軍艦，於七年一月三日，令軍艦發礮轟擊督軍署。廣州各團體出而調停，孫文持正不肯屈讓。桂系迫於正義，乃讓步示服從。孫文乃布置援湘援閩之軍事。先是，孫文早知馮國璋段祺瑞決不肯悔禍，計劃由閩出

浙，以取南京，顧無可用之兵。適廣東省長朱慶瀾以親軍二十營受陳炯明，數經曲折，卒由陳統帶〔詳見廣東軍事史〔節中〕〕孫文乃命陳攻閩，編所部為『援閩粵軍』，以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仲元〕許崇智佐之。黨人多入軍中，謀合力向外發展。且明知進則必為桂系所消滅，惟有前進求生，故作戰極猛烈。世人因斯役而謂陳炯明善戰，實則事勢使然，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非主將之智勇為之也。軍隊方出發，而桂系威迫孫文，一切皆被把持，惟私是圖，且護法事業已無成功之望。孫文灼知非以革命方法徹底改造不可，乃一面令援閩粵軍急進，速取根據地，一面向非常國會提出辭職書。〔五月四日〕時適桂軍林虎擊敗據在瓊崖之龍濟光部，〔龍隻身逃往北京〕桂系益橫恣，黨人更急於離粵。九日，援閩粵軍至閩粵邊境。十一日，與李厚基部接觸。鄧鏗任前敵指揮，以持久戰老閩軍，待其疲而突攻，白刃入敵陣，殺傷俘獲甚夥，李軍大敗。二十日，軍政府改組，孫文離粵，國會選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孫文，林葆懌，〔程璧光於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海珠被桂系軍人暗殺殞命〕陸榮廷，岑春煊七人為『政務總裁』，而以岑為之長〔孫文唐紹儀未就〕陳炯明等聞訊，益奮勵圖存。分兵兩翼撲攻漳州。許崇智鄧鏗分左右指揮猛攻，陳炯明任中路，兼程銳進，李厚基猝不及防，在前線之北籍閩軍第一旅大敗。粵軍連克永定上杭武平詔安雲霄等地，閩軍大潰。粵軍乘勝直攻漳州，擊破閩軍主力二混成旅，遂入漳州。但以廣州無接濟，不能進

展。六月北京政府任曹錕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張懷芝為援粵總司令，李厚基為「閩浙援粵軍總司令」而以調閩援粵之浙軍第一師師長童葆暄副之。二十六日，閩軍兵變，浙軍團長陳肇英與粵軍聯絡。浙軍無功。後童葆暄病死，浙軍回浙。粵軍駐漳經年，從事市政建設，頗有令譽。

第七章 直皖之戰

第一節 戰爭之動因

一 **直皖戰爭之遠因** 民國六年，馮國璋繼任總統，段祺瑞為總理。馮為直系首領，段則皖系領袖，因積不相能者。及就職後，以旨趣之各異，抵觸時鬧，傾軋亦因之愈甚。旋段祺瑞聯絡王揖唐等，迫馮國璋於十一月十日召集臨時參議院，舉王揖唐為議長，那彥圖副之，修改國會組織法，召集新國會。把持選舉，使同系多被選為議員，以造成一派專政局面。而其時段系要人徐樹錚復組織安福俱樂部，廣樹羽翼，以厚實力。又恐不足，仍藉口對德宣戰，組織西北邊防軍，以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至是段系勢力，乃日擴大，而直系之妬嫉，亦由是而愈深。七年九月一日，徐世昌以段派力量，由新國會舉為大

總統。」馮氏下野，直系全失其政治地位。然後此戰爭，已基因於是矣。

二 直皖戰爭之近因 當護法軍北伐時，段祺瑞欲以武力統一西南，遣隊南征，以曹錕〔直魯晉軍〕為第一路總司令，由保定南下駐漢口，吳佩孚副之，由湖北入湘。及南北停戰議和，吳佩孚即與南方各總裁通款，迭電指斥北京政府，謂其媚外求榮，喪失國體，蓋將啟釁於安福系也。九年三月十八日，直軍自湘撤防。四月九日，曹錕以追悼陣亡將士為名，召集各省代表於保定，組織八省聯盟。五月二十七日，吳佩孚率旅長蕭耀南張福來王承斌閻相文等過長沙，張敬堯陳師以待。三十一日吳佩孚分駐其兵於直豫各要地，以備不虞。時湘內空虛，南軍趙恆惕，乘勢陷衡陽長沙，張敬堯逃。政府以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為湘督，監視直軍行動。先是曹吳本反對安福系，欲推覆其勢力，至是益不能忍，乃借山東案件，先聯鄂督王占元，反抗當局。段祺瑞知曹吳終不為己用，遂迫徐世昌免其職，并組織定國軍，示武力對待意。直皖之戰，遂爆發而不可遏矣。

第二節 兩方之布置

一 直軍方面 吳佩孚駐衡州時，屢思撤防北上，及安福系勢力之未大擴而消滅之，九年三

月，吳北上，知事之必發，因分駐其軍於直豫各要地，備戰也。六月九日，張作霖入關，以調停爲名，實則與直系聯合。七月三日，曹錕李純張作霖宣佈徐樹錚罪惡，調兵攻北京。前隊駐涿縣琉璃河固安楊村一帶。吳佩孚爲直軍前敵總司令，王承斌副之，兼指揮中西兩路，沿京漢線進。曹錕爲東路總指揮，駐京奉路。七月十三日張作霖亦入關備戰。先是政府以吳光新爲湘督，監視直軍行動。曹錕懼其由京漢路進擾後方，因於六日命旅長馮玉祥由湘常德桃源退入鄂境以防之。

二　**皖軍方面**　段祺瑞之組編西北軍也，名雖籌邊，實以對直。及七月三日曹錕李純張作霖合電宣佈徐樹錚罪惡。段祺瑞遂改西北軍爲定國軍，（亦稱皖軍）幷於七月八日，通電聲討。而在南苑團河會議，以段芝貴爲前敵總司令，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爲前衛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向京漢路出發；陳文運爲中路指揮，往楊村固安；徐樹錚爲總參謀兼東路指揮，段自爲總司令。

第三節　戰時狀況及其結果

一　**戰時狀況**　七月十四日，兩軍開始在近畿接觸，戰鬥甚爲猛烈，激戰徹兩晝夜，互有損傷。時駐鄂馮玉祥吳光新亦交戰，十六日吳光新被捕，十五日東路徐樹錚所率西北軍，由張莊蔡村皇后

店進攻，擊敗曹瑛所率之直軍，越楊村，佔北滄。旋直軍反攻，悉收回其所失地。西路吳佩孚所率直軍，與邊防第一師曲同豐所部，大戰於涿州之北。旋奉軍來援。十八日，西路邊防軍大敗，涿州爲直奉聯軍所佔領。第十五師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三十旅旅長齊寶善，均向直軍投降。曲同豐亦以被擒順敵。邊防第三師師長陳文運，亦棄械潰散。於是三路之師，皆爲直軍所敗。二十三日，奉直聯軍，進駐南苑。其時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率師進駐康莊，與邊防軍西北軍，戰于居庸關附近，察軍勝，全部解除邊防及西北軍之武裝。直皖戰爭，至此乃告結束。

三　戰爭結果　當戰事未息前，段祺瑞以定國軍屢失利前方，曾於七月十九日，通電引咎自責；呈請罷免督辦邊防軍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並撤銷定國軍名義，以謝國人，蓋一欲藉此息戰，一不欲及見一敗塗地而後已也。及定國軍完全失敗，徐世昌即明令將督辦邊防事務署及西北軍名義一律撤銷，又嚴令懲辦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禍首。又解散安福系，通緝王揖唐，并令削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陸軍第九師師長）劉詢（陸軍第十五師師長）及謙威將軍張樹元諸人官職勳位。以故皖軍將領段芝貴徐樹錚馬良等均逃逸青島。直皖之爭，遂全告結束。初，段祺瑞之備戰也，以爲力可制敵。及張作霖入關調和，幾爲徐樹錚所懸陷，因陰與直系聯謀

合倒安福，局勢遂為之大變，而結果皖方終以失敗，亦當時之失計也；然而以雙方無限損失，徒為私人爭執而犧牲，所謂主張開國民會議，及解決歷年糾紛，卒未嘗發現。蓋野心家原無誠意謀國，其始之如是云云者，特假此以號召國人耳。

第八章　兩粵之役

第一節　粵軍回粵

一　軍政府改組與議和　陸榮廷等之改組軍政府也，其目的專在議和。蓋以之為對抗北京，要求權利之交換條件的工具耳。時，吳佩孚守衡山，湘軍困守湘南，程潛因係民黨，被桂系排去，譚延闓間關至衡永一帶，撫集湘軍，與吳暫時聯絡。鄂西之黎天才則因係滇人隨滇軍退往巴東。于右任在秦，道梗不通，孤軍獨拄。孫文乃主張移護法政府於滇，以圖貫澈主張。守正之議員頗贊成之，乃廣州軍政府大倡和議，以唐紹儀為總代表，至上海議和。復因南北各有內容，和議遷延不決。軍政府於此時期，僅卒一退據瓊崖之龍濟光，其他方面幾無軍事之可言。段祺瑞是時已復職，屢促吳佩孚進攻，吳按兵不

動，極口言和。終無戰事發生。及北方議和代表朱啟鈐辭職，段命王揖唐繼，南方代表拒絕之，和議乃告停頓。至直皖戰爭起，和議遂無形消滅。南方軍政府遂於此奄奄無生氣之狀態中，度其苟延殘喘之生活，直至粵軍回粵，始告消滅。

二　粵軍之攻粵

桂系原與直系勾結，直皖戰起，莫榮新即藉口攻閩，派兵入閩，欲消滅粵軍。陽則任陳炯明為援閩第一軍總司令，陰則勾結閩軍，約會夾攻，並以福建地盤餌海軍。先是，孫文屢遣廖仲凱，朱執信促陳炯明出師攻廣東，且許以經濟上之助力。陳猶豫不決。及莫榮新相迫甚急，乃於九年九月十六日在漳州公園誓師，回師討桂。先是，九月六日，黨人朱執信吳禮和運動廣州虎門礮臺兵宣布獨立。因臺兵內訌，朱執信身殉。廣州因此戒備甚嚴。粵軍回師，勢須急進，否則難操勝算。乃與李厚基約，以閩南交李收回，不得與任何方面相約而襲粵軍之後。李承認，且接濟粵軍軍費。粵軍乃分三路出發。第二軍許崇智担任右翼，由永定上杭進攻大埔松口等地，肅清韓江上游，以梅縣（即嘉應）興寧為目的；第一軍葉舉一部任中路，由小溪攻饒平平原而出高陂。第一軍之另一部，由鄧鏗指揮（此部後為粵軍第一師）任左翼與中路會合肅清韓江下游，以汕頭為目的。黨人鄒魯姚爾平等以「義勇軍」名義，派蔣光鼐譚啟秀林肯等去潮梅一帶，聯絡劉志陸之部隊為內應。十九日，克大埔。二十二日，至韓江

上游。十月六日連克湖梅。乃以第二軍加入一支隊，為右翼，由興寧攻惠州，以清東江兩岸之敵。桂軍莫榮新急調沈鴻英林虎等部往東江堵截，粵軍連敗桂軍精銳莫正聽盧炎山江永隆劉達慶沈鴻英馬濟林虎等部。滇軍李根源指揮，至前綫而不肯力戰。連克東江各要隘。二十二日，大戰於河源。粵軍歸心與恨心交崇，勇氣百倍，不待官長指揮，咸鼓譟衝鋒而進。桂軍大潰。粵省內民軍黃明堂陳繼堯周之貞等紛起響應，共數十起。廿四日，省會警察廳廳長魏邦平，及福軍總司令李福林在省城對岸之河南〔非豫省〕獨立。凡內河及廣三鐵路皆經據守，粵軍前鋒直撲廣州。桂軍被困於危城之中。岑春煊知事不可為，乃於十月二十四日，以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孫伍及二唐辭不就乃選溫及劉顯世補缺後數劉亦未就過名義〕通電解除軍政府職務，紛紛逃走。二十六夜，莫榮新率殘兵退出廣州，繞道往桂。粵軍入城，全省次第底定。時，孫文等所組織準備移滇之軍政府駐滬辦事處，委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及督軍，而以陳兼粵軍總司令。軍政府移雲南之議遂中止。孫文伍廷芳唐紹儀各總裁回廣州恢復軍政府，否認岑陸非法撤銷之通電。當即組織政府各部。除外交部長伍廷芳，司法部長徐謙，參謀部長李烈鈞，即行復職外，任孫文為內政部長，唐繼堯為交通部長，陳炯明為陸軍部長，唐紹儀為財政部長。唐繼堯未到任以前，由王伯羣署理，李烈鈞出差，以次長蔣尊簋代理，以馬君武為軍政府秘書廳廳長。

第二節　定桂之役

一　正式政府之組織與出師攻桂

時，北方已組新國會，選清室太傅袁世凱第一親臣徐世昌為大總統，對外借款，締約賣國，惟所欲為。孫文以為正式政府之組織，名正言順，刻不容緩。識時之士，多贊成之。惟聯省自治派，如雲南唐繼堯、湖南趙恆惕、浙江盧永祥及一小部分議員如褚輔成等表示反對。陳炯明時亦倡聯治，欲圖據地自雄，故亦不贊同此項主張。其部下葉舉、洪兆麟且有不穩消息。卒以第二軍許崇智及第一師鄧鏗等部鎮攝維持，陳部乃未敢動。四月七日，國會正式開會，選舉大總統。孫文得票過半數，當選。十日，國會通告中外。五月五日，孫文宣誓就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於廣州，市民開會歡祝，到數十萬人，為空前之盛舉。政府組織，除任湯廷光為海軍部長，陳炯明兼內務部長，伍廷芳兼財政部長外，無變動。馬君武改任大總統府秘書長。正式政府既組成，乃謀貫澈主張，出師北伐。惟以粵軍回粵以後，北京之徐世昌無時不夢想消滅南方政府，廣西之陸廷榮尤無時不思再據廣東為其「殖民地」。因而互相勾結，亟圖廣東。桂將劉震寰抱志向義，密報於政府。孫文乃決計先平桂，以除內顧之憂。乃陳炯明不欲，意擬聯桂而敷衍北方，圖為地方之雄長，故視政府為贅疣，對北伐大計，多所阻

撓。孫文爲救國事急，強忍而與之商定：但接濟餉彈，由大總統親征，勝則除患，且卽北伐，敗則決不退回，與陳無與。陳敭應諾，而中心另有所謀。

二　平定廣西

時，桂軍已分數路大舉侵粵，楊永泰且在高州運動軍隊變叛，其勢甚銳。北江南路均被迫甚急。西江中路則幸有劉震寰當其衝，未被侵入。孫文以大總統兼陸海軍大元帥，率粵滇黔各軍，親征入桂。命陳炯明出駐肇慶爲聲援，李烈鈞統滇軍贛軍，谷正倫率黔軍，撲攻桂林，並約湘軍會攻。（湘趙恆惕未應）陸榮廷使韋榮昌林虎以重兵堅守梧州。蓋梧爲桂省咽喉門戶，且財富之源，故特別重視，並以之爲攻粵之根據，擬建瓴而下，取直廣州。六月二十六日，劉震寰聞大總統已出師，卽令所部一旅，輕裝疾走，由雙木襲取梧州，一面親自用電話僞報軍情，謂粵軍分若干路襲圍梧州。使韋等四面迎敵，而獨不及自己所派由雙木前往之一路。韋林等果中計，傾衆而出，四面迎敵。劉震寰乃疾趨突擊，直入梧州。林虎等大驚，輜重盡失，倉皇逃遁，全軍盡散。陳炳焜聞訊，率重兵來援，遇劉震寰導許崇智軍至，迎頭痛擊，陳炳焜大敗。桂將沈鴻英秦步徵等見梧州已失，大勢已去，皆投降自保。六月底，滇軍克柳州，陸榮廷之勢益危。七月初，連戰皆敗，退守南寧。粵軍直薄城下。陸榮廷於十四日逃走。十五日，克南寧，大總統任命馬君武（桂人）爲廣西省長，劉鎭寰爲桂軍第一師師長。八月二十一日，粵軍滇軍程潛部

新編湘軍李烈鈞所部贛軍會攻桂林，占領之。遂經略各縣。陸榮廷變身走安南。桂軍非降卽散。至九月三十日，克龍州，而全桂底定。

第九章　湘鄂戰爭

第一節　戰爭之動因

一　鄂人驅王之影響　鄂省自武宜刼後，人民深恨王占元之縱兵殃民，曾由旅京津鄂人，在虎坊橋湖廣會館開救亡大會，推定李繼膺甘鵬雲等十一人向政府請願，乞罷王占元職不獲許。旋湖北十一府州代表李善謙王文錦等，復由殷鴻壽偕往國務院，向總理靳雲鵬陳述意見。靳以易督不易，繼任亦難其人爲答，大失請願者望。鄂省人士，知事之解決不能求助於政府也，於是不惜破壞出其最後手段，乞援於鄰。

湘鄂爲接壤之鄰省，關係密切，而趙恒惕部尉宋鶴庚魯滌平，對於湖北，素抱雄心，久欲據而有之。鄂人旣恨王剌骨，又不得政府之具體解決，乃以鄰省名義，派代表赴湘，請兵平亂。由是夏斗寅有編

師回鄂之舉，而督宋以有利于己亦助之。然其時湘承禍亂之餘，又桂事猶懸未解，自顧不暇，遑及其他，故於援鄂請求，尙無絕對應允。

二　**環境之迫成**　援鄂消息傳後，王占元恐釀成變亂，極意交歡於鄰封各省；幷以種種利益，許給川湘，以冀暗泯攻鄂擬議；而川湘攻鄂之說，遂漸沈寂無聞。王乃更進一步，倡爲川湘滇黔桂鄂贛七省大聯防，開統一會議於武昌，協商南北重要問題。果得各省贊同。而貴州前督軍劉顯世亦由湘來鄂，共協大舉。乃未及開幕，忽傳桂林失守。桂代表林虎匆遽離鄂。湘趙因是大變方針，召回其代表王斌。蓋將出師援鄂也。先是鄂人雖屢乞於湘，又得湘中將領同意。而趙恒惕以格於感情，又隱懼桂系，故猶不敢輕舉。至是兩廣形勢既迥非前比，則湘省萬難模稜。且出師不惟有擴大勢力希望，更可免粵來攻。而其時鄂人孔庚蔣作賓，適聯袂入湘，極力慫慂。湘趙鑒於形勢之已然，知難坐視，乃假開歡迎蔣作賓大會爲名，召集湘軍營長以上軍官，赴總部會議。結果，多數贊成援鄂。

第二節　湘鄂兩方之佈置

一　**湘軍之進行計劃**　此次湘軍援鄂，其出發軍隊，業經派定者，爲第一第二兩師，及第一第

八兩混成旅，亦分三路進攻：正面由岳陽臨湘，以攻蒲圻等屬，以鄂軍團爲先鋒隊，鄂司令夏斗寅爲先鋒司令官率隊先進。第一二師繼之；右由平江以攻通城，由第一混成旅担任，即以旅長葉開鑫爲指揮；左路由澧縣以攻公安松滋，以第八混成旅担任，即以旅長唐榮陽爲指揮。至三路總指揮，則爲第二師師長魯滌平，援鄂總司令則爲第一師師長宋鶴庚。惟時內部空虛，且湘西匪氛甚熾；李烈鈞所部，又未完全退出，以故南路之衡陽以第三旅開赴桂邊，決由第四旅填駐；西路之常德以一師及八旅各軍已編爲援鄂軍，亦概由沅陵鎮守使蔡鉅猷派兵填駐。此當時軍隊調遣之大概也。

二　鄂軍之佈防　湘軍援鄂軍隊，先以一旅集中於路口舖，距離鄂境羊樓司僅一五里牌車站，并派人在五里牌察看駐軍地點。其大批軍隊則由岳州出發，即以五里牌爲大本營。王占元聞此警耗，亟召集緊急會議。決一面電知中央及各省，聲明湘省違約經過，一面派軍前往防堵。散議後，除即電蒲通鎮守使劉躍龍，將所屬蒲圻通城監利石首嘉魚劃爲警備區域派軍嚴堵勿令湘軍侵入外，又派孫傳芳所部第十八師步兵一團，砲隊一營，寇英傑所部第二旅步兵第四團全部，砲兵一營，機關槍一連，開往蒲圻羊樓司一帶禦敵；又以水路防務，亦形重要，特令停泊鮎魚套之砲艦魚雷艇各二艘，駛往白螺磯上游，協同防堵；又自楚王台起出山砲榴彈甚多，運往前敵各方應用。而湘鄂兩方之戰機，於是

發動矣。

第三節　湘鄂戰況

一　羊樓司之役　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午前三時，鄂自治軍司令官夏斗寅所部，由路口鋪五里牌出發進攻鄂境羊樓司。即與鄂軍在羊樓司以北約六華里某地接觸。約兩小時，夏軍進前三里，誤觸地雷，轟斃百餘人，而仍奮勇前進，激戰甚久，鄂軍力漸不支，紛紛後退。夏軍即進拔羊樓司要隘，該站站長魏伯衡及鄂軍兵站，當移駐羊樓司後方。是役鄂軍死傷約五六百人，損失軍用品亦夥。而夏軍死亡者，亦頗不少。時在七月卅一日。

二　趙李橋之役　夏斗寅於攻拔羊樓司之明日，即又向前猛進。惟時鄂軍團長潘守楨奮勇敢善戰，故湘軍連戰不得逞。後潘守楨以天氣炎熱，不便作戰，又南風勢勁，每發彈非難于命中，則不能及遠，因定計深夜襲攻，意在一舉蕩平。不料事為鄂人所知，以恨王占元故，洩其事於夏斗寅，夏遂嚴陣以待。潘軍至，湘軍佯敗十里，及至朱鶴鎮，左右伏兵齊出，潘中流彈斃命，兵士死三百餘人，其餘繳械投降。鄂軍受此大挫，遂退走八十里。羊樓司險要已失，趙李橋亦不能守，鄂軍大本營，遂麕集於蒲圻縣城

矣。原此次湘軍致勝,其因有三:一 諸軍芒鞋斗笠,取廣西軍裝束,頗得輕便利益;二 連日南風大作,湘軍每發彈中敵者頗多;三 湘軍敢於猛進,雖手臂斷折,銳氣不稍餒。然湘軍之死亡者,亦共達千餘名。

三　進行中之雙方軍事變化

鄂軍第一防綫被衝動後,孫傳芳電省,略謂:「天氣酷暑,我軍水土不服,死亡枕藉,兼以南風過大,禦敵頗感困難,特令退出羊樓司待命,請速派隊前來助戰。……」王占元得此警耗,大爲憤怒,即欲將孫傳芳調回,護理督篆,親赴蒲圻前綫。嗣以人多阻勸乃止。比晚,即電令第十八師師長孫傳芳爲新嘉蒲通警備總司令,蒲通鎮守使劉躍龍爲左路司令,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王都慶爲右路司令,第二師第四旅長張俊峯爲後路司令,第二師第八團團長穆恩棠爲游擊總司令,幷令前綫各軍,一律改取攻勢。

湘軍援鄂,原定自岳臨進攻蒲圻爲中路,以駐湘鄂軍團爲先鋒,並湘軍一二兩師之各一部分担任之;自平江進攻通城爲右翼,以第一混成旅率同鐵道警備擔任之;自澧縣進攻荊沙爲左翼,以一師騎團及第八混成旅擔任之。自八月三十日後,於三路略有變更,除右翼仍舊外,左翼則令其暫取守勢,而將中路分爲二支:一出臨湘沿鐵路進行者爲中路,以劉鉶及鄒序彬兩旅擔任之;一出臨湘沿江而下者爲左翼,以唐生智賀耀祖兩旅擔任之。

四　趙李橋之失守與克復

湘鄂軍隊，自七月二十九日在羊樓司接觸後，激戰四晝夜，雙方兵力，均疲頓萬狀。二日，即行休息。三日午，鄂軍方面，加入近畿二師三旅六團全部生力軍；湘軍前方，亦增加兵力，故續行接戰。是時湘軍槍枝缺乏，每五人僅有鎗二枝，加以大雨之後，北風頗勁，作戰不易，而孫傳芳則督隊猛進，并斬退後營長郭某一人，徇于三軍。以故激戰數小時，卒敗湘軍。收回趙李橋霸王山等要隘。而湘軍則退扼羊樓司待援。五日，雙方復行開火，湘軍由總指揮宋鶴庚親在羊樓司督隊進攻；夏斗寅亦親冒矢石，在前指揮，士氣百倍。近畿第十八師殘部，此時均成強弩之末，雖有趙李橋高山險隘，與精利鎗礮，亦不耐攻擊，即行退走。是役湘軍進追數十里，前所失地，均被恢復。鄂軍退至茶庵嶺，扼險死守。因該處駐有靳雲鶚所部第八混成旅全部，故湘軍未敢即進。然其頭道防綫已迫近蒲圻矣。

五　進攻蒲圻之役

鄂軍既退茶庵嶺，湘軍復乘戰勝之威，率隊攻之。適大雨滂沱，路滑泥濘，北軍步履殊不便，又不諳地勢，以故大挫，棄茶庵嶺而走。是日宋鶴庚所部之第一團團長鄭鴻海，率領全部，亦向北軍第一旅孟昭月挑戰；孟旅長當命第二團團長陳煊愷，以砲兵一連，在茶庵嶺附近荊港舖韓家山等處迎戰，約二小時，北軍不支，團附顧擧志死焉；孟聞該團失利，又加派第一團二營，前往協助；湘方鄒團亦猛力抵禦。已而，夏司令斗寅所部第二梯團之第三營營長杜啓榮，率隊向北軍東路要

寨晉峯嶺，繞道金鏝腦，奔攻陳閣之根據地，戰二小時。北軍砲兵連長翟連輝先遁，所有砲兵亦棄械逃。南軍乘勝追擊，多所俘獲。時陳閣所部見砲兵敗退，亦無鬥志，節節反卻。荊港舖韓家山遂爲湘軍所占領。是時蒲圻北軍前敵西路要衆紫金山亦爲宋鶴庚所部關健仁營所攻奪。駐守該地之劉羅龍之補充三營，悉遠潰，死者亦過半數，七日下午三時，夏斗寅入蒲圻。

六　汀泗橋之役　蒲圻失後，湘軍中路左翼又連陷沔陽嘉魚。北軍守將，第二十一混成旅王都慶所部，退至離省六十里之金口。至是中路鄂軍，已成不可收拾之勢。而夏斗寅率師迫之，又勝于中伙舖。北軍退守汀泗橋。時是地已爲鄂軍之第一防綫，由靳雲鶚所部駐守，待援集後再取攻勢。當南軍渡江時，值水漲溢；而北岸軍隊麕集，槍砲林立，極難得手。因繞道上游，令金華袞所部，各持白刃浮河而渡。北軍望見，開砲轟擊。夏斗寅復率敢死隊隨後助戰，前仆後繼，卒登彼岸。是役計奪機關砲四尊，而軍隊之死者亦甚多。北軍以勢不支，退駐離該橋五里，以待援兵。計汀泗橋距武昌僅五十餘英里，且平坦無險，實無再戰之餘地。惟是時湘軍既已疲憊，援鄂之直軍又源源而來，以故不能一鼓而蕩平武漢。且由湘鄂戰爭忽變而爲湘直之對壘。

七　右翼及左翼之戰況　先是湘軍左翼，原取三路並舉計劃，旋於三十日後，忽變方針，暫取

守勢。以故八月初，尙無激烈戰事。未幾孔庚唐榮陽等以中路節節勝利，亦由牛浪湖進攻公安；時公安駐有重兵，戰輒不利，乃改由華容縣屬焦山，以迫石首縣屬之調弦口，轉戰二日，下之。旋又退據塔市驛，扼河而守。北軍第八師長王汝賢聞之，即派兵一團，助防石首。久之，王軍漸不支。而時駐宜昌之趙榮華部，以被川軍牽制，亦不能下駛救應，故王汝賢於此時，惟有乞援之一途。乃南軍乘其戰勝之威，復進擊公安石首二縣，連陷之，益進窺沙市。及直軍雲集鄂渚，佯倡和議，左翼之兵，乃暫守不攻矣。右路崇通方面，湘軍以金華袞作前鋒，葉開鑫爲後應。蒲通鎭守使劉躍龍，初尙竭力抵抗，嗣因士卒畏戰，漸形不敵，通城要隘之新店，忽被湘軍佔領。八月四日，葉開鑫率所部親冒矢石，揮軍猛進，劇戰竟日，乃將通城完全佔領。未幾通山崇陽二縣，亦悉被湘軍攻陷。崇通鎭守使劉躍龍所部之第二混成旅，死傷潰散殆盡。八日劉攜殘部百餘人返武昌，王占元即令其仍回咸寧，收拾殘部。然已難再振矣。

第四節　戰爭之結果

一　**王占元之免職**　此次之戰，始由鄂人乞援於湘，繼以環境之影響，迫趙非出兵不可，而卒演成此勞民傷財之軍閥互鬥。於鄂人方面，雖達到驅王目的，然王去蕭來，猶是以暴易暴，所謂奪政權

于軍閥而遺諸人民者，亦一時之空想耳。始湘趙以八萬兵力，進窺鄂境，王占元固知不敵，因請援於直系之曹錕吳佩孚，曹初頗欲予以援應，乃繼見其節節失利，知其必爲湘軍所敗也，於是遽變其援鄂初衷爲取而代之之私意，方是時，直系之蕭耀南亦鄂人也，因受利己心之衝動，復從而慫恿之。故曹吳雖遣軍赴鄂，陽言共濟，實則伺隙鄂渚，以覘其敗。而鄂軍之終不克自振者，亦由此也。王占元既以前敵失敗，知大勢已去，且深悉蕭耀南南下之意，乃於歌漁兩日，迭電辭職，政府許之，八月十一日，王占元離漢。湘鄂戰爭，雖暫告結果，而湘直之戰又開始矣。

二　吳佩孚之南下

吳佩孚自戰勝皖軍後，即分駐其兵於京漢綫，意蓋有所圖也。始王占元以上年省長問題，曾與湯薌銘諸人，奔走保定，乞助於曹錕。曹遂迭電王勸其允許鄂人治鄂。自是而王於直軍之在鄂者，如芒刺在背，對于曹吳，直視爲敵性。故此次戰起，王致政府電，謂政府派遣援軍，宜從豫奉兩省指撥，不必派吳佩孚赴援。是王之反對直系，已形諸墨楮，不得僅謂爲暗潮矣。此吳佩孚南下之間接一因也。及政府鑒于豫無能戰之兵，奉又鞭長莫及，不得已商請於直曹；而直隸之保定會議，又以司令人物屬之蕭耀南，於是吳佩孚之南下，乃有名可藉，而由此更釀成吳氏平湘征川之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亦可見軍閥時代之變局奇離也。

第五節　吳佩孚二次南下之戰

一　湘直之戰　自湘鄂戰事發生，保定方面，卽連開會議，僉謂此次鄂省變動，與北洋全局有絕大關繫，決定救援。共分五路出兵：靳雲鶚所部一混成旅爲第一路，蕭耀南之二十五師爲二路，第三路則爲宏威軍趙傑之一混成旅，第四路爲魯軍之張克瑤一旅，第五路爲吳佩孚所統之第三師全部。至前方統轄四路之總司令，仍先以蕭耀南充任，藉一事權。並檄調直隸方面之董政國旅王承斌旅，駐守洛鄭兩方，以固後壘，又先以靳雲鶚之第八混成旅赴漢口，以觀勝負。再派蕭耀南率隊入鄂，卽以軍務幫辦名義代王占元。八月四日前，第八混成旅，已有一部開向中路二十五師分駐武漢，西上水行者，亦至金口。及鄂軍總退潰後，則其第一防綫（汀泗橋）爲靳雲鶚所代守，第二防綫（咸寧縣）爲趙傑所部一旅駐防之，第三防綫（賀勝橋）爲蕭耀南所部之九十七，八九，三團所分駐。至此前方形勢，已一變而爲湘直軍之對峙矣。至八月十二日，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之使命，節鉞蒞漢，是日京漢路共到兵車十八次，所運軍隊，幾達三萬。蓋卽第三師之九十兩團，礮兵一團，輜重一營，又第二十四師及魯軍一混成旅等隊。由橋口至劉家廟，駐屯達二十里，大有會師漢武直搗長沙之槪。先是八月十日，湘直軍曾小

接觸于汀泗橋。是役中伏鋪湘軍分三路進攻：左右兩路，晁水而進，以大隊衝敵中壘，靳旅勢不支，紛紛卻退，輜重爲湘軍所得。旋經雙方軍官制止，戰乃罷。自吳佩孚抵武昌後，陽稱和平解決，實則積極備戰。于是衝突乃大作。約自二十前一二日起，前方即有戰事。惟是時湘軍之在前敵者人數雖達四萬，而槍枝則甚缺乏；又以強弩之末，與生力軍敵，終非易事；以故節節失利。至二十七日，岳州遂失陷。九月一日，南北和議成，戰事乃告結果。

二　蜀直之戰　十年五月十一日，四川之川滇兩不睦，川人反對唐繼堯及熊克武，舉劉湘爲川軍總司令，兼省長。熊以不敵，退出成都。於是政府以平川亂爲名，遣劉存厚入川，聯絡熊克武，進佔成都重慶。劉湘反對政府及劉熊，九月七日，以但懋辛等攻宜昌。是時吳佩孚以湘事既平，川局亦應解決，遂移師西上。初與川軍戰於宜昌，川軍敗，再返攻，亦失利，退走南沱。十月十一日，川軍全部退出鄂境。至是吳與川軍總司令劉湘，湘軍總司令趙恒惕，議和成功，吳佩孚二次征南，斯告結束。

第十章 奉直第一次戰爭

第一節 戰爭之原因

一 **戰爭之遠因** 始吳佩孚駐湖南時，即已不安偏裨之任，嘗結納趙恒惕，牽制張敬堯；又輒假事電斥中央或指摘國會爲政類，其頭角嶄露，固有由也。及安福專政，紊亂國紀，假以討伐之名，一戰果克，聲名事業，遂定後此吳佩孚虎視鷹瞵之概，武力統一之謀。故奉直之戰，原於直吳者，在其武力政策下，初不欲有第二人與之並立，而於奉張有撻伐之必要也。今更析言其故：一，保定會議之主張各殊，保定會議，直主激烈，奉主和平，然其結果，安福系終至解散，徐樹錚王揖唐均下令免職，此皆張作霖之不快於心者。而吳佩孚以列席下位者，力爭而必行之。二，北倉戰時，奉軍雖擁兩師之衆，然皆作壁上觀，及皖軍敗退，乃從容席捲其輜重，滿載出關，人勞我得，幾啟當時轉爲反門之舉。三，當十年王占元以運動四省聯盟入京時，張作霖已與王結納，欲因之伸其勢力於東南，而湘鄂之戰，鄂省竟爲直系不勞而得，中斷奉張之豪想。凡此皆忌之所由積，怨之所由深也。其破裂固亦宜矣。

二　戰爭之近因　初，張作霖雖忌吳佩孚，而猶以後起者不足爲，頗易視之，故僅使胥銀羈制其行動，及審其所懷叵測，誠吾敵也，乃結好南方，互訂密約，以共蹙吳佩孚爲謀。風聲所傳，南北政局因之大變，卒北伐未成，直奉先已決裂，此其因一也。且時奉張鑒於長江黃河流域間，直系勢力爲多，亦思分遣部屬，割據中原。故交好張勳，三次電保，薦任蘇皖贛巡閱使，事雖爲直系所擠，而奉固益不自安。此其因二也。安福之交惡于直系，誠有不解之怨，而梁士詒組閣後，忽於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貴曲同豐諸人罪，張作霖復悉收而用之，以爲軍事顧問。此所謂用人之仇，以與其人抗，直雖不欲戰，亦不能自已，此其因三也。梁士詒帝制餘孽，素爲洛吳所反對，奉張以抑制直軍餉糈爲謀，擁爲內閣，不惜增怨仇讎，卒使吳佩孚歌漁電發，莫可遏抑，奉張亦假名吳佩孚抗命中央，稱師關內，至是鋒鏑待觸，雖調和派極力斡旋，亦無及矣，此其因四也。其他如舊交通系葉恭綽張弧輩之離間其間，亦未嘗非構戰之由。要之，奉直之戰，原不待激而後成，其不兩立者，慾之未厭，所爭者同。

第二節　直奉戰前之佈置

一　雙方之準備　初奉軍沿京津津浦兩路駐兵，南北延長及千餘里。蓋將聯結張文生以侵

河南。故直軍亦亟佈防臨海路，以備不虞。旋奉張以兵力散漫，於戰略最為不利，乃縮短防綫，專厚實力於馬廠等地。於是直軍之佈置，亦隨之而變。今試分述之。

二　直方之佈置　直軍之大本營駐保定，分左右兩翼及中路以應奉軍。右翼指揮者為王承斌張國鎔，駐軍於任邱大城之間，以禦奉軍東路。張國鎔之二十六師，閻治堂二十師之一部；王承斌師之一部，及張克瑤之數混成旅屬之。左翼為孫岳彭壽莘駐軍於琉璃河良鄉之間，以禦奉軍西路。馮玉祥之十一師，二十三師之一部，第三師之一部，及孫岳等之兩混成旅屬之。中路總司令則吳佩孚自任之，駐涿縣，其軍隊則集中于固安霸州。張福來之二十四師，吳佩孚三師之一部，及董政國等之三混成旅屬之。此直方佈置之大概也。

三　奉方之佈置　奉軍之大本營駐天津之東軍糧城，總司令張作霖即停節於此，以火車為行轅。其編制方法分二路，六梯隊：東路（即京奉津浦兩綫）共三梯隊，第一梯隊長張作相，（即二十七師師長）本隊由二十七師全部組織之；第二梯隊長張學良，（暫編奉天第三旅旅長）本隊由第三第四混成旅合併組織之；第三梯隊長李景林，（即奉天第七師師長）本隊由第七第八兩師合併組織之。西路，（即京漢綫）共三梯隊；第一隊長張景惠（熱河都統暫編奉天陸軍第一師師長）本隊由一師全部組織之；第二隊長鄒芬，

本隊由十六師之一部，與奉天第六混成旅組織之；第三隊長鄒殿陞（奉天第二混成旅旅長）本隊由奉天第二混成旅與第九混成旅組織之。至於兩路副司令則爲孫烈臣，參謀長則屬之楊宇霆。其第一路前鋒總司令則以東路第一隊長張作相充之，駐次安縣，分守永清固安一帶；第二路總司令，則以東路第二隊長張學良充之，駐楊柳青一帶；第三路司令則以東路第三隊長李景林充之，駐靜海；統歸張作霖直接指揮。

第三節　奉直兩軍之比較

一　**軍實地位之比較**　奉天在軍事上有較直方略占優勢者：以軍實言，餉糈則有奉吉黑三省之接濟，而熱綏察之三特別區域亦可應其需求，不致缺乏；至若軍械，則奉富而有歷年之積蓄，係就購自日本者論，已爲數不少。直軍則不然，其軍餉之所自取給，惟限乎豫直兩省及京漢路之收入；又以戰事頻仍，財竭力盡，更無素蓄，略濟萬一；雖漢陽鞏縣所製槍砲，及購自義國與俄黨者，強能支持數月，而餉糈不給，未嘗不使軍心渙散，以至於敗。此當時奉張之所以利緩，而洛吳利速也。以地勢言：張之奉吉黑熱河綏遠察哈爾，千里相接，聲氣易通，又遙隔內部，人所不爭，即不幸而敗，猶能據山海關以守，保

其舊有，非似曹吳之中處直豫湖北，進雖可戰，而退不可守者。故以當時之地位軍實較，奉張實立不敗之地。而不然者，以人才差遜耳。

二　將士之比較　奉方兵多而不可用，將怯而不可使，張作霖常形之言詞，引以為憂，蓋當時奉系軍隊，雖數達三十萬以上，而能戰者則不過三五師。舍張作相之二十七師，汲金純之二十八師，吳俊陞之二十九師，張景惠之暫編第一師，及張學良之衛隊混成旅之數部外，餘如鮑德山，宋子揚，牛永剛，齊占九，趙思臻所統率，均非能戰之軍。直系之得力者，則有吳佩孚之第三師，王承斌之第二十三師，張福來之第二十四師，馮玉祥之第十一師，閻治堂之第二十師，蕭耀南之第二十五師及靳雲鶚之第八混成旅，張克瑤之警軍第一旅。此皆轉戰於湘鄂川陝，訓練有素，戰陣曾經者。又其上級官佐，於戰術軍略，亦遠勝於奉系。故以十萬之衆，對十二萬足食足械之兵，亦若摧朽也。

第四節　戰爭之狀況

一　東路之戰　此次戰爭，總直奉兵額，實達二十二萬，戰線亦極延長。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奉軍闞朝璽（東路司令）之一部，由馬廠將沿津浦路至徐州直軍二十六師（張國鎔師）逆之，經一時，

均略有損傷，旋奉軍退去。直軍遂毀滄州唐官屯間鐵路十七英里。二十六日，直主將吳佩孚，以奉軍累次挑戰，下攻擊令。王承斌命張國鎔與奉軍第七旅一二兩團及第一旅騎炮各營戰于姚馬渡。歷三時之久，互有傷亡。二十七日黎明，兩軍繼續作戰，相持至日中，國鎔調二十三師之一部，冒死衝鋒，自率大隊繼之。奉軍敗退十餘里。直軍奪大礮一，快槍數百。傍晚復進，攻靜海之西南。激戰終夜，旋直軍陣綫，為馬隊衝破，退大城。死亡頗多。二十八日晨，奉軍迫大城，以團長穆某中彈，另調三四兩梯隊環攻之。直軍二十六師援兵亦至，戰甚劇。至二十九日午刻，奉軍張作相統率衛隊旅四營及第四混成旅一團，攻直二十六師之後；復調第三混成旅助戰，及至運河，復用衝鋒前進，直軍不敵，紛紛向任邱退。李景林趨軍至，奉見直軍，恐有他故，遂退。及騎兵繼至，地雷大發，死傷幾盡。張作霖聞之，遂下令以後與直軍戰，宜半追半守，以避意外。三十日上午，奉軍得李景林生力軍萬餘人，以機關槍為前導，馬隊次之，步隊又次之，進攻任休；直軍馬隊怯戰，始小挫。嗣王承斌援軍至，猛力抵禦，大敗奉軍乘勝追擊，于下午四時，佔領大城白洋橋。五月一日上午，王承斌自將精銳與奉軍對戰于姚馬渡白洋橋等處，激戰凡九次，至下午三時，始擊破奉軍，進克大城縣。是役奉軍被俘者兩連，死傷三百餘人。直軍乘勝攻馬廠。二日，奉軍既失大城，即電中路告急，張學良率步兵萬人，許蘭洲率馬隊一旅，炮兵一團，于下午四時抵馬廠。與直軍鏖戰終

夜，兩軍遞相進退，凡四次，勝負不決。黎明，有三師之一部趨至，加入戰綫，彈折許蘭洲左臂，張學良援之亦受創。奉軍遂大敗，向楊柳青潰退。直軍進攻馬廠，繳敵械無算。三日，直軍攻馬廠，奉調靜海楊柳青之生力軍援之，直軍先小挫，沿子牙河退十里。有連長一人，兵士三十人，爲奉軍所俘，旋得任邱援軍，復反攻，大戰於姚馬渡白洋橋王家口一帶，奉軍衝鋒者凡五次，均不利。嗣直軍忽得中路戰勝訊，士氣百倍，奉軍始不支。向唐官屯靜海引退。司令李景林遏之，殺數人，終不止，率其部走獨流。直軍遂克馬廠青縣。奉軍紛紛後退敗走。四日，奉軍既失馬廠，敗軍悉集中於靜海，尚有四旅之衆，力圖編制反攻。午後一時，聞西路大敗，營長以上之軍官，有擅離營次逃天津租界者，張作霖大怒，殺一人以徇。調潰軍至天津由京奉路送回關外。而李景林之殘部，獨嚴整有紀律，扼守楊柳青以南，不肯去；迨下午直軍佔靜海，進迫梁王莊，奉軍繳械者七千餘人，有勸景林撤軍者，景林慨然曰：「此地一失，則直軍將長趨北下，以斷京奉之交通，縱不危及大帥，其如中西兩路敗兵之歸路何？景林而一日能戰者，必遮此路，以招我遼東子弟歸也。」張作霖聞之，大爲慨嘆，不懌久之。六日，李景林聞張作霖率敗兵走灤州，即棄楊柳青，移軍至北倉，將進駐軍糧城，爲灤州後蔽。晚九時，有直軍四列軍，闖至北倉，遇之，勒令繳械，不允，因互相放射。歷一時，奉軍不敵，棄砲退却，直軍逼之，一部潰散，一部降，直軍大索李景林，終不得。七日，直軍二萬人分裝

十四列車，開向軍糧城。奉軍殘部拒之，苦戰殊力，死傷甚多。吳佩孚在天津聞之，馳往督戰；奉軍不支，始允全部繳械，直軍前線，遂擴張至蘆台，而東路之戰事以終。

二　中路之戰

四月二十四日，奉軍開始向固安進攻，以機關槍為前導。直軍禦之，受傷甚多。旋由直軍第二支隊長彭剛從左右分兵抄襲，始將奉軍擊退，亦用汽車駕機關鎗相追擊，斃奉軍甚夥。是役也，雖非大戰，而雙方死亡，實不下五百人。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固安方面之奉軍，突向直軍攻擊，直軍應之，至十時許，奉軍忽紛紛退去。直軍至是日下午一時，奉軍司令官張作相率軍渡永定河，駐永清縣，與直軍相距七里。晚九時，有直軍一排，密獲奉軍渡船二隻，為奉軍步哨窺見，歸以告，即出隊，遂暗向直軍射擊。互戰一時許，直軍退。二十八日下午六時，直軍向奉軍挑戰，接觸移時，忽退，奉軍追之，觸地雷，死百餘人。二十九日，中路奉軍第二梯隊，于正午十二時渡永定河，與王承斌所部之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四混成旅大戰。至下午六時，奉軍稍敗，退至固安縣西北三十里，與援軍馬隊二團，步兵一營遇。遂會合反攻，由小道趨直軍後，直軍不敵，遂佔固安。鮑德山即由固安攻永清。時駐琉璃河之直軍第九師聞警，即馳往，奉軍戰不利，退至半途，王承斌部將，復率軍襲擊，將大潰，奉軍師長許蘭洲忽率第三梯隊及大砲四架，馳來助戰，歷數小時，勝負不決。時奉軍砲火甚烈，許蘭洲所部者，射擊力可及八千米達之遙，

直軍知其猛，悉臥於來回線下，以步槍還射，許蘭州微傷。旋吉林二十八師之騎兵兩營，突衝直軍戰綫，直軍稍敗，奉軍追之，渡永定河數里，誤觸地雷，死傷數百人，始回軍固安。三十日上午四時，張作相佔領永清固安間之牛頭鎮；直軍十四旅敗，退四十里。奉軍追之，爲張福來部所擊走。夜十二時，張學良軍復進攻霸縣。是日上午，中路奉軍自師長以下會銜，在落垡宣佈吳佩孚十大罪惡。五月一日，上午六時，吳佩孚自涿州出發，親督師渡永定河，占南許，克固安，留軍守之而返。奉軍退，中途遇豐台落垡援兵，復返攻，以大礮爲掩護向敵轟擊；自午至申，彈丸毀千發，民居樹木多毀，守軍不能禦，退走新城。奉軍復佔固安，遂分軍助攻霸縣，破之。張學良調駐通州騎兵大隊，赴固安增防。二日，天微明，直軍第六及第四十五旅，向固安霸縣間之奉軍進攻，張學良郭松齡指揮衛隊暨三旅之一部，應戰。旋經直軍擊退，進佔慈峰一帶陣地。張學良復調生力軍兩混成旅，以礮火掩護，猛烈反攻。自晨至日中，兩方死傷相繼，仍不決。直軍有至涿請援者，吳佩孚曰：「援之不如牽制之爲益也」，飛調十二旅及四十六旅急攻永清；更命王占元之第四旅，及李鳴鐘二十一旅，馳赴後方策應。張學良聞永清有警，知將前後受敵，以敢死隊千二百人，突前進至二百米達；直軍以排槍及機關槍擊之，死傷殆盡，郭松齡受重傷，奉軍氣餒，紛紛向後敗退。直軍乘勝追擊，進佔距津五十餘里之勝芳橋。獲奉軍重炮五尊，機關槍五架，俘千餘人。是役奉軍

雖敗，而殊苦戰，一營之中，有陣亡連長至四人之多者。三日晨，直軍仍乘勝追擊，張學良創潰，先離軍奔落垡，奉軍益潰亂不堪，復棄大礮五尊，機關槍九架，及槍械等。直軍中路右翼，聞勝芳方面得手，即分兵攻固安，克之。復合軍猛攻田家鎮附近之奉軍，歷二時許，奉軍不支，向新安后奕敗退。直軍分兩路跟踪追擊，進佔后奕鎮，廊坊落垡間大震。張作相親率二十七及二十八師來援，直軍奮鬥四五小時，無暇進食，不勝饑疲，將退走，會吳佩孚率三師之一部在後策應，則以所部臨前敵，親自臨陣；奉軍瞭望者識之，發重炮遙轟，吳與副官某同下馬避，副官被擊死，吳亦帽落，著兩彈，反前趨雜稗卒中，揚刀大呼曰：「佩孚在此！」士皆奮起猛進。奉軍被迫，陣綫移動，旅長張某忽中彈死；遂大敗，退走二十餘里。第三師遂與勝芳信安間之張軍會，合攻永清縣，吳佩孚始換馬率兵兩營馳赴西路督戰。經此一役，奉軍司令部卽傳播消息，謂吳佩孚已爲礮擊死。張作霖以五十萬圓犒軍。中外人士聞之大震。第二十七師第二十八師，爲奉天步兵之精銳，與直之第三師相似，然自轉應東西，已多夷傷，至是又爲吳佩孚所敗，奉之中路，始不復振。而西路亦遂孤立。四日，直軍三面包攻永清，上午八時得總攻擊令，卽猛烈前進，歷九小時，至下午五時，始克之，進佔次安。奉軍敗走，直軍追至楊村以南。會西路奉軍亦敗，紛紛遁逃落垡，直旅長張錫元追之，進迫落垡。永清直軍聞訊，復攻楊村以應之，兩處炮火猛烈，聲震數十里，奉軍膽落，皆不戰，向

廊坊潰退。張作相逃天津。直軍攻克楊村落垡。先是下午一時，張作霖聞直軍三路齊進，知勝負關鍵，在此一舉，因宣言至落垡督陣；及下午七時抵天津，落垡已失，張怒甚，頓足大罵，仍匆匆回軍糧城。五日，直軍圍廊坊，擊潰奉軍二八兩旅，旅長某憤戰敗，自殺死。直軍遂佔廊坊。奉軍委棄子彈八百箱，機械者千餘人。張作霖聞一日夜中西兩路敗訊，知大勢已去，遂帶六車頭，運殘部萬餘，離軍糧城奔灤州。中路之軍事遂止。

三 西路之戰 四月二十六日，長辛店奉軍於夜午向南放哨，抵寶店，與直軍斥候隊遇，彼此口號不符，遂互擊。自二時起，至四時止，各有死傷。而流彈飛入民房，復誤殺鄉民二十餘人，兩方始各下令回隊。然此非以命令相接觸。至二十七日，奉軍馬隊突衝直軍陣線，直軍指揮孫岳令一二三四補充團及第十三混成旅擊退之。是日，曹錕在保定聞三路均已開火，死傷甚多，不禁憫然，因電張景惠，言其息事寧人之旨。張得電徬徨終日，不能即覆，旋赴軍糧城。二十八日，張景惠至自軍糧城，命所部之第一師及鄒芬之十六師，在長辛店一帶，掘壕築塹，列礮而守。直軍張福來所部二十四師，董政國所率之十三混成旅攻之。奉軍以巨礮迎戰，自午至中，彈凡萬餘發，直軍死傷甚衆。會日暮，直將孫岳出奇兵攻其旁，奉軍傷斃千餘人，遂棄長辛店，向東北敗退。旋得汲金純援軍三千五百人，併力反攻，復據長辛店，直

軍不支，退六十餘里。二十九日，黎明，直軍既敗退，奉軍併力追擊。至琉璃河附近之小橋，直得援軍，兩軍復戰，約半時許，奉軍忽驟退，直軍躡之，中伏。奉軍進據良鄉，向竇店進攻，甫至竇店前方，直軍已向琉璃河却退。其時大灰場一帶，突有直軍出沒；奉軍正備攻擊，琉璃河敗軍忽極力反攻。奉軍恐有伏，遽後退。直軍復據良鄉。下午五時，直軍復進過南崗窪，頗得利。至十時進至長辛店附近四里小土坡。奉軍當窪港橋安置大砲，向直軍肆轟，阻其前進，並急調二十八師及第九旅第二旅，合力進擊。未幾，察哈爾騎兵旅齊占九率兵至，猛力衝鋒；張景惠亦親冒矢石，督飭所部前進，卒以馬隊過猛，直軍不支，至晨七時仍回良鄉以南。是役直方傷九十人，失機關槍四架，野戰砲兩尊，被俘者百餘人，死亡甚夥。三十日拂曉，直軍旅長董政國孫禹行，由良鄉進攻長辛店；奉軍抵禦者，為暫編第一師，十六師，及第九混成旅，師長鄒芬旅長梁朝棟等皆親臨前敵。于長辛店南方之屯山，設榴霰彈砲位七座，每座架六寸口徑之砲三尊，向直軍繼續發射，彈如雨下，直軍亦開砲答之。在長辛店北之十九師及二十八師之奉軍，同時出發助戰。竇店黃村一帶，兩軍機關槍之發射，更無休止。至午後，奉軍一部份忽紛趨齊村。齊村者，埋有地雷百餘枚，蓋欲誘直軍至其地，一舉而殲之也。直軍將追之，會得總司令命，以全力撲南窪崗，遂得免。自午至申，直軍猛撲南窪崗，奉軍防線，幾為所破者屢矣。終以奉軍礮火猛烈，死傷枕藉，然猶苦戰。忽董政國

中流彈，軍心大震，勢不支；吳佩孚自率隊援之，殘軍復反攻，奉軍大敗，紛紛向後方退走。直軍由良鄉西追擊至蘆溝橋，斃奉軍旅長梁朝棟。時已晡，梁之部下，極力扼守橋之一端，終不退。互戰兩小時，而張景惠率廊坊生力軍至，奉軍第五旅全部，復從側面夾攻之，直軍知不敵，急退向竇店，鄒芬以馬步各隊逐之。奉軍騎兵馬皆一色，爲關外之駿，而所用軍械又均係無煙銳利非尋常比。直軍雖善戰，終以激射力弱，被摧潰，死傷頗多，有二營長及散兵百餘人，爲奉軍所俘。旋直軍復返隊迎戰于琉璃河之北，鄒芬被創將退；而長辛店之奉軍，復烈炬助之，直軍又敗。至夜半奉軍分兩路力追，直軍入齊村，而轟發地雷，會天大風雨，火綫爲急流衝斷，僅燃一枚，所傷甚微。而奉軍仍窮追不已。先是直軍由蘆溝橋退却，分軍襲長辛店附近之三家店，該處存有子彈槍械，係鄒芬之第十六師一旅扼守；直軍意在奪取子彈，遂將該庫包圍。未幾，奉軍第二十七師一部，馳往援助，互戰約兩小時，以衆寡不敵，直軍漸却，至是奉軍得三家店警訊，懼長辛店有失，忽遽停退。天微明直軍始得集隊返良鄉。是役也，兩軍各死大將一，兵士千餘。自是直軍遂改攻爲守，集重兵於涿州，以備策應各方。五月一日天黎明，奉軍進攻，機關槍衆復彈紛下如雨。六時，直軍逼近奉方第一防綫，該處有山坡，形勢險要，直軍冒險進奪，頗有傷亡，而士氣轉奮。至午刻，奉軍子彈不濟，節節退向蘆溝橋，將敗北；忽豐台調生力軍至，氣大振。相持至三時許，直軍不支，退琉璃

河。至薄暮，孫岳分直軍為三路，復進攻；以一路攻長辛店正面，左右兩路用穿心計，黑夜襲擊奉軍兩翼，將得手，忽有南苑騎兵開到，不期而遇，將奉軍右路衝散，計遂破。其左路抄攻妙峯山之後者，亦為奉軍齊占九二十五旅所截，苦戰不得脫，有步兵二連，機關槍一連，竟投降。正面直軍，探悉左右兩路皆失敗，奮勇猛撲，或進或退，彼此短兵相接者四次。夜將午，終不得志，遂退守琉璃河，與奉軍對峙。二日，奉軍屢次擊退直軍，而連日作戰，眠食俱廢，疲憊不堪，張景惠憂之。乃另調奉軍精銳二十八師之一部，及毅軍若干，加入前綫。并暫改攻為守。而是日直軍礮兵陣地，忽爾發展，西至房山縣及南崗窪，列野戰礮十餘門；東則蜿蜒甚遠，在距長辛店東南約三千米達之處，有野礮六門；又南方在良鄉，有大礮二門。下午二時，突發礮向長辛店轟擊，所發皆榴霰彈，瞄射甚準，均炸裂於長辛店附近，傷人馬極夥，奉軍連日紛射，礮彈垂盡，士卒氣沮，僅灑發機關槍以維持其陣地，逮日暮，落垡彈藥解到，而直軍礮聲忽止。蓋是日中路正大戰，因以礮火懾之，使不暇分兵馳援也。是日晨，有直飛機二架，沿京漢線飛至陣地，在一千米突以上之高度，投炸彈於長辛店奉軍機械庫上，傷損甚微。又投炸彈于蘆溝橋車站所停之彈藥車，亦未命中。三日，奉軍馬隊利于日戰，直軍則步隊獨勝，利於夜攻。故二日夜十二時，直軍分兩路進攻長辛店：一路前進，伏于長辛店南七里次頭山，俟其他一路進攻得手，則突起從旁襲之；一路則向竇店進攻。三

日晨，出寶店之直軍，與奉軍戰，勇猛剽悍，所向無前；奉軍夜中昧于地勢節節退後，直軍目的在長辛店盧家橋，進迫不遺餘力。會天明，南苑騎兵馳至，奉軍因反攻，以來福槍機關槍大礮猛轟，直掃平原，至長辛店以外，直軍敗，被俘甚多。先是天甫明，有直軍飛機一架，在長辛店天空拋擲炸彈，落車站附近，斃奉兵十餘名，於是難民紛擁出鎮，守兵亦驚，奔竄幾成空墟。而是時直軍適為馬隊所逼，不暇他顧。否則，長辛店為直軍所拔矣。次頭山之伏軍，候至九時，以無所聞，將潛回良鄉，奉軍覺之，擊以大礮，死傷頗眾，紛退南崗窪。奉軍亦退守長辛店。十時，奉軍礮隊列於長辛店南跨路綫之高阜，以步兵伏于高阜之前坡，及南面之平原，向直軍陣綫轟擊，彈如雨下，步隊復節節為聲前進。是時直軍戰綫破裂，無險可據，齊向後卻。奉軍乘勝迫之。至十二時，直軍勁旅來援，奉軍不敵而止。是役直軍之被虜者，百餘人，然皆河南之劣軍，實不能任戰者。四日，直軍主將吳佩孚，自知兵數軍械皆不及奉，故甚惜其兵力及藥彈，每戰必先以少數弱軍嘗試，勝則長驅，敗則以主力軍繼之。用是自開戰以來，兩軍雖互有勝負，大率直必先敗而後勝，損傷惟奉軍實多。三日之戰，直軍中路大勝，而西路仍係豫軍及毅軍，用以牽制及探敵者。雖屢遭挫折，而長辛店亦幾為所拔。於是吳知奉軍礮彈將盡，無能為力，始決以全力撲之。即于三日傍晚，命飛機兩架，在長辛店總司令部，拋擲炸彈。張景惠大懼，輕騎避豐台。吳佩孚遂下三路總攻擊令，而集精

兵于西路，親自督戰，先遣一營黑夜向長辛方面誘敵，奉軍以其爲日中敗軍，易之，直軍且戰且走，未數里，直軍故作被包圍，奉軍大喜，勒令繳械，忽後軍自亂，乃大驚引回，則吳已派生力軍一混成旅，佔領長辛店西鳳凰山，向奉軍兩翼迂迴攻擊。奉軍知不免；乃作殊死戰，終不能突圍出，悉死之。四日拂曉，馮玉祥軍由馬鞍山進攻側背，奉軍子彈不濟，鄒芬十六師在頭門溝先降，張景惠第一師及第二第九兩混成旅，亦向蘆溝橋豐台潰退。直軍遂克長辛店。初直軍偵悉奉軍中路戰綫主力軍將西援長辛店，卽從西部側面，攻下渝伐龐各莊，以阻奉軍。又從三日起，向永淸安次一帶，猛烈作戰，先擊敗奉軍。故三日夜，長辛店奉軍，尚極力拒戰，以冀中路之援。迨四日晨，中路敗訊至，士氣沮喪，始敗北。是役喪參謀長周子新，旅長田獻章，鮑德山傷，鄒芬降。其餘中級軍官，傷亡百餘名，目兵十倍之，被擊散者，有兩師之衆，更失糧食器械七十餘列車，重砲數十尊，機關槍三十餘架，于是奉軍之精華盡矣。奉軍既敗，直張錫元旅向豐台，李鳴鍾旅向蘆溝橋追之。張景惠在豐台聞三日夜長辛店大戰，將率兵援之。黎明聞敗訊，卽下令撤兵：一部乘車退天津，一部退通州。及前敵敗兵至，車站所剩者僅八列車，鵠立以待，形極狼狽，忽西南槍聲如連珠，直軍萬人，持西路司令部旗幟，追至，奉軍情迫，爭先上車，擠踏及跌入軌道死者，百數計。直軍遂佔豐台。下午二時，吳佩孚至豐台，撫綏降軍。命張錫元向黃村廊房進擊。五日，敗退西苑之奉軍十

六師，及第二十五師第二混成旅，由京畿陸軍第十三師，勒令繳械。退南苑之奉軍第一師及第二十八師一部幷各混成旅，由京畿第一第九兩軍勒令繳械。黄村豐台之奉軍，由直軍繳械。總計約三萬人。西路之奉軍肅清。

第五節　戰事之收束

一　奉系之末路　張作霖自助直擊敗安福系，卽已伸其勢力于關內，又不自已，復整軍經武，欲長驅中原，席捲華夏；故始則以武力爭蘇督，漸窺江南；繼則挾兵威以薦內閣，希握政柄。用是釀成紛擾，啓釁吳曹。率十二萬之衆入關稱戈，而曾不數日，經直軍三路猛擊，驟遭大挫，一蹶不振。政府遂特頒命令息兵，懲辦首禍。四月五日，政府以直隸奉天等處軍隊，移調近畿，因申令奉天軍隊，卽日出關，直軍亦各回防。又褫奪葉恭綽梁士詒張弧等之勳位徽章。五月十日，仍令免張作霖本兼各職，並撤銷蒙疆經略使銜。六月三日，張作霖宣布東三省自治，直軍以王承斌爲總司令，攻灤州佔飲長河。八日奉張派張學良至秦皇島，與直軍司令彭壽莘議和，未果。十七日英教士勸雙方息戰。奉以張學良孫烈臣爲代表，直以王承斌楊清臣爲代表。和議撤兵。而其時曹錕亦通電卸甲歸田，吳佩孚亦自請罷撤。于是直奉

戰爭，始告結束。

二　奉軍之損失　奉天以數載積蓄，於軍隊之組編，餉糈之預儲，軍械之籌備，皆可謂密圖靡遺，足供一戰。故計其入關時人數則以十二萬；對直軍十萬；軍械則以野炮一百五十尊，機關槍二百架，對直軍之大礮一百尊，機關槍百架；軍餉之富，戰馬之多，更無論矣。果使寡爲衆制，直誠立於必敗之地而無疑。乃自作戰以來，奉軍東中西三路，均連日失利，或轉勝爲敗，卒以未及一月，屈於敵而莫克自振。論其士兵之死於槍彈炮火下者，則約有二萬餘人；戰傷及逃亡者約一萬以上；總上中下級官佐，傷與死亦不減百數；其被鹵繳械者，竟進四萬餘人；軍費損失，尤超越三千萬元。及張作霖遁至灤州，招集殘部，雖尙有二萬以上，而潰兵敗卒，無可編制，竟不能集合成師矣。論其軍械，則自灤州總潰退後，除一部苟全軍隊，尙略有保存外，餘皆爲直軍所繳奪。歷久積聚，一戰盡之，雖不當爲軍閥惜，然奈民脂民膏何？

第十一章　北伐討賊之役

第一節　陳炯明之變

一　陳烱明變叛之原因

陳烱明於大總統孫文征桂之時，即懷二志。故已經承認之接濟亦靳而不應，以致入桂之師，困苦萬狀。但孫文仍極力優容，冀貫徹北伐主張，對陳擬付以廣東，不加究懲。因提出北伐案於國會非常會議，得通過；乃與陳烱明籌商北伐大計，囑其先返廣州，專任後方接濟。民國十年十一月十五日，非常大總統孫文於桂林組織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十一年四月，奉直戰起，孫文親自督率各軍北伐曹錕吳佩孚，將使其腹背受敵而就殲滅。諸將咸以陳烱明居心叵測不足恃，恐師行斷接濟，議決改道北伐，移兵韶關，將入贛境。湘軍第七混成旅旅長陳嘉祐（駐湘粵邊境之郴州）及湖南第一師附屬之步兵第十六團團長王鉞（原湘軍第四混成旅旅長張輝瓚部縮編有步兵四個營又一個機關槍連駐湘潭）首先表示歡迎。孫文乃任陳嘉祐為湘軍第一路司令，譚濛為第一旅長，蔣隆棻為第二旅旅長，（陳嘉祐部團長）王鉞為副司令兼第三旅旅長，另任鄧中柱為湘軍第四獨立縱隊司令，王海江為直轄湘軍第五旅旅長，文砥為直轄湘軍第六旅旅長兼獨立混成團團長。（卽王文皆黨人之有舊部在湘者）十六日，大軍抵梧州。陳烱明時已與北方軍閥勾結，曹錕餌以兩廣巡閱使。陳虛心內疚，雖北伐改道，為剪滅彼之勢力而取廣州，但北伐軍由北江出發，直指江西，凡可調之兵均赴前方。除湘中各軍因環境關係，尚未顯示態度，各軍皆已集合於韶關。陳烱明乃命所部親信葉舉等將在廣西之粵軍悉行

撤回廣州，薩謀應北方吳佩孚之約。時，陳光遠任贛督，方本仁爲贛南鎮守使，爲吳陳轉介訊息，一般政客，盛倡聯治，高倡『南北兩秀才携手定國』之口號（吳佩孚陳炯明皆前清之秀才）陳炯明已承認襲北伐軍之後，使全軍滅亡。廣州一夕數驚。

二　**北伐之戰**　四月一日，北伐各軍一齊出動。滇軍皆由韶關進兵，直攻大庾嶺。北籍豫軍之江西步兵第二旅應戰，大敗，北伐軍遂渡大庾嶺。是夜，進攻大庾縣（爲南安府治）占領之。贛軍紛逃。七日，東路討賊軍總司令兼粵軍第二軍軍長許崇智部撲攻南康縣。其第五旅旅長許濟當前敵，贛軍第九混成旅旅長陳光遂（陳光遠之弟）所部步兵一團迎戰，粵軍第八旅旅長張民達自側面截擊，贛軍被包圍繳械。桂軍總司令劉震寰部第一師袁冠英部間關攻新城鎮（在南康之後）乘虛占領之。十一日，各軍直撲贛縣（即贛州）李烈鈞率滇軍朱培德部第二旅旅長王均等，於十二日攻克贛縣。時北政府令第一師師長蔡成勳及毅軍常德盛，豫軍樊鐘秀，高鳳桐（均豫軍改編）均入贛助戰。蔡等按兵不動，乘陳奪督。贛中各軍望風而降，北伐軍聲勢大振，前鋒直指萬安縣，並由側面繞道攻吉安。贛督陳光遠潛逃離贛。北伐軍復進克萬安泰和。距吉安僅二十餘里。南昌總商會等團體，公推代表溯江而上，表示歡迎。

三　陳炯明之變

陳炯明既心懷異志，經大總統孫文數次電召，汪精衛數度磋商，陳暫居惠州，不肯見大總統。而令葉舉率兵五十營入廣州。時黨人吳敬恆（稚暉）等力主陳不叛，向大總統孫文跪請，但陳炯明日益跋扈，一意阻撓北伐，勾結北政府，嗾其所豢養之政客，大倡『南北兩總統同時下野』之口號，謂：徐世昌已下野，北方已有恢復舊國會之意，護法任務已終。孫文乃發表宣言聲明護法正義，陳炯明竟公然反對。孫文忍無可忍，乃免陳炯明之粵軍總司令，內務總長，廣東省長等職，仍留陸軍總長任，以策後效；並任伍廷芳繼任廣東省長。廣州之陳軍葉舉等藉辭索欠餉。及餉既發，又嗾士兵持鈔票赴商店兌現，致全市陷入恐慌時代。葉部更爲所欲爲，秩序大亂，且搜刮無厭，商民大震。孫文乃不得不返廣州坐鎮。一方連衛隊大部亦調赴前方，隻身至廣州，以示坦白，更遣人赴惠州勸導陳炯明；又，遣人至白雲山（廣州城內）開導葉舉：使者絡繹於途。乃陳炯明叛志已定，前方得勝，反僞傳敗訊，謂所部曰：『若不速圖自拔，則無所別於北伐粵軍，必與北伐軍同歸於盡。』六月十五日，陳炯明促廖仲愷赴惠州，廖至即扣留之。夜十時，公府接電話，有人告密謂：『陳軍有不軌行動，請大總統速離府。』孫文未之信，以爲陳炯明苟有人性，當不致此。午夜十二時，大總統參軍林樹巍，秘書林直勉，後先奔回公府報告，謂：『今夜消息險惡異常，請大總統急速離府，暫避兇鋒！』孫文答謂：『競存（陳炯明字）惡劣，

當不致如此之甚；卽使其本人果有此心，其部下皆與我方共患難，素有感情；且其中不乏明理之人，未必肯助紂爲虐，受其慫弄。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樹巍等謂：『陳軍橫野，不可以常情測度；如其果有不利於大總統時，將奈之何？』孫文曰：『我不帶衛隊，卽示以坦白無對敵意。倘彼等果欲不利於我，我亦必不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果彼等竟敢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悖常。叛徒賊子，人人得而殊之。況我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汚辱民國，輕棄人民付託之重任？我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直勉不敢再勸，退出。孫文卽入私室就寢。十六日零時二十分，電話紛至，皆請大總統迅速離府。孫文仍堅決不動。迨至二時，有軍官自陳軍中出，喘息奔告言；『陳軍已飽餐，約定二時出發；並懸賞二十萬元，謀害大總統；事成之後，許官兵大放假〔卽搶劫之代名〕三日。總統務請速行。』孫文猶表示必盡職守，至死不離。方爭論間，突聞四方號音亂起，漸趨漸近。孫文乃命衛隊迎戰，親自盤裝將出督戰。林樹巍等再請行。孫文毅然曰『竸存果叛，我自當戡亂平逆，以盡責任。豈可輕離公府？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謝國，以殉國民！』公府幕僚見不可以言動，乃羣上前強擁挽之出府。時已三時矣。陳軍步哨四布，斷絕交通。湘籍粵軍第二師師長洪兆麟，奉陳烱明命，拂曉撲攻公府，吶喊衝鋒，如臨大敵。公府衛士五十餘人，於府旁觀音山粵

秀樓附近防禦，與洪部鏖戰。洪部衝鋒十數次，皆被衛士手用機關槍擊退，死傷枕藉，伏屍三百餘具。守衛公府之警衛團，亦與洪部抗鬥。葉舉部步兵千數百人來援，亦不得逞。相持至正午十二時，洪部第四旅旅長李雲復見步兵衝鋒無效，乃發令以速射礮猛轟公府。洪兆麟以為孫文未出險，下令：以煤油焚燬粵秀樓至公府之機橋，並杜絕四面出路。孫文畢生之著述，如三民主義等，咸被燬於斯時，誠民國之大損失，至堪痛惜之事。午後二時，衛士彈盡援絕，不得已，被陳軍繳械。距陳軍於繳衛士之後，復用機關槍猛射，致衛士死亡殆盡。大總統夫人宋慶齡女士於是時得黃馬二副官之護衛，冒險突出。先夜十時，陳軍即伏於公府四週民房中，將待孫文汽車出府時狙擊，至公府被攻破，乃入府大搜不得，始知孫文早已脫險。

四　粵江討叛之軍　非常大總統孫文被幕僚數人強力掖出公府，步行經市街，各處均有步哨，連接被盤問數次，皆未被識出。旋，葉舉撥兵來，孫文與幕僚被衝散，乃單身至永漢馬路出口，經長隄，而至海珠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司令溫樹德急迎登楚豫軍艦，當即宣布討叛。十七日午前八時，外交總長兼廣東省長伍廷芳偕廣州衛戍總司令魏邦平登艦謁大總統，商招討事宜。孫文即命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攻討陳軍，且責成魏迅速收復廣州防地。又向伍廷芳表示：必親率艦隊盡職討

叛，決不毀艦。伍廷芳深韙之，即發照會駐粵各國領事嚴守中立。孫文於伍廷芳離艦後，即令程潛韓恢謝良牧等就魚雷局組行營討賊，(後因械欵兩缺無成績)一面立即親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各艦出發，由黃埔經車灣礮臺，駛入白鵝潭。命各艦以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處為目標，發主力礮轟擊。陳軍聞聲膽落，棄械逃散甚夥。各艦乃沿長隄向東前進，繼續向目標轟擊，陳軍死傷數百人。但因陸上不及準時發動，魏邦平亦未援應，陳軍散而復集，各艦不能制服陸軍，乃相率突過中流砥柱礮臺而回至黃埔碇泊。十八日，陳炯明以二十萬賄海軍內變，為海軍將士所拒絕。伍廷芳是日得陳炯明電，請其轉請大總統下野，伍廷芳憤惱異常，卒於昏厥。

五　海軍將領之變

十九日，孫文手書密令，遣人間道齎往江西前敵，調李烈鈞許崇智等部北伐軍回師靖難。自是相持數日，至二十三日，伍廷芳竟因憤恨致疾而死。孫文時已遷至永豐艦(後該艦更名「中山」以為紀念)聞訊大痛。適陳炯明使海軍投降將校吳禮和劉大同何子奇等勾結溫樹德，重賄收買海圻、海琛、肇和三艦，(此三艦為中國海軍僅存之巨艦)後收買海軍士兵，以魚雷向孫文坐艦轟擊。孫文乃一面令設障礙以制魚雷之浮近，一面剴切訓導海軍討賊。陳軍時加轟擊，冀入夏重民被擊死。旋海圻等三艦遁引去，各艦突失掩護，將被魚珠礮臺擊沉。孫文乃親率艦隊突過礮臺，移泊新造村，以

就長洲要塞之掩護。但行程須經海心岡，該處水深僅六尺，礮艦喫水深不能駛過，陳軍以為各艦決不能越此天險。孫文使人往測海心岡水量時，忽突漲至十五尺，各艦乃安然越過而達新造村江面。

六　北伐軍之回師　北伐各軍接得粵變消息，即於二十三日夜八時開秘密軍事會議。當時各將領之主張，分為二派：一，主張繼續前進，取得南昌九江再應付粵事，同時，設法迎大總統來軍中；二，主張立即回粵靖難。李烈鈞等主一說，許崇智等主二說。卒從許議，一律回師。二十五日，胡漢民至軍前，復決定：粵軍第二軍，滇軍，福軍（李福林部）之全部，及粵軍第一師（原鄧鏗部鄧被陳炯明暗殺後該師直轄於大元帥為北伐軍）回粵平亂。二十六日，各軍返旆。分由大庾信豐向粵境南雄前進。其他各軍暫留贛邊，作後援。第一師師長梁鴻楷至信豐後，即連夜分由虔南，定南，龍南，退入連平，向惠州投陳軍。七月二日，各軍已至粵境，即決定戰略：

一，滇軍朱培德部，由江口經仁化，向韶州突攻。

二，福軍全部由主將李福林指揮，沿河左岸，經週田大橋，長壩，黃浪水，向韶關突攻。

三，粵軍第二軍許濟孫本戎謝宣威等三個旅，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關攻擊前進。

四，其他部隊為演講隊，另以第九旅黃國華，由虔南龍南定南方面撲攻翁源。

出發之前，全部共同宣誓云：

『三軍一致，誓同生死，擁護孫大總統，平定粵省之亂；如有異心，天誅地滅！』

部署既定，即分向目的地前進。

七　海軍省河之堅持戰　七月一日，陳軍司令鍾景棠率所部渡河，襲攻長洲砲臺。長洲要塞司令馬伯麟下令發砲拒敵。詎砲門先期被溫樹德取去。海軍陸戰隊又挾其隊長孫祥夫樹白旗降陳軍，自後夾攻砲臺。長洲要塞遂失。孫祥夫復率海軍陸戰隊，進攻孫文之坐艦永豐號。楚豫同安等艦奮勇協力密射鏖戰，始將海軍陸戰隊擊退。各艦乃列陣警戒，籌議善後。因長洲砲台已失，無險可持，各艦不能停泊，決計突往省河，一則避險，一則進攻省城。孫文乃親立艦首，率各艦魚貫出發。駛過車歪砲台時，陳軍以重砲兵二個營，會同要塞砲兵，於兩岸向各艦夾擊。豫章軍艦艦長歐陽格奮勇大呼，軍艦迅駛向前直衝；孫文指揮坐艦永豐，以最快速率，當先衝鋒。廣玉，廣璧，楚豫，三艦繼進，餘艦隨之突攻，官兵中彈死傷甚衆，卒奮勇衝過車歪砲台，而至省河白鵝潭駐泊。泊碇後，有永翔同安兩砲艦來歸。

八　北伐討賊各軍之猛戰及其失敗　北伐討賊各軍部署既定，返攻廣東。七月十日，三方面均與陳軍接觸。時陳軍進占韶關，前鋒扼守大橋。利用韶城及帽子峯芙蓉山河東蓮花山一帶之高山

險隘形勢，建築極堅固的防禦工事，布鐵絲網及各種副防禦具。雙方接觸後，討賊軍右翼滇軍冒彈衝鋒突破陳軍陣綫，而占領白虎坳黃岡嶺鷄公嶺等陣地，直迫帽子峯下。〔韶城外〕中路福軍乘陳軍懈防之際，迫進至流塘下長壩一帶，向高地之敵施行猛烈之攻擊。左翼粵軍許濟旅孫本戎部兩部急趨東錫窩前背一帶，向據守高隘之陳軍迫攻。各路鏖戰數日，均因陳軍陣地防禦工事之堅固，無法擊破，連續數晝夜，均在相持狀態之中。至十六日，粵軍後方部隊陸瑞榮部，黃大偉部趕至大塘集中，向韶城馬壩方面側攻；何梓林部連占烏溪壩子墟等處。十八日，乃進占獅子嶺及翁源城。陳軍之援軍由粵漢鐵路南段紛紛進至。除原在前綫之翁式亮楊坤如兩部外，陳炯光蘇世安黃業興黃任寰李雲復〔李係洪兆麟部旅長〕均紛至加入韶關方面；熊略尹驥李炳榮等部加入翁源方面。討賊粵軍許濟旅於十七日在大塘馬壩方面，被大部陳軍〔三個步兵旅又一個砲兵團〕壓迫，援斷，不支，敗退至火山前之高地據守。許崇智急令張民達旅應援，乃得堵截各路相持又一星期。在此期間，有一足以注意而引起將來討賊粵軍入閩之事，即許崇智出發時，在週田接延平王永泉〔駐閩旅長兼閩軍首領〕冬電稱：陳炯明請閩出兵，排除貴部及李部滇軍，李厚基擬先派王獻臣〔閩軍團長〕部出上杭武平，繼派臧致平旅及敵旅助陳競存，請注意。贛南及粵山近況尙乞示知，並希賜以機宜等語；許崇智復電致謝，並告以返粵靖難情形，

並請其隨時電示一切。王永泉與許崇智間之連結逐漸濃密。方以為有援可用，忽傳蔡成勳（時陳光遠已免職蔡繼任贛督）率部自贛南會攻，吳佩孚亦調桂軍殘部之留湘者（沈鴻英部）由湘南經贛之上猶崇義襲攻。留贛各軍乃受重大之壓迫。十七日，許旅方敗，而湘軍第七混成旅旅長陳嘉祐聞粵變而大怒，棄其固有之地盤權利，毅然不顧一切而宣布就孫文任命之『討賊湘軍第一路司令』職，率所部譚蒙蔣隆棻及由湘潭間道來附之第十六團王鉞與邵中柱文砥（均大本營直轄第十四路在湘編成之部隊邵係湘南民軍文爲舊湘軍第三十六混成團餘部） 各部誓師討賊，急攻沈鴻英之後，間道進韶關，謀會師靖難。十八日，陳嘉祐率第一混成旅譚蒙部進攻樂昌。因朱培德電請先滅樂昌陳軍第七旅謝文炳旅也。十九日，雙方接觸，第六混成旅文砥部步兵第一團許健部繞攻陳軍側面。謝軍機關槍連被繳械。王鉞蔣隆棻自正面猛攻，謝軍大敗，死傷枕藉。至夜，陳軍反攻，討賊湘軍已有備。但因昏暗夜戰，第六旅團長許健陣亡，第一路之譚團亦受損傷。而陳軍卒被圍攻，死亡數百人，退出樂昌。時，翁源城已被增援之陳軍襲得，及湘軍捷報至，士氣大振。粵軍張民達部奮勇反攻，重奪翁源，陳軍尹驥旅大敗。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火山方面兩軍戰鬥激烈，血肉相搏，徹夜不息。許崇智於二十三日親至火山前綫督戰，以勵士氣。適，孫文遣吳利堅齎密函至，軍心大固。竟夜衝鋒，殺陳軍以千計。二十四日，戰鬥益急，粵軍雖被挫未肯稍却。陳

軍雖數度增援，未能得絲毫進境。堅持至二十五日午後，陳軍銳氣已挫。是日，粵軍反攻，各路並進。二十六日拂曉，粵軍白刃衝鋒，至十時，陳軍死傷太多，勢漸不支，後經粵軍兩翼包抄，遂大敗，全綫向大塘韶關總退却。二十七日，許濟占領蓮花山陣地，向韶關東站轟攻。許崇智自率軍隊進攻占大塘尧在衝前綫。遂克陳軍之主要防禦綫，而向韶州城附近之陳軍防禦陣地進攻。二十八日，粵軍第一師之一部〔卽陳炯棣投陳軍者〕來援陳軍，至馬壩下車，向討賊粵軍猛攻，粵軍已連戰一星期未得休息，不能當此生力軍，遂被擊破。陸學文旅首先退卻，全軍牽動。是日黃昏，遂仍退至火山陣地。時，黃大偉所部已於二十四日破陳軍而到達翁源，翁源又失而復得也。湘軍陳嘉祐率譚旅到達火山，王蔣二旅到週田仁化，文部二旅在樂昌附近。二十九日，陳軍以全力齊出，爲破釜沉舟之計，向討賊軍各路突攻。護士第三營不支，首被陳軍繳械，全綫訛傳被困，遂大潰。是夜，總退却至週田宿營，各軍淩亂已極，湘軍未加入前綫亦被衝動。三十日，退至始興縣之江口，整頓部隊。八月二日，初就諸，擬反攻，忽傳翁源敗訊，第一路王懋功部全軍覆沒，王隻身至始興。陳軍進至清化司。（始興屬）江口非能作戰之陣地，各軍遂星夜退却，三日，退至南雄。滇軍朱部及湘軍陳部因河川阻隔，向湘桂邊境退卻。贛軍失贛州，李明揚部退大庾，賴世璜部退信豐。李烈鈞主張全軍入桂。許崇智則因與王永泉之約及本人原與福建有歷史關係〔見福建

軍與〕主張入閩。結果遂分道揚鑣。惟湘軍則因謝文炳之夾攻，全軍失敗。孫文困守省河，各路援軍不能至。在廣西梧州之桂軍劉鎮寰部，柳州之滇軍張開儒部，咸被阻不得前。海軍軍心亦懈。孫文不得已而離粵，以便主持各方討賊軍事，乘英艦廣僕號至港，換乘俄羅斯皇后號赴滬，卽發表宣言，聲明經過。

第二節　粵軍之入閩

一　**討賊之準備**　民國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大總統孫文因討賊軍失敗而離廣州，陳炯明遂占廣東，自稱總司令。孫文至滬，卽派古應芬留港辦理善後及進行討賊。時，向有聯絡之浙江盧永祥，東三省之張作霖，向與爲敵之吳佩孚，均向孫文表示好意。孫文乃派張繼入河南，汪精衞赴奉天，浙江則信使尤頻。北京內閣總理王寵惠，財政總長羅文榦，復與謝持鄒魯磋商，使吳佩孚信服三民主義。但，其意不誠，終無成效。

二　**許崇智之入閩之準備**　由贛回師之許崇智部北伐軍，時正聯王永泉攻閩。北伐軍自敗退後，許崇智卽派兪子厚金維繫等赴汀州與王永泉部王永彝楊化昭接洽。抵會昌之翌日，接兪金等由汀來電，略謂：『……到汀後，甚蒙優待，王楊詢驅李後，對於善後如何辦理。』許崇智覆電云：『贛東

現無敵人，我軍擬暫駐會昌瑞金石城等處，整理部隊，籌備軍實。至我軍此次主張，純為開創東南新局面，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因李（厚基）作梗，故不能不去李，去李以後，閩局自應請伯川（王永泉）主持。』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接俞子厚等覆電略謂：『彼方欲請展堂先生（胡漢民）親往一行，以便商決一切。』二十一日，胡漢民遂由會昌先行起程赴汀，轉赴延平。二十四日，許崇智由會昌出發。二十五日，抵瑞金城。二十六日，接汀州轉來延平王永泉電云：『對於主張，完全贊同。』又轉來孫文自上海發電云：『已抵滬。』並對入閩計畫有所指示。又轉來徐樹錚電，亦主張雙方聯合，訊定閩局。未幾，胡漢民到達延平，與王永泉面晤，商訂合作條件，大致與前電相同。即：一，彼此合力驅李，實行孫段攜手，閩浙聯防，開創東南新局面。二，閩局定後，公推伯川主持之。胡漢民當即以此項條件，派員賚交許崇智，本人旋即秘密由延平經福州赴上海，向孫文報告在閩接洽經過之情形。當時粵中陳炯明雖於韶州翁源方面幸獲勝利，而北伐軍大部，尤其是許崇智大部，退往閩贛邊境，仍如芒刺在背，不去不快。乃電閩督李厚基贛督蔡成勳，商定三省會師計畫。粵派洪兆麟部第二師，閩派王獻臣部一個旅，贛派周蔭人部第十二師，希圖包圍北伐軍，一鼓撲滅之。除江西之周蔭人部斯時尚未接近外，陳軍洪部部隊已由粵邊入尋鄔，閩軍王部部隊已由武平入桂坑，共向閩贛邊境之筠門嶺前進。八月二十九日，接汀州王永彝楊

化昭儉電稱『淮王獻臣宥電「奉令開進尋鄔協勦，現旅部及第二團擬進駐筠門嶺，第一團駐尋鄔城，韓營駐桂坑」等語；又同日電稱，接上杭李營長電「武平有兵一營，上杭祇病兵百餘，龍巖無兵，王獻臣全部開進贛境，」請速妥籌進行。』蓋是時王永泉方面關於進兵計畫，力主粵軍進展龍巖上杭，彼則暫將汀州讓開，退守連城，俟粵軍進展至相當時期，彼部即由延平進取福州。惟許崇智以杭岩與廣東接近，占杭岩後，陳軍洪兆麟部與王獻臣部必隨後跟踪而至，粵軍彈餉缺乏，殊難作持久戰，不如以全軍與王永泉部逕由上游建甯古田方面合力進攻水口福州。福州已得，則根本上業已解決，其他皆不成問題。且一方與浙境接近，接濟亦易收到，實較進攻杭岩之計畫爲善。關於此點，電報往返，幾費磋商，猶未同意。而筠門嶺方面洪王等敵，業已向會昌粵軍迫近，勢難再待。乃決定由瑞金入寧化，經建寧泰寧建陽以入建甌。九月六日致電上海報告會昌瑞金洪王迫近情形，及決定沿閩贛邊境入閩省上游情形。又致電王永泉，告以與其進佔杭岩不如合力進攻水口福州爲有利之種種理由。

三　粵軍入閩之始與制置府之設立　十月七日，粵軍由瑞金動員出發。十日，抵寧化縣城。十三日，抵建寧縣城。駐軍王連，王永泉所部也，整隊歡迎許崇智入城。翌日，來要求送給槍礮若干，許崇智甚詫。後始知爲僞電告李厚基報功地步，當經還給舊式大礮四門，六五口徑步槍三十支，毛瑟十八支，

三十八式機關槍一支，另送王永泉輕便手機關槍一支，派參議許濟鄭荃孫帶赴延平，並接洽一切。許崇智旋由建寧泰寧入建陽，時，建寧府屬警備司令徐鏡清，係許崇智舊部。抵建陽時，徐已派員前來歡迎。旋即進駐建甌縣城。時，徐樹錚已由滬經浙抵延平。初王永泉態度尙猶豫，徐樹錚至始決心，隨調外屬部隊限期集中。並擬定作戰計畫，全部任右路，准於十月三日由延平出發，以第二十四旅之一部進古樟湖坂，一部進攻水口，另令盧興邦部進占尤溪閩清永泰等處。而以左路古田方面任務付諸粵軍。二十九，三十日，王永泉電催粵軍出發進占古田。十月一日，粵軍黃李兩部，由建甌出發，經東遊向古田前進。又第二軍各部，經玉山街向古田前進。另派一部經廸口向谷口方面警戒。許崇智於二日由建甌出發。三日，抵玉山街。接徐樹錚冬通電，即日設立『建國軍政制置府』，自任總領，並尊奉孫文段祺瑞爲領導，俟擁戴孫段二老踐尊位後，即奉身以退。

四　**閩軍之應付及白沙之戰**　李厚基派駐水口部隊，爲第十旅唐國謨全部。三日，曾開一個步兵團至古田扼守。迨接延平王旅與粵軍合作進攻之報，於四日復調回水口。時右路王旅第一支隊之一營，已於四日由樟湖坂進占黃田。其餘兩營同時到達谷口，向水口攻擊前進。因衆寡懸殊，五日仍退守黃田，加調劉團增援。左路粵軍，五日已迫近古田城。敵約一營，退守城內。是夜，閩軍棄城退往水口，

粵軍卽於六日清晨占領古田城。當時決定進攻水口，福州計畫如下：

一　以黃司令大偉李司令福林所部，由古田經大湖，向福州前進；

二　以第九旅黃部，及第七旅陸部，由古田向水口前進，與友軍王部協合動作，攻擊水口之敵；

三　以孫本戎部由大湖向白沙前進，斷水口敵人之後路與水口福州之交通；

四　其他部隊爲預備隊。

令下後各軍分途前進。九日，李厚基接王永泉旅與粵軍合攻水口之報，乃悉索福州所有防軍，分裝民船二十餘艘，用小火輪五艘拖帶，派史廷颺統率，開赴水門增援。適遇孫部開到白沙，攔江截擊，當卽擊沉民船二艘，其餘均泊對岸。十日，對岸之敵，用小火輪渡至白沙，與孫部鏖戰半日，孫部因衆寡不敵，乃退至大井。對該敵取監視手段，使其不能增援。

五　水口之戰　十二日，水口之戰起，粵軍任務分配如下：

一　以第九旅步兵第十七團，由時坪對敵，取佯攻；

二　以步兵第十八團由四堡迂迴主攻，期避去敵之堅固陣地，攻入水口，佔領敵陣地；

三　陸旅駐四堡，爲總預備隊，相機策應；

四　何部由上洋接近廬坑亭，向該處之敵施行攻擊。

以上各部，均於十二日晨拂曉行攻擊，次第將閩軍之東南，東北，北方高地占領，俯瞰猛射。何部占駐之高山，並可遮斷閩江交通，王永泉旅張團同時與粵軍進占朝天橋，迫近水口。是時閩軍已處三面包圍中。激戰至上午十時，羊角嶺方面閩軍之主力軍不支，紛紛崩潰，遂被粵軍包圍繳械，旋即完全占領水口，是役閩軍幾於全滅。

六　福州之占領　李厚基前應陳炯明之要求，派王獻臣旅開赴上杭武平邀擊粵軍；陸清汝師原駐泉州，省城部隊，僅有唐國謨史廷颺等部，唐部既已開赴水口，史部復受截擊於白沙，是時福州除督署衞隊外實已無兵。十二日，粵軍李福林黃大偉兩部，由甘源裏進迫洪山橋，恍如飛將軍從天而降。李厚基遣衞隊倉卒應戰，軍心慌亂，卒致不支。粵軍遂攻入福州城。李率少數軍隊，退往南臺倉前山，海軍開礮攔截，遂被繳械。翌日，由白沙退回之史廷颺部復向城內粵軍反攻，李福林黃大偉等部亦倉卒退出城外。是時，粵軍在白沙之孫本戎部已由甘源裏跟蹤追至洪山橋，遂與李福林黃大偉合力將史廷颺餘部擊潰，重占福州城。時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十三日也。

七　東路討賊軍之編制　十七日，許崇智偕徐樹錚王永泉抵福州，乃踐前言，勸黃大偉李福林將督軍公署及其他重要機關讓出，交與王永泉主持。各首領先後抵福州後，許崇智乃首先電請孫文派汪精衛居正蔣中正等來閩商辦一切。未幾，奉孫文令：入閩各軍，改編爲『東路討賊軍，』任許崇智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黃大偉爲第一軍軍長許崇智兼第二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三軍軍長。每軍編四旅，三軍共編成十二個旅。旅由許崇智委蔣中正爲東路討賊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襄辦部隊整理改編事宜，所有部隊概加以嚴格整頓。十二月，東路討賊軍與王永泉部，厦門臧致平部，三方會師，攻克泉州，粵軍改編陸清汝部投降部隊爲一旅，委張毅爲東路討賊軍第十三旅旅長，自是閩省下游漸次底定。

第三節　討陳之戰

一　復粵之準備　粵軍入閩之後，孫文卽決計先取廣東。時，適東三省新敗於直系〔見前奉直之戰〕遣使向孫文要求以在桂之師會合在閩之師，收湘贛，出長江，取武漢；東北方面當負擔北部之攻討。孫文答以：『諸葛孔明昔日出中原，必先擒孟獲，蓋以免後顧之憂也。今日吾黨欲北出長江，非先

南滅陳炯明而取廣東不可。因爲必先得廣東，乃能有力進圖長江，否則腹背受敵矣。」遂派黨人鄒魯往粵，主持討陳軍事。又遣鄧澤如林直勉等商議籌款之策。旋僑民因義憤，咸紛紛匯款爲討陳之需。黨人李烈鈞魏邦平〔時被陳炯明逐離廣州〕廖湘芸謝良牧吳鐵城古應芬譚啓秀等，遂分頭進行。

二　討陳軍事之發動　在討陳軍事動作之先，陳炯明兵力方盛，號稱十萬，密布全粵。故在粵有實力之黨人皆因所有武力太小，不足以抗陳，不敢遽發。是以，討陳之主力發動，乃不得不賴在桂之滇桂軍。時，在桂之滇軍，爲劉震寰之第一師及劉玉山部。滇軍之在桂者，則有二部：一爲向隨孫文北伐，韶關戰敗，退入廣西之朱培德部；一爲顧品珍在滇失敗時，所遺離滇北伐之部隊，有楊希閔楊如軒楊池生范石生蔣光亮各路。此外，退至肇慶梧州間之粵軍莫雄陳濟棠等部，亦與劉震寰聯絡，約定與滇，桂軍一致。政學系首領岑春煊亦命沈鴻英相助。及孫科楊秦等在港籌款運動成熟，滇軍各部乃公推楊希閔爲總指揮。十二月六日，開軍事會議於白馬，決定十日發動。各部担任戰線如下：

一、滇軍全部，由大河北岸，經人和直出梧州，入粵。

二、桂軍，由江南岸，驅逐藤縣之敵，直取都城。

三、沈〔鴻英〕部，以兩旅擔任攻擊府河縣一綫。

三　廣州之收復　是時，鄒魯已用大總統孫文名義，委任楊希閔爲桂軍總司令，劉震寰爲滇軍總司令。劉即與駐梧沿江粵軍鄧演達莫雄陳濟棠卓仁機呂春榮等聯絡一致。十二月九日夜，桂軍劉震寰部移藤縣。十日，與滇軍取得聯絡。同時，樹『討賊軍』旗幟，督師東下。十一日，各軍至容潭。十二日晨，范石生劉震寰親率滇桂軍到梧。駐梧粵軍即依約退卻，以便在封川下游內應。因謀指揮上之便利，桂軍劉玉山部歸楊希閔指揮，故楊改任爲『滇桂聯軍總司令』；粵軍各部則受劉震寰指揮，劉亦改任『粵桂聯軍總司令』。十三日，沈鴻英至梧。十四日，滇桂聯軍沿西江東路，粵桂聯軍沿西江西路，急行軍攻擊陳軍。都城六步肇慶皆不戰而定。陳軍林虎葉舉熊略等，以精銳堅抗，被滇桂兩軍夾攻擊破。師至河口，將陳軍楊坤如全部繳械（陸蘭清內應）。楊坤如僅以身免。各屬民軍，及討賊軍之勢盛兩暫託陳軍旗下者，如魏邦平朱卓文周之貞林樹巍方瑞麟等部，紛紛響應，陳軍到處受敵，全陣線入恐慌狀態中，甚至無從分別敵我，不知誰爲服從之部隊。陳炯明見大勢已去，倉皇離廣州，率所部主力軍，退守惠州，其他鄧本殷等則退守粵南。十五日，討賊陳軍首先入廣州市，商民表示歡迎。旋各軍俱到。當即分撥部隊，跟追陳軍。瓊崖討賊軍陳繼虞王鳴亞欽廉討賊軍黃明堂，皆次第收復南路。北江一帶，亦爲討賊各軍所占克。大總統孫文乃任命胡漢民爲廣東省長。

第四節 討沈之戰

一 **江防會議之變** 沈鴻英部桂軍，自定桂之役陸榮廷失敗後，即輾轉湖南鄂邊一帶，自由行動，幾同流寇。但政學系認該軍爲可用之實力，多方保護，故未爲湘省趙恒惕所滅。及岑春煊電隨討賊各軍東下，實爲政學家之一種策略，陽爲討陳，陰則與北政府相勾結，謀取廣東。故討賊軍克廣州，北政府即有『特任沈鴻英督理廣東軍務』之令。沈到廣州，即占據官署，自收稅捐。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午後，各領袖會於大沙頭參謀部長李烈鈞處，爲治安軍事等問題，特開會議。沈鴻英乘機突派部隊襲擊譚啓秀梅萼等討賊軍於觀音山東；利用陳炯明所倡之『客軍入粵，粵人亡省』之言，以煽滇軍，謂魏邦平將聯絡粵籍各軍，解決滇桂各軍，非誘擒之不可。楊希閔劉震寰一時失察，誤聽其言，約胡漢民鄒魯魏邦平陳策會於江防司令滇軍楊如軒之旅部。屆時，楊希閔託病不至，沈鴻英率所部將領李易標陳天太劉達慶黃鴻猷等及衛隊，荷駁殼槍赴會。並於江防司令部四週密布步哨。開會時，沈鴻英故與魏邦平爭，劉達慶即陰至魏身後突執魏雙手。陳天太拔槍向魏轟擊。同時，沈鴻英等咸出槍直向胡漢民劉震寰鄒魯等猛射。蓋沈之密謀，擬並楊希閔劉震寰亦殲之，俾獨占廣州。胡漢民急趨樓下

避免，鄒魯遁入楊如軒臥房，劉震寰避入後室，陳策躍樓墮地受傷。楊如軒等見沈之舉動，始恍然沈並將不利於滇軍，親率衛護胡漢民鄒魯等脫險，且救魏邦平至楊希閔處。時，劉玉山聞變來援，乃以所乘汽車載胡等回大沙頭。沈偵悉，飭令長隄伏兵見桂軍標幟之汽車即狙擊之。（劉玉山亦桂軍與沈部標幟相同）令至長隄，劉車已過去。適有一桂幟之車儀從甚盛，急駛至伏兵傾全力狙擊之。車中人盡死，視之則沈部軍長劉達慶，參謀長黃鴻猷因同幟而誤死。至是，滇桂各軍咸起攻沈。許崇智由閩回師，已至粵境。朱培德部（時陳嘉祐部湘軍已散）亦將至廣州。海軍亦反沈。沈鴻英四面受敵，乃退出廣州。

二　討伐沈鴻英　旋，大總統孫文於二月二十一日回粵，以大元帥名義，指揮各軍。至粵之後，即下令，命沈鴻英部移防肇慶一帶，滇軍移防北江一帶，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部移防石龍東莞虎門一帶。三月二日大本營組成，而沈鴻英反抗移防之令。適大元帥下令實踐裁兵宣言，沈部乃於四月十六日起變。是日拂曉，沈軍李易標部步兵數營由白雲山向農林試驗場之滇軍總司令部撲攻。滇軍事先得訊，已預爲之備。即出隊抗戰。大元帥孫文親偕楊希閔督戰，擊敗沈軍。沈鴻英乃自任中路，沿粵漢路兩段向韶關方面退卻，以其子旅長沈榮光出英德四會直攻三水。西江一帶之沈軍亦同時自由行動。大元帥大本營乃發令褫革沈鴻英桂軍總司令本職，令各軍圍勦。沈部不支，乃退入湘贛邊境。

第五節 東征之役

一 東征之始 吳佩孚屢嗾贛南鎮守使方本仁以所部擾粵，更接濟東江陳炯明南路鄧本殷潮汕洪兆麟等部械彈等項，使擾粵阻討賊軍出發。十二年秋，大元帥孫文乃決計親征東江，以除後患。以石龍為大本營駐地。於八月二十三日，乘大南洋輪船出發。是時滇桂各軍已與陳軍激戰數月，迄未得大勝。二十五日，博羅方面，陳軍勝。林虎即率部直向石龍進攻。二十六日，博羅被圍，飛鵝嶺失守，陳軍占銅鼓嶺北嶺一帶高地。大元帥命乘機出發博羅，並親函許崇智堅守，一面命差艦載糧冒彈前進，以資接濟。又檄廣州滇軍出發，但滇軍須餉乃行，博羅之圍終不得解。乃檄福軍應援李福林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時，吳鐵城部開抵增城。但，古應芬奉令往調之蔣光亮部，始則託言無事，繼則得事亦不至。

二 博羅之解圍 二十九日，大元帥由石龍向博羅移動，止於禮村。三十日，由禮村至蘇村。船阻風雨。李福林部吳鐵城部及負偵察任務之騎兵均不得進。三十一日，大元帥由鐵崗泊地抵松村。時博羅被圍已久，守將劉震寰拚死堅持。城下水漲，陳軍不得近，僅遙擊而已。適內務部長譚延闓奉令入

湘，在湘南大捷，捷電傳來，大元帥乃令各軍攻擊前進。一日，座船至第七碉，令福軍及滇軍祿國藩田鍾穀部登山警戒。並飭副官於山巔架烽火，使城內得知主帥親自來援。次日，大元帥孫文親登北嶺，凡偵察敵情，査察地勢，均親爲之。但因滇軍大部未至，且驕不受命，孫文親至石龍督促，並許祿國藩以重賞亦無效。三日，東路軍所屬師長張民達與陳軍戰於淡水，大破之。四日，張親至石龍報捷請訓。大元帥令福軍滇軍分左右翼進攻。滇軍第四師，要挾索餉未得，全部引退，止之無效。五日得南路鄧本殷攻陷北海訊，大本營令永豐艦往援。至七日，許崇智決冲圍，但以援軍不克。八時許，福軍與陳軍大部接觸。滇軍田鍾穀，粵軍卓仁機，張弛團登雄雞拍翼。大元帥親自督戰，左翼福軍初猶小勝，陳軍大部衝進，福軍被迫退。陳軍乃乘機大進，沿義和墟，向蘇村進，欲斷討賊軍歸路。是夜退至石龍。八日，重進至蘇村卓旅會同福軍攻破義和墟之陳軍，攻擊前進。九日，大元帥由雄雞拍翼至譚公廟率僚屬登山督戰。各軍奮攻，分途追擊，鏖戰甚烈，自朝至午後，進退數次，死傷甚夥。十日，博羅守軍楊廷培部衝圍占銅鼓嶺。陳軍死傷枕藉，向派尾響水退却，博羅之圍遂解。大元帥進城親自撫慰。並分令福軍及卓旅分途向派尾響水追擊。楊廷培師死傷太重，令獎萬元，調回廣州休息。以次各軍皆有獎。大元帥旋即乘第一師（時粵軍第一師已來歸）蟠龍艦赴梅湖，察看重敵兵陣地。

三　惠州城之攻禦戰　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飛機隊奉令向惠州城實彈抛擊。十三日，大元帥親至梅湖，手發重礮五，轟擊陳炯明之巢窟。十四日，大元帥返廣州一行。增城方面報捷。十八日，大元帥復至前方。二十日，親至飛鵝嶺，籌攻惠州。午十一時，至瞭兵陣地，惠州陳軍覘得，發礮遙射，彈落大元帥身旁不及丈。計劃既定，留程潛（陸軍部長）督攻，而返梅湖。是日，白沙輪遇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皆遇難。二十一日，復親發六彈攻惠城。自是連攻數日未克。且因謝鐵良死，魚雷盡燬，重運魚雷攻城。至二十三日午，始衝鋒，各軍並進，作拂曉戰。以魚雷炸城基，飛機擲炸彈。戰至二十四日拂曉，魚雷失效。各軍撲城，死傷徧地，卒不能克。午後，陳軍反攻，各軍死亡過鉅，不支而退。至十月三十一日，其間互有勝負。劉震寰於是日退出飛鵝嶺。十一月六日，大元帥恐博羅有失，重出發親征。連日奮攻激戰，尚未得大勝。六日，許崇智部大勝，陳軍退回惠城。七日，大元帥返廣州。八日，各軍被陳軍襲攻，大敗退卻。九日，大元帥急至石龍，懸重賞，嚴督反攻。至十二日，分三路攻陳軍。粵軍第一師師長李濟琛增援增城。

四　石龍之敗　十二日拂曉，陳軍迫近石灘，被滇軍擊退。旋棠蘭鐵路方面戰急，討賊軍不支。大元帥卽令新到之李根源部前進。不移時，前線大敗。潰兵沿鐵路紛奔，全陣線牽動。訛言紛起，各軍咸

急退。陳軍超程追趕。大元帥乘機關車回廣州。范石生聞敗，不待炊畢而奔赴救援。陳軍不意有此生力軍，范石生遂大破陳軍洪兆麟部於石龍，乃得稍戢陳軍之勢。散兵至大沙頭被收械者以萬計。陳軍乘勝，直攻廣州。時，廣州已無可調之兵，其危迫情形不堪言狀。大元帥孫文仍本大無畏精神，堅持賸一兵一槍，亦奮鬥到底之宗旨，整頓前方退回各部，爲應付陳軍之計。奈各軍皆無鬥志，廣州已岌岌可危。幸湘軍於是時達到，得以擊破陳軍而保全廣州。

第六節　湖南之役

一　湘軍之歸附

先是，趙恒惕在湖南制省憲自治，對北伐大計，始終反對，且與吳佩孚相勾結。孫文爲貫徹主張計，必先取湖南。適湘西鎮守使蔡鉅猷不容於趙。趙調蔡爲講武堂堂長。蔡部原有第八，第九，第十三個混成旅，乃起兵抗趙。湖南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滌平，亦因趙有去之之意而傾向討賊軍。孫文乃任內務部長譚延闓爲『北伐討賊軍湘軍總司令，』間道至湘南。宋魯及寶慶鎮守使第五混成旅旅長吳劍學，衡陽鎮守使並兼三混成旅旅長謝國光皆歸附。譚延闓乃任命宋鶴庚等爲軍長〔見湖南軍史〕分途進攻。

二　長沙之得而復失　時，湘西戰事已爆發，魯滌平駐兵潭衡間，適所部團長袁植反對歸討賊軍，魯乃殺袁。至是，前此魯滌平所託名之調和，已無復敷衍之可能。湘南戰事遂亦爆發。八月二十八日，謝國光部大破趙軍第一混成旅旅長葉開鑫部於衡山。時葉開鑫第一師之第一旅旅長賀耀祖，第二旅旅長唐生智，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劉鉶皆附趙。第一師之殿兵團團長黃輝祖，第一混成旅所屬之步兵第二十五團團長朱耀華皆附討賊軍。適該兩團奉調過省，乃於湖濱渡迴師，反攻長沙。城破，趙恆惕狼狽遁走。湘東第一軍陳嘉祐部繼進，遂克長沙。趙恆惕至漢口求援於吳佩孚，引北軍駐岳陽。適討賊軍湖南第二軍吳劍學部第二旅旅長張湘砥〔原湘軍第五旅第十團團長〕倒戈附趙，賀耀祖復自西路反攻，長沙兵單不能守，朱耀華等乃退往湘南。湘西之蔡鉅猷部則已攻至長沙對河之瀠灣市，與趙軍夾河而陣，河面交通斷絕十餘日。

三　討賊湘軍之入粵　趙恆惕部向討賊軍着着壓迫，而東江方面之敗耗頻傳，湘西討賊軍又不克堅持渡河，吳劍學部遂敗退。九月五日，謝國光部亦敗。幸方鼎英〔宋鶴庚之參謀長時任湘中第一軍第一師長〕率黃輝祖部趕至，得未覆滅，而在長沙湘東第一軍之第二路歐陽立袁部文砥團均被圍散走。自是賀耀祖擊破湘西軍，唐生智葉開鑫擊破湘南軍。譚延闓乃決定率領歸附之湘軍回粵，以急東江

之難。衡陽一戰以後即下令退卻。將全部編爲五個軍：宋鶴庚爲第一軍軍長，魯滌平爲第二軍軍長，謝國光爲第三軍軍長，吳劍學爲第四軍軍長，陳嘉祐爲第五軍軍長。全部由韶關入粵。十一月初旬，趕至廣州附近，適值石龍失守，湘軍即邁前近敵。十二日，到達前線。十三日，擊破李易標部。十四日，大敗陳軍之主力。旋即克石龍。連戰皆捷，陳軍退困惠城。自是湘滇粵各軍與陳軍相持於東江，迄未得解決。

第十二章 江浙戰爭

第一節 戰事之醞釀

一 緊戰之遠因 此次戰爭，自發難者言，似爲江蘇之齊燮元與浙江盧永祥之局部爭執，而實則爲直系與反對之者之最後一決。蓋自直皖直奉戰後，直系軍人，獨據北方政局之中心，始則迫徐世昌去職，挾黎元洪以復位，已而去之而擁同系首領曹錕爲總統。權位愈隆，招忌亦愈甚。浙督盧永祥者實皖系要人，自十一年廢督令下後即已自任軍務善後督辦，不受北政府羈縻，明示反直之意。洎十二年國會遷地制憲之說起，盧乃於六月二十七日，通電反對，並招待七月十四日因被迫開會南下議

員二百餘人於滬上，深爲直系所嫉。而是時曹吳方欲以武力統一東南：最初之三月三日洛陽會議，則決以沈鴻英督粵，孫傳芳援閩；旋以臨城案件，知田中玉將不自保，又命王承斌聯齊燮元以圖之，既而果皆遂意，於是益思擴其勢力，而有八月初旬保定會議，通過對浙用兵之舉。凡此皆懷之有素，非一朝一夕而然。故曰江浙之戰，則直系與其反對者之戰也。

二　戰爭之近因　孫傳芳自入閩後，漸就發展。已而果逐臧致平楊化昭而之於浙。孫之入閩也，意在閩，而亦在浙。欲啟釁於浙，因以蘇皖閩贛名義，迫盧永祥解散臧楊軍隊，知其不能，而固強之。乃臧楊入浙，盧竟收其殘部，甚且袒護之，不受議員何雯之調停，以激怒直系。於是戰雲益密，風潮愈不可息矣。方是時上海警察廳長梁國棟，爲李達生所刺，懸缺待補，爭薦心腹：淞滬護軍使何豐林舉陸榮錢，齊燮元舉申振綱，無效。又滬海道縣知事換人問題，皆使齊以難堪。至是齊之將加兵于浙也，自其私忿引起之心，較系派關係爲尤甚。乃假向浙收回淞滬地域管理權爲名，於十三年九月三日，進兵昆山松江宜興等處。先是淞滬本屬蘇境，袁項城時，爲防範河閒，特設護軍使以分其勢。嗣後李齊相繼，俱感臥榻容人，屢思收回而莫獲，初不意終以此爲兵戎相見之導火線也。

第二節　江浙兩方之備戰

一　浙方之軍事計劃　自四省聯合攻浙之說起，浙督盧永祥乃由沉寂而變爲積極備戰態度。其軍事會議結果，則以全浙分爲兩路：一爲北路，備蘇皖者也，盧自爲總司令；北路之中，又分三路：上海松江方面爲右路，以楊化昭之軍當之；長興合溪方面爲中路，陳樂山之軍當之；泗安方面爲左路，王賓之軍當之；一爲邊防軍，即南路備贛閩者也，以張載揚爲總司令，潘國綱副之。此其最初計劃也。後雖路有更變，要亦無大異。至二十四日，則任務編定，始大定。委任第一師長潘國綱爲左路司令，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爲右路司令，郝國璽爲衢防司令，盧自爲總司令。至其軍隊，則除原有四師外，加以邊防及滬方各軍，實有十萬之衆。

二　蘇方之派定各師旅長任務　蘇軍全部，編爲八支隊：吳恆瓚爲先鋒隊，宮邦鐸盧鳳書李殿臣黃振魁朱熙楊春普白寶山馬玉仁爲各路支隊司令；齊自爲總司令，駐節蘇州；陳調元留南京，備作各路接應；吳鴻昌爲徐屬守備司令，兼代徐海鎮守使；齊寶善爲揚屬守備司令，王健飛暫代江寧鎮守使，王桂林爲衛戍司令，維持省城治安，席鑅爲總執法處長，李鳳鳴秦錫爵爲隨營執法處長；而以劉

玉珂為總參謀長，王文桂為參謀處長；又設總兵站部於下關，劉同春為總兵站司令，內分三股：軍需股長張樹生，軍械股長南中文，軍輸股長聶鈞魁。其餘鎮江無錫常州蘇州崑山分設五兵站，均由總兵站司令指揮，關於軍事上一切應用，俱由各兵站直接負責，以免臨事倉遑。此其職務分担之大概也。

第三節　江浙之攻守方略及海軍調遣

一　蘇方攻守方略　蘇軍分四路：第一路向上海取攻勢，由宮邦鐸馬玉仁等任之，其進取方略又分三路：一，中路—由崑山，安亭直趨黃渡南翔，沿滬寧綫而達滬；二，左路—由瀏河太倉，以拊吳淞之背，而以海軍攻其腹；三，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橫趨松江，以斷浙滬連絡；第二路駐宜興取守勢，由陳調元等任之，亦分張渚蜀山烏溪三路防守；第三路向廣德取攻勢，由皖省旅長王普等任之，由泗安直趨吳興，北斷長興歸路，南達杭州；以上三路總司令，則齊燮元自任之；第四路向仙霞關取攻勢，由閩省孫傳芳軍及贛軍之一部任之，以攻浙江之後，司令官則為孫傳芳。

二　浙方攻守方略　浙軍共分三路，而駐界牌關之一旅，則附屬於第二路；總司令一職，盧永祥自任之。其攻守計畫如下：第一路駐上海取守勢，司令為何豐林，朱廣聲臧致平楊化昭等部屬之，防

殘極長，凡黃渡南翔瀏河青浦嘉定等處，均在範圍；第二路向長興取攻勢，司令為陳樂山，第四第十兩師，各有一部加入之，擬以全力攻宜興常州，以斷蘇省鐵路，直趨南京；其駐守湖州王賓之一旅，則令開赴泗安，以拒廣德方面之皖軍；第三路駐江山取守勢，司令為潘國綱，浙江省軍第一師及少數之第二師軍屬之。

三　海軍調遣　南京海軍司令杜錫珪，謀聯閩海軍會師上海，以分浙江之勢，故密令楊樹莊率艦隊由閩來滬，而先令司令李景曦，率楚泰楚有楚謙江貞湖鷹利通六艦停駐鎮江。已而楊樹莊督各艦至，因會謀攻吳淞砲台，以直趨龍華，斷浙滬連絡。

滬海軍領袖林建章，聞楊樹莊將與寧聯也，因致電勸之，楊拒不納，且于二十八日，續派普安楚觀江元三艦出發赴滬。於是聯浙之駐滬獨立艦隊，海籌巡洋艦與永績建康等艦，均升火，并將宿辰兩魚雷艇，一律裝置，以備出發；又調回永績張字兩艦，入駐黃浦，以保護地方治安，而吳淞口要塞防務守禦一切，則均歸砲台司令部主辦之。

第四節　兩方之兵力

一　兩方最初布防之兵力

甲　蘇方

第一路　上海（崑山青陽港一帶）　約一師三旅

第二路　宜興　約二旅

第三路　廣德　約一旅兩營

第四路　仙霞嶺　約一師三旅

乙　浙方

第一路　上海南翔瀏河吳淞龍華　約一師一旅

第二路　長興　約二師

第三路　江山　約一師二營

按上列表中所記者，爲各方最初布防之兵力。迨接觸後，則彼此調動，增遣不定，無從稽考。惟蘇方則以聯省友軍先後加入戰綫，爲數之多，當數倍於浙。至仙霞嶺閩浙兩軍比較數嘗相當。

二　浙滬蘇軍力之調查

甲　浙軍

名稱	兵數
陸軍第四師	八、〇〇〇人
陸軍第十師	一〇、〇〇〇人
浙軍第一師	八、〇〇〇人
浙軍第二師	六、〇〇〇人
第一混成旅	二、〇〇〇人
第二混成旅	二、〇〇〇人
臧楊邊防軍	二五、〇〇〇人
各地防軍	一三、〇〇〇人
總計	七四、〇〇〇人

乙　滬軍

名稱	兵數

第十八混成旅	二、〇〇〇人
第六混成旅	三、〇〇〇人
要塞防軍	一二、〇〇〇人
總計	一七、〇〇〇人

丙　蘇軍

名稱	兵數
陸軍第六師	八、〇〇〇人
蘇軍第一師	四、〇〇〇人
蘇軍第二師	四、〇〇〇人
第十九師	三、〇〇〇人
第一混成旅	四、〇〇〇人
第二混成旅	三、〇〇〇人
第三混成旅	三、〇〇〇人

第四混成旅	三、〇〇〇人
實五混成旅	三、〇〇〇人
第六七混成旅	四、〇〇〇人
各處要塞軍	四二、〇〇〇人
總　計	八一、〇〇〇人

第五節 皖閩贛之援蘇

一 四省聯絡之由來 洛吳於臧楊入浙，初甚注視。既悉其非有他故，遂不欲稍極干涉。蓋恐東南釁起，奉張必乘虛而入也。及江浙形勢日趨緊張，盧（盧永祥）奉（奉張）聯絡漸形密實，乃決助蘇齊，並令閩贛皖亦取一致行動，而環攻浙江。此四省聯絡之所由起也。茲總其援蘇情形，收述一節，而存其梗概。

二 皖方 自蘇皖閩贛四省聯軍攻浙之說起，馬聯甲遂連日召集會議，討論所以對浙者。旋即決定分兵兩路：一出廣德，一出徽州。出廣德者由第三旅任之，先集駐徽之楊營於蕪湖，取道宣城，為

先行隊，餘繼之。出徽州者，以第五旅任之，先行者為第一團長賈永清所率之馬俊山一營，閻統貫一營及二團沈仲一營，馬懷香一營。其後以徽州與浙江接壤，地多層峻嶺崇山，以言進，則勞兵曠日，苦其難；以言守，則馬金嶺鏞嶺濟嶺等要隘，一夫可防，遂不加意，而偏重廣德。所謂軍隊，除三旅全部外，更益以五旅一團，馬炮各一營，機關槍二連，而取攻勢。此當時調遣之大概也。

三 贛方 自東南形勢發生變化以來，其關係各省之行動，日趨重於軍事計畫，而贛省之蔡成勳，尤對于防務籌備不遺餘力。其時贛東一帶，原駐軍隊，有暫編第三旅與第二十二混成旅及近畿第一師第一旅。以言防範，實非不足。乃蔡以援蘇故，復調贛南長寧等處近畿第一師第二旅移駐撫州，第一師第一旅駐南城，暫編第三旅駐資溪；並由省至玉山間設兵站數處，以接運軍械，而大舉攻浙。

四 閩方 自洛吳電令蔡成勳出兵一師歸孫傳芳節制，孫即組編閩贛聯軍，大舉入浙。始孫分所部為六混成旅，繼又改為六支隊，每隊設司令一。其六支隊司令，則以閩北鎮守使兼第十混成旅旅長孟昭月充之，而兼第一支隊司令，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張俊峯為第二支隊司令，二師三旅旅長盧香亭為第三支隊司令，二師四旅旅長謝鴻勳為第四支隊司令，第一混成旅旅長彭德銓旅為五支隊司令，十七混成旅長王麒為第六支隊司令。各支隊隊長，均由本旅團長兼任。以一，五，六，三支隊為右翼，

二，三，四，三支隊爲左翼；其二師之騎兵炮兵兩團，及王永昌降將崔錦瀛一團，暨二師工兵輜重各營，均在中路。八月三十一日，孫抵福鼎縣，時軍隊已集，即令盧香亭爲前敵指揮，進攻浙之永陽，直趨溫台；並令第三支隊謝鴻勳率所部二師四旅及騎炮兵各一團，由政和入浙慶元，皆集中永嘉，其浦城及後方防務，即責令第十旅孟昭月第二十四旅張俊峯擔任之，而自爲總司令。緣孫之舍衢嚴不攻，而遷取溫台者，蓋取水陸並進之意。先是海軍警備司令楊樹莊，於二十七日率領應瑞海容等六艦，附以陸戰隊二團，二十八日抵三都澳，三十日向浙屬溫州進行，候陸軍過平陽，即令同攻永嘉，然後及寧波。至是，孫傳芳以海軍既前發，即驅兵直向溫台來攻。

第六節　各路戰爭

一　**黃渡之戰**　東南之役，雖戰地延數百里，兵力至數十萬，自事起至終，兵刃相接者累百十次，無由稽其變化，詳誌靡遺，然必爭之地，要亦不出黃渡瀏河及其他數區。黃渡爲蘇軍第一路中路軍必爭之地。九月三日，齊燮元命宮邦鐸進兵崑山，以窺上海；軍次黃渡，與臧致平前哨遇，戰遂作。時蘇方兵力，實較厚於浙，居以衆制寡之勢；然自接觸至十月十三，歷日四十，終轉戰於安亭黃渡間，雖肉搏數

次死傷千餘，終不得一逞。蓋黃渡固爲蘇軍之所必爭，而亦浙軍之必不可失者，故浙軍終死守之。十三月十三日，聯軍總司令盧永祥通電下野，結束戰事。先是聯軍失松江後，相繼失守新橋青浦嘉定。盧乃於十二日夜一時，召集臧致平楊化昭陳樂山朱聲廣夏兆麟等各司令，密議最後應付。陳樂山略謂：今彈餉已不足，將士又苦戰累月，雖欲再戰，勢成不可，不如主帥急流湧退，以全大局。語畢，列座爲之愕然。臧楊且起而辯斥其非，以爲兵尙三萬，一旦放棄，殊爲大愚。而卒以第四師不願再戰，遂通電解除兵柄，放棄淞滬，所有龍華軍隊，由上海防守司令暫維現狀。斯時何豐林尙在莘莊督戰，聞訊急返龍華，與盧子嘉面商機密；結果何亦以大勢已去，遂與盧氏于十三日晨，乘上海丸東渡。是時安亭蘇軍，尙未窺龍華突生變化，故十三日下午一時，猶向聯軍猛攻。及浙軍前線悉由甥司令部他遷，知大事已去，懸白旗示敵，戰乃罷。十四日，黃渡聯軍退眞茹及上海。

二　劉河之戰　九月四日，駐太倉蘇軍馬玉仁部，爲黃渡浙軍擊退，旋集其所部約六七千人，轉攻劉河，浙軍不敵，退羅店，已而龍華援至，併力反攻，復佔劉河。六日晨，浙軍一路總司令何豐林，來自龍華，下令總攻擊，臧致平親臨戰，馬玉仁迎之，幾敗，幸吳恆瓚率所部至，蘇軍威遂復振。是役也，雖激戰十八時，而略無勝負，惟成對峙之局而已。茲後兩方兵力，時有增加，戰則無間晝夜，終以一河之險，各其

滬籍，故得久保均勢，然士卒之死傷者，則累千數。十月十三晨，聯軍前綫得悉龍華何豐出走訊，不敢復戰，退出瀏河。蘇軍乘之，追擊數十里，聯軍死傷甚衆；及羅店，亦得龍華訊，戰始息。十四日，蘇軍朱熙部自嘉定會合瀏河夾攻羅店，聯軍被圍者數日，乃悉降。自戰起至今，時逾月又十日，浙軍雖寡，而未嘗稍挫，乃以牽於大勢，不克免諸敗北，事同黃渡，非戰之罪也。

三　嘉定之戰　自九月三日，蘇浙兩軍接觸後，浙軍即扼守南翔，以拒崑山之敵。顧全羅店，以聯上海瀏河，並保障吳淞。嘉定在羅店之西十八里，南翔之北二十四里，關係甚重，不幸而失，則蘇軍可以側攻南翔，正窺羅店，橫斷上海瀏河，直搗吳淞之背。四日，蘇軍馬玉仁部於攻瀏河時，同由太倉之陸渡橋，往襲嘉定，與浙軍前哨遇，戰於朱家橋，浙軍以衆寡不敵，退守離城三里之竹篠弄，以待後援。未幾，南翔羅店澄橋唐行均遣兵至，分途應敵。戰遂復作，飛彈所隼，盡成焦土，民居之燬損者無數。嘉定幾危，駐滬司令何豐林得悉前方危殆，即令楊化昭自南翔馳援，楊以精銳三千往，與蘇軍對壘于高升橋。屢進肉搏，蘇軍始退。此五日戰況也。明日，浙分三路反攻：北出皐慶（離城三里）以規婁塘，西出朱家橋以攻陸渡橋，陸渡橋爲嘉定太倉交界處，蘇軍之至瀏河與嘉定，皆由此出發，西至外岡，自外岡而西，則在在可與滬寧綫軍隊相呼應，若駐重兵，足使蘇軍不能東越安定黃渡。此浙軍在六日擊退蘇軍後所擬

守嘉定之策略也。時，蘇軍既每戰不利，乃開分軍他襲以弛嘉定之備，而守兵終不懈。故兵臨城下，無恙也。至十月十二日，蘇軍彈藥猝增，卽向石崗門聯軍進攻。聯軍由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夏兆麟親督戰，歷五時，蘇軍稍退。入夜，蘇軍司令朱熙率隊復至，聯軍第四師及楊化昭部，並力却之，均敗退入城中。時蘇軍敢死隊已乘轟擊之際，梯城而入，自內夾攻，聯軍知不可守，卽自東門退出。十三日蘇軍入嘉定。

四　青浦之戰　九月五日，蘇軍始攻青浦。——青浦之白鶴港，離安亭十二里，北通嘉定，南達青浦，西臨崑山，東接黃渡，水陸均便，浙軍先以八百人駐防之。離安亭八里之杜村，二十四里之重固，皆駐浙軍。以其爲青浦屏蔽也。五日晨，蘇軍第十九師之一部，由泗港經趙屯橋，向白鶴港總攻擊。浙軍不支，退守重固；蘇軍追之，及城下，擊以大礮，全市幾盡成焦土。而浙軍仍掘壕固守。六日楊化昭援重固，戰于杜村。八日蘇軍楊普森部敗走陸家浜。二十一日，重固青浦失守，旋陳樂山率兩團至，力戰，竟日復所失地。二十四日，兩軍援至，均由三千人增至一萬以上。十月一日，聯軍司令以黃渡甚急，卽下令向重固蘇軍猛攻，以分其勢。二日晨，聯軍前線，忽聞松江戰事發生，因改守勢。九日松江及天馬山均爲蘇軍佔領，青浦益危。十一日，蘇軍大舉攻青浦，聯軍以子彈不敷，退北簳山及陳坊橋，其明日蘇軍入青浦。聯軍亦向華莊南翔上海分退。査青浦之戰，多在白鶴港杜村及重固間，旋得旋失，轉戰無休日，雖死傷甚巨，

而陣線略無進退，蓋蘇軍雖衆，不如聯軍善守也。

五　宜興之戰　宜興為江浙戰爭中重要地，在臧楊事未發時，浙方即設防要隘。蓋浙之長興，與宜接境，半臨太湖半依崇山，苟蘇軍攻浙，出楊店長興，即可直趨滬杭甬路；浙攻蘇，得越縣腳嶺，亦可橫截滬寧。故蘇齊於八月杪令十九師楊春普率所部七三七四兩團第五混成旅旅長陳調元率所部步兵一團，礮馬工程各一營，駐蜀山；白寶山率二團駐張渚，合計一萬餘人，防守宜興；仍駐第二混成旅於常州策應。九月七日，陳樂山令浙軍攻蘇警備隊，乘豫軍張福來及白寶山之被調他遣也。是役浙軍雖死傷相望，而卒占父子山青石山諸要隘，湖汊蓮花蕩及楊梅山亦次第攻奪之。九日浙軍團長鍾士秀攻蘭山，轉戰二日，蘇軍漸不支，陳調元幾中彈死。蘭山烏溪關蜀山鎮同時皆失，遂退守蜀山。十二日浙軍三路合攻蜀山，陳調元楊春普等親臨前線，誓死力拒。十三日晨，宜興之援由崑山南京猝至，數達二萬餘。蘇司令陳調元遂下令反攻，浙軍陳樂山亦親蒞戰地。明日復有鄂軍豫軍數營增援宜興，勢益振。浙軍連戰不利，退守烏溪關。十七日烏溪失守，聯軍竄蘭山。十八日，聯軍司令陳樂山奉命撤退二路軍，改調淞滬，與上海聯軍合以禦崑山之敵。于是聯軍第二路戰事，遂告結束。

六　泗安之戰　九月十五日，駐廣德皖軍第五旅之一部，由界牌關進攻泗安；聯軍湖嘉鎮守

使王寶，命第二十八團團長李廷美率所部迎之，戰於半邊塘，稍接卽退。十六日皖軍團長張洪德，復挾隊至，總司令旅長王普自率砲兵一營爲後應。浙軍戰不利，退大環橋。十七日，皖軍分兵渡河攻擊，大勝。十八日盧總司令以四路軍危急，令撤泗安兵悉回吳興，於是皖軍不戰而有泗安。方張廷美團之抵吳興也，適第四師長陳樂山以全部至，蓋將由嘉興以赴龍華也。至是張團及楊化昭所部，隨同長興撤退之軍，由嘉興分乘火車，轉加淞滬前線矣。

七　仙霞嶺之失　九月四日，閩軍孟昭月之第一支隊，進攻仙霞嶺，守兵應之，歷數小時，均無死傷。旋浙軍以人數較少，自退數里。閩軍乘勝前進，浙軍復據險以守。時有隊長某，與閩通聲氣，潛將設於仙霞關扼險處砲上之重要機器卸下，迨孫軍至，守兵遽失其利器，無所憑藉，閩軍韓團遂佔仙霞嶺。而第三路駐衢副司令潘國綱，尚不知前方天險之已失也。至十日孫軍次第集浙境，乘勝連克慶元，龍山。而贛軍之自玉山出者，亦于十二日佔常山。于是江衢大震。先是浙副司令伍文淵以江山爲衢州屛蔽，不守將撤橋後防，因令七團增援，已而不至，且走大陳，蓋已暗受閩孫意也。及閩軍至，伍文淵果以寡不敵衆，潰退衢州，江山遂失。不二日，衢州蘭州亦相繼失陷。至是潘以前敵歷境，後援又絕，不得已退駐桐廬。而已不能制敵人之長驅直入矣。十八日，盧永祥以三路頻失敗，疑浙軍將變，乃以政權還浙人，而

自借省長張載揚赴滬。於是所謂江浙戰爭者，一變而爲寧滬之戰爭矣。

八　南翔之敗　九月十九日，蘇軍由黃渡馬陸襲南翔。南翔在黃渡之東，西北通嘉定瀏河，東南則密邇上海爲嘉定黃渡後援軍之駐屯地。始蘇軍注意黃渡，以爲拔此，可進攻南翔，乃戰輒不利；又側擊瀏河，亦被創；於是改變戰略，謀襲南翔，而對于黃渡作前後夾攻之勢。十九日拂曉，蘇軍之攻黃渡者，分道皖豫軍約兩營，由馬陸鎮抵鶴頸灣，聯軍副司令臧致平派兵逆之。戰經日，蘇軍始勝而終敗。退馬陸。二十五日，聯軍總司令盧永祥，偕何豐林陳樂山臧致平由滬抵南翔，劃作戰計。旋聯軍第一司令何豐林副司令臧致平親臨陣分左右翼謀襲馬陸，不果。而是時蘇軍官吳恆瓚以南翔不可急下，不如他圖，於是而有方泰之役，意在斷截浙軍之聯絡也。然方泰爲嘉定南翔間要道，聯軍已固守之，故激戰澈一日夜，仍無進展。十月十三日，盧永祥臧致平出走，南翔車站司令及第一第二軍軍官，亦先後赴滬。聯軍大亂，悉退眞茹，繼又竄上海。至是以鏖戰彌月莫克之南翔，爲蘇軍不戰而佔領矣。時十月十五日也。

九　松江之失　自仙霞嶺衢州相繼失陷後，閩孫前部，益所向皆攝。旋于九月二十六日與湖州調來之蘇皖軍，會攻楓涇，佔領之。卽分兵三路攻松江，以白寶山部爲中路，皖軍史儉玉部爲右翼，孟

昭月盧香亭爲左翼，孫自任總指揮，進迫石湖蕩，分攻金山縣及烏沙（離松江九里）皆拔之。十月七日，蘇閩軍以木筏先後啃渡黃浦，而伏於明星橋，謀襲淞滬軍之松江後路。而於石湖蕩仍取攻勢。又以全力由南浦趨松江車站，以分聯軍勢。已而，明星橋伏兵盡發，直搗後方。而時蘇閩軍之自金山出者，亦分兩隊猛擊。聯軍四面皆敵，乃據城以守。八日附城砲聲大作，民房震動，閩軍攀牆入。守城司令王賓携眷逃上海。松江遂陷。九日，聯軍總司令盧永祥，以何豐林爲松江司令，第十師第十九旅鄭旅長爲前敵總指揮。旨以恢復松江，而駐軍莘莊。十日，何豐林親督戰，傳令前敵，後退者斬，與閩軍戰于明星橋，敗其衆。十二日閩軍突由顓橋至，聯軍禦之，彈盡繼以肉搏，終不敵，遂退新橋。龍華大震。十三日，停戰令下，何盧東渡日本。於是蘇閩軍進駐淞滬，戰事乃告終。

第七節 戰事之結束

一 各路聯軍之退滬 江浙戰事自九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三日止，曆一月又十日，何盧出走，戰事乃終止。惟時除松江青浦嘉定已爲蘇軍佔領外，若黃渡南翔瀏河與淞則猶有聯軍第四師第十師第六混成旅，及臧楊之軍隊，與臨時集合之別動隊，北伐軍游擊隊，將校義勇團等合計尚不下三萬

餘人；雖遍處滬隅，已無發展餘地，而大部彈械猶足，倘據負隅一戰，徒以盧何背其戰至一卒一槍之宣言，遽棄其背崖，脫危先竄，遂令群龍失首之軍隊，不得不遠引他避，而集中於上海。十四日後，聯軍之退回龍華高昌廟者，惟多數四師及第十師之一部而已。其由南翔黃渡退回閘北者，則以第十師及臧楊之部為大部份。合計約達二萬餘人。此等軍士，皆以無所依歸，靜候改編或遣散者也。

二　收束辦法　十七日，閩浙巡閱使孫傳芳，與蘇軍第一師師長白寶山，合同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之代表，議改編及散遣條件。決以所有軍隊，悉數改編，不願者給餉遣歸。於是聯軍殘部，悉分隸于蘇齊浙孫矣。茲分列于下：

甲　由蘇齊改編者

一、聯軍第十師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各團，及砲四，砲十，工程，輜重等隊。

二、楊化昭及臧致平部之留駐閘北者。

三、聯軍游擊隊由松江退駐閘北者。

四、將校義勇團及國民北伐軍等，由蘇軍第二師師長馬玉仁改編。

乙　由閩孫改編者

一、第四師殘部合計十二營，師長夏兆麟仍之。

二、聯軍第六混成旅殘部，旅長仍由劉永勝充之。

第八節 戰後之餘波

一 徐樹錚之謀變 自直皖戰後，安福系要人常思有以恢復其已失權位，而徐樹錚實其尤者。故徐對於何盧出走，深致不滿，謂倘有精兵三萬，大可抗敵，奈何先事倉皇，棄將士而他遁，以危與人，已就其安？因謀于臧楊舊部，授意中級官佐之主戰者，擁己出而維持，以租界爲城社，抗拒蘇軍，徐圖東北變化。先是臧楊甚不欲盧永祥息戰，而格於衆議，莫之能挽；至是聞徐說，心益動，乃召集會議。結果，由徐下令，令三十七三十九團等及臧楊部，復駐麥根路。卽在潭子灣佈置作戰方略：以距眞茹不四里地，爲第一防綫，距閘北約三里地，爲第二防綫，第三防線卽在閘北，派駐聯軍三千餘人。潭子灣太陽橋等處均架炮，而設司令部于滬寧路貨棧旁，以拒西來蘇軍。佈置匆匆，一若戰事之捷于眉睫者。

二 主戰派之失敗 徐樹錚既被推爲首領，于是本其主張，悉力佈防，以爲東北戰事，可坐而待，吾謀適可成也。因復散佈謠言，謂援蘇鄂軍張允明旅，與己同謀，共拒蘇齊，以張其勢力。西報記者，聞

而惑之，往詢諸張，知其虛，而自於報章，以故徐之勢力僅能及滬北一隅。又以揑言勸衆，混亂秩序，爲西人所悉，於十五日被捕；陳樂山亦繫獄總捕房。而麥根路聯軍之戰備，乃未及一日而撤消。已而陳樂山得免監視，知事不可爲，卽與憲兵司令馬某，赴日本門司，轉達奉天。楊化昭亦以持戰匝月，寢食俱廢，且憤怒已極，肝胆皆病，暫就醫租界。徐既被監禁，蘇齊浙孫，復向租界領事團乞引渡。領團拒之，且以告徐，而令其赴英。至是禍機乃息，而滬民亦倖免于難。自民國成立以來，大戰十數，小戰頻年，大抵皆屬派別之爭執，未嘗有利于國與民。盧氏既敗，徐樹錚乃欲燃其死灰，再續戰事，抑又不憐民之甚者也。（按此齊之失敗，因係地方軍事，列入浙蘇軍史中）

第十三章　奉直第二次戰爭

第一節　奉直再戰之動機

一　戰爭之遠因　奉張自十一年五月敗，卽以東三省自治總司令名義，收拾餘燼，整兵修武，統一財政。又以前此致敗，半由缺少飛機，乃聘請專家，成立航空學校，注意空中戰爭。其孜孜不懈者，蓋

未嘗一日忘報也。而是時洛吳，以一戰之勝，益信武力統一，不難現諸事實，乘東北無故，致力東南，兵威所加，未幾而鄂省平，未幾而川湘定，又未幾攻粵而勝，攻閩而克，聲威益樹，懼禍及者亦益嫉之，由是而有粵奉浙之三角同盟。禍機既伏待觸而發矣。且吳亦固知臥薪嘗膽者大有人在，故雖從事東南，而於東北實未嘗稍疏其防，測其意，必也於南方底定之後，再整旗鼓會師關外，作一勞永逸犁庭掃穴之舉。兩雄互猜，積不相容者，非止一日，識者固知其戰之必再作也。

二 戰爭之近因 奉張之坐待時機者，實垂茲兩年，其於大選告成，曹錕就職，東南諸省，詆為非法，猶無表示，報聘之使，不絕於京洛者，蓋事雖可乘，時猶未至也。及吳佩孚以戰勝之餘，排除異己，促成三角同盟，於是戰機乃迫。吳嘗語人曰：解決江浙後，當從事關外，粵孫不足定也。浙盧粵孫津段及曾毓雋等，亦相繼入奉，以堅守向日反直攻守同盟為言，謂浙危則奉粵亦將不安，故一旦事發，當同時並舉，無任其蠶食。是吳佩孚之於奉張，未嘗須臾忘，而奉張以同盟關繫，必舉關外之衆，以對洛吳者，亦為必然之勢。及江浙戰事將發，張作霖屢電曹錕，勸其勿深信吳佩孚，輕啟戰端；而曹卒行洛吳之政，不之答。迨九月十五日，張作霖復以類似通牒致曹，叩直軍所以扣留山海關列車，杜絕交通之由。時吳佩孚亦銜恨奉軍擅越奉直休戰後所定駐防地界，又以建國軍集中韶關，將圖北伐，奉軍亦進兵熱河朝陽，

於是由鄭州專車北上，謁曹錕於四照堂，議對奉作戰計劃。至是東北戰事，乃繼東南而起矣。

第二節　兩方之作戰計劃

一　奉方之計劃　江浙戰事發生時，奉張已召集軍事會議，議所以對直吳者；其時主緩進者，雖不欲即出兵，而終屈於主急進者，於是對直作戰之計始定。其應戰之策，係分軍六路，名其軍曰鎭威軍，總司令張作霖自任之。第一軍駐喜峰口，約有一師一旅，司令爲姜登選，齊恩銘副之。姜字超宇，明治四十一年卒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爲奉系新派中之優秀者。第二軍任朝陽，約有一師一旅，司令李景林，張宗昌副之。第三軍任山海關，約有一師二旅，司令爲張學良，郭松齡副之。第四軍任葫蘆島防務，約兵力三混成旅，司令張作相，丁超副之。第五軍任熱河，約兩混成旅，吳俊陞爲司令，湯玉麟副之。第六軍約四混成旅，司令許蘭洲，吳光新副之。又有騎兵兩旅，野戰砲三營，砲兵三旅，爲各路後援。共三省兵力，約十萬之衆。其飛行機即分三隊：第一隊駐山海關，隊長張學良，第二隊駐喜峰口，隊長趙玉中，第三隊駐葫蘆島，隊長袁列坡，以分應六路。此其作戰計畫之大略也。

二　直方之計劃　洛吳對奉之戰鬥計劃，計分前綫三路，後援十路。討伐總司令吳佩孚自任

之；而以王承斌爲討伐副司令，兼直省後方籌備總司令。特派彭壽莘爲一軍總司令，設總司令部於山海關，由山海關向綏中攻擊，絕奉軍入關之路。王懷慶爲第二軍總司令，設司令部於朝陽，據此以攻義州及北鎮，爲直軍之最先行者。馮玉祥爲第三軍總司令，先設總司令部於喜峯口北之置泉縣，徐向熱河遷移，一據熱河邊境，以進窺錦西及興城等縣，斷綏中及山海關之奉軍後援，一攻義州奉軍後路。此其前綫分配之大略也。茲更詳列如下：

討伐總司令吳佩孚。

討伐副司令兼後方籌備總司令王承斌。

第一軍總司令彭壽莘兼第一路司令。

第一軍副司令王維城兼第二路司令。

第一軍副司令董國政兼第三路司令。

第二軍總司令王懷慶。

第二軍前敵總指揮劉富有。

第二軍前敵副指揮駱漢治。

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

第三軍第一路司令張之江。

第三軍第二路司令李鳴鐘。

援軍總司令張福來。

援軍第一路司令曹瑛。

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

援軍第三路司令張席珍。

援軍第四路司令楊清臣。

援軍第五路司令靳雲鶚。

援軍第六路司令田維勤。

援軍第七路司令張治公。

援軍第八路司令李治雲。

援軍第九路司令潘鴻鈞。

援軍第十路司令譚慶林。

海軍總司令杜錫圭。

海軍副司令溫樹德。

第三節 兩方軍隊之調查

一 奉方之戰鬥部隊 奉張自奉直戰後，將三省軍隊改編爲二十六步兵混成旅，五旗兵旅，每旅以五千人計之，數亦達十五萬。茲將實數詳列于下：

甲 在奉天省者

軍隊	旅長	駐在地
步兵第一旅	闞朝璽	鄭家屯
步兵第二旅	張學良	奉天
步兵第四旅	張作濤	興城
步兵第五旅	李振聲	錦州

軍隊	旅長	駐在地
步兵第六旅	郭松齡	奉天
步兵第七旅	湯玉麟	鳳凰城
步兵第十二旅	趙恩臻	新民
步兵第十四旅	楊德生	彰武
步兵第十六旅	齊恩銘	綏中
步兵第十九旅	張維嶽	錦州
步兵第二十三旅	邢士廉	北鎮
步兵第二十五旅	蔡木	梨樹
騎兵第一旅	穆春	康平
騎兵第三旅	蘇錫麟	奉天

乙　在吉林省者

軍隊	旅長	駐在地
步兵第三旅	張宗昌	綏芬

步兵第八旅	陳玉崑	農安
步兵第九旅	劉香九	依蘭
步兵第十旅	于深澂	吉林
步兵第十五旅	丁超	局子街
步兵第十八旅	張煥相	哈爾濱
步兵第二十旅	胡永奎	和龍
步兵第二十一旅	蔡冰鎮	寧古塔
步兵第二十六旅	李桂林	雙城堡

丙　在龍江省者

軍隊	旅長	駐在地
步兵第十一旅	巴英額	黑河
步兵第十五旅	萬福麟	滿洲里
步兵第十七旅	張明九	海拉爾

步兵第二十二旅　石得山　呼倫
騎兵第二旅　彭金山　泰來
騎兵第五旅　陳輔臨　海倫

二　直方之戰鬥部隊　直軍此次出兵，約達二十萬。係分隸於直軍領袖吳佩孚王承斌馮玉祥三人。其分配如下：

甲　吳佩孚所指揮者

吳佩孚之第三師　一〇、〇〇〇人
吳佩孚之青年軍　一二、〇〇〇人
楊清臣之二十四師　一〇、〇〇〇人
胡景翼之陝軍　二〇、〇〇〇人
靳雲鶚之十四師　一〇、〇〇〇人
張治公之陝軍　八、〇〇〇人
田維勤之二十六旅　四、〇〇〇人

齊陳之陝軍第一旅	四〇〇〇人
曹世英之陝軍第二旅	二、〇〇〇人
陶治章之二十師	一〇、〇〇〇人
陳嘉謨之二十五師	八、〇〇〇人
憨玉昆之三十五師	八、〇〇〇人
孫建業之鄂軍第一旅	四、〇〇〇人
曹士奎之鄂軍補充旅	三、〇〇〇人
馬志敏之一團	一、〇〇〇人
丁香玲之一團	一、〇〇〇人
李治雲之一旅	二、〇〇〇人
馬燦林之一旅	二、〇〇〇人
郭振才之一團	一、〇〇〇人
總計	一二〇、〇〇〇人

乙　王承斌所指揮者

王維城之二十三師	一〇、〇〇〇人
彭壽莘之十五師	一〇、〇〇〇人
曹瑛之二十六師	一〇、〇〇〇人
馮玉榮之十三旅	五、〇〇〇人
葛樹屏之十四旅	五、〇〇〇人
孫岳之十五旅	五、〇〇〇人
邵汝康之一旅	五、〇〇〇人
總　計	五五、〇〇〇人

丙　馮玉祥所指揮者

馮玉祥之第十一師	一二、〇〇〇人
張之江之第七旅	七、〇〇〇人
宋哲元之二十五旅	七、〇〇〇人

總計　二六〇〇〇八人

第四節　奉直戰況

直軍此次戰略，側重山海關，而於熱河僅取守勢，意俟山海關戰勝，而後會合熱河之衆，以夾攻奉軍。奉軍則不然，惟於熱河取攻勢，而固守山海關。以一方先勝，而後長驅並進也。其後以彼此作戰之方殊，於是於原定計劃，均因牽制而更變。觀其作戰可知也。

一　**山海關之役**　奉軍於十一年敗後，即經營綏中，就各村民房內，掘成戰溝，裝置地雷電網，爲大規模之預備。其於山海關，僅取守勢之意，已積劃有年矣。而直方則不然，則舉全力以圖之，蓋欲突破關外奉軍前線，直迫錦州，斷朝陽奉軍要路，而潰亂之也。故自九月十七至二十八日，直軍雖常猛攻，而奉軍僅還擊不進。其時直軍之在前線者，除十五師及第九師外，王維城之二十三師及曹鍈之二十六師，亦已開到。奉方則以主力軍駐防綏中，計第十六第四第二第六第三各旅，及二十七師之工兵一營，第二旅之砲兵一營，又第六旅之砲兵二營，幷由金家屯葫蘆島派來飛機十架，積極備戰。二十八日，直軍以長城前之舊俄國砲台爲中心，右至海岸，左抵覺山，設防禦陣地。奉軍攻之，延三晝夜，始佔敦台

而復退。至是戰爭乃入激烈狀態。十月二日，奉軍驟增，戰線至萬家屯及登台黃家塲龍王廟姚家莊孟姜女廟等處。戰益烈。七日，奉軍左翼佔領舊俄兵營及姚家山等處，右翼亦攻克黃土嶺。乃由長城以西，進迫城內。八日，山海關失守。先是奉軍官以直軍精銳，咸集於此，深不欲輕用其鋒以自挫，故於攻擊令遲遲不下。而其時李景林之二路軍，捷電紛來，犒賞日有加。一三軍聞之，均憤激請戰，不欲論功居人後。至是張學良姜登選知士氣已可用，乃下令曰：敵方嚴，不可下，必欲戰，是自置於死也，不畏死乃生！諸將士皆大呼曰「可！」令遂下。全軍皆猛進，進迫戰壕，觸地雷死者，屍相積。有稍退者，督隊官輒斃之，因益進肉薄。時城上直軍密布重重，槍下如雨，以敵人趨近，兼擲炸彈。互戰久之，城不下，傷者益衆。奉軍乃以重炮轟城，傾其一角，石屑四散，若霧彌空，直軍無所睹，大亂。墜城死者，比奉軍亡數。遂退灤州，山海關失。是役與戰之奉軍，爲二六兩旅，各八千餘人。戰後計之，僅存六七百人。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豈虛言哉？

二　**九門口之役**　山海關九門口，同爲直軍要隘，均置重兵以守之。而九門口尤險，惟一道可通，狹六七尺，旁山壁立不可攀。直軍於要處，置地雷電網以防敵。以勢論非可力取者。先是張學良下令攻山海關時，曾分軍進襲九門，以牽制直軍。故兩地戰事，同時并發。始接，直軍稍卻，奉軍追之，觸犯地雷，

死傷甚衆。將退，督隊官斬其怯戰者，於是士卒不敢不前。然益進，死者益多，不能越敵防地一步。適直軍不和，釁自內作，秩序大亂，守口軍不知其故，以爲奉軍繞道入，將由後方兜擊也，心動搖，遽形淩亂。奉軍乘之，猛加攻擊，直軍紛竄，九門遂不守。然奉軍之死傷者，已及四五千人。

三　建平・淩源・赤峯之役　先是奉軍李景林攻朝陽，與直軍譚慶林遇，戰於尖山子，敗之，於九月二十三日，克朝陽。其時奉軍第六軍之穆旅，亦于二十二佔領開魯。奉軍既克朝陽，即分兩路：一直攻建平，一暗襲淩源。建平之軍，李景林率之。二十五日平明，直方毅軍約三千人，由建平潛行東進，意在反攻朝陽。奉軍偵悉之，邀擊於中途，直軍退靑山。已而援至，復戰，又不敵，退大靑山。奉軍迫之。廿九日，奉軍第六軍副司令吳光新梯隊長李爽塏，攻克建平。是役直軍死傷二千餘人，被奪軍械無算，元氣大傷。二十五日，張宗昌率軍攻淩源，與董國政戰于葉柏壽，敗其軍。董國政退官營子，復增援兵圖抵抗。奉軍第二軍旅長邢士廉率所部猛攻之，俘虜甚多，幾全覆其衆，遂與張宗昌會師薄淩源。時直軍之在淩源者凡四旅，因殘敗之餘，不堪再戰，故一觸則潰。三十日奉軍佔領淩源，董國政退喜峯口。吳光新克建平後，仍率騎兵向赤峯追擊，師次濩里河，與直援軍遇，乃電李景林派兵夾攻。李以精銳一團往，襲直軍而敗之，佔濩里河，時第二第六兩軍，亦皆拔隊，因會師更進。先是直軍知追兵之將至也，曾於赤峯口左預伏

騎步兵各一隊，俟奉軍已過，而尾擊之。奉軍至，不知其有伏也，猛進如故，遂被包圍，正危迫，而許蘭州之兵突至，擊退直軍。因復分三路進。七日拂曉直軍王承斌部乘奉軍之遠來疲憊也，突擊之。激戰四小時，雙方死傷甚衆，而均無進退。已而奉軍炸彈隊，冒鋒直入，衝破直軍陣線，直軍遂不支，退出赤峰。時七日下午二時也。是役奉軍俘虜毅軍統領一名，營長二名，兵士千餘名。爲自攻朝陽來未有之大戰也。奉軍既克赤峰，熱河要地已得八九；而直軍之二十六旅及劉富有旅已全散，又第一旅及毅軍全部與龔漢治之先鋒隊，亦皆潰不成軍，在凌源敗後之董國政所部更無論矣。前軍既盡挫，後援又困於交通，不能即至，故熱河戰事，至此遂暫息。

四　沙河寨石門寨之役

奉軍已得九門，即進攻王岡子。王岡子去九門三十里，無險可守。奉軍直湧而入，於十日佔領王岡子，進迫沙河寨。沙河寨沙河之東爲奉軍陣地，西爲直軍陣地。吳佩孚親臨前敵，以第三師一部任左翼，不僅左翼砲隊被奉軍重砲轟擊，一營全陷，砲陣既失，步隊亦後卻；沙河寨遂爲奉軍所奪。於是戰爭焦點，漸迫石門寨，而中間之二郎廟，尤爲兩軍勝負之所繫焉。沙河寨既於十二日爲奉軍所佔，直軍左翼益受迫。十五日拂曉，吳佩孚增兵左翼，謀復沙河，不果。而正面奇兵亦爲韓麟春所偵悉，邀擊於山中而敗之。且益迫石門。直軍雖奮勇抵抗，卒不支，棄其重砲而去。石門遂失。

五　角山寺二郎廟之戰　角山寺二郎廟之戰爭。始於十七日晚。至十八日晚，益形激烈。直軍自夜至晨，步兵砲兵機關槍等，不絕向北增援。奉軍則由海岸方面，向車站市街，極力轟擊，以妨害之。兩軍旋進旋退者，累四五次。結果，奉軍除佔領二郎廟外，且攻陷疙瘩嶺，進至五泉寺山南側，而奪取其西北面。至旁晚，更前進而佔毛家溝。奉軍已下二郎廟，角山寺之直軍，亦被擊退。於是吳佩孚大權，乃下總攻擊令：以第二十師及陝軍一部任中路，第二十三師及豫軍任右翼，第二十四師及鄂軍一部任左翼；向奉軍猛攻。而以楊清臣另率一部協助第三師為接應。總計前後部隊，有五師八旅之衆。蓋二郎廟之克復，為吳之所必要也。然自十九至二十四，中間雖連日激戰，仍未克復。乃馮玉祥又於其時班師北京，謀斷直軍歸路。以故軍心渙散，無復再戰之志矣。

六　秦皇島昌黎灤州之戰　二十四日之戰，吳佩孚已知馮玉祥反戈確息，因存破釜沉舟之心；而奉軍以成功在旦夕，亦極奮發。然其時直方後路軍隊，恐為馮玉祥截斷，心旌搖搖，戰鬥力銳減。不復前進；奉方知直軍必退，乃遠行展開陣線，圍繳直軍第二十三師械。時張宗昌亦向冷口進擊，連戰皆捷。至是山海關及沿海岸之直軍，皆危迫異常，不得不暫投秦皇島。二十七日，奉軍下總攻擊令，以大隊圍秦皇島，與彭壽莘激戰。二十八日下午，彭退昌黎。旋因後方胡景翼將逼近唐山，乃先退唐山。而其時，

張宗昌部隊，已抵灤州北面高地。直軍不戰散竄。張遂完全佔領灤州。旋又由盧台攻唐沽，陷之。戰事遂告結束。

第五節　戰爭之收束

一　曹錕之退位　馮玉祥抵京之第一日，曹錕於當時局勢，尙未深悉，故仍遲疑不定；乃令顏惠慶訪馮玉祥於北苑，叩其所以並詢吳佩孚免職後之解决方法，前敵軍隊之處置，及其他善後策。馮因遣薛篤弼謁曹於公府。請下停戰令，幷免吳佩孚各職。顏亦以是爲言，謂「熟計利害，惟許煥章之請」時曹雖迫處危城，然以對奉作戰，已實負責，今事由我成，復由我敗，實懷不安，故於顏惠慶之言，頗加拒絕。已而，孫岳亦至，具言「今事已迫，苟可以保障和平，於負一人何謂？且公身安全，某等均能担保，願毋更慮」曹不得已，乃顧謂顏惠慶曰「責任內閣，好自爲之，予更何求！」顏乃召集閣員會議于私宅，決下停戰令，而以靑海墾務督辦與吳佩孚，令遂下。二日，吳軍全退，曹乃宣布退職，以印璽交國務院。自就職以來，時僅一載，卽被逐而去。以武力取者以武力失，固其宜也。

二　吳佩孚之敗走鄭州　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名通電後，卽組織國民軍。馮任總司令，胡孫

任副總司令，邀請段祺瑞爲國民軍大元帥，胡軍出防唐山，以遏吳歸路，孫軍進攻保定，以斷其後援，馮則駐紮豐台，以備天津。時吳尙督戰山海關，不知亂之自內作也。比接馮玉祥通電知大事已去，又停戰免職諸令繼下，乃以前線諸事委諸彭壽莘張福來，急率所部，乘軍艦返津，由塘沽集師于七里海楊村北倉軍糧城等處，幷電蘇鄂諸省乞援，擬先滅馮，再討張。而時山西山東，幷告中立，鄭士琦駐兵德州，閻錫山派兵守石家莊，以絕吳援。長江諸督，雖結七省聯盟，而仍存觀望之心。

吳勢既孤，而天津各領事及駐軍司令，又根據辛丑條約，不許離津二十里內駐兵。吳益頹喪。十一月二日晨，馮玉祥胡景翼各軍，攻楊村，奉軍亦由唐山至。吳軍腹背受敵，遂棄楊村，退守天津。三日國民軍佔北倉。吳佩孚率三千餘人，離津南行。東路退德州，西路退鄭州。至是戰事乃全息。

第六節　直軍致敗之原因

一　**關於軍械及軍心方面**　直軍自十一年奉直戰後，雖於軍械多所奪獲，而皆損破不堪用；又轉戰湘鄂，助沈鴻英攻粵，孫傳芳入閩，遣靳雲鶚援蘇，於是軍械益缺，難於接濟。且連年用兵，財政支絀，不能補購軍火，徒坐待漢陽廠之劣製品，以供前敵耳。查此次山海關角山寺二郎廟之戰，直軍皆猛

勇直前，又人數倍於奉，然均以軍械精利，輒致於敗。及石門寨不守，吳佩孚益大創，蓋直軍除二十三師及二十五師各有重砲一尊外，餘僅第三師有之，此次敗後，則一洗無餘矣。其後直軍復爭山角寺，以五師八旅之衆作背城之舉，而左翼砲隊不轉瞬則爲奉方擊損無遺，致影響全局，一蹶不能復振。是亦奉軍器械精于直之故也。且奉軍飛機數達三隊，每乘不備抛擲炸彈，以擾直軍陣綫，彭壽莘王懷慶之司令部幾因是遷移，而直軍無以禦之。至山海關之戰，奉軍尤借助於飛機以成其僥倖之功。故軍械不精，實爲直軍致敗之一因。九門之險，甚于山海關，重要等也，據此以攻，居高臨下，據此以守，我俯擊而人仰攻，又交通便利，輸運不難，故吳佩孚極重視之，駐重兵於此以取攻勢，而牽制熱河，其得其失，實勝敗之機紐也。及張學良選勁旅以臨之，欲出絕大犧牲，以克天險，而死傷山積，莫獲也。乃守軍不睦，遂爲奉軍所乘，不幸失守。駭傳震北京，於是有吳佩孚親臨陣地之舉。然地利與人，善戰者亦束手，此蓋駕御失方，軍心渙散之故也。至於馮玉祥以前軍失敗，倒戈向奉，陷直軍於前敵壓境，後方受攻，致兵無鬥志，不戰自退，又其尤著者也。故軍心渙散，亦爲直軍致敗之一因。

二　**關於馮玉祥之中變**　始馮玉祥以第三軍總司令，負攻熱河重任，轄兵至五萬之衆，亦奉軍之勁敵也。乃李景林已克赤峯，馮軍之在前敵者遂與之通款，使奉軍得分兵南趨，直向灤州，而增益

其勢力。及二十三日，馮又竟率所部馳抵北苑，挾曹錕下停戰免職令；出兵唐山，以遏吳歸路，進攻保定，而斷其後援，直搗楊村，欲殲其全部；果陷吳於一蹶不振。先是李景林既下赤峯，雖進佔熱河，而兵士疲憊不堪再接；又以輸運不易，故全改其原定計劃，於熱河暫取守勢，而未敢分兵他襲也。及與陝軍司令胡景翼熱河都統米振標直軍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妥議後，乃以張宗昌所部攜灤州，於直軍取弧線圍攻勢。然是時直軍之在角山寺二郎廟者，固未嘗大挫，使後援不絕，未必即敗。不料馮玉祥之國民軍，竟變生不測，乘其無備而攻之，又斷其後援。至是直軍之在前敵也，遂益陷危迫。不數日，而全體瓦解。故馮玉祥之中變，實與吳佩孚以重創。

第十四章　徐州之戰

第一節　戰爭之動機

一　戰爭遠因　十三年榆關戰後，奉張益思伸其勢力於東南。適安徽王普聯合倪系軍隊，反對皖督馬聯甲，馬奔上海。政府以王揖唐為皖長兼督。而江蘇陳調元等亦密謀倒齊，〔燮元〕政府又以

韓省長代黛。且是時駐淞滬師長陳樂山與孫傳芳衝突。於是政府以盧永祥爲蘇皖宣撫使。奉系因之，則藉擁護盧永祥爲名，派兵侵入長江。使張宗昌驅走齊燮元，以邢士廉所部佔淞滬，鄭謙爲江蘇省長，姜登選爲蘇皖魯勦匪司令，駐兵徐州。復要求段祺瑞去鄭士琦而任張宗昌督魯，以連絡南北，而控制東南。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段祺瑞依奉系之要求，而任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至是奉張向長江下游發展之計劃，完全如願以償。甚且更進步而欲解決浙江問題。於是直系乃躍躍欲試，以去其心腹之患，張弩待發者久矣。

二　戰爭近因　自吳佩孚戰敗南下，其嫡系如蕭耀南與孫傳芳者，均銜恨刺骨，暗圖團結，以保長江勢力。及奉張伸其兵力於長江下游，益不自安。嗣因楊宇霆南下，以籠絡手段，佯示和平；吳光新又極力調停，乃有二月三日上海會議，雙方撤兵，而停止上海兵工廠，改上海爲特別市，取消軍使，不許駐兵，至是形勢乃漸趨安謐。及孫傳芳暗提上海兵工廠已查封之大砲及子彈，張學良借滬案爲名，駐兵上海，兩背舊約，互啟戰端，形勢乃由安穩變爲破裂。十月十日，杭州有皖贛蘇浙閩五省代表會議，咸主排奉。十六日孫傳芳夏超周蔭人藉口奉軍駐兵淞滬，破壞和平，宣言伸討，進兵淞江。楊宇霆姜登選，以力莫敵，棄職撤兵。反奉戰爭，因之而不可再遏。然此爭彼奪，固割據時代之數見事，索其意義，舍自

私自利外，更無有也。而或假事正名，通電全國，一若可以欺人者，其又何能？

第二節　戰爭之經過

一　最初之混戰　前盧軍第四師師長陳樂山，於十三年戰敗後，盤居上海，所部悉爲孫傳芳編制之。及段祺瑞執政，以系派關係，又欲擴充兵力，而制浙孫蘇齊，乃效袁世凱牽制河間故智，恢復陳師長職，使駐淞滬。孫傳芳知奉系之聯安福以謀倒直也，因乘其勢未大擴，借端啟釁，戰于淞滬間。十四年元日陳敗，由楓涇退守松江。二日，孫軍克松江，陳逃上海。先是江浙戰爭時，鄂軍以張允明部援蘇。及盧永祥既敗，各路聯軍均退，而張允明獨駐兵上海，不肯回防；至是張乘陳樂山之敗，盡繳其械。已而奉軍第一軍長張宗昌奉師偕蘇皖宣撫使盧永祥南下。王揖唐令皖軍李傳業助盧入南京，與張宗昌取聯絡。時奉軍又分兵進龍華，援助陳樂山。當奉軍南下，孫傳芳已得蕭耀南援助，與淞滬鎮守使宮邦鐸海州護軍使白寶山淮揚護軍使馬玉仁，溝通聲氣，以抗奉軍及陳樂山；復結好張允明與蘇常鎮守使秦洸，集兵崐山，而齊燮元馬聯甲孫傳芳組織蘇浙聯軍，向張允明進襲，連捷佔領上海。於是奉軍之駐龍華者，始與聯軍開始接觸。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張允明秦洸所部，既退。盧永祥以張宗昌爲總司令，兼

第一路總指揮，參謀長臧致平兼第二路總指揮，軍務幫辦陳調元兼第三路總指揮，與聯軍戰於蘇寧間。前鋒俄軍在鎮江與齊軍激戰，齊軍退常州。十八日又退無錫。孫派隊援助作戰。而直魯奉軍亦繼續南下。二十三日吳光新赴寧出任調停責。孫傳芳調回援軍上海盧香亭部亦退松江。齊逃日本。戰事暫息。

二 戰事之續演

和議成後，孫傳芳知事之未已，乃積極備戰。三月十九日，張宗昌撤兵駐徐州。六月十三日，奉軍增兵上海，掘地作戰壕，設置電網。孫調浙閩軍布防。而戰未作也。八月二十九日，政府以奉軍總參謀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率隊就職。蓋欲從事浙江也。十月十日五省會議，決以先發制人策略，以秋操為名，調動浙江全省軍隊，集主力軍於長興。進攻松江，連克蘇州，鎮江。白寶山馬玉仁陳調元朱熙紛起響應。楊宇霆知事不可為，即離南京。先是楊抵蘇時，即宣言主張和平，以暫緩衝突，蓋知佈置未週，不可以抗敵也。而適為孫傳芳所乘，故不得不讓步引退，以圖再舉。而時自上海退抵蘇常之邢士廉軍，及丁喜春師，亦先後失利，渡江北走。綜計自孫軍發動以來，不及旬日，而驅盡奉軍，集師南京。可謂知機而動者也。然奉軍亦略無損失。

三 徐州之戰

孫傳芳既克南京，乃變其速進計劃為緩攻之策，組織蘇皖閩贛浙五省聯軍，

自爲總司令兼浙軍總司令，周蔭人爲閩軍總司令，陳調元爲蘇軍總司令，馬聯甲爲皖軍總司令，方本仁爲贛軍總司令。河南國民第二軍亦由隴海路東下，直趨徐州。總計兵力達七萬以上。時奉軍之北退者，並駐徐張宗昌之第一軍，實力尚充足兵數猶達八萬。任總指揮者，爲張宗昌。至二十四日，孫傳芳進兵蚌埠，皖軍以姜登選既退，亦得集兵於此。聯軍以三路攻徐：中路浙軍任之，沿津浦綫，與奉軍轉戰于徐南夾溝地方。以兩軍皆作殊死戰，故初無勝負。而東路海州方面，奉軍邢士廉乘白寶山不備，連絡海軍擊敗之，佔領海州，聲勢大振。十一月三日，孫傳芳親臨陣，以陳文釗田維勤王爲蔚攻徐州奉軍之右翼，激戰于固鎮徐州之間，聯軍佔宿州。時豫軍李紀才亦由北路攻徐州後，逼近西側。魯軍又以第五師倒戈，爲後顧憂，遂大敗，退守臨城。聯軍佔徐州，時十一月七日也。而豫軍亦於是日克曹州武城定陶，白寶山奪回海州，奉守將孫鉢傳逃。戰事告息。

第三節　戰事之結果

一　**孫傳芳之戰後勢力**　孫傳芳佔領徐州後，即於十五日召集徐州會議。議決聯軍以徐州爲止，由豫軍担任攻魯。而孫留陳儀白寶山守前綫，自回南京，以總司令名義處置後方。蓋孫自戰勝奉

軍，即意滿志足，不欲更進而內部爭執又起，急待解決，無暇他顧；故以攻魯之責，委之他人，而自取旁觀也。始孫以奉張勢力自京畿漸達魯省，且侵及東南，知蘇齊不保，浙必隨之。因於浙軍攻蘇常時而與齊以援助。及齊燮元敗走日本，益知事迫眉端，非自衛不可；又覬覦蘇省，思起而代，乃於名譽和平會議後，仍乘奉軍之佈置未週而攻之。是孫之計劃，一在固浙，一在圖蘇。至是果以五省兵力驅奉軍北遁。而二十四日之任命，孫竟督蘇。且以己意，委第二師師長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孟昭月為浙江軍務幫辦，又周蔭人為閩省總司令。雖經鄧如琢之反對，擱未發表，然其勢力固已及於三省矣。故此次戰爭之結果，實為孫傳芳崛起之始基。

二　安徽問題之解決

當曹錕任總統時，馬聯甲以同派關係，被任督皖。十三年榆關戰後，安徽王普，聯合倪系軍隊謀逐之。十一月二十八日，執政免馬職，以王揖唐代，並兼督軍省長，助盧入寧，以啓釁直系。故此次皖省易督，實為戰事上之一動因。三月三日，王揖唐請政府免李傳業本兼各職，而安徽第一旅長倪朝榮，憲兵司令程文沅，阻其回任與附和王氏之王普及高世讀抗。於是政府以鄭士琦督皖，使姜登選駐重兵於徐州以遙助之。而倪朝榮仍以武力拒。自是皖省政局，益形淆亂。及聯軍北伐，姜撤隊北上，安徽遂不為奉系所有。而是時贛軍司令方本仁，以鄧如琢為己親信，因藉戰績為言，令往

督皖。孫傳芳以非己系，使王普擊敗之於蕪湖，鄧退九江。王普爲省長，陳調元就皖軍總司令職。安徽定。孫傳芳之勢力又膨及一省矣。

第四節 戰前之張吳行動

一 **奉張之聯馮** 自第一次直奉戰後，張作霖已與馮玉祥不協。甲子之役，馮反戈向直者，非附張，而實報舊嫌也。及事既定，奉系勢力，不惟漸蔓東南，且藉拱衛京師之名，於十三年五月中旬，駐兵京畿，逼令國民軍讓通州北苑及南苑防地；又不自足，以結束蘇皖魯奉軍事宜爲名，率師入關，思乘機驅段去馮，排除異己。時馮玉祥雖以力不足與抗，佯示退讓，而心未嘗不恨之。及東南戰事日形緊急，奉張乃恐爲馮所乘，於是派員赴包頭結好，馮表示和平，亦派人赴奉報聘，且依政府所請，電張作霖孫傳芳調停戰事。然實非馮玉祥之誠意也。故於徐州激戰時，河南國民第二軍，竟由隴海東下，直趨武城曹州，以中斷奉軍歸路；及徐州會議，岳維峻又列席其間，而允獨負攻魯之責。凡此皆可窺破馮之用心，而亦知其舉足之間，固有關于大局——附奉則奉勝，附浙則浙勝也。

二 **吳佩孚組織討奉軍之失敗** 吳佩孚自甲子敗後，思起者久矣。其於戰事未發以前，則

已與孫傳芳信使不絕，共圖大舉。及擁吳之電，紛至沓來，吳遂由岳州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赴漢口，受十四省推戴，就討逆聯軍總司令職，召集軍事會議，並任寇英傑為討賊鄂軍第一路司令，陳嘉謨為第二路司令，盧金山為第三路司令，馬濟為桂軍第一路司令，袁祖銘為川黔聯軍總司令，鄧錫侯為副司令兼四川聯軍二路司令，楊森為四川聯軍第一路總司令，賴心輝為四川聯軍第三路總司令，劉湘為川黔聯軍後方籌備總司令，劉存厚為四川游擊後援總司令，王天培為貴州聯軍第一路總司令，彭漢章為第二路司令，周西天為第三路司令，大張聲勢，聞之駭然。然終以岳維峻拒絕假道，又軍餉莫能籌，跼保漢口。所謂討逆者，殆成一時虛擬耳。

第十五章　郭松齡反奉之役

第一節　戰爭之動機

一　**郭部反奉之遠因**　奉張自十一年敗後，始漸親信新派，凡軍事編制及訓練，製械及學習，皆由新派主持之。故姜登選、郭松齡、韓麟春、李景林等悉居要職，而郭松齡以張學良之推重，恆言其才

堪大用，益爲張作霖所倚重。其時奉軍之精銳第二第六兩旅，表面雖由郭與張學良分統之，而實際則郭兼有二旅也。握權愈大，妬之者愈多，楊宇霆姜登選尤甚之。且楊姜非惟妬其寵，亦以同派異系而歧視之。蜀洛殊趨積不相容者，自此始矣。又十三年榆關之戰，郭與姜曾發生意見，楊宇霆更欲於戰時調換其團長，以分其心腹。凡此皆互謀傾軋，預萌禍機者也。然終以事屬私嫌，故久蓄而不發。及李景林張宗昌楊宇霆姜登選先後以功居要職，郭獨求一熱河都統尚爲楊宇霆所扼，郭乃知非預蓄勢力，不足謀發展，遂於十四年奉軍改編之際，增其軍隊爲數師，假擁護張學良爲名，以遏忌者之口。此郭松林之以黨派軋轢，進而爲擴張勢力之初步也。

二　**郭部反奉之近因**　先是張作霖欲擴張其勢力於東南，先後以楊宇霆督蘇，姜登選督皖。及浙軍進迫，漸歷蚌埠，姜楊以實力薄而退却。奉張計乃大敗。而是時國民軍亦漸起釁於奉，故奉張以李景林張宗昌專對聯軍，而以郭松齡關朝璽汲金純張作相所部當國民軍。惟時郭以歷史關係，不無怨於張作霖，又欲牽制奉軍南下，以減薄姜楊勢力。雖奉命入關，而始終主和。因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在灤州電請張作霖息戰下野，以政權交張學良；并通電攻擊楊宇霆，聲明班師入關，倡導和平。已且密赴包頭，向馮玉祥披陳所見，示合作意。二十四日，又由灤發電，伸言致討，以誅擅權弄兵之楊宇霆爲詞；且

時前軍之進抵山海關者，已爲張作相所阻。至是郭張之戰，遂不能免。

第二節　兩方之作戰計劃

一　郭方之計劃　郭松齡既反戈逐奉張，其軍事計劃：以其主力之第一軍長驅入奉，第二軍與山海關附近之張作相及汲金純部先謀妥議，不成則決用武力；第三軍開赴熱河，首勸闞朝璽部與己合作，否則決與一戰；至第四軍則以作總預備隊，策應各方。郭松齡此次對奉宣告獨立，先謀於李景林，李深與贊助，其後以老母在奉，恐遭不測，乃不允加入，僅允持中立，不爲左右袒，故於郭部所發反奉通電，均拒絕署名。至是郭松齡以謀既決，未可中止，又懼李景林之變中立爲反攻，乃急走灤州，將鐵路破壞一段，免被李景林所乘，以便長驅入奉。然而郭軍之敗，則基於此矣。蓋郭松齡雖銜怨奉張，久蓄異謀，而此次獨立，謀則因李景林而成，故敢長驅直入。及李景林反攻，郭軍爲鞏固後防計，調魏益三部回駐山海關，而前敵力薄，遼河一敗，乃不可收拾矣，此所謂成敗係於一人也。

二　奉方之計劃　奉天始以郭松齡倒戈，爲無關大局，果楊宇霆出走，定可因之解決，及接閱郭電，審其眞意，非僅於去楊宇霆爲假口，則所謂擁護張學良者，亦云云已耳，自是奉張始俄然傾向討

郭主義。時在齊齊哈爾之吳俊陞，已召集屬員，決議作戰計劃，於中東路一切準備就緒，赴奉助戰。奉張因之令召全部衛兵於留守司令部，儆言郭松齡反戈相向之非及己之決戰意。其計劃預定設第一防綫於山海關，第二防綫於石山站，第三防綫於遼河。并即遣張學良率領衛隊旅，及二十七師之一部，并湯玉麟之第十師，向西開拔，截止郭軍進行；軍次綏中，則駐防綏錦軍隊，因被郭軍煽惑，已與張作相部相持於萬家屯，及派員解釋，而山海關之第一防綫，先為郭軍佔領矣；張學良乃就綏中為大本營將所部分駐綏西，橫斷京奉鐵路，并同時由錦州調來飛機，分二路應敵。此其作戰計劃之大略也。

第三節　郭松齡之兵力及其聯馮

一　**郭松齡之兵力**　張作相敗退後，駐山海關之郭軍約八萬，完全集中秦皇島附近。其主力軍似有與前歲奉直戰爭時之直軍敗毀同一計劃。但中止越關而東，其用意則以作戰關外，非特於結束不便，而又恐兵士生變，無以制之也。其軍隊統編為東北國民軍四軍，即就原有之東北陸軍張學良所部之第四師趙恩臻所部之第五師，郭直接管轄之第六師高維嶽之第七師，齊恩銘之第十師，裴春生之第十二師，及砲兵鄒作華之第一旅，魏益三之第二旅，并柏桂所編之工兵團（共五營）所編成。茲

分列如下：

東北國民軍第一軍

軍長劉振東

步兵第六旅

步兵第二十七旅

步兵第三十七旅

砲兵第三團

工兵第二營

東北國民軍第二軍

軍長劉偉

步兵第二旅

步兵第十九旅

步兵第三十四旅

砲兵第四團
工兵第三營
東北國民軍第三軍
軍長浦江
步兵第十二旅
步兵第三十三旅
步兵第十四旅
李楊所部補充團
砲兵第五團
工兵第四營
東北國民軍第四軍
軍長霽雲
步兵第四旅

步兵第五旅

步兵第十六旅

徐英所部之騎兵團

砲兵第七八九三團

工兵第五營

二　郭松齡之聯馮　先是郭松齡雖決意反奉，而深慮李景林之叛己，爲其後顧憂；又孤軍懸入，接濟無由，均非所以保萬全者；因謀與馮玉祥聯，一以於不得已時可使牽制李景林；一便出兵熱河，而分奉軍之力。此其聯馮之用意也。十四年十一月郭松齡密赴包頭，披陳所見于馮玉祥，且密約六條：一，因收拾時局，得令張作霖下野外，幷各發通電勸告；一，如有他軍抄襲後路，馮軍得逕入天津以牽制之；一，李景林獨立，卽將熱河讓與之；一，讓與熱河之代價，爲京漢綫讓渡與國民軍；一，如郭軍不利，馮軍以全力爲之聲援；一，事平之後，聯合南北軍界領袖，共定國是。前項協約簽字後，馮玉祥決定調兵五路援助郭松齡，合力攻奉。以鹿鍾麟爲第一路司令，張之江爲第二路司令，高雲龍爲第三路司令，張樹聲爲第四路司令，李鳴鐘爲第五路司令，以壯聲勢。

第四節　各路戰況

一　**郭奉兩軍之初步戰況**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郭松齡分軍四路攻奉，號稱東北國民軍。先是郭既拍電反奉，欲先發制人，卽於灤州召集各路軍，候令出發，而直趨山海關。事爲張作霖所預悉，令張作相堵截之。是因駐關邊之郭軍，遂與張部接觸。已而張學良率衞隊旅及二十七師之一部駐防綏中，湯玉麟韓麟春亦奉命至，戰遂大作。時奉軍分佈綏西，橫斷京奉鐵路分兩翼向郭軍取攻勢。二十五日郭軍宋九齡部進抵綏中，奉軍不支，悉引退。同日駐魯二十四師長張培榮以魯軍總司令名義，響應之。馮玉祥亦於是日電請張作霖下野，均遙爲郭之聲援。二十七日國民一軍方面由多倫向熱河，攻承德，以分奉軍之勢。是日姜登選槍決，陳屍於河。三十日一軍第十一師長宋哲元，由京奉路出師援郭。而李景林以二三軍迫近，漸懷不安；又因老母在奉，故於十二月三日聯合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拒絕一軍假道援郭，且出師攻郭軍後。五日，郭松齡所部第二師師長劉振東由興城進攻連山。張作相不敵，退守高橋。張作霖急命汲金純於大凌河與石山站間佈防；幷增兵錦州。六日，攻錦州陷之。八日，郭軍別動隊佔領營口。瀋陽大震。十五日，郭軍猛攻新民村。奉軍幾不支。

二　戰事之結果　先是郭張戰起，日本懼張作霖敗後，失其在東三省已得權利，及妨碍將來發展，卽欲出兵制郭軍進行；及張作霖連失要隘，日本朝野震驚，咸主張援奉。十一月二十七日，日本增兵南滿，佈防及於營口瀋陽等處，兵額達八營以上。二十一日，張學良被任爲前敵總指揮，張作相爲左翼總司令，吳俊陞爲右翼總司令，兼全軍總指揮：分道攻郭軍。二十二日新民村陷，張學良敗退遼河扼要以守。二十五日，兩軍大激戰。吳俊陞部騎兵由後方襲擊郭軍。時郭軍之在營口者，回援不及，內部又變，以致大敗。二十四日，郭松齡夫婦被擒於新民白旗，張學良慘殺之暴屍于市。其殘敗軍隊約三萬人，均由奉方收編。先是郭松齡於激戰遼河時，已令魏益三等部，調據山海關，以固後防。至是魏益三則改東北國民軍第五軍爲國民第四軍，自任總司令。張郭戰爭，遂告結束。

第五節　戰爭之影響

一　關係於東南者　始張作霖遣兵南下，意在消滅直系之長江勢力而取而代之。後雖以兵力過薄，佈置未週，爲浙孫所乘，一戰而失南京，再戰而失徐州，遂使已入割據之江蘇安徽，復拱手而讓諸他人，未免有不快于心者。然而鄭士琦之督魯，固已爲張宗昌所取代，猶不失其在津浦路之勢力。且

徐州之戰，非力不足以制人，實受豫軍之側擊，爲其所牽掣，至於敗耳。故張作霖於楊宇霆委登選北退後，猶命李景林張宗昌以當聯軍，蓋逆知孫傳芳必困于內部糾紛，無暇更進，而我則力足以制之也。乃有出其所料者，則郭松齡之遽變。先是張以國民軍逼處京畿，恐乘其有事南方而起釁，因命郭松齡出關，預防不測。郭兵力達數師，奉軍中之勁旅也，非國民軍所可敵。是使郭而不變，奉張無東北之憂，則東南戰事殊未了，勝負猶未可必也。及郭松齡猝改其態度，戰局乃爲之大變，不惟使張不能遠征東南，且亦禍生肘腋，故郭松齡之變，實與孫傳芳以坐定五省之機。而東南人民亦暫免兵燹之禍矣。

二　關係於國民軍與奉張者　自十三年國奉協謀，擊敗直系後，雖馮張以權利衝突，積不相容，欲以一切解決，訴諸武力；然因局勢牽制，尚可弭戰於暫時。蓋馮自借其方承戰事之餘，未堪更勞將卒，故於李景林迭要讓防，均甘放棄，且請奉軍入京，以示無他。而張作霖亦以有事東南，不欲更圖他舉，則對于天津會議，以熱河歸馮，京漢路由國軍接防之最退步條件，且將額允。是國奉之爭，誠有因時暫止之勢。及郭松齡挾嫌猝變，興師出關，如是而魯省孤懸，與豫軍以東趨之機；熱河亦虛，啟國軍襲擊之謀。兵戎既興，戰斯作矣。故國奉之爭，郭松齡實有以促成之。至於奉張已敗，驚及強鄰，使日本爲權利計，藉口保護，佈防南滿，雖帝國主義者之素行，殊不足怪，而明張旗鼓，以兵力助其倚賴者，則又始見于此

第十六章　國奉之戰

第一節　戰爭之遠因

一　**戰爭之遠因**　十三年國民軍班師，直督王承斌，本亦與議，故得回津仍任督辦，招集舊部二十三師。而奉軍於十一月五日抵津，突將王部繳械，以楊以德代省長，繼又以盧永祥督辦直隸軍務。時李景林者，實奉系嫡派，於兩次奉直戰爭，均卓著勞績，妬盧永祥之非以同系擅權，因威以兵力，盧知難而退，李遂繼爲直督。李督直時，保定大名宣化等地，均爲國民軍佔領，以連絡南北。李景林以職權關係，促孫岳移防，且率師西上，欲以武力解決。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孫岳率隊入豫，保大爲奉軍所有。五月，李景林以統一直隸計，復向國民軍索宣化北京張家口防地。奉軍以張學良韓麟春爲司令，率兵駐近畿，蓋啟釁於國軍也。二十九日，吳光新接防通州，國民一軍退南口及張家口，而請奉軍入京，示無他志。原國民軍之始讓保大，繼讓京畿，實由遍處一隅，未易作戰，又總三軍之額，不過五六萬人，且餉械均

缺無以應敵，故暫退南口，以徐圖甘陝，而謀再舉。然兩度移防，遂為此次戰爭之動因。

二 戰爭之近因 十月聯軍攻奉，奉軍棄蘇皖，以魯張〔宗昌〕守徐州，李景林移防保大，姜登選駐滄州天津間，張學良駐天津，郭松齡駐灤州，蓋恐國民軍之乘虛躡後也。在奉方之意，對于聯軍不妨退讓，以保其全力而靖肘腋之患。而國軍雖施其離間手段，又汲汲備戰，亦未嘗甘作戎首。故天津會議之結果，似馮〔玉祥〕張〔作霖〕間已完全諒解，無作戰之必要。實則馮既握京漢路權，南北得以連絡；又部隊繁多，急思駐兵地，未嘗不覺隙待勵也。會南方戰事日激，郭松齡挾嫌反張，相與輸誠，密約告成，遂決策倒奉。先是國軍代表張樹聲在津與李景林議和，雙方撤退京畿兵，京漢路歸國軍接防。而李景林以地盤關係，有吝而不與之意，致國民第二軍鄧寶珊部，與馬瑞雲接觸。而時郭松齡亦舉戈反奉。至是戰爭乃不能避免。

第二節 兩方之作戰計劃

一 與各方之影響 此次戰爭以局勢時變，故彼此作戰計劃，亦因時而殊。然其大要有三：一徐州戰事之影響，——徐州戰作，岳維峻乘勢東趨，魯省大震。於是奉張於援魯外，且須注意國民軍，而

有出兵熱河遣師灤州之舉。然其勢尚可進可退也。二，郭松齡之逆變，——郭軍之變，實與奉張以莫大創，不惟縮奉軍於孤懸，且求守難不得；又馮玉祥乘之，猝易守為攻，直趨東北。三，李景林之叛奉而復附，——李終援郭，天津滄州之戰，可免而國軍之助郭者，得取連絡，未必即敗，惟其不然，遂使國軍計劃中變，受所牽制，卒致郭敗而國軍亦受創。茲分述其作戰計劃如下：

二　奉方作戰計劃　始奉張以直隸為自東三省出入內地之咽喉，有必爭之要。因遣隊入關，駐防近畿，張學良韓麟春實為司令。及東南戰作，徐州失守，張乃注意國民軍；李景林移防保大，拒國民二三軍北上；姜登選駐滄州，張學良駐天津，郭松齡駐灤州，防國民軍由蔡堡趨天津，斷津浦連絡，陷魯省於孤立無援；更命張作相進兵熱河，援助闞朝璽，以遏國一軍之出承德。而魯張則以臨城為第一防線，兗州為第二防線，濟南為第三防線，以備國二軍之西擊。總其兵額達十萬以上。此郭松齡未變前之奉張作戰計畫也。郭松齡變後，奉張即悉集其部隊於關內，以備郭；而天津滄州戰事，則純由直督聯軍負責。熱河仍以闞朝璽守之。郭軍既敗，張學良反攻山海關而克之，奉軍乃反守為攻。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奉天會議，議決四路進攻：張學良為指揮，韓麟春攻灤州安山，張學成攻永平，穆春攻建昌，此入關一路也；于勳攻朝陽，此熱河一路也，兵數達八萬。二十二日天津日界潛伏之李景林軍突起，於是而有三

十日張作霖張宗昌李景林之秦皇島會議，分三路攻京師，李景林任中路，張宗昌任左路，張學良任右路，此直魯奉軍取得連絡後之作戰計劃也。

三　國方作戰計劃　徐州戰事緊急時，國民軍僅以二軍李紀才等部分攻臨城兗州，以牽制魯張，而遙助東南。及京漢接防問題發生，河南國民二軍鄧寶珊始於十一月十二日攻直隸大名。蓋欲沿京漢而側趨天津，謀與一軍合也：此國軍最初之作戰計劃。郭軍變後，國軍以一軍第十一師宋哲元部由多倫向熱河，一由京奉出師援郭。旋李景林拒絕假道，乃以張之江為總司令，攻楊村，以第九師由玉田攻唐山。未幾一師回防，以二三軍當直魯聯軍。此國民軍於郭變後之作戰策略也。總之國軍初未嘗有作戰意，及郭叛奉，而後計乃決；要其始終，策略未經大變，蓋即一援郭出關，一出熱河是也。及李景林中變，乃以二三軍當直魯而一軍則全負山海關熱河之責矣。

第三節　各路戰況

一　滄州之役　天津和議結果，奉軍讓保大，由國民軍接防，而李景林吝而不與，於是國民二軍鄧瑜，於十一月十二日，進兵邯鄲大名。十六日鄧軍過順德。次日在保定南與奉軍接觸，樊鍾秀北上

援鄧。奉軍不敵，退天津。二十二日鄧軍由保定東下，將直趨天津。旋李景林獨立，戰暫息。十二月三日李景林因二三軍逼近，懷不安，乃與張宗昌組織直魯聯軍，拒絕一軍假道。張憲部與鄧瑜軍戰于大城任邱，鄧稍卻。馮玉祥乃以張之江爲總司令，六日由張家口過京赴落垡，進攻楊村。李景林則自爲總司令而以李爽塏爲南路總指揮，馬瑞雲爲北路總指揮，張憲爲別動隊指揮以禦之。時張莊靜海大城均同時接觸，作戰甚烈。已而聯軍不支，國民軍幷佔張莊楊村子牙河。會李鳴鐘抵楊村助戰，軍威益振。二十日鹿鍾麟宋哲元亦先後至，遂下總攻擊令，李景林以十萬之衆，又得日法援助，略無退怯意，且於北滄設堅壘電網地雷，以相頑抗。激戰連數晝夜，死傷互重。滄州卒不下。二十一日夜，鹿鍾麟親臨陣，張之江督催前進。且不令鳴槍，所至以旗火爲號。一時流星滿天，敵心大駭。及至兩軍相搏，覓聲析江河，屋瓦皆震。而李景林終以彈盡援絕，率軍他遁。次日晨李鳴鐘韓復榘佔北滄天津，進攻馬廠。一軍撤返原防。十五年一月九日，鄧瑜弓富魁徐永昌與魯軍褚玉璞戰於吳橋東光間。一月十六日，魯軍第二十師師長方振武於肥城反張，爲張所敗，投國民軍。時李景林乘張學良攻克山海關，自爲前敵總司令，反攻國軍，佔安陵。二三軍退連鎮。二月二日，聯軍佔東光泊頭，復滄州。十八日佔交河。時二三軍紀律散漫，不能再戰，故前敵各軍，統歸鹿鍾麟節制。以韓復榘率一軍接援，孫岳主持後方。與聯軍相持於陳官屯及馬廠

間，初無勝負。旋一軍騎兵旅長王鎮淮，繞河間攻滄州後路，聯軍不及防，大敗。三月六日，聯軍失馬廠，而退滄州。國軍進迫之。七日，畢庶澄率艦隊由塘沽登陸，與一軍戰，不敵。九日畢敗退，聯軍亦不守滄州。而當國軍勝於滄州時，晉閻錫山適出大同，斷其後路，又灤州亦為張學良所克。前後受敵，不能再戰。適王士珍電倡和議，國民軍乘之，南北兩部，均退守京津。至是滄州一帶戰事始告終結。

二　**灤州及熱河方面**　始奉張以郭松齡駐灤州，而備國民軍。及郭反奉，張軍悉退關外，灤州遂不為奉軍所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郭敗，奉軍乘勝反攻，連復舊失地。十五年元月十七日，張學良猛攻山海關，十九日克之。魏益三退昌黎，改編國民第四軍。國民一軍令唐之道門致中援魏，以鹿鍾麟為前敵總指揮，鄭金聲佟麟閣亦赴灤州。奉以四萬人由昌黎西進，為唐之道所阻。二月十四日，奉天會議，議以四路進攻：張學良為指揮，韓麟春攻灤州安山，張學成攻永平，穆春攻建昌，魏益三部多欲降奉，故於三月十八日調赴保定。而灤州失守。二十一日，國軍南北兩路均退。先是孫傳芳攻奉，張作霖以戰線過長，必致退、因放棄東南，移精銳入關，以防國民軍。令張作相進兵熱河，助闞朝璽任防守責。十四年十一月，國軍乘郭松齡之變，以一軍第十一師長宋哲元攻承德。三十日，闞朝璽回奉。國軍佔熱河。十五年一月，張學良反攻山海關，以于勳攻朝陽，進窺承德。已而奉方湯玉麟軍擊敗國軍，宋哲元走多倫。

戰事暫息。

第四節 戰事之結束

一 國一三兩軍之潰退 李景林自天津敗後，則潛伏日界及聞奉軍已得灤州，遂率隊突起，佔天津。二十六日李令褚玉璞督直，李爽塏爲省長。國民軍則以韓復榘守廊坊，石友三守高碑店，鄭金聲守順義，以衞京師；各路仍紛紛後退。三十日聯軍及奉軍分三路攻京師：李景林攻通州爲中路，張宗昌攻黃村爲左路，張學良攻順義爲右路。自四月二日，奉飛機在北京連擲炸彈十餘日，人心惶懼，而黃村通州亦甚危，國軍不得已，乃將北京讓與田維勤接管，而率所部分退南口及張家口。

二 在豫國二軍之潰退 民國十四年浙孫攻奉。豫督孫岳派隊東下襲魯，十一日佔泰安。二十三日李紀才部近逼濟南。十二月十三日，張宗昌反攻泰安，靳雲鶚由南京至兗州，直系豫軍陳文釗田維勤亦歸統靳制。國二軍以勢孤敗。孫岳調田玉潔援之，與魯軍戰于泰安之南。旋吳佩孚以陳聯奎寇英傑陳嘉謨分三路攻豫。豫西張治公劉鎮華亦於十五年一月十三日揭戈靈寶，連陷南陽鄧縣；李雲龍西上防之，相持於沙基。二十三日吳下動員令，陳寇與馬濟等，由武勝關進信陽。而時靳雲鶚與魯

張安議於泰安，謀西犯河南。晉閻復增兵娘子關，斷國軍聯絡。於是李紀才由魯退開封。二十七日，國二軍蔣士傑與寇軍激戰於信陽明港間。鄂軍佔確山馬店。二月五日，寇軍退李家寨，吳令孫建業楊清臣援之，以陳嘉謨為後援司令。十七日，豫東歸德失守，信陽告急。同時王維蔚攻下蘭封。國二軍潰亂，勢幾不支。三月本省紅槍會起，米振標在開封聯靳迎吳，共逐國民軍。且南路寇部越信陽直趨鄭州。鄭城樊鍾秀亦響應鄂軍。於是二軍軍心大亂，向河北洛陽兩方撤退。二十一日，張治公佔洛陽，國軍全部回陝。吳佩孚既據中州，乃遣田維勤北上，適鹿鍾麟聯直攻奉之謀不成，乃率部退西北。至此則中原戰事稍息。

第十七章　國民軍西退

第一節　戰前之經過

一　**和直之失敗**　吳佩孚與馮玉祥，初原合作。十一年奉直戰後，直系實握政權，論勞授賞，吳當於馮有以酬庸之。乃吳樹黨自私，奪馮豫督以與其心腹張福來，旋又任王懷慶為熱察巡閱使，不

顧於馮爲已許致馮擁數萬衆，坐困京師。故十三年奉直再戰，馮遂藉口平和，班師入都；繼且聯奉倒直，以洩其恨。此吳馮惡感之所由種也。其後國直戰起，李景林敗遁天津，國民軍奄有直隸京兆，聲威赫然，將進擊漢口，吳乃大怒，使靳雲鵬東連直魯，會師北上，遽易討賊名義，以討國軍。及奉軍再入關，連克天津灤州，吳部田維勤亦北上，河南國二軍，直隸之一三軍，漸不能支，而驅段釋曹，乞援於吳靳以抗奉，諸將多願息兵；惟吳懷私見，拒而不納，於是和議失敗，戰再作矣。蓋吳馮和，則與奉而爲均勢；奉新創亦不欲困鬥，而爭端易息也。

二　直魯晉奉之連絡　直與奉宿仇也，故吳佩孚首稱討賊。而卒以連賊。先是吳佩孚蟄居漢上者久矣，當東南戰事將發時，吳以各省推戴，曾領十四省總司令衡，率師北上討奉，以洩十三年之恨，而困於餉械，不果；是吳未嘗忘怨於張，明矣。其後西北戰作，段祺瑞徇馮玉祥之請，令盧金山劉佐龍爲湖北軍民兩長；並下討吳佩孚令。吳乃以恨於奉者移之於馮。會鄂軍寇英傑部師久無功，吳於是令靳雲鵬入魯，收納其舊部，并通好於張宗昌。十五年一月，魯張與靳雲鵬會議於泰安，以靳雲鵬駐臨城以南，歸吳佩孚指揮，而張靳對河南爲合作，餉糈自張出。蓋其時李景林新敗，張以直魯唇齒，非援之不可。故以河南事盡屬於靳。此直魯之所以相輔也。且吳亦于是時，遣使於奉，因張宗昌而修同盟之好。晉閻

已敵覺於國民軍者，勢必附於奉直，此直魯晉奉聯絡之所由也。

第二節　兩方之作戰計劃

一　國軍方面　國民軍自戰勝直魯聯軍，雖聲勢頗振，而實力反損；故於灤州既失，卽退兵京畿，而以韓復渠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鄭金聲守順義，以衞京師，徐圖再舉。及和直不成，知勢之已去，乃退出北京，固守南口。熱河宋哲元亦走多倫。馮赴俄，而以鹿鍾麟爲東路司令，守南口懷來；宋哲元爲北路司令，守多倫；韓復渠爲西路司令，守平地泉豐鎭一帶，以防晉而皆取守勢。又西聯晉閻，極修和好，調曾駐晉北軍隊於察綏。蓋國民軍於聯奉倒直後，深慮無由發展；奉張且日迫之，不得不更爲他謀，遠圖西北。此次之作戰計劃，則本其素所主張者。其利有三：一南口等地，險由天成，守易攻難，聯軍不易克之。二，察綏交通梗塞，退者可預爲計，進者不易追及，故先聯晉以防其斷絕歸途。三，甘陝皆貧瘠區域，爭之者寡，退亦不失立足地也。其後出師甘陝，再據中州，與國民革命軍相聲援，謀蓋伏於此矣。

二　聯軍方面　直魯奉晉之作戰方針，始終以衆制寡，取分攻合進式。其初以殊派軍閥之所聯結，原暫時苟合，故雖有具體計劃，未能實行。至其大概，則以進攻南口爲正面，傍擊多倫爲側面，而以

閻錫山部出豐鎮，以斷其歸路。總計兵力，幾達五十萬，實數倍于國軍，可謂盛矣。今試分述之：奉軍湯玉麟入承德後，則據熱河，以攻察哈爾，此爲入多倫一路；晉閻以商震部出大同，此爲對國軍之駐平地泉者一要；直魯聯軍與靳雲鶚田維勤等越懷來而進，此爲攻南口者一路；吳佩孚指揮之。此四月二十九日，北京會議所定之計劃也。其後以連攻南口不下，遂有直魯吳奉七月二日之議決，會攻南口，由張宗昌完全主持。魏益三田維勤王維蔚部，駐京西至紫荊關，與晉軍聯絡；譚慶林部加入奉軍攻懷來，吳俊陞出多倫。五路繞擊以牽制國軍。此又其最後之戰略也。

第三節　各路戰況

一　**大同方面**　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閻錫山宣告國民軍八萬人於十八日開始六路攻山西，在豐鎮柴溝堡相持，並請聯軍速攻南口以牽制國民軍。先是國民軍退出南口時，曾對晉修好，致詞甚卑敬，並移調駐晉北軍隊。而閻錫山謂國民軍已戰敗，應由晉方繳械收編，無措商可言。韓復榘石友三方振武徐永昌弓富魁，遂乘南口無事，進攻柴溝堡及豐鎮。晉軍張培梅禦之。二十五日，陽高失守。宋哲元又加西路，大戰於孤山，晉軍損失甚鉅，退出大同車站，三十日，國民身包圍大同，雁門關以北要地，

相繼失陷。當大同危急時，閻請靳雲鶚協助進兵南口以牽制之；而靳按兵不動，致大同失守。吳佩孚聞而怒之，因免靳職。六月初旬，吳〔佩孚〕張〔作霖〕先後抵北京。七月二日，北京會議以五路進攻國民軍兵不踰十萬，無以應敵。各路俱退。於是韓復渠鄭金聲投誠於晉，易名晉軍，其他各軍麕集綏遠包頭及五原，漸移甘陝，晉閻以商震為綏遠都統，戰事平。

二 南口多倫方面 先是吳佩孚親率田維勤部由京漢北至保定，與奉魯軍會攻南口，而第一軍總司令靳雲鶚按兵不動，故南口初無激戰。張〔作霖〕吳〔佩孚〕抵京後，戰況始烈。然相持數月，以國軍防禦工事極其堅固，奉軍雖以利器猛擊，亦未獲利。一月初旬，譚慶林部助奉軍攻懷來。國軍鹿鍾麟以劉汝明守南口，佟麟閣守懷來，二三軍防魏〔益三〕田〔維勤〕吳軍戰不利。十二日，田部陳鼎甲旅謀變，違抗節制投北，一部繳械。二十六日，國民軍旅長席耶池，與王鎮淮不睦，降奉，多倫失守；宋哲元率軍自西路馳歸，圖反攻。八月一日，南口多倫，同時激戰。奉魯直晉各軍，益以吳部，不下四五十萬，五路圍擊。國民軍勉強應敵，而暗聯吳晉各將領，牽制敵人。四日田部兩營譁變，三家店失守。而奉軍韓麟春高維嶽，由永寧過延安，攻懷來。湯玉麟攻沽源。十三日，直魯聯軍由桃園，攻東園，繞襲居庸關。國民軍無兵應敵，又後路空虛，子彈缺乏接濟斷絕，遂於十四日，總退却。多倫南口均失守。

第四節　戰後餘波

一　奉軍之追擊　九月十六日，馮玉祥自俄回五原，復國民軍總司令職。其宣言中有，「中山主義，驅我而歸」之語，即表示與南方黨軍合作也。因決棄西北入甘陝出兵河南。十九日令劉郁芬自甘入陝。二十四日，令李鳴鍾劉驥赴粵，接洽進行事。十月初，國民軍至陝西扶風三原，近迫西安。二十五日韓復榘石友三各部，秘密西上，分入甘陝。十一月二日，劉鎮華軍敗，一部倒戈，劉遂退守潼關。而陝西復爲馮玉祥所有。先是張作霖於西北軍敗後，慮其再舉，思悉殲之；至是馮軍果復振，且連佔甘陝，與南方革命軍通聲援，希圖北伐。因決計追擊，故于十三日，復入關，在天津召集奉直魯各將領，討論援助吳孫，及肅清西北問題；旋令騎兵由張家口西進，商震表示歡迎，察哈爾都統高維嶽，熱河都統湯玉麟，組織援晉西北隊，向綏包進兵。十二月九日，至平泉地，令萬福麟進佔包頭。馮玉祥入陝。十六年一月四日，奉軍抵五原，國民軍悉被驅，至是西北戰事始息。

二　敗後西北軍之情形　南口張垣失守後，西北軍即急切西退，以包頭平泉爲集中地，秩序淩亂，有五六萬人完全喪散，流亡於綏遠察哈爾之間。其投誠於商震者，蓋戰略作用，以此掩護其餘部

之徐退，免奉軍之窮追也。至於合一二三軍之衆，除喪失外，尚有五六萬人；惟是新敗之餘，復困於飢寒，又無主帥，精神頹喪，希望斷絕，未免軍心搖動，能力全消，形成惡劣光景。及馮玉祥自俄歸，將抵平泉，有其親信者數人往迎之，謂：「大事已去，再舉殊難，不如亟去，毋歸也！」而馮玉祥深有自信力，竟赴包頭。時留晉北之五師軍隊，聞舊主復來，全軍歡躍，願仍歸節制。則已散之五六萬人，雖無將官，亦先後携槍來。由是十五六萬之殘敗大軍，不移時復集中綏遠西隴，計此時全軍損失者，僅惟物質，而實力損失，則尚不及萬人。十餘年辛苦訓練，於此乃見其效，故善結軍心者，終不餒也。

第十八章　革命軍之北伐準備

第一節　北伐之原因

一　**北伐之遠因**　我國自辛亥革命，垂至民十五年，中間軍閥割據，有同戰國諸侯，禍亂相仍，擾攘不止。帝國主義者乘之，復挾其與我國所訂不平等條約，妨害我司法，壟斷我金融，破壞我工業，摧殘我農運，職此之故，使我商業不振，民生維艱。其尤甚者，則在利用我國此仆彼繼之軍閥，延長我國內

亂，因時攫利，以發展其一切侵略計劃。處此萬惡環境下之我國，追比前淸，病尤深中膏肓，若不急起謀救，其禍害可言哉！故負完全革命責任之中國國民黨，感於情勢日非，國是當定，乃不得不繼起奮鬥，以貫澈其以主義救國治國之主張。觀其前此之義舉可知也：一曰二次革命——自袁世凱就職後，一切設施，多出己意，思以四百兆中國人民，悉歸宰制，已則以總統名義，實行帝王政策，於是而有二年六月九日之江西獨立；二曰：反帝制革命——袁世凱既已銷滅民黨在政治上一切勢力，益無所憚，由政治獨裁，進而變更國體，於是而有五年十二月之雲南起義；三曰：護法革命——六年六月十二日，張勳解散國會，南方人士，羣起反對，另組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出師北伐。其他如力爭山東問題，而有八年五四運動；因日本紗廠殺顧正洪事，而有十四年五卅事變。凡此，雖或成或敗，要皆所以反對國外帝國主義及國內軍閥則無疑。故革命軍之北伐，實已具有經過歷史，素願使然，不自十五年始也。

二　北伐之近因　帝國主義之壓迫我國，其斑斑歷史，雖村愚鄉婦，且能知之，固不待言。而我國民之反帝國運動，亦漸由文字之表示，迭現諸事實。蓋兩不相立，趨勢然也。洎乎距北伐之三月前，日本竟挾砲艦政策，干我大沽口戰事；而英美法日荷意西比八國，更以最後通牒，限時答覆，以致演成北京之「三一八」大屠殺事件。外禍如此，其誰不興？此北伐軍根于帝國主義之強迫，不能更緩其師者

一。軍閥之大者，藉口武力統一，把持中央，次者假名聯省自治，隱圖割據。所謂討賊，護憲，護法，則又其互相傾軋，大小相併，所資以欺人眩世，號召天下之美名。自國體更易以來，其最爲我國患者，莫甚於此；而蔓草滋原，爲禍尤烈，又莫甚於十三十四年之際。吳佩孚敗後，復擁兵二十萬，重據河南，兼有鄂省，雄心未弭，揭戈思逞，此其一也。孫傳芳自十四年戰勝奉張，收蘇浙皖閩贛五省而有之，整理財政，訓練士卒，以備作戰，陽尊吳佩孚，而不與段政府決裂，徐與奉系釋嫌，和恰四鄰，保境獨治，迴眸觀變，陰圖莫測，此其二也。張作霖於倒閣戰後，重加整理，元氣新復，驅西北國民軍而他之，進佔京畿，兼領察哈爾，方地數千里，擁兵二十萬，陰事操縱，顯仇直系，爲東北戰爭之戎首，此其三也。段祺瑞自十三年再起，日思爲其嫡系軍人謀擴充，以造成中堅勢力，然屢不果。至其能事，則在挑撥各方，使之不安，以圖乘機有所獲取。故段祺瑞者，實當時但謀握政徐圖躋舉之一人。此其四也。其餘西南各督，如趙恆惕劉湘袁祖銘之輩，非附屬于吳，則周旋於段，惟唐繼堯能特樹一幟耳。總之，上述各人，莫非延長內亂之首罪，禍國殃民之元惡。其不能容於領導全民革命之國民黨實爲無疑；又適其時軍閥內爭方殷，無暇西南，而西北國民軍已驅奉軍回奉，且爲吳佩孚之後患，以牽制其南下。卽在湘南之唐生智亦危急待援。凡此皆所以催促革命軍之北伐，而竟其最後之功者。

第二節　革命根據地之鞏固

一　**黨軍基礎之樹立**　總理孫中山鑑於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尚未成功，而革命後起之蘇俄反成功若彼之速，於是發生本黨兩大缺點：一爲本黨之組織未能嚴密，一爲無實行黨義之軍隊。民國十三年，孫總理回粵後便着手從事此兩點之準備：爲求組織之密嚴，始有十三年本黨在廣州之改組；爲求實行黨義之軍隊，始有黃埔軍官學校之設立。蓋欲有實行黨義之黨軍，必須先有明瞭主義之幹部將校。然環顧當時國內外軍官教育制度，無可取法者，乃於十二年秋命蔣中正赴俄考察。同年十二月，蔣中正由莫斯科返國報告。其時，假革命之跋扈軍人，——廣東之滇桂軍——楊希閔劉震寰等——陽奉陰違，養寇自重。陳逆炯明，險據惠州，屢攻不克。孫中山見無紀律軍隊之不足恃以革命，亦知黨軍之組織萬不能緩，乃組織『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於廣州之黃埔。命蔣中正爲校長，爲養成黨軍幹部之機關。先揀選精明有爲之軍官，充學校下級幹部，施以主義之訓練，俾明瞭革命之使命；然後招考優秀勇敢之學生而訓練之。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學，孫總理至是遂一意經營此革命根本之軍官學校。楊希閔等恐軍校發達，彼等無立足之地，竟多方破壞，且使經費常告竭乏，

總理絕不因之而稍餒，仍毅力撐持，熱心訓練，始終不懈，於是軍校之名乃大振；革命之始基，於是乎具。

二 第一次東征

廣東自陳炯明叛變後，遂呈分裂。自民國十一年冬至十三年秋，三年之久，大元帥孫文統率粵湘滇桂豫及中央直轄各部，頻年征伐，陳炯明占據東江南路，外連閩贛，內收土匪，據險以抗，卒未能將其撲滅。十三年冬，大元帥孫文因北方政局之變，段祺瑞遣使來迎，遂離粵北上，以謀和平統一。陳炯明因見總理離粵，以為有機可乘，乃自稱『救粵軍總司令，』圖謀廣州。蓋廣州政府所有之軍隊，為：許崇智之粵軍，楊希閔之滇軍，譚延闓之湘軍，劉震寰之桂軍，朱培德之建國第一軍，及其餘之贛鄂豫與中央直轄各建國軍，統共不下十餘萬，稱為『聯軍，』以楊希閔為『聯軍總司令。』而惟湘粵滇桂及建國第一軍，具有戰鬥力，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成立伊始，僅有教導團兩營及第一第二期之學生耳。聯軍聞陳炯明有西侵之耗，亦謀抵禦之策，此所以有第一次之東征。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聯軍頒佈東征之命令。其計畫初以粵軍為左翼軍，滇軍為右翼軍，桂軍為惠州攻城軍。迨二月一日出師之後，復變更計劃，以滇軍為左翼，由河源老隆以赴興寧五華，適當陳軍中林虎防地也；粵軍為右翼，將由海陸豐以趨潮汕，以當陳軍洪兆麟之防地；仍以桂軍任圍攻惠州之責。黃埔兩教導團，初不屬於聯軍戰鬥序列內，蓋此校為總理孫文所手創，直接於國民黨者；其出征東江，亦奉總理孫文之命令而

行。當時粵軍與黃埔最接近，故黃埔兩教導團即加入右翼軍作戰。此為黃埔軍出征東江之原因。十四年二月一日，黃埔軍校學生開始由黃埔向虎門出發，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由廣九路向石龍前進。其時，教導團之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同志，第二團團長王柏齡同志所部之軍隊，祇有三千人之多。陳逆基本軍隊與附和軍隊，總額不下八九萬之衆。在教導團出發之時，廣州民衆，雖熱烈歡迎，然見此數少之軍隊，與多逾二十倍以上之叛軍戰爭，不無懷疑；但當時之士氣，都懷抱為主義而奮鬥之決心，以為能殺敵，雖死亦不足計。故是日由廣州出發後，一路風餐露宿，曾不動民間一草一木，實行「愛民不惜苦」之訓條，是以民衆皆贊嘆不置。四日，粵軍占領石龍，校軍及粵軍之一部，占領東莞。敵軍沿廣九路退却，右翼軍（即校粵兩軍）乘勝追擊，至二月十日，廣九路完全肅清。蓋此時敵軍大部尚未趕到，守廣九路者，多收編之土匪民軍，殊無戰鬥力，故不敢抗戰也。右翼軍既前進，左翼軍（即滇軍）仍未完全集中，攻城軍（即桂軍）雖經運動，亦未作積極之進，滇桂觀望之態度，自此已見其端倪矣。然右翼軍並不因其觀望遲疑，仍急追猛進，跟蹤敵人，由廣九路轉向淡水平山，右翼軍分三路向淡水前進。二月十三日，廣九路之敵人退至淡水，平山之敵軍，亦向淡水增援，曾向粵軍第二師方面反攻一次，被第二師擊敗，退回淡水。十四日右翼軍繼續逼近淡水城，先將敵城外守兵驅逐，四面包圍之敵據城固守，以待後援。此

時洪逆兆麟所部軍隊萬餘人已抵惠州博羅等處，蓋敵人原來計劃，將所部軍隊，集中惠州附近後，再向廣州進展，不意右軍長驅突進，不待其集中，而已抵淡水。淡水距廣州不滿百里，朝發而夕可至，洪逆聞淡水將被圍之警，急由惠州博羅等處移師以援淡水。滇桂軍與陳逆炯明勾結，屯兵不進，蔣中正知非迅速成功，必墮奸計，遂令右翼軍（時中正兼粵軍參謀長，故粵軍均受指揮）務於敵援未至以前，攻破淡水；該城係屬土築，設有三層槍眼，前進不易，故十四日攻擊至夜未能下。十五日拂曉，蔣中正由黃埔兩教導團內各選奮勇官兵一百零五名，編成奮勇攻城隊，限令於最短期間，攻破此城。官兵聞令，異常踴躍，教導第一團第一營營長沈應時亦請加入奮勇隊，其餘官兵多以額滿不得加入為恨。十五日早六時，蔣中正親指揮砲兵開始射擊，各奮勇隊遂踴躍前進，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至距城百餘米達處，督促奮勇隊前進。該團黨代表繆斌團附王俊教官劉堯宸均隨同奮勇隊衝鋒攻擊；不過四十分鐘，教導第一團有掌旗兵首達城腳，於是各奮勇隊相率進前，用人梯以登城，教導第二團亦繼之，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均乘以入城，遂克，守城敵均被俘。計是役自開始攻擊至完全佔領，時間不過半點鐘耳。黃埔兩教導團能戰之名自此始。十五日上午，淡水城甫克，敵之援軍大至，粵軍第七旅首與之接觸，敵軍向我左翼積極迂迴，希圖包圍，粵軍第二師由左翼以禦之，苦戰四時，至午後四時，左翼第二師已將敵擊

退；而右翼第七旅以子彈不繼，不能支，遂退。此時黃埔兩教導團，以第二團守城，第一團在左翼後爲總預備隊；至是何團長應欽知右翼失利，敵人復迫城，乃急率部由左翼向右翼敵人反攻，而粵軍第二師亦同時勇猛前進，時已夜，敵遂宵遁，此爲右翼軍東征第一次與敵作激烈之戰鬥也。二月二十日，右翼軍補充已畢，繼續向平山前進，洪逆等亦於是日由平山向淡水反攻，敵我遭遇於淡水北方之羊塘附近，黃埔教導第一團首先與敵接觸，何團長應欽用迅速之攻擊，先將敵之右軍擊敗，教導第二團與粵軍復將其中左兩路擊退，激戰不過兩小時，洪逆等復狼狽逃竄。右翼軍乘勝追至平山白芒花。至此敵人洪兆麟之一股精銳，已喪戰鬥之能力矣。右翼軍進至平山白芒花之後，桂軍攻惠州，依然未下，滇軍已徘徊於增城博羅間；敵人林虎部，則在河源一帶，兩相對峙，似已有約，蓋滇桂軍在使黨軍失敗，而林虎亦願洪兆麟之滅亡也。右翼軍處此環境之下，敵人尚未消滅，友軍又有二心，不能不以革命之精神，振起孤軍奮鬥之勇氣，於是乘勝向洪兆麟之一股追擊，以備取得潮汕後再作計劃。二月二十四日，右翼軍分兩路向海陸豐前進，粵軍第二師敗敵於三多祝附近；二月二十七，粵軍占領海豐城，黃埔兩教導團，亦於是日驅逐赤石圩之敵，會師海豐城，於是右翼軍復分三路以取潮汕，左路爲黃埔校軍與粵軍第七旅，右路爲粵軍第二師，其餘一路，由海道以趨汕頭，第一軍之一部及海軍任之。三月三日，粵軍

第七旅遇敵於鯉湖附近，洪兆麟由汕頭調來之援軍也。戰數小時，復敗之。自此右翼軍長驅直進，三月七日，粵軍第一師及第六旅會攻潮安，克之。洪兆麟返粵閩邊界，而潮汕完全占領矣。當右翼軍向潮汕前進之時，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暗與陳逆勾結，按兵不動，意欲陷黨軍於絕境，以逞其詭謀，獨占東廣，盤據一切。同時孫總理卒於北京鐵獅子衚衕之行轅。楊劉等南聯滇唐，〔繼堯〕北結段氏，〔祺瑞〕反抗政府，謀占廣東，希達其大軍閥之迷夢，廖仲凱同志迭向疏通，迄無結果。四月下旬，滇軍之范石生一部，乃由廣江撤兵入廣西，以禦唐回滇，至於中左兩路之態度益復顯明矣。

右滇軍占領潮汕之後，林虎與滇軍之密約亦成，於是由河源老隆撤兵回師，以襲右翼軍，林之兵力約萬餘，敵軍中之頗具戰鬥力者。至是，右翼軍前有洪兆麟之殘餘，後有林虎新來之敵軍，遂陷於前後受敵之境矣。幸已預爲之計，業調江西粵軍第一師陳銘樞旅及第十一旅，與廣東之警衛隊吳鐵城部來東江增援。三月十日，林虎所部，已到河婆，右翼軍後方之聯絡線，被其截斷。此時右翼軍正擬以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肅清洪兆麟等殘敵，聞林來襲之耗，乃變更計劃，以粵軍之第二師守潮汕以防洪逆，以黃埔兩教導團及粵軍第七旅回師迎擊林逆，而陳銘樞警衛軍亦已到河田，令其擊敵之背，此時之形勢，敵我兩軍，均處於勝敗存亡之境矣。三月十二日，敵人分兩路約共萬人，由河婆向棉湖鯉湖

之線前進，蔣中正率領兩教導團及粵軍第七旅，亦由揭陽分兩路以趨棉湖，教導團第一團先將棉湖占領，敵人乃止於鯉湖及棉湖西方和順之線。蔣中正偵知敵情之後，擬定攻擊計劃，以教導團第一團由棉湖前進攻正面和順之敵，教導團第二團由棉湖前進攻擊鯉湖之敵，粵軍第七旅由搭頭埠繞攻和順敵人之右側背，預定三月十三日早各部開始前進攻擊。三月十三日早各部向敵人前進時，鯉湖之敵人，已轉至和順前面，兩路敵人已合併一處矣。午前八時，教導第一團何團長應欽率部進至距和順四五里之處，將敵人陣地偵察明瞭後，即以第一營由正面進攻，第三營由右方進攻，其餘爲總預備隊。但敵人陣地得瞰制之利，而兵力有十倍之多，教導第一團以數次戰鬥之後，總共不過千人，故甫與敵接觸，敵即用大部兵力來包圍，第一營損失已有三分之一，官兵傷亡亦衆，幾失戰鬥力，何團長急令總預備隊長劉峙，率兵一連，向敵人反衝，并命砲兵向敵兵射擊，始將敵擊退；自後，敵數次向我左翼包圍，何團長均由總預備隊以少數之兵力增加而擊退敵之大部。苦戰至十二時，總預備隊增加已盡，左翼之戰況，仍在危險，此時幸粵軍第七旅已趕到，加右翼第三營方面右翼已不足慮，何應欽乃親至左翼督戰，官兵亦奮勇格鬥，始造與敵軍對峙之狀態；戰至午後三時，右翼第三營與粵軍第七旅方面業將敵擊退，乘勝追至和順村落，不意敵軍之總預備隊施行反攻，第七旅一部退却，教導第一團第一二

營死亡殆盡，敵人乘機突進，直攻團部；此時左翼第二營及學兵連正與敵激戰，而正面及右翼已無一兵，至此何團長乃收拾殘兵及團部官兵共數十人，與敵作最後之戰鬥，而施以猛烈之射擊，敵遂躊躇而不敢進，至午後五時，教導第二團已向敵之司令部攻擊。蓋第二團至鯉湖後，已無敵人，故由鯉湖以擊和順，適當敵之司令部也。時將夜，敵受此打擊，乃背退，棉湖苦戰，於是結局。棉湖之戰，以教導第一團千餘之衆，禦萬餘新銳之敵，其危險實甚，而關於本黨之存亡者亦大。此役若敗，不惟孫總理手創之黨軍消滅，而革命策源地之廣州，亦不可保。此戰適當總理逝世之翌日，蓋總理在天之靈，有以默助其成也。林虎所部大敗後，仍向興寧五華逃竄，蔣中正率領校粵兩軍乘勝追擊；此時粵軍第一旅與警備軍抵河婆，遂協同由河婆向興寧而進。而第七旅則由五金富趨湯坑，擬截敵逃梅縣之退路。三月十七日，追橫流渡，敵尚有數千，不敢抗，繼續向興華退却。林虎原在興寧將收拾敗軍，於此作困獸之鬥也。我軍乃攻虛蹈隙不攻正面之湯坑，先以主力進取五華，後擊興寧。三月十八日二時，蔣中正親率所部，繞越崇領蹊徑，崛崎奇異，以最急之行軍，竟行一百二十餘里，以教導第一團爲前衛，限當夜克五華城。是日午後七時，教導第一團抵五華城下，敵猶不知也。何團長遂密行佈置，先將敵包圍，而後用一小部攻之，敵大亂，守城之敵均被擒，城遂克。十九日早，蔣中正率領教導第二團及粵軍第一旅即趨興寧五華，距

興不過三十里，午後四時，已將興寧城外之敵驅逐，並將該城包圍，林虎乃閉以守，敵人由橫流渡退却，時其主力由橫波水口以退興寧，蔣中正令警衛軍跟踪追擊以牽制之。至於林虎大部尚在水口守興寧者，不過少數耳。蔣中正乃命教導第二團攻城，而以粵軍第一旅位置於城外之神光山，將防水口之援軍也。二十日天甫明，敵之援軍主力，果向神光山第一旅陣地攻擊，第一旅乃痛擊之，敵之一團完全被俘，而敵之援軍仍有增無已，激戰至暮，粵軍第一旅將敵之援軍完全擊潰，俘獲甚衆，教導第二團亦猛烈攻城，遂由南門乘隙而入，林逆乃由東門逃竄，僅以身克，城遂克。當攻興寧之際，蔣中正復命教導第一團以一部守五華，主力協同警衛軍攻水口，水口敵人，尚留千餘，因興寧已失，不敢戀戰，向江西方面逃去；洪兆麟亦曾乘機反攻潮安，被粵軍第二師及黃埔學生隊擊退。至是林部逃江西，洪部逃閩邊，第一次東征之戰局，於是告終。

三　驅滅楊劉　第一次出征東江之時，中路桂軍——劉震寰——右翼滇軍——楊希閔——以爲黨軍無能，別具險心，當黨軍克復淡水，準備向海陸豐進攻之時，楊劉暗中勾結陳炯明，按兵不動，欲陷黨軍於絕境，黨軍軍士，得此消息，則更加鼓勵，以爲處此絕境，無有歸路；若不克復潮汕，則淡水之死傷，是無代價之犧牲；不將陳軍部隊，完全消滅，則淡水之戰績，是毫無實用；因此人懷必死之心，士無反顧之

念，具大無畏之精神，竟能以孤軍克復潮梅，使陳劉之希望，不得實現。第一次東征甫完，而楊劉之逆跡復著，南聯唐繼堯，北結段祺瑞，以謀割據廣州，所有與敵往來之密電，均被右翼軍搜獲，其陰謀大露。在此時期，國民黨爲鞏固革命之根據地，知非加以討伐不可，於是黃埔全體將士，乃不得不忍痛離開潮梅，回師廣州。楊劉知之，亦謀抵禦，將滇桂軍集中廣州，而危迫政府。政府乃以蔣中正爲總指揮，而將黃埔兩教導團改爲黨軍第一旅，令率領黨粵兩軍，以討楊劉，允許陳炯明殘部之投誠，准其回駐潮梅。五月二十一日，蔣中正率領黨軍第一旅何應欽部，粵軍第一旅陳銘樞部，粵軍第四師（即第七旅擴充）許濟部，警衛隊吳鐵城部（歐陽駒指揮）由潮梅回師。六月十日抵石灘，偵知惠州之滇軍正向省城運動中，蔣中正乃令第四師繞道增城附近，以迎擊惠州之滇軍，以主力直趨廣州之龍眼洞，以一小部沿廣九路前進，一則牽制該方之敵，一則與黃埔軍官學校學生聯絡作戰。楊希閔劉震寰自四月下旬，叛背之跡已經昭著，政府亦即從事討伐之設備，除令東江軍隊回師外，并將北江之湘軍與建國第一軍令由粵漢路南下，河南之李福林軍隔江以攻廣州市，江西之粵軍，除留防南路者外，抽調一部沿廣三路東進，以攻廣州；同時并令粵漢各路工人罷工，斷絕滇桂軍之聯絡，爲黨軍應援，使其遠近不能相顧。至六月六日，蔣中正所率各部，已抵龍眼洞，於是各路同時總攻擊。此時桂滇軍注重廣州東

郊之防禦，設重兵於龍眼洞及廣九路，因粵漢廣三方面黨軍尙未到也。十二日午前十一時，我軍開始向龍眼洞攻擊，以黨軍第一旅任右翼，粵軍第一旅任左翼，警衞隊爲總預備隊。當日卽將龍眼洞占領，滇桂軍退據龍眼洞高山頑抗，是日黃埔軍官學校學生，亦協同海軍由魚珠砲臺等處，向廣九路之石牌車站進攻。十三日拂曉，黨軍再施猛烈之攻擊，龍眼洞南端高山，遂被黨軍占領，滇桂軍退白雲山。而滇桂之主力軍，則仍在瘦狗嶺一帶，占領強固之陣地；粵軍第一旅與警衞軍猛勇衝鋒，同時黃埔學生隊之野砲與海軍之大砲，亦向廣九路及瘦狗嶺一帶之滇桂軍轟擊，黃埔學生藉砲火之掩護，乘機由臚德渡河，以攻廣九路。斯時戰鬥之激烈，達於極點，戰至午前十時許，廣九路之滇軍約一師，其士兵因見其師長趙成樑被砲火擊斃，遂動搖；瘦狗嶺之桂軍，亦被黨軍擊退。於是黨軍各路齊進，滇桂軍則向廣州市內逃竄，黨軍乘勝追擊，殺傷甚多，滇桂軍之官長，多逃往沙面租界內，其士兵則退至廣州西方之兵工廠附近；適湘軍（朱培德）之建國第一軍，已至該處，遂盡將滇桂軍繳械，號稱五六萬之滇桂軍，不過二十四小時，完全消滅。其留惠州之一部，至十五日復至廣州市北郊，蔣中正親率黨軍第一旅以擊之，不過兩小時，四五千之滇桂軍，又完全被擒，楊希閔劉震寰潛逃赴滬。盤據粵東數年之悍將驕兵，至是乃一鼓而殲之。

四　二次東征

阻撓國民革命之軍閥（楊希閔劉震寰）既倒，唐繼堯亦被范石生與廣西黃紹雄擊敗於滇桂邊境，再無東侵之患，廣州乃得完全爲革命之根據地。革命政府，方從事整理，而帝國主義者，見我革命勢力之澎漲，又開始向我進攻：上海『五卅』沙基『六二三』之慘案，相繼發生，引起全國反對帝國主義者之大運動，廣州實行省港大罷工，同志之死難者甚衆，外交因之緊迫。北京政府，賣國媚外，不足以言國際；乃革命政府爲禦侮計，極力整理內部，一面謀軍政財政之統一，一面組織強有力之國民政府。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於廣州，市改大元帥爲委員制。選汪兆銘（精衞）譚延闓胡漢民張人傑于右任廖仲愷等十六人爲委員，互選汪兆銘爲主席，主持對內對外一切政務；并分置各部，實行整理地方，依革命步驟，謀全中國之解放，及一切建設工作。無何，外患未平，內亂又起，一般反革命派之軍人政客，爲霸占軍政財政，不惜勾結帝國主義者陳炯明之餘黨，謀倒政府。八月二十四日，廖案（廖黨代表仲凱被刺）因之以發生。九月一日，在汕頭之軍隊劉志陸等（原爲陳炯明部）見廖案發生，以爲有機可乘，遂驅逐官吏，宣稱獨立，洪兆麟謝文炳等起而和之，廣州頓形危急。於是國民政府命蔣中正二次東征。同時組編國民革命軍，以黨軍改爲第一軍，蔣中正任軍長，湘軍改爲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建國第一軍改爲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改爲第四軍，（時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已辭職）以李濟

璨任軍長，建國粵軍第三軍改為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其餘贛鄂豫各小部，則仍其舊：軍政於以統一，財政亦因之而收歸政府，至是國民政府之根基稍固。而陳炯明之餘黨，又來擾亂東江。據潮汕以叛，留守該處之粵軍不能禦，撤回淡水，陳軍節節西逼，政府亦積極再組東征軍。十月上旬，東征軍編成，以蔣中正任東征軍總指揮，茲將改編之兵力及集中計劃，列表如左：

區分	部隊號	出發經過路線及地點	出發月日	集中地	到達月日
總指揮蔣中正　第一縱隊長何應欽　第三師	第七團及第一補充團	北塘　新塘-石灘-增城	十月一日	增城	十月一日
	第八團	市背底　火車至石灘-增城	十月一日	增城	十月一日
	第九團	石灘	十月一日	正果	十月一日
	第一師	增城　石灘-增城-正果	十月二日	石灘	十月二日
	警衛軍	省城　火車	十月三日	鐵東	十月三日
	鄂軍	省城　火車至石龍-鐵場	十月五日	石灘	十月五日

總參謀長胡謙					
第二縱隊長李濟琛					
第二師之第四團	省城	火車至石灘	十月一日	茶山	十月一日
第十一師張發奎旅第二十四團獨立團	東莞 省城	東莞-石灘-茶山 火車	十月四日	石龍 常山	十月四日
潮梅守備部隊余張等部	潮汕			淡水	十月九日
第三縱隊長程潛					
攻鄂軍	省城	火車	十月七日	石灘	十月七日
豫軍	省城	火車	十月八日	石龍	十月八日
贛軍	省城	火車至石灘 增城	十月六日	增城	十月六日
潮梅軍	河源			河源	十月十日

十月一日，蔣中正總指揮率東征軍開始出發，至十八日各部已遵照命令，到達集中地。乃按照原定方針，計劃再進。初陳軍嫡系楊坤如，於第一次東征之時，原守惠州，後以陳軍失敗，知不能久存，遂降於滇軍楊希閔部。滇軍敗復入據惠州，陽示服從政府，陰則嚴密備防，至是蔣總司令令其退出惠州城，駐白芒花一帶，楊抗命閉城以守。於是東征軍遂以解決惠州為第一之任務，乃令各軍向惠州城進逼。惠州憑着東江左岸，三面臨水，一面當山，城之西北，有潼湖東江之環境，南則有飛鵝嶺之屏障，素稱天險；傳

聞自唐以來，未嘗一破。而扼東江要害，要肅清東江，不能不將此一天險，首先攻下，以開門戶。蔣中正自任攻城指揮官，令第一縱隊長何應欽擔任攻城事宜，以第一縱隊之第三師（缺第九團）第二師之第四團東征警備隊（無甚戰鬥力）及第一軍之野砲山砲獨立第一師（即警衛隊）之砲兵，第一師之機關槍組織攻城軍。十月十二日，攻城軍部署完畢。十三日午前十時，飛機與野砲開始攻擊，午後三時，施行總攻擊：第二師攻南門西門，第三師第四團攻北門，砲火亦多集中於北門附近。蓋惟北門有陸地，容易近城腳也。惠州城之東有惠陽縣，城與州縣毗連，由東江警衛隊攻之。十三日，蔣中正指揮砲兵，何縱隊長督率攻城隊，自下午二時激戰至夜，卒未能下。第四團劉團長（堯宸）因傷而亡，官兵死傷甚衆。蓋因楊軍防禦週密，工事堅固之使然。十四日，東征軍又計議再行攻擊，第三師第八團增加北門，砲火亦集中北門，何縱隊長將攻城奮勇隊從新布置，預定待砲火呈極大之效力時，則同時冒彈前進，計劃定，乃於十四日午後二時再施總攻擊。蔣中正指揮砲兵，北門城垣為之破壞，何縱隊長督率奮勇隊乘機進，至三時五十分，第四團之奮勇隊一隊，乃已登城，餘衆附蟻而上，一時吶喊之聲，天崩地裂，海沸山搖，北城守敵遂逃，楊坤如率殘餘向東遁去，惠州城乃下，惠陽縣城亦繼之。於是素稱天然險要之惠州，從古不克之惠州，不過三十小時，竟被東征軍占領。青天白日之黨徽就臨風招展在惠州之城頭上。東

征軍占領惠州後，陳軍破膽，東征軍即乘勝迎擊陳炯明所部之洪兆麟李易標〔即林虎舊部此時林已去職〕等部；并將東征軍各縱隊之路線兵力，從新分配：以第一縱隊爲右路，出海豐，第二縱隊爲中路，出三多祝，第三縱隊爲左路，出河源。十月十七日，各路開始出動，向東進展。當時各路之兵力爲：右路第一縱隊長何應欽，第二師（師長何應欽）第三師（缺第九團乃第三補充團）師長譚曙卿，鄂軍中路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第十二師第三十二團張獨立團雲獨立團馮軼裴所指揮之各部；〔即以前留守潮梅之粵軍〕左路攻鄂軍豫贛軍潮梅軍。〔附記：獨立第二師留駐惠州第二師第四團調回虎門整頓軍官學校入伍生隊第八團調駐惠州〕十月二十日，總司令蔣中正率師進駐平山，總合各方敵情知陳之主力軍李易標等在紫金藍塘方面，非增加中路兵力不可，乃調第一縱隊之第三師，增加中路，（右路惟餘一師）蔣總司令亦隨中路前進。二十一日，驅逐陳軍一部於新庵圩，二十二日，張獨立旅又破陳軍之主力八九千人於熱湯。陳之主力軍將麕集龍窩，蔣總司令乃急調第三師由埔心協同第二縱隊南擊之。因第三師遲到一日陳軍乃引退。是時，廣東南路仍爲陳軍鄧本殷部占據，乘機竊發，來攻廣州。蔣總司令乃於二十六日抵龍窩，與李縱隊長濟琛商決南路事急，將第四軍回援。翌日李縱隊長率張獨立旅及雲周兩團回南路，留第十一師在紫金待命。右路第一縱隊何縱隊長率領第一師，於二十二日進占海豐。二十三日，以第三團錢大鈞部守

海豐。第一第二兩團進駐公平。洪兆麟部三四千人，乘夜襲海豐，第二團與洪部夜戰於海豐城，至拂曉卒將洪部擊退，洪部將士死傷甚多。此時後方情形，東征軍頗不明瞭；但知洪軍受重創後，決不敢再來。而右路軍爲顧慮與中路聯絡起見，仍按程向新田河田前進，二十五日進至河田，與洪之小部遇，該部不抗，乘夜退去，二十六日，乃進至河婆。洪兆麟部敗後，東征軍揮師進前，留第一師第一團在河婆取攻勢禦防旋洪兆麟謝文炳陳修爵等各部約五六千人，由揭陽來犯，第一團嚴陣奮擊大破之；當時陳軍又由興寧方面來犯，第一師第二團團長沈應時率部與之戰於黃塘附近，亦大破之。先是左路第三縱隊隊長程潛，於十月二十三日，攻克河源後，以一部警戒南湖，主力從東江南岸向藍口前進。距南湖爲隊之大部在所，第三隊縱因衆寡之故，竟被挫而失河源，程縱隊長乃轉向老隆挺進，於二十五日到達藍口，二十六日到老隆，雖後方之聯絡線被陳軍遮斷而不顧，將按原定計劃以取五華。蔣中正以各路陳軍，均遭敗衄，料已無鬥志，第四軍之班師似無若何問題，不意陳軍之主力，仍麕集華陽附近之塘湖，計圖反攻，何縱隊長率第三師馳往華陽，二十七日，即向塘湖之陳軍攻擊；無如陳軍之將士，超過東征軍四倍，第二師苦戰過午，官兵傷亡過多，前線動搖。蔣中正總司令得報，親赴華陽督戰，士氣稍振，無如衆寡懸殊，戰至午後五時，東征軍不支，乃退至華陽十餘里之羊高，檄調第十一師及右翼隊（劉峙指揮

所部赴華陽增援，而收容第三師，敵亦不敢多進，蓋東征軍右路第一師已抵河婆，左路第三縱隊將及五華，亦處陷于重圍，而被東征軍絕其路後。陳軍以東征軍第三師退至羊高後，卽轉向河婆方面以攻右路軍之第一師，二月二十七日，與第一師之第二團，遇於河婆北方之橫崗附近，該團以一部與敵軍激戰數小時，傷敵甚衆，沈團長應時復以主力迂迴，以擊陳軍之後，率將大部之陳軍擊退，陳軍復受重創，不得不向安流雙頭方面退却。二月二十八日，何縱隊長以陳軍退却，率領第二第三兩團，乘勝由羅甘塲向安流跟踪追擊，留第一團守河婆。中路之第十一師陳濟棠部及馮軼裴接到增援之命，亦於是日馳至華陽，決定分兵合擊之策：十一師出羅甘塲，馮部出安流，至是一二兩縱隊已聯絡，第一師亦經整頓，已出梅林，對陳軍作包圍之勢。各路追擊至雙頭，陳軍處此重圍之中，豕突狼奔，無能爲役，被東征軍繳械者五千餘，向湯坑逃竄者，殘鱗破甲，不過二三千人，至是陳之主力消滅，再無對抗之能力。當第一團留守河婆之際，洪兆麟親率四五千人，來襲河婆，二十八日午前九時，向第一團陣地攻擊，團長劉峙從容指揮，用機關掃射，復以擊洪軍之預備隊，洪軍死傷遍野，戰至午後四時，洪部完全被擊退，洪軍一殷，至是又失其戰鬥力。陳軍自雙頭河婆各役之後，精銳喪失殆盡，東征軍長驅突進，第一縱隊於十月四日收復潮汕，第二縱隊於十一月七日克饒平，第三縱隊於十月二十八日占五華，三十一

日克興寧，乘勝蕩清梅縣大埔爲之東北，復有陳炯明之餘孽，東征軍更追擊至閩邊永定一帶，復將陳軍之一部繳械，至是陳炯明在東江之餘孽，流離於閩贛，不復再爲患於廣東。〔按陳炯明原爲孫總理一手提拔，纔得執掌軍權，不料中途叛變，謀害總理，阻止革命事業之進展，其心狠毒，其肉豈足食〕

五　**平定南路統一廣東**　當陳軍來侵東江之際，廣東南路陳軍餘黨鄧本殷亦同時來犯，政府乃以陳銘樞爲南路各軍指揮，兪作柏副之。其初之計劃分兵爲三縱隊，茲述兵力如左：

南路各軍指揮陳銘樞，副指揮兪作柏，第一縱隊〔指揮官兪作柏〕廣西軍約七千人，第二縱隊〔指揮官蔣光鼐〕新編第三師；第三縱隊〔指揮官陳銘樞〕〔第十師缺一團〕第十二師〔缺一團〕約一千五百人；第四軍第三獨立團，後方預備隊，呂光奎所部廣西軍，江門警備隊，海軍陸戰隊，第四軍第二獨立團之一營。

此時陳軍亦分中左右三路來犯，兵力倍於東征軍，將先奪肇慶，因第三縱隊第十師之主力集中該地之故。旋收編之十二師等，又復倒戈，而第一縱隊之廣西軍又不能集中，東征軍益處危境，陳指揮銘樞乃預將主力移江門，陳軍與倒戈之十師聯合，四面圍攻江門，東征軍應付困難，已達極點，陳指揮又移主力於單水口，將與陳軍作殊死戰，二十六日開始接觸，二十七日，陳軍數次衝突，均不得逞，戰至二十

九午後，東征軍援軍已至，遂大破之，陳軍完全却退。單水口破鄧軍之後，南路形勢，稍有轉機，東征軍所駐東江部隊亦調回一部來援，國民政府遂令第三軍軍長朱培德爲總指揮，而令第一第二兩軍加入，大舉南軍。朱培德將各部分四路：以陳銘樞所指揮之各部爲第一路，王均部爲第二路，戴岳部爲第三路，兪作柏部爲第四路，陳章甫部爲右側支路。先令各路驅逐當面之陳軍，預期與陳軍會戰於南陽，將一舉而殲滅之。十一月七日，陳指揮銘樞占領陽江，其餘各路，亦將各處之鄧軍分途擊退。十月十日，朱總指揮培德進抵陽江城，再令各路跟蹤追擊，會攻高州。第四路兪作柏部，首先將高州城圍困，攻擊數日，至十月二十日，卒將高州占領，陳軍除投降外，多向欽廉方面遁走，於是朱總指揮令各部再向廉州攻擊。二十三日，兪作柏部進佔廉江城，陳軍已無門志，鄧本般退回瓊州島，其餘竄廉州。兪〔作柏〕陳〔銘樞〕兩部，復進攻廉州，第三路進攻雷州。十月二十九日鄧軍退出廉州，三十日，占領之，再計攻擊欽州。十一月七日，桂軍胡宗鐸部，由廣西截擊，將欽州占領，雷州不久亦已克復，於是陳軍殘部越海而南，僅存瓊州一彈丸地。海岸上之陳軍既經肅清，餘惟瓊州孤島鄧本般之老巢未破。國民政府乃令第四軍負肅清之責。十二月二十一日，第十一師已由東江返省，於是加入南路，由廣州出發，協同其餘各師直向南征，至十二月二十日克瓊州城。自是鄧本般部無能再抗，南征軍窮搜冥捕，鄧部四散奔逃，府城與

瓊西均不能守，鄧本殷泛海而遁，其軍隊均經收編繳械，餘者無幾，至十五年二月，瓊州大定，土匪散軍大都肅清。南路肅清後，廣東完全統一，廣西亦已聯絡，國民政府之根基鞏固，至是內部肅清，乃從事北伐計劃。

第十九章　北伐之出師

第一節　北伐出師

一　**北伐之必要**　民國十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在大會中接受蔣中正之軍事報告，認爲滿意，對於「鞏固廣州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軍，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及與人民合作之軍隊，」宣言中特別提示，斷爲最後之勝利，終屬革命軍而於打倒帝國主義之工具——軍閥，「深望仍以繼續不斷之努力，完成其未竟之工作。」蓋已有繼承孫中山遺志，實行北伐之動機，準備工作，自以充實黨軍基幹爲第一義，於是以原在廣東之各軍，分編六軍：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琛李福林程潛分領之，而以廣西之李宗仁部爲第

七軍，積極整理軍實。未幾，有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共黨陰謀暴露，蔣中正亟起鎮壓，（至五月十五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會，通過整理黨務案，以限制共產黨；同時發布對於時局之宣言，接受海內外迅速出師北伐之請願。蓋自國民黨統一兩粵，建立國民政府，聲威所播，使接壤之軍閥，驚心動魄，孫傳芳吳佩孚各增兵遣將，以謀害革命政府，而吳佩孚尤亟思據湖南為己有，以便由湘寇粵。此時湘人及唐生智爭來呼籲求援，時，北方之國民軍，經長期之奮鬥，獨力難支，適於是時退出北京，固守南口；於是全國人民，及海外僑胞皆渴望國民黨早日出師北伐，代表請願，絡繹不絕。國民黨明知軍閥之兵數，過革命軍四五倍，武器財力尤勝甚遠，然鑑於全國人心之嚮向，革命戰略之有進無退，因合全黨之力積極準備；至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復召集臨時全體會議，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命蔣中正督師北伐。

二　北伐之始出師　中國國民黨之熱望解放全民，統一全國，實行三民主義，以當時事實證之，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議決之「對北方時局宣傳大綱」第三條，謂「國民黨須導國民軍及反奉之各種勢力，暨各種實業團體，以組織統一全國的國民政府，此政府須負召集國民會議之責任。」語意固極明顯。乃北方聯合反奉之各軍閥，忽轉其鋒，聯合以攻向國民政府表示善意之國民軍。吳佩

孚尤頑強，必欲肅清滅國民軍以洩憤。國民軍乃向國民政府求援，電請國民革命軍出師湘鄂，以分北方軍閥之勢。此北伐出師決不容稍緩之情形一也。十五年一月底之梧州會議，參與者除兩廣要人外，湖南陸軍第四師長唐生智亦有代表列席，有所討論，唐生智在湖南爲趙恆惕所壓迫，衡州危如累卵，兩廣亦將受其影響，此國民革命軍不得不急派兵赴援之情形二也。十五年六月五日，國民政府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全體委員北伐會議之結果，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主持北伐軍事。七月九日，蔣總司令就職誓師於廣州東校場。由中央黨部特派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授旗，舉行隆重之閱兵典禮。當即下令各軍限期開拔。同時中央黨部亦訓令全國黨員，一致援助。雖共產份子陳獨秀別有懷抱，反對北伐，然迄未能。

第二節　北伐時之形勢

一　**北伐出師時正面之敵軍**　國民革命軍之敵人爲帝國主義者及國內軍閥之全體。惟依當時形勢，則雄據兩湖之吳佩孚，實爲革命軍當面之勁敵，於出師之時，有『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之口號。此不特適應彼時之情勢，亦所以離開北方之各大軍閥，以便實行各

個解決之手段，茲將彼時吳佩孚在兩湖之兵力紀之如下：

一、葉開鑫等所部湖南軍，兵力兩師以上，
二、馬濟所部廣西軍，兵力約一師，
三、劉志陸所部粵軍，謝文炳等軍，兵力一師以上，
四、唐福山所部贛軍，兵力一師，（援湘第三路軍）
五、李倬章（援湘總司令）之湘鄂邊防軍，數千人，
六、宋大霈師及余蔭森孫建業兩旅合編之援湘第一路軍，
七、王都慶之援湘第二路軍，兵力一師，
八、董政國（援湘副司令）由唐之道舊部編成之援湘第四路軍兩旅
九、陳嘉謨第二十五師之陸澐李炳煦兩旅（屬第四路）
十、海軍第二艦隊，在汨羅江助陸軍封鎖湖南，曾前進至湘潭。

以上兵力，合計約在十萬左右，惟號令不一，訓練不精，有地盤之觀念，無奮勇之氣概，具此缺點，其遇敵即潰，不足當國民革命軍之一擊，亦固所宜，而吳佩孚猶不知藐視革命軍，輕離其根據地之武漢，率其

比較能戰之直系舊軍北上而攻南口，舍己耘人，其愚孰甚？

二 **北伐出師時旁面之敵人**　當時革命軍之敵人，除此十萬人外，尙有湘西方面觀望中立意存兩可之袁祖銘賀龍軍數萬人，贛西南方面孫傳芳系乘機而動之鄧如琢軍數萬人，閩南方面，欲乘虛襲革命根據地之周蔭人軍數萬人。凡此雖非國民革命軍當時之正面大敵，而其一舉一動，殊足以與國民革命軍之前途以重大之影響，而牽制國民革命軍一部之兵力。

第二十章 北伐之初期戰爭

第一節 出師攻湘

一 **誓師出發**　嶺南逆氛戡定後，革命之策源地，無復內顧之憂，兩廣團結，聲勢益壯，即將國民黨主義之師，分編七軍，中央黨部暨國民政府接受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簡練精銳，準備北伐。適唐生智聞風來歸，復續編爲第八軍，各地響應者，亦相率踵至；國民政府乃於六月五日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專命北伐，並以軍事委員會參謀部長李濟琛爲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總

部直屬各部處，先後組織成立。九日，蔣中正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於廣州市東校場，誓師北伐，中央黨部特派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稚暉〕代表授旗，舉行隆重閱兵儀節，軍威嚴整。旋軍事委員會頒動員令，其集中計畫及戰鬥序列，亦同時頒發。部署既定，蔣中正乃令兩粵各軍，酌留必要兵力，綏靖後方，命李總參謀長〔濟琛〕留守廣州，居中鎮攝；而任白崇禧為行營參謀長，隨軍贊佐；又因福建方面，尚多顧慮，遂留第一軍軍長何應欽鎮守潮梅，警戒福建。時湘亂孔亟，即以第七軍鍾旅第四軍第十師提前出動，急趨應援，餘部於七月一日陸續向湖南〔永豐衡山攸縣茶陵之線〕集中，第七軍第一第二兩路，自廣西出發，在粵部隊，則按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軍第一軍第二軍第六軍第五軍第四十六團之次序，由粵漢鐵路廣韶段開始輸送，七月十五日始輸送完畢，至八月五日，均到集中地點集中完竣。此次溽暑出師，困苦異常，而沿途紀律，仍極嚴肅，故民衆熱烈歡迎，有簞食壺漿之盛。

二　湖南戰事之開始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出師以前，湖南已發生劇烈之戰爭，故記北伐軍事至此，不能不倒敘湘戰，以清眉目。湖南自治省長趙恆惕，素善投機，假『聯省自治』為名，以固一己之地盤，為其部將第四師師長唐生智所反對，不能安於其位，不得已以位讓唐，而逃往漢口，電請吳佩孚求援，并使其湘軍第一師賀耀祖第二師劉鉶第三師葉開鑫等謀倒唐，為唐所敗。葉等即附吳佩孚

引北軍入湖南，逼唐退衡陽。初吳佩孚遣李濟臣等協同趙恒惕大舉進犯，深入湘境，僞江西總司令鄧如琢，亦派唐福山自贛西來侵勢甚猖獗國民政府乃任唐生智爲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當時革命軍正面敵人爲吳佩孚，而吳與孫傳芳舊爲同系，孫所據五省中之江西，由萍鄉出兵，足以襲革命軍之後路，而爲湖南北軍之臂助；且由福建可以直趨廣東，危害革命根據地，爲國民革命軍背側之大敵。故蔣中正於出師時，卽令第四軍長李濟琛坐鎮廣州，何應欽率第一軍之一部及張貞之獨立師，坐鎮潮汕，以防福建，第二軍之一部扼守韶關遣熊式輝率往贛南，聯絡駐贛南之有革命歷史之賴世璜師以護北江；第三第六兩軍，警戒湘西，以防鄧如琢全力出襲；第一軍之第一第二兩師，則爲總預備隊，以第四第七兩軍之北伐部隊及唐生智部第八軍直接當湖南正面之戰事，而與吳佩孚之十萬軍隊相搏擊。

三　衡長間之戰爭

唐生智自五月初旬爲湘軍第三師葉開鑫所迫，退守衡陽，苦戰多日，堅守待援，形勢危急，國民革命軍第四第七兩軍乃冒暑馳援；第七軍自桂林進展，七月六日以前到達永豐附近；第四軍自廣州進展，十日到達安仁，至是稍挽頹勢；唐與粵桂援軍先頭部隊隔漣水與湘軍相持於湘鄉湘潭者幾及一月，恰是時湘省大水，葉軍及北軍將領以爲漣水陡泛，唐軍無艦隊不能飛渡，

相率逍遙於長沙漢口，不赴前敵；國民革命軍迺乘湘軍之疏忽與北軍援隊大部及大本營尚未全入湖南，突下令分四路大舉反攻：以李品仙（唐部師長）任第一路攻湘潭，第四軍之張發奎師葉挺團助之；何健劉興（均唐部師長）任第二路，渡漣水而前；第七軍胡宗鐸鍾祖培部任第三路，突攻寧鄉益陽，以包抄長沙；周爛及第四軍之陳銘樞師任第四路出湘東茶陵直攻醴陵，帶擊贛西之唐軍。此役在戰術上，似以第三路為最重要，其結果則以第一路渡易俗河，猛掃湘軍之主力；第二路渡漣水，奮勇前撲，湘軍見革命軍之機關巨砲連盤掃射，其海軍艦隊之威勢，防禦工程之鞏固，均失其效力，紛紛敗潰。第八軍遂占湘潭。北軍余蔭孫部號稱勁旅，以善戰稱，至是亦遭張發奎之猛擊，掩旗卻走；醴陵孫傳芳部之唐福山軍，更退回江西。於是四路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迫長沙，葉開鑫退守岳州，唐生智乃於七月十一日占領長沙，擒葉軍旅長劉鋼斬之。

四　**長岳間之戰事**　長沙下後，蔣中正率北伐全軍至時，葉開鑫等之湘軍既退岳州，受趙恒惕之指揮，北軍大隊亦由吳佩孚任援湘軍總司令李倬章（濟臣）調遣入湘作戰。彼時兩方軍隊遙相對峙：中路隔汨羅而陣，東路在平江方面，西路則各活動於湘西。當時均用全力以爭東路。蓋國民革命軍如得平江，即可抄過汨羅後方，既能避海軍之鋒，不戰而下岳州，又可由通城入湖北以攻武漢。北軍

計劃，則在由平江進瀏陽，與贛軍聯絡以迫長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八月十二日入長沙，即召集各軍長官開重要軍事會議，其結果：決以第二第三第六三軍陣兵贛邊，監視江西，且促孫傳芳之降順；又恐孫強頑，則以此項軍隊防孫軍之擾亂後方，且爲武漢下後，乘勝入贛，直取東西之備；以第七軍李宗仁部攻平江，第八軍唐生智部之一部助之；第八軍全軍除一部外，均會同第四軍攻汨羅，十八日下總攻擊令。彼時北軍屬集平江金井一帶者三萬餘，內中董政國部兩旅及陸澐一旅，均稱能戰。李宗仁乃借農民協會之助，組織農民敢死隊，乘機襲北軍，又由農民任偵探嚮導，乘孫軍之虛而突擊之，率引北軍東路之本隊輕進，張左右以包抄之；并偵知北軍中堅部隊陸澐一旅之所在，則以數倍之兵力包圍而繳其械；又悉北軍中東兩路聯絡地長樂街兵力之單薄，則以精兵猛攻，而占領其地；北軍於平岳山間小道未設防，爲第七軍所知，乃乘虛急進，致使北軍於東路陣地動搖，後各方牽動，陣勢紛亂，正面軍乘勢突進，猛烈衝過汨羅上下游，北軍防禦工程失其效，海軍艦隊失其用，放棄岳州，退向湖北邊境，岳州遂爲革命命占領。

第二節　湖北戰事

一　湖北戰事之開始　七月二十六日，蔣中正率北伐軍出發廣州，八月二十日抵長沙，召集各將領決定戰略，提早攻擊，使吳佩孚無整頓增援之餘暇，十五日頒發作戰計劃，編組第四第七第八各軍爲中央軍，直趨武漢，封鎖武勝關，第二（缺一師）第三兩軍爲右翼軍，集中攸醴，監視江西，而以南雄之第二軍第五師，汝城之第五軍第四十六團，會同瑞金之獨立第一師（由贛軍編成調改第十四軍）屬之；第九第十兩軍（由黔軍編成）爲左翼軍，集中津澧，進出荊沙；第一第六兩軍，總預備隊，隨中央軍推進，并命唐生智兼中央軍總指揮，朱培德爲右翼軍總指揮：部署既定，遂令中央軍第四第七兩軍爲右縱隊，李宗仁領之，第八軍爲左縱隊，唐生智兼領之，於十八日開始攻擊，向岳州羊樓司蒲圻之線攻擊前進，主力出平江通城，迅速截斷吳軍退路，殲之於黃蓋湖以南地區，以便攻取武漢。各軍受命，勇邁異常，十九日右縱隊猛撲平江，陸澐憑險困鬥，激戰甚久，卒將陸部第九十七第九十九兩團消滅，陸澐自殺，餘衆悉潰，即於是日占領平江；左縱隊亦自長樂街躡至擊破塘口，吳軍燃橋據河固守，革命軍由文朋橋強迫渡河，將吳軍摧破，遂於二十二進克岳陽，趙恒惕李濟臣各部，狼狽北竄，革命軍隨向雲溪追擊前進；時右縱隊第四軍克復通城，第七軍進占羊樓司。吳佩孚得軍事緊急報告，離長辛店南下，在保定鄭州召集軍事會議，磋商抽調援軍南來。二十五日，吳率劉玉春師趕抵漢口，吳恃其威力，以爲親臨前敵，

不難振作士氣，待大隊援軍馳至，必可恢復其失地。不料汀泗橋一敗，竟使革命軍得造成衝出長江之局勢。（吳佩孚於民國九年援湘以汀泗橋不惜演決堤淹兵之大慘劇而取得湖北立數年來控制兩湖之局勢今以汀泗橋之戰爲其一蹶不振之原因兩戰相去僅七年耳）

二　汀泗橋之劇戰　國民革命軍自七月初旬反攻湘潭以來，未及兩月，長沙岳州先後占領，前鋒深入湖北境內，進行之速，出於意外；至汀泗橋一戰，吳佩孚旣出死力以爭，革命軍亦抱非勝不可之心，兩軍乃發生極劇烈之戰事。革命軍克復通城羊樓司後，爲策應友軍作戰容易，及截斷敵之歸路起見，決定速向汀泗橋前進。八月二十五日，革命軍軍部到達石坑渡，十二師之一部，領占中伙舖車站，此時兩軍戰鬥之情況如左：

甲　戰鬥地之狀態：汀泗橋之形勢天成，素稱險要，其南西北三面，皆環以水，東面高山聳立，僅西南端有一綫鐵路可以通行，爲粵漢鐵路湘鄂綫上著名之要塞。而鐵路橋稍東，亦有深河，攻擊進展，殊感困難，且吳軍早經佈防，地占優勢，易守難攻，爲軍事上最關緊要之防禦地。

乙　吳佩孚在汀泗橋之防禦：吳佩孚於八月二十六日率劉玉春師抵漢口，即於次日至前敵，據汀泗橋之險，於橋上設鐵絲網，附近山水要道悉築堅固之防禦工程。宋大霈率由平江通城岳州一

帶退却各軍，及後方之生力援軍陳嘉謨部第一百團，合計兵力二萬餘人，據險堅守。旋吳佩孚更親率劉玉春及彭祖佑之軍官團馬濟婁雲鶴部之游擊隊等主力勁旅，參加戰爭。然吳佩孚之堅守汀泗橋，欲恃此天險，堅守旬日，一面調到北方精粹援軍三師九混成旅以全力反攻，一面待孫傳芳軍事佈置完成，由江西分襲平江長沙，以斷革命軍之後路。汀泗橋之戰甫完，北方高汝桐吳俊卿諸師即抵漢口；未旬日，孫傳芳即全軍出動，可知此戰迅速了結之關繫，何等重大！

丙　革命軍之進攻：國民革命軍於岳州下後，原有乘吳氏新敗不及整理時急取武漢使吳佩孚措手不及之計劃，故當時蔣總司令有限期攻下武漢之傳鬧。二十三日，唐生智李宗仁於羊樓司會議決定以全軍最勇之各部爲四路合攻之計劃：一，以中央軍第四軍陳銘樞張發奎兩師由崇陽通山抄攻汀泗橋；二，以第七軍迅取蒲圻，會攻汀泗橋；三，以第八軍之一部助第七軍由蒲圻會攻汀泗橋；四，第八軍何健劉興兩師渡江下嘉魚，抄攻汀泗橋。部署既定，蔣介石親臨前敵指揮，進攻汀泗橋。

丁　兩軍之劇戰：吳佩孚鬧黨軍以全力作殊死戰，即親臨前敵督戰，設司令部於賀勝關。及吳氏抵汀泗橋時，汀泗橋已初次入革命軍之手，吳大怒，就地斬退縮不前之旅團營長等將校九人，并下令退却者殺無赦，以大刀隊分八路監督各軍，嚴行執法，所部震慴，莫敢不前；又以劉玉春全師精銳生

力軍，加入戰爭，乘夜猛攻，奪回汀泗橋。革命軍乘其陣脚未穩，再行猛攻，激戰四小時，吳軍巨砲機槍彈如雨下，革命軍前仆後繼，奮勇直前，以白刃冒彈衝鋒，遂於二十八日再奪汀泗橋。未幾，吳軍馬濟之武衞軍趕至，再行猛烈之反攻，佔優勢，又奪回。中央軍唐生智陳銘樞張發奎諸精銳部隊，已盡支配於戰地，乃以總預隊之第一軍王柏齡部兼程加入，再猛進搏戰。兩軍苦鬥於汀泗橋賀勝關間，彈雨彌天，屍骸遍野，積尸成層，彈孔穿地如蜂窠，偶有陣地一角為對方所衝破，援軍卽不顧生死向前塡撲，或有一部戰士不支稍却，督部戰隊卽擁上助之。革命軍為主義而犧牲，有連坐法以繩其後，吳軍亦懾於主將之威，鑑於退後之必被殺，故皆置生死於度外，出死力以相搏；苦戰至三十日，革命軍卒以戰術之優勝，獲最後之勝利。吳佩孚之威力與嚴令，不能止其全軍之退却，吳氏乃乘車後退，官兵之攀車被斬殺及潰卒被車軋斃者，不計其數。是役革命軍損失極大，而吳軍亦戰死官兵以千計，劉玉春部第三師為其舊主（吳任第三師旅團長十餘年）死者尤多。革命軍是由威名大震，第四軍「鐵軍」之嘉名，亦由此役而得。

三　**武漢三鎭之戰事**　吳佩孚軍自汀泗橋敗後，退據賀勝橋一帶，扼險頑抗，親率劉玉春陳德麟各部督戰，作堅守武漢為最後困戰之準備。幷電嚇孫傳芳鄧如琢諸部，迅由贛邊進犯，以擾革命

軍之後。革命軍乘勝猛衝，兼程躍進，以期迅速解決武漢，乃以中央軍第四第七兩軍，在賀城鋪袁家舖鍾家村王本立之線，實施猛烈之攻擊，第四軍攻奪鐵橋，尤為奮勇，衝鋒肉搏，前仆後繼，不顧犧牲。方吳軍陣地動搖時，吳屢手刃退將，冀挽危局，卒莫能禦，被革命軍完全突破，吳乃乘車遁竄至武昌附近，猶復抽閘決堤，企圖淹灌革命軍，幸革命軍調第一軍之第二師及第四軍之第十師集結掌握，專任追擊，故吳軍潰後，革命軍以生力躡擊，吳無所措。北軍劉玉春張占鰲馬濟三部雖力鬥，而苦戰已久，疲勞不堪，餘部則早已旁觀股慄，見青天白日旗幟卽不戰而退。趙榮華之執法隊大殺潰兵，欲以威力遏止前線之潰退。潰兵前後無路，乃反向執法隊圍攻，奪路而逃。吳佩孚不得已於九月一日退守武昌城，憑洪山之形勢，城垣之堅固，海軍之利用，作最後之掙扎，以期重燃。革命軍對武漢三鎮之戰略，分三路進行：中路由李宗仁督隊攻武昌，左翼以第八軍之夏斗寅師由上游渡江攻漢陽，右翼以第一軍之一部繞道抄攻漢口。吳佩孚注全力於守備，起用靳雲鶚為武漢警備司令，旋卽改任為全軍副司令，以靳部高汝桐之鄧冒軍會同鄂軍劉佐龍師守漢陽，以劉玉春部及前綫收集之步卒與豫軍一旅守武昌。吳佩孚晝則坐鎮漢口調度由北南下之援軍，夜間率新到援軍入武昌助劉，晝夜奔波，直至退孝感後始止。

綜觀三路之戰事，以武昌城下之戰為最劇者。革命軍於夜間三次猛攻，架梯築壘，集死士分路衝城。吳

軍集中火力，俯瞰掃射，革命軍犧牲極大，未能奏功，然士氣不稍頓挫，益加憤激，嗣革命軍左縱隊連克夏陽，吳軍已陷四面包圍中。先是革命軍進迫武昌時，吳佩孚突命所部放棄洪山之險；待革命軍進占之以攻城，劉由城內蛇山砲台及城上布置之槍砲，突然猛烈射擊，革命軍將士，死者極多，然後以別隊猛奪洪山，則革命軍死守不退，卒爲革命軍攻城之根據地。及九月五日之第三次總攻擊，武昌城九門，被環攻者六。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參謀長白崇禧，往來洪山南湖間，親自督戰進攻，此退彼上，東衝西突，守城者應接不暇。吳佩孚方以武昌三次被攻不破，防務已固，乃移其心力於漢陽。革命軍第八軍之夏斗寅部追擊蔡甸之吳軍，主力則由黃石磯十里舖進取漢陽，時高汝桐部配置於仙女山扁擔山十里舖之線，蔡家嶺沌口亦有重兵。革命軍分道攻擊，節節苦戰，迫至龜山時，吳軍以砲火及炸彈向革命軍猛擊，革命軍傷亡達七百餘，然仍沉着應戰，卒不反顧，卒於六日拂曉占領龜山，因克漢陽，吳軍精銳殆盡，退保夏口，旋因劉佐龍部（編爲獨立第三師旋改第十五軍）於是日夜間起而響應革命軍，在後壓迫，高師無心應戰，退往漢口。吳佩孚猶欲撥隊反攻，靳雲鶚則氣已餒，於七日強吳退駐孝感，讓漢口於劉佐龍，只剩劉玉春率三萬餘人孤守武昌城。

兩漢既下，革命軍第七軍亦發展於下游，始能站定地位。惟孫傳芳已開始軍事行動，欲襲取湖

南；江西問題，頓形緊急，軍事重心，隨而轉移。革命軍爲應付此時局，令李宗仁率第七軍分防下游及平江一帶；蔣中正率第一軍編成之總預備隊回湖南轉入江西指揮各軍作戰，留第四軍陳銘樞師會同第八軍唐生智部第三獨立旅劉佐龍部任圍攻武昌及維持湖北全省之責。（江西戰爭見後）吳佩孚潰退孝感，令鄂西盧金山鄂北張聯陞諸部分攻武漢，盧張因顧地盤，不願出兵；吳憤極，又命四川楊森出兵相助，而四川劉湘等將領，已通電討吳，楊受牽掣，自顧不暇，不能出援；吳仍不甘伏，盡力整理北軍來援（田維勤等部自豫南來援）以事反攻，并以鐵甲車任衝鋒；無何各軍皆非親信，不肯效死力以爲猛攻，革命軍復繼續北進，必欲驅之出武勝關，吳左右無策，萬不能敵，乃於九月十日退至信陽，未旬日，武勝關即爲革命軍會合樊鍾秀部得吳部龐炳勳師（係孫岳部受編者）之內應而占領之。從此吳軍內部問題驟起，田維勤寇英傑爭奪河南，靳雲鶚暗行倒吳運動，奉軍亦乘勢奪取保大，着着進行，吳佩孚坐困信陽，一籌莫展。劉玉春陳嘉謨守武昌孤城三十餘日，待援未至，數次假託獻城，以和緩攻勢，卒因能力已盡，於十月十日城破被虜，人馬械彈全數被革命軍俘虜，武昌城內人民之餓死者無算，尸首滿城，街遺蔽巷，慘不忍覩。當革命軍中央軍進攻武漢之際，鄂西尚有盧金山王都慶于學忠楊森等部，恐與武漢之吳軍聯絡，蔣總司令乃以第九第十兩軍擊攘之；黔軍原駐在辰州洪江一帶，既奉進出鄂西之令，乃

漸次向津澧集中，相繼前進，惟因行軍困難，進展殊緩。九月二十三日，革命軍第九軍在黃金口斗湖堤與盧金山于學忠王都慶等激戰，革命軍旅長賀敦武陣亡，士氣遂奮，卒擊破之，于王等部向沙市宜昌方面撤退，楊森乃表示參加革命以保其實力及地盤，張聯陞盧金山亦不敢稍動，卒被驅滅，湖北之戰事，于此告終。

第二十一章　東南戰爭之關繫及開始

第一節　東南戰爭之原始

一　東南戰爭之原因　雄據東南五省自稱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之孫傳芳，為北洋後起軍閥之最狡詐且有機警縱橫之才者。但孫奄有五省未及一年，地盤未鞏固，勢力未充實，五省軍閥各抱野心，不能悉聽指揮，不足以與人爭霸中原，故陽揭保境安民之職，播和平空氣以欺人，實則積極練兵斂財，以擴充實力。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出師北伐時，孫傳芳曾力主調和，及見革命軍決心誓死，非調和所能了事，孫卽佯與國民政府相周旋，陰則密電吳佩孚迅速南下，應付禦戰，幷擔任命所屬之

贛軍，進援湖南，爲吳之助。及革命軍第八軍攻下岳州後，孫傳芳忽起野心，欲乘革命軍初出之際，以重兵由萍鄉出醴陵，以截斷革命軍之後側，阻禦革命軍回粵，擊破唐生智，而囊括全湘，適即假保境之名，增兵江西。時吳佩孚之求援，北洋團體之催促出兵，反國民黨政客之勸誘征南，均甚急迫，孫乃集盧香亭等開軍事會議，決定分路大舉參加戰事。東南五省人民——尤其是江浙——見孫作露骨之軍事行動，竭力阻之，進行大規模之和平運動，孫傳芳亦表示願於相當條件下停止軍事。故東南軍事，始終與和平聲浪相呼應。但終因孫之野心勃勃，求逐大欲，戰爭遂終不可避免。國民革命軍對於孫傳芳，初頗希望其參加革命運動，一致倒吳，故有『聯絡孫傳芳』之口號，及見孫部北籍贛軍唐福山師（號稱贛軍實爲擁有江西之北方軍隊）之入湖南，知孫之不可恃，遂決定分兵應付之戰略。汀泗橋激戰時，孫軍謝鴻勳師開拔入江西，周蔭人則本在福建；同時取積極行動，擬乘機爲攻前襲後之舉，而奪取湘粵。革命軍總司令得訊，即定計討孫：於九月三日令第二第三第六各軍攻擊江西，同時命何應欽爲東路總司令，率第一軍第三師譚曙卿部，新編獨立第十四師張貞部及軍校學生隊攻福建。孫傳芳於七日亦以類似哀的美敦書之電報致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限二十四小時內盡撤攻贛軍隊及放棄湖南，退回粵桂。至此，實則雙方戰機已迫，此不過形式之破裂而已。孫氏之自取滅亡，至此無可避免。

二　東南戰爭與革命關繫

東南戰爭與北伐前途之重大關繫有四：

一，東南五省範圍內之贛閩兩省，均與革命根據地之廣東相毗連，倘其領袖不加入革命運動，則惟有拚全力以取之；否則，革命軍之後方策源地，隨時有被攻破之虞。革命軍抵武漢後，此危險之程度益增。蓋湘鄂均與江西犬牙交錯，界綫綦長，在在受敵，故東南戰役，實所以除革命軍後方重大之危險。

二，北伐軍占領武漢，即須出長江；但長江要塞之九江湖口，為反對者所扼守，實足以制武漢之死命，而阻東下之師，故非拚死一戰，打通此關，則革命軍在長江之地位，萬難穩固。

三，孫傳芳為北洋軍閥之健者，才具優長，頗有作為，整理東南，其志匪小，既不願投入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參加革命，倘容其據有東南財賦之區，且首尾皆可以出海，實為革命軍最大之勁敵。此戰蓋乘其勢力未充而擊之，為先發制人之計，除心腹之大患。

四，革命軍出師北伐，銳不可當，未及兩月，即占全湘兩灘，使吳佩孚十餘萬軍隊，潰退

北奔；但論者或謂吳之敗，由於部隊之糅雜應戰之忽促，故非與號稱善戰之軍閥作一次『打倒軍閥』之中心戰爭，不能立國民革命軍之聲威，而樹堅強之基礎。

第二節　雙方之實力布置

一　**孫軍之戰鬥序列及作戰布置**　孫傳芳既抱併吞西南之野心，其慾不可遏抑，遂積極備戰；以五省軍隊分別編制為五個方面軍，（後又加組第六方面軍）其將領及兵力如下：

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鄧如琢，統率鄧本部一師及一補充團，暨在贛之唐福山一師，蔣鎮臣一師，楊如軒楊生池各一師（兩楊為在粵被逐之滇軍共僅七千人）張鳳岐一旅，劉寶題一旅，共約四萬五千餘人；

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鄭俊彥，統率李彥青一旅，王良田兩團，鄭自率礮工輜三大隊及騎兵一團，共約一萬二千餘人；

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統率盧本部一師，及在贛浙之謝鴻勳一師，周鳳岐一師。

李俊義一混成旅，（江浙戰役時楊化昭舊部以善戰稱）楊震東一旅，共約五萬餘人；

第四方面軍總司令周蔭人，統率周本部一旅及騎兵一團，暨在閩之張毅一師，李鳳翔一師，共約三萬五千人；

第五方面軍總司令陳調元，統率陳本部一師及在皖之王普一混成旅，馬祥斌一混成旅，劉鳳圖一混成旅一團，畢化東一旅一砲兵團，共約三萬餘人；

第六方面軍總司令顏景崇，（後加編）統率顏本部一混成旅，馬登瀛一旅，共約一萬餘人。

以上兵力在十八萬以上，槍械稱是；其未編入戰鬥序列之預備續派後援軍尚不在內。其作戰佈置：以第一方面任贛之部隊任贛南大庾及贛西萍鄉兩路，第二方面軍爲總攻擊部隊，以第五方面軍由武穴沿江向西進攻解武昌之圍，而其主要點則以盧香亭率第三方面軍（此一部爲孫傳芳之親信子弟兵爲其基本主力之精銳勁旅）由江西之修水銅鼓出湘鄂邊境自側面襲擊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則由福建乘虛攻廣東，以襲革命軍之根據地；但至開戰後，事實變化，完全未能依其原定計劃而行。

二　革命軍進攻之計劃

革命軍對江西之計劃，注重在襲取南昌，斜出鄱陽，避去長江天險，

而擊九江之背，使孫軍應付不及。對於孫軍進攻各地，則以重兵迅擊，使孫軍不能駐足。戰略分爲四路進取，其分配爲：

一，李宗仁部第七軍扼守沿江兼顧湘鄂邊境交界之平江通城；

二，以程潛部第六軍由平江攻江西之修水銅鼓以當孫軍第三方面之勁旅；第一軍王柏齡師由瀏陽攻江西之萬載，爲之聲援，以收夾攻并進互相呼應之效；

三，朱培德部第三軍自醴陵進江西以攻袁州，第二軍之張輝瓚戴岳兩師助之；

四，以第二軍陳嘉祐譚道源兩師協同新附之賴世璜部（原係在粵贛軍暫託足贛南者至是全部來歸先編爲獨立第一師繼編爲第十四軍）攻贛州。其作用在由二三兩路直入贛南，抄攻贛東，奪取南昌；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第一軍第二師及學生軍在萍鄉助第三路。

此爲戰事將起時之計劃，實際作戰時，略有變更。至福建方面以何應欽率留守各師進攻，雖有福建省內之民軍，蠭起爲助；兵力終覺太薄，且民軍情形太複雜。惟以何應欽之堅毅，張貞之熟於福建情勢，閩省民軍又與北軍嚮不同生，極力援助；適孫軍李鳳翔部曹萬順杜起榮兩旅將約降順革命軍，以此東

路防綫，應付周蔭人綽有餘裕，毋庸深長顧慮。

第二十二章　東南贛閩之戰

第一節　江西戰爭

一　江西戰事之開始　江西戰爭，爲北伐出師以來最激烈之戰鬥，占革命史光榮之一頁，雙方皆以全力誓死相搏，奮勇猛拚，進退周旋，絕不崩潰，兩方主將，殫鈎心鬥角，運用靈活，極其指揮之能事。綜觀此役，南昌德安之初失，孫軍能力戰以奪回之；南昌建昌之初被包圍，孫軍能堅守以保全之；其孫軍之部卒，非不能戰，惟行動之敏捷，不及革命軍。至於軍略，則孫傳芳之計劃，無不失敗，孫欲以第三路軍爲主軍，出江西之修水銅鼓，以迫湖北之崇陽通城，而該軍既受別方牽制，不能銳進，又以分援他軍，致兵力單薄，陷於潰敗；贛南告急，孫令鄧如琢出據樟樹，而革命軍第六軍程潛部，疾趨以包抄攻入南昌，南昌奪回，孫又擬沿江長驅西上解武昌之圍，襲革命軍之後，而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部，以沿江退却之軍，猛襲武寧，擊破謝鴻勳，猛撲以取德安。及孫軍以主力軍奪回德安，而南昌又在包圍之聲中，

孫軍又調兵解南昌之圍。及贛防稍穩，孫軍已疲於奔命。乃孫傳芳惟貪利是圖，不諒士勞，不度力疲，又進行沿江長驅西進之計劃，而革命軍突又兩路猛進，雙管齊下，直追南昌德安；及革命軍賀耀祖師〔賀部本湘軍第一師尉牛智討趙時國民政府任爲第九軍軍長不就擁湘西從趙湖北既下賀乃受國民革命軍蔣中正總司令委爲獨立第二師師長入贛戰鬥甚勇在贛改編第四十軍〕乘兩路劇戰襲取馬迴嶺之計劃成功，截斷孫軍九江根據地，使之與前綫各路不克聯絡，被攻陷於危險；守九江之周鳳岐師敗走，孫之司令艦〔孫居艦中以艦爲司令部〕遂不得不遁走。綜之革命軍處處得民衆之助，消息靈敏，得占機先以取勝；孫傳芳之計劃，不特無一能實現，即其抵禦動作，亦無不處處落後；此其所以致敗之因。孫於敗回南京後，向各將領演說，謂致敗之由，在於主將之無謀，其言亦頗近眞相，江西迭次戰事之經過如下：

二　**第一次贛北之戰**　當革命軍自汨羅平江總攻擊時，孫傳芳輒思利用時機，伸張勢力於湘鄂，紛紛調兵入贛，以謀襲革命軍之後。蔣總司令乃以革命軍第二第三兩軍，集結醴陵攸縣等處，嚴爲之備。後革命軍進逼武昌，孫傳芳圖謀益亟，命所部謝鴻勳師抵修水，楊震東旅抵銅鼓，大股則由九江德安一帶推進，擬由此斜出通城平江，鄧如琢部亦分佈樟樹至萍鄉及吉安至蓮花之綫，同時唐福山蔣鎭臣等師，均在贛作軍事行動。革命軍乃決心乘孫軍集中未竣，輸送未畢之時，採取攻勢，予以各

個擊破，令程潛任北路，朱培德任中路，魯滌平任南路，分別進攻。九月二日，盧香亭代孫傳芳赴九江，指揮全軍，兩軍接觸，日益猛烈，及八日，程潛軍於修水方面得當地人民之助，擊退謝鴻勳，進攻武寧，迫謝退守建昌，南潯路北段震動。盧香亭指揮援軍助謝反攻，費旬日之力，始奪回武寧，修水雙方死亡枕藉；此為第一次贛北之戰鬥。

三　第一次南昌之戰　同時朱培德由萍鄉攻取袁州，賴世璜會同魯滌平由贛州北攻，西南風雲驟緊，孫軍第一方面司令官鄧如琢率所部赴樟樹應戰，兩路相持至十八日之久，革命軍程潛朱培德二部，約一萬餘人，密集高安，乘虛窺南昌，南昌工人學生與警備隊聯絡互助，在南昌起事響應革命軍。孫軍留守諸人因變起倉卒，無法應付，奔避不遑，南昌遂於十九日為革命軍第六軍程潛部所有。盧香亭在九江聞訊，急令第二方面司令鄭俊彥部與新調到之在蘇北軍，由南潯鐵路攻南昌；鄧如琢亦奉孫傳芳『限日奪回省城，否則軍法從事』之電，自南路回師北攻。南昌城內雖有萬餘革命軍，拚命迎敵，但因外援被截斷，加以孫軍礮火之猛烈，兵力之雄厚，革命軍苦守三日，兵疲彈盡，始於二十一日受極大之損失而退出。次日復會合新到之王柏齡師，猛力併進，攻入南昌，孫軍則由孫傳芳親自趕至九江，嚴督各軍進攻，盧香亭復親至前敵率援軍奮戰，由是兩軍再起劇烈之戰鬥。程潛所部於此役，

七次猛烈衝鋒，肉搏冒彈前進，犧牲過半，仍不稍怯，孫軍以全力應戰，主將親督，不得退卻，不得已再行退出，是爲第一次南昌之戰，爲江西戰事中最猛烈之一役。

四　第一次德安之戰　程軍退出南昌，撤至奉新安義之線，與安義第三軍聯絡，徐圖進取。當是時，孫軍各部，集結南潯鐵路一帶，約五萬衆，孫軍鄧如琢蔣鎮臣等猶與革命軍第三軍相持於樟樹吉安，蔣中正乃令第三第六兩軍及第一軍之一師，暫駐原防，取攻勢防禦，命第一軍之第二師至清江警戒三湖峽江之線，而以第二軍轉向吉安，協同第十四軍，解決蔣鎮臣部，沿贛江東岸，進攻樟樹，直上南昌，一面電調第七軍及獨立第二師，分道入贛。二十四日革命軍攻克吉安，第十六團亦自永安來會，與第五師均歸還第二軍建制，第三軍乃以第五師協同第十四軍，向永豐撫州方面追擊，第四第六兩師則向樟樹攻擊前進。洎革命軍第二師壓迫樟樹，第二師亦由三湖渡河，襲敵側後，至十月五日，遂克樟樹，孫軍分竄南昌撫州。第七軍旣奉入贛之令，乃自陽新出動，向德安進發，九月二十七日，次王家鋪，聞孫部謝鴻恩引兵箬溪，已深入革命軍之腹地，決計先殲滅之；三十日拂曉，揮兵縱擊，經長時間之激戰，包圍謝部於箬溪，將其全部繳械，虜旅長龐廣蔭，謝負傷遁走。同日孫軍復犯革命軍第三軍招山白仙嶺陣地，革命軍薛師出擊，十月二三兩日，大破孫軍於萬壽宮火廟上，孫軍退守牛行。蔣總司令以孫

軍迭被重創，急宜乘時合擊，乃以第三軍攻牛行，第六軍及第一師攻建昌涂家埠，第七軍攻德安，第二軍及第二師團攻南昌，第十四軍出撫州，堵截孫軍東竄，於六日開始總攻擊。未開始會攻以前，第七軍已於三日向德安攻擊前進，至距城約十里，與孫部盧香亭顏景琮李俊彥等接戰，自晨至午，孫軍向革命軍左翼包圍，革命軍預備隊使用已盡，勢殊危急，幸官兵衝鋒肉搏，鬪數小時，始將悍敵擊潰，斃孫軍千餘，俘虜無算，革命軍團長陸受祺陣亡，官兵傷亡亦達千餘人，卒佔德安，截斷孫軍九江南昌之交通。但以交通阻滯，通訊不易，第三第六各軍，未及同時並進，孫軍得集中兵力，作猛烈之反攻，而孫軍劉鳳圖畢化東等部，復由瑞昌躡革命軍之後，第七軍遂引還箬溪。然李軍於此役不特得「飛軍」之名，破孫軍之膽，更迫孫不得不撤其大冶陽新之軍；亦圍魏救趙之妙用，是爲第一次德安之戰，爲江西戰事中最驚人之一戰。

五　南昌之圍　李宗仁部自德安退回箬溪後，第六軍及第一師適於七日占領修水建昌，聞報轉至白槎林馬附近，與第七軍確實聯絡。未幾，孫軍劉畢等部，由瑞昌襲白林，革命軍迎擊之于王家鋪，將其撲滅，第六軍團長呂演新陣亡。初革命軍進攻南潯鐵路部隊，既因適應時機，轉移陣地，第三軍仍向牛行猛力進擊，促革命軍圍攻南昌之進展。時革命軍第二軍及第十軍之一部，協同向南昌逼圍。

孫軍岳思榮吳鵬山張鳳岐等閉城固守，第二軍以第四師向撫州方面警戒，而以主力及第二師圍攻之。十一日拂曉，強冒敵火緣梯登城，死傷枕藉，鏖戰益力；十二晚，孫軍乘革命軍酣戰之際，遣敢死隊數百人潛出狙擊，殲之於城下，革命軍連日亦陣歿團長廖新甲文志文張漢章等三員，陣亡官兵數百人，孫軍圍困城中，縱火洩忿，延燒數日，城且盡燼，蔣中正徇民衆之請，圍攻五日乃下令撤圍，以第二軍第六師於豐城監視南昌之孫軍，以主力向撫州轉進，協同第十四軍消滅撫州之孫軍，第二師則由鄧家鋪渡河，至奉新與第一師會合。

六　**革命軍之總攻擊**　革命軍撤圍後，外傳蔣中正於此受重傷，且有殞命之謠。革命軍利用此謠傳，兩路暫行停戰，急徵調後方援軍，準備最後一戰；孫傳芳亦因謠言，認革命軍已無力再攻，一面派代表持條件赴高安議和（時蔣中正在高安整頓部隊）并藉此探蔣是否重傷殞命；一面復進行對贛主守對鄂主攻之計劃，親赴武穴南昌督防，以備下令總攻。不意其督防甫畢，革命軍武昌方面之張發奎陳銘樞兩師，（時武昌已攻下半月）及由湘調來之賀耀祖師，已各達到目的地，於十月一日兩地再起猛攻。革命軍於此役，南路蔣中正指揮，由高安猛攻南昌，北路白崇禧指揮，由武寧再襲德安，孫傳芳在南潯路已佈成常山蛇之陣勢，自謂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萬無一失，今革命軍於南昌擊其尾，於德安

扼其喉，使孫軍無術動彈。

先是革命軍預備肅清江西之計劃，電調第四軍自鄂入贛，時第十四軍已占崇仁宜黃等縣，逼圍撫州，孫軍憑城抵抗，革命軍師長易簡，領衆仰擊，中彈身殞，革命軍士氣因之愈憤，搏戰愈激，二十日遂克撫州城，乘勝追至進賢，封鎖撫河東岸。二十八日，第四軍及獨立第二師，亦先後集中武寧，於時頒總攻擊令，以第四第七兩軍及獨立第二師攻德安涂家埠；第六軍攻樂化，奏功後，向涂家埠施行夾擊，第三軍以一部牽制牛行之孫軍，主力由蛟橋攻其右後；第二第十四兩軍以一部向東鄉追擊孫軍，主力向謝埠市鄧家埠之線進迫南昌，第一軍爲總預備隊。二十九日各部咸遵命發動，驅逐當面之孫軍，到達準備位置，遂於十一月二日開始總攻擊。

七 江西之平定 是日革命軍第七軍猛力攻下德安，第四軍則破孫軍於葛家攤孤山附近，孫軍自馬迴嶺來援，又擊破之。三日，第四軍及獨立第二師合攻馬迴嶺，亦於是晨占領。由是第四第七兩軍轉向涂家埠攻擊前進，在九仙嶺附近，與敵血戰，至四日，卒將孫軍擊潰，第一第六兩軍，亦破孫軍于蘆坑，追過樂化，獨立第二師原奉命在馬迴嶺監視九江之周鳳岐師，賀師長以九江爲孫軍之策源地，恐其增援，乃乘勝進取九江，血戰於賽湖橋邊，一晝夜破之，自是九江德安馬迴嶺悉行占領。孫軍歸

路已斷，盡被繳械。五日，第六軍占領現家埠，孫軍盧香亭退走吳城，第七軍自德安來會，節銳猛擊，孫軍全覆，盧香亭僅以身免。至牛行瀛上之孫軍，憑藉堅固陣地，與革命軍第三軍抗戰，異常激烈，嗣革命軍第六師及警衛團補充第四團陸續加入戰鬥，分翼出擊，孫軍始稍動，又以革命軍白參謀長崇禧，率軍由涂家埠南下增援，乃乘夜渡河，向餘干方面退去。六日晨，白參謀長率第七軍陶旅及第六師并第三軍第二十六團為追擊隊，跟蹤追勦，至滁槎麻口附近，將孫軍完全消滅，俘官兵一萬五千人，執軍長李彥青王良田楊賡和等以歸。孫軍蔣鎮臣部，逼困南昌附近，亦被革命軍第一軍繳械，岳思寅唐福山張鳳岐，乘城竄七里舖，革命軍悉數圍繳，擒獲師旅長唐福山張鳳岐等。蔣總司令遂於七日入駐南昌。是為江西最後之一戰。自此孫軍喪失殆盡，除武穴之陳調元軍得全退外，其親信軍隊，僅盧香亭鄭俊彥率領退去一部，餘悉被截繳械，江西全省，亦次第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第二節　福建戰爭

一　**鬪戰之原因**　福建地處邊隅，初無形勝可言，故談軍事者，類多忽之。惟毗連粵疆，實於革命策源地大感妨礙，亟宜迅予收復，以除隱憂；而圖革命軍之進展；且是時福建督辦周蔭人為五省聯

軍主將之一，其行動惟孫傳芳之馬首是瞻。當武漢戰事緊急之時，孫傳芳一面令江西出兵，一面令周蔭人襲攻廣東之潮梅。周懼省廈海軍之變動，南北兩路民軍之起事，除播五路進攻之空氣及張毅攻潮汕外，其本人坐守省城，不敢稍動。及民國十五年九月間，江西戰事起，孫傳芳率兵赴潯，抗革命軍；周蔭人得孫嚴令之迫促，巨砲及子彈之補助，不得已傾師東移，思犯潮梅。潮梅為粵東重鎮，苟有動搖，不特危及廣州革命軍之根據，抑且影響前敵作戰，關繫之鉅，非可勝言。故革命軍誓師北伐時，蔣中正總司令面授第一軍何軍長應欽以對閩之方略，命率潮汕各部，嚴密佈防，藉作粵東之屏障，而期根據之鞏固。

二　周蔭人之布置

雙方未實接觸時，周蔭人方面之軍事布置，頗為堅固。九月十九日，周蔭人設總司令部於龍巖，決定五路會師饒平之計劃：以第二師李鳳翔部曹萬順杜起雲兩旅合衛隊旅孫雲峯部，任一二兩路為右翼，由峯市太寶墟（永定屬）攻大埔，得大埔後分兵會攻饒平；以第十二師劉俊旅任第三路為中路，由永安直攻饒平；第一師張毅部李芳池田實琴兩旅任第四五兩路為左翼，由雲霄平和分兩路攻詔安後由黃岡會師饒平。其主要點在衝斷韓江，下窺潮汕。惟以曹杜兩旅，早有參加革命運動之意，不敢遽下總攻擊令。

三　革命軍之布置　革命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於九月下旬抵高坡督師，將所部分三路進攻：一第一軍第三師任左翼，譚曙卿指揮之，合曹萬順杜起雲由大埔攻永定；二第一軍第十四師任中路，馮軼裴指揮之，由饒平攻永定；三第四獨立師張貞合錢大鈞之第二十師一部任右翼，張貞指揮之，出於柏嵩攻和平；四另以賴世璜之第十四軍迫汀州，胡謙之第六軍一師守梅縣，而令福建民軍所組織之「閩軍參謀團」，指揮福建國民軍在周蔭人軍後方起事。

四　雙方之戰略　其時革命軍留據潮梅之部隊，僅有第一軍第三師第十四師及獨立第四師之兩團與第五十八團，不過步槍六千枝大砲六門而已；孫軍之部隊：如劉俊之第十二師一箇旅，張毅李鳳翔各一箇師，李寶琦孫震峯各一箇混成混，周之衛隊團兩箇團，共計步槍將近二萬枝，砲二十餘門。彼此兵力之比較，革命軍遠不若孫軍。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嘗電何應欽以主力穩固，務取攻勢禦防，未可急切進取；蓋實力懸殊，勝算之操，殊難預料，貿然進攻，徒使犧牲。乃孫軍之企圖，則在急進，良以垂涎潮梅之富饒，並乘此間之空虛，勝則長驅入粵，擣革命軍之根據地，敗則堅守閩南，亦可以牽制贛南各部隊不能參加南昌之進攻，俱為革命軍之不利。九月下旬，革命軍前敵各部，與孫軍相持於江西之銅鼓修水間；孫軍劉俊李寶琦等部，即由永定經峯市向松口猛進，張毅部由平和向饒平進迫，李

鳳翔部由象洞向焦嶺前進，孫雲峯部在峯市爲各方之策應，周蔭人則親率衞隊團工兵營等，由龍岩進駐永定督率各軍，大舉攻粵，思以雄厚兵力一戰而下潮汕，掠惠梅以迫廣州。其來勢之兇猛，似不可以忽視。是時何應欽以廣東兵單之可慮，徒事防禦之無補，雖各方相當佈防，孫軍難以遽入，然曠日持久，終老我師；且察孫軍勢力雖大，而革命軍士氣亦正甚盛，遂本革命之精神，下攻擊之決心，電請總司令蔣中正下令入閩。何應欽奉令後，即令獨立第四師師長張貞率所部及第五十八團在饒平暫取守勢，以禦張毅；命中央軍校潮州分校教育長王繩祖，率領學生協同代潮梅警備司令何緝五，擔任潮汕之後防，以免海面孫軍艦隊之襲擊；并以第三師之第九團，於松口之右岸，嚴密布防後，即由三河壩進駐大埔，於十月八日，何應欽親率各部，直趨永定，先發制人，擬將周蔭人之大本營首先擊破，再行將孫軍各部分別殲滅，而便一鼓盪平，使孫軍無術恢復。

五　福建戰事之開始　九日，何應欽命第三師長譚曙卿率所部進攻永定城，命第十四師師長馮軼裴進攻石下壩，以斷峯市孫部之來援。是日，永定之孫軍頑抗，雖極激烈，終不敵革命軍之猛撲，僅歷一晝夜，遂將永定完全占領，俘獲無算，據報周蔭人僅率十餘人化裝越城而逃。峯市之孫雲峯部，聞永定被攻，大驚失色，率部趨援，甫抵石下壩，即被革命軍第十四師迎擊，時正夜午，彼此肉搏，勢甚激

烈，至拂曉後，革命軍將孫雲峯所部，完全擊潰，繳獲槍枝一千餘桿，大砲多門，至此孫軍之根據已失。其餘各部，自易殲滅，十二十三等日，何應欽令各部回師於峯市松口間，圍擊孫軍之李劉兩部，結果劉俊重傷而死，李寶琎被擒，劉李所部，盡爲俘虜，右翼之張毅部，復於茂芝前爲革命軍所擊退，竄回漳州，左翼之李鳳翔部，雖未與革命軍接觸，亦卽聞而氣餒，不戰而退，周之主力，喪失殆盡，侵粵之圖，遂成泡影。初，何軍長進攻永定時，劉俊已深入松口之左岸，張毅亦既進迫於饒平之附近，且劉俊所部之第十二師，頗強悍，槍械既精，訓練又久，自袁世凱敗亡時編成，南下由贛而閩，經戰多次，未嘗敗績，此役革命軍一舉而滅之。

六　**革命軍所得之旁援**　其時有與此戰略相輔而成其功者三事，亦不可不述之：

甲，周蔭人初率與大洪肇部獨集龍岩，兼顧峯市永定，并防曹杜發動，曹萬順乃於發動前，以電向周，僞報右路勝利，所進部攻，已占領大埔，中路緊急，請周援永定。周在赴永定途中始聞前敵之變，同時峯市龍岩，均爲曹杜占有，不得不速北退，以免被截；

乙，革命軍攻永定時，曾先潛襲周軍之一小部隊而占領之，卽假其軍用電話，向其他

各部散布前綫勝利及革命軍急退之消息，使不爲備，即分路乘其不備而繳其械；

丙，閩南民間均因防匪置有槍械，周蔭人退時，民間齊起放槍，東響西應，遍地槍聲，周誤爲革命軍追及，北退益急，反攻之意，即因一嚇而拋入九霄雲外。此外第十四軍之一部，由贛南出攻汀州，使李鳳翔之殘部，竟隨周而俱潰，亦爲收復閩南之一助。

七　福建之平定

革命軍於永定松口兩戰之效力，既解決周蔭人軍中右兩路，俘獲其旅團營長及兵卒共四千餘人，得軍械無算，又使周軍左翼攻近饒平之張毅師不得不退保漳州。周蔭人敗後，初猶計劃斜出江西，與孫傳芳在江西之大軍聯絡，令孔昭同張毅固守泉漳，以圖反攻；惟時孫傳芳始解德安南昌之圍，無力他顧，浙江夏超已樹反孫之幟，福建省內各路民軍紛紛活動，馬江海軍參加革命運動之消息流播，終成退守延平之局面。革命軍於閩西防務佈置完竣後，乘蔣中正總司令江西大勝之勢，漸次迫張毅去漳州，驅孔昭同離泉永，長驅直入。又因馬江海軍與周蔭人之留守司令李生春聯合解決張毅退至福州之軍隊，正式表示復從革命軍，於十二月二日，不煩一兵一將，而收復福建省城於掌握；同時因閩北民軍盧興邦等攻延平，江西第二軍王均師斜出玉山，進攻浙邊，脅周蔭人棄延平急逃入浙。福建全省平定之易，有非局外人意想所能及者，何應欽總指揮沿路辦理收編軍隊安

輯地方事宜，於十二月十八日入福州，將事佈置，即出發進攻浙江，而以留守福州之事，委之於松口戰役有功之譚曙卿，總計奠定全閩，閱時不過三個月，革命軍之進展，不可謂不速。

第二十三章　東南浙滬蘇皖之戰

第一節　江西鏖戰時之江浙戰爭

一　**東南和平運動及夏超之失敗**　江浙人民對於孫傳芳之出兵江西，始終持反對之態度。此態度於消極方面見諸呼籲和平之文電，及和平運動之進行，於積極方面，則有十月中旬，浙軍假道聲中之江浙戰事，為積極之反對。十月中旬之江浙戰事，雖一瞬即了，惟其醞釀則極久；且浙江民軍與行政長官，聯合反孫，尤足使孫氏知意之所在。戰事發動之前，浙江自治同志會全浙公會等團體，先後乘江西戰事正急，張宗昌軍準備南下謠傳盛播之機會，通電主張停止江西戰事，且提出贛之土地政權應交贛人，浙軍全體回浙……要求。同時在南京常州之浙軍周鳳岐部，亦準備有所動作，以與浙江省長夏超掩護上海之軍隊相呼應。不幸事機不密，周部準備有所動作之消息，為孫傳芳所派留守

南京之劉宗紀孟昭月所得，即一面以敏捷手段制止南京周部之活動，一面即準備應付夏超之掩護上海。及十月十六日夏超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職，令派所部警察保安隊向松江進展時，宣布攻滬。但因內應者已失敗，孫軍軍事準備已完成，旁觀者不待一戰而知其無成功之望。孫傳芳佈置既定，即由九江發電免夏超之浙江省長職，任駐防徐州之浙軍第一師長陳儀繼任，以收浙人之心；並派其心腹李寶章防守上海，令孟昭月師朱梅村旅會同上海王雅之團進攻嘉興，一戰而使夏超兵敗身亡，浙江亦復暫為孫軍所占領，由孟昭月據守。

二　孫傳芳之聯奉及組織安國軍　孫傳芳於十一月七日敗回南京，江西福建已失，張宗昌又集中重兵準備乘機南下，四面楚歌，應付為難。最後決定聯絡奉方與革命軍繼續作戰之計劃。先派楊文愷北上，磋商聯絡辦法，復於張作霖入關抵天津時，親往投於轅下。張孫聯合之結果，十二月一日張作霖就「安國軍總司令」於天津，孫傳芳張宗昌均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謀長，集中兩派之勢力，並疏通坐困鄭州之吳佩孚，作北洋大聯合，以與革命軍為敵。其進攻革命軍第一步之計劃，係促吳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孫傳芳由浙江反攻江西；另以張學良之奉軍入河南援吳，張宗昌之直魯軍接防蘇皖北部，並由皖分兩路攻湖北江西，此實為北方軍閥聯合與革命軍作戰之最初計劃。惟計劃雖

定，吳佩孚方面因部下諸將恐奉軍侵奪其河南地盤，始終持反對態度；張宗昌必欲得江南及全皖，延不出兵；獨孫則不惜讓蘇皖北部爲直奉匪軍殖兵之地，以浙江爲其進攻革命軍之戰場。視三省土地人民爲其個人與革命軍賭一勝負之孤注。

三　浙江參加革命及孫軍之壓迫　孫傳芳親赴天津聯奉之時，浙軍陳儀之第一師，周鳳岐之第三師，先後自徐州江西回浙。時革命軍已知孫軍聯奉後之作戰計劃，派魯滌平部一師爲先鋒，自江西進駐浙邊，周鳳岐在杭州，即以防止革命軍入浙爲名，部率開赴衢州，幷在沿江布防。十二月十一日，周師與革命軍先鋒隊在衢州會合，周即在衢州就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軍長職，回師向杭州。杭州總商會等團體會爲欲免浙境戰事，向孫傳芳提議浙江自治，孫即以不使革命軍入浙爲條件表示可以允許；蓋明知革命軍已入浙而不能退，以此爲難浙人。周師沿江而下之時，孫傳芳已派孟昭月駐松江，前鋒至杭州附近之長安，另以白寶山馮紹閔兩師移防宜興，威脅杭州。杭州之自治派人物，方忙於調解兩軍，運動自治，而孫軍孟昭月部突於二十二日兩路入杭州，迫省長陳儀赴南京。浙省第一師在南京者悉被繳械，平和運動自治運動悉因此而成泡影。第一師退紹興後，一面夾錢塘江列礮與孫軍作戰，一面正式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軍。孟昭月奉孫傳芳令繼盧香亭任第三方面總司令後，

率四師一旅之衆，決意消滅浙軍，其軍隊以一部在錢塘江與第十九軍相持，另以重兵壓迫在富陽之第二十六軍。十六年一月第一次富陽之戰第十六軍以寡不敵衆，團長錢駿陣亡，受極大之損失而退，孟軍直迫嚴州。堅守錢塘江岸之第十九軍因此不得不放棄其礮兵陣地，一退於紹興，再退於百官，方在寧波被迫作第三次退卻，向溫台進行，而前面在奉化適與孫軍周蔭人由福建入浙大軍相遇，兩面被攻，乃受極重大之損失。於是浙軍在衢州待援再戰，孟昭月周蔭人會師蘭谿，而北軍在占領各地對浙民實行其『對待殖民地』之手段，竭力搜括民財。

第二節　浙江戰事

一　雙方之計畫　浙江南連贛閩，北接皖滬，在軍事上固為東南重鎮；而民豐物阜，尤屬財賦之區，故孫傳芳於南潯間大受鉅創，主力毀滅之餘，猶欲收拾餘燼，負隅其間，甘以滬寧拱讓魯張者，蓋不僅因浙西之足以防贛；實圖藉此悉索民脂，飽其私慾，初不計其殘局之未能久存。革命軍新定全贛，本應略事整頓，然為亟圖取得江浙以清巨患，且當時漢上國民政府對蔣已生問題，故從蔣出征之部隊尤非迅速取得南京不可；是以鼓其餘勇，由贛東出常山，趨蘭谿，一鼓而下杭州，以搗孫傳芳之根據

地。蔣中正對於攻浙江之事，原委之於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何在福建因後方布置未就緒，不能即行，乃派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任『東路前敵總指揮』，統歸附之浙軍作戰，並以李明揚等先遣軍，秘密響應。白乃急行入浙應援浙軍。時革命軍之軍事計劃：將馮軼裴賴世璜曹萬順戴岳等所部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各軍及獨立第四師，獨立第一旅，第二軍之第六師等，編為第四第五第六三個縱隊，以馮軼裴賴世璜曹萬順為指揮官，由何總指揮率領入浙；復以薛岳劉峙嚴重陳繼承各師編為第一第三兩縱隊，以王俊及白崇禧為指揮官，由白前敵總指揮率領，由贛東先後進駐衢州。又將陳儀周鳳岐兩軍，合編為第二縱隊，以周鳳岐為指揮官歸東路軍何應欽指揮，由陽富桐廬集中衢州。當孫軍孟昭月周蔭人會師蘭谿之時，白崇禧已趕至衢州，派兵反攻，與孫軍相持於衢嚴間。未幾，何應欽以東路軍大隊分五路由海陸兩道兼程前進，孫傳芳時已決定其由浙攻贛之軍事計劃：孟昭月之第三方面軍任中路，白寶山之第四方面軍任右翼，迂迴淳安開化以攻衢常，周蔭人部改編為第五方面軍任左翼，鄭俊彥率第二方面軍駐常州宜興，以為聲援。

二　浙戰之經過　兩軍中堅部隊於十六年二月初旬，一戰於嚴州，再戰於桐廬，革命軍勇往前進，不減其在湖北江西兩戰之精神，孫軍則以孟昭月親往督戰，以雄厚之兵力，居便利之地位，無乃

軍心散亂，見革命軍中堅之部隊，卽不免生畏懼之心。嚴州之役，孫軍占游埠高地，以猛烈之砲火下擊，革命軍以嚴重之十二師，以一衝而動搖其陣地；桐廬之役，兩軍激戰方烈，孫軍見革命軍『白』字之大旗，認爲己方白寶山部已附革命軍而反戈相向，則大呼：『反了！』『反了』而向後奔潰，同相踐踏而死，實則此時白寶山方盡力迂迴以迫近衢州，圖截斷前敵革命軍之歸路，反爲中路一敗，而不得不退。孫軍退守杭州後，革命軍漸次推進，最後孫軍扼據富陽，憑險堅抗，斷作困鬥，卒由革命軍迭次肉搏，血戰多時，將孫軍完全擊潰。於是孟昭月急令所部由杭州退集嘉興，在寧波者由海道退至吳淞，右翼各軍由吳興退蘇常，周蔭人亦繼而紛退，（此爲二月十七日事）麕集蘇滬。

三　浙江之平定　富陽東臨桐江，西多崗陵，實爲杭州重要之門戶，孫軍之死守於此固宜，使非革命軍勇敢，斷難迅將擊破。富陽不克，則滬杭得資屏蔽，故是役所關極鉅。富陽下後，白崇禧於十九日率中路軍入杭州；周鳳岐之二十六軍入紹興，將不及退走之孫軍衛隊旅繳械。未幾，孫軍中路更退松江，浙江境內，卽告肅清。所受損失，較之鄂贛輕微遠甚。卽浙閩之戰爭影響，亦甚浙多多也。

第三節　淞滬戰事

一　革命軍攻滬之布置　革命軍平定浙江後，即進攻淞滬。時淞滬已爲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部之直魯軍畢庶澄所率部隊占據，革命軍東路總指揮何應欽乃令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第一第二第三各縱隊，及李明揚之先遣隊進攻，並通電海軍，協同動作。白崇禧當即率薛岳劉峙二師，由嘉興沿滬寧鐵路北進；周鳳岐部編成之第二十六軍則經平湖松隱向金山衛前進；第一軍之嚴重師則經平湖出淞江，占領蘇州，曹萬順軍出長興，企圖截斷滬寧路圍攻淞滬。

二　松滬之戰　三月下旬，沿黃浦江扼守之孫軍周蔭人部，經革軍周鳳岐師之偷渡猛攻，棄險而走，江蘇內河水警統領何嘉祿受特派員鈕永建之密令，就革命軍獨立第十六師師長職，以所部及緝私隊響應助戰陣亡，各軍遂會攻松江。直魯軍以其精銳之白俄兵，駕鐵甲車猛力抗戰，經革命軍兩晝夜之激戰，卒將松城攻破，至此江南之直魯軍，知不能抗，向北潰退，松江上海相繼克復。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於革命軍未入浙之前，即與革命軍聯絡有取淞滬之企圖；及東路軍入浙後，繼攻淞滬，海軍亦協同由海面向孫軍進攻。至上海克復後，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遂正式就「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職。所有海軍軍艦，編爲四個艦隊：以陳季良爲第一艦隊司令，陳紹寬爲第二艦隊司令，陳訓詠爲練習艦隊司令，曾以鼎爲魚雷游擊艦隊司令。革命軍海軍實力益以大振，孫軍遂一敗而不復振。

三　北伐進展中之英國增兵與上海民衆戰

國民革命軍之北伐，固不僅以打倒國內軍閥爲止，對於運用此軍閥之帝國主義者，亦必打倒之。十六年一月三日英帝國主義者在漢口上陸之水兵，不許革命軍宣傳隊在英租界附近演講，竟至施用武器，死傷民衆數人，激動全市公憤。國民黨當局卽運用民氣，施展外交手段，將漢口英租界收回，對英帝國主義者下一當頭棒喝。七日，九江英租界亦以同樣之原因而收回。英帝國主義者無法以應付滬漢，之局勢，則思以全力助其所卵翼之軍閥，並保持上海之租界，以免商業根據地之喪失。英倫海陸軍當局，派艦隊，調重兵，馳赴上海，各國繼之；而中國在上海之領土主權被侵，更激動全國公憤，以增進其與帝國主義者相周旋之決心，而打倒帝國主義之聲浪，乃益高張。是時之上海特別市黨部，遂主持民衆之對外靖內大運動。上海二月十九日開始之全市大罷工，卽兼有：一，向增兵上海之帝國主義者示威，與二，反對孫傳芳，影響革命軍之兩種作用者。吾人觀其揭櫫：反對帝國主義，消滅軍閥黑暗政治，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建立眞正保護人民利益之政府……諸端，可以知之。時李寶章任上海防守司令，與租界當局協力壓制罷工運動，既於人衆往來之通衢，慘殺宣講之學生工人，復利用偵探搜捕有關係之人民，造成路絕人行，座懼偶語之恐怖世界，卒釀成二十二日海軍建威建康兩艦砲擊製造局之事件；因流彈紛落租界，更引起帝國主義者之聯

令發表威嚇宣言。民衆方面益形憤慨。旋，上海之全市大罷工，雖因松江方面軍事無進展而失敗，〔於二十四日復工〕 但復工後，仍於北軍勢力下暗中進行，密開市民代表會選出受國民政府節制之『上海特別市委員會委員』；而服務於軍事命脈所關之鐵路之員役，復繼起罷工，以防礙北軍之軍事運輸，其援革命之功，較之湘鄂各地之民兵農團偉甚。工人所組織之民兵，向上海北車站之直魯軍赤手猛攻，死亡枕藉，未肯稍却，卒將直魯軍全部擊潰。爲民衆戰勝駐軍之最大的光榮史。革命軍之得安然入上海，上海民衆之戰鬥實爲主因。否則畢庶澄雖受革命軍第四十一軍長之委任，而逡巡不敢動，戰鬥之結果，上海必受大損失，故保滬驅畢之功非工人莫屬。〔畢返魯後爲張宗昌所槍斃〕

第四節 規復皖南南京

一 **革命軍攻取長江下游之計劃** 革命軍於十五年十月，克復南京，即於十六年二月，定規復安徽及南京之計劃，以主力略取南京，肅清長江下游；一部進窺平漢路，一部向津浦路壓迫。任唐生智爲西路軍總指揮，何應欽爲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中央軍總指揮則由總司令蔣中正兼任，分爲江左軍，江右軍，李宗仁爲江左軍總指揮，程潛爲江右軍總指揮，西路軍集中黃陂

孝感一帶，東路軍集中嚴衢一帶，中央軍之江左軍，集中英山霍山一帶，江右軍集中九江祁門一帶；統限二月二十日以前集中完畢。迨集中後，西路軍由黃陂孝感沿平漢路進窺武勝關河南，東路軍由閩贛分道入浙，進窺松滬，並協助江右軍略取南京，中央軍之江左軍由英山霍山進取安慶，協助江右軍攻取南京後，進窺津浦路，江右軍由九江東下，略取蕪湖南京，此為作戰計劃之大要。

二　攻皖之經過　當時江右軍分為三縱隊，第一縱隊第六軍第十七第十九兩師，在九江附近集合後，於二月二十二日沿馬當東下，留第九師鎮攖口馬當一帶；第二縱隊為第二第四第五第六各師，由贛東協助東路軍入浙；第三縱隊獨立第二師第一二三各旅，在祁門黟縣附近集結。時安徽陳調元王普尚未加入革命，而總指揮程潛以進取蕪湖之目的，率部向秋浦一帶前進；旋陳調元王普於三月上旬加入革命軍，將所部編為北路軍，任陳調元為總指揮，（就任第三十七軍軍長）王普任第二十七軍軍長，安慶遂不血刃而定。程潛以安慶既下，命第一縱隊於三月五日出貴池，經大通向蕪湖前進，三月四日第三縱隊到達青陽，七日繼續向蕪湖前進，時當塗有魯軍數千人，與蕪湖相逼處，第十七師師長楊杰，於三月六日，派團長胡文斗率混成一支隊先至蕪湖，楊亦率部隨至，復由陳調元部之協助，蕪湖乃完全為革命軍克復。自此以後，長江下游，軍事日益進展。蔣中正為清理安徽政務與鞏固前方

各軍，於三月中旬，命總部先後推進九江安徽，江右軍又進而略取當塗。三月十一日以前，其第一縱隊在東梁山塌橋鍾山之綫，第三縱隊經靑陽到達淸水河黃池鎭烏溪鎭之綫，第二縱隊經廣德寧國，於三月十二日到達高淳東部地區。是時孫軍沿當塗護駕墩望博溧水之綫拒守，程潛乃命所部於三月十五日開始攻擊，第七師由護駕墩向當塗，第十九師向博望，第三縱隊獨立第二師已攻陷薛鎭新市鎭，並協攻當塗，第三縱隊第二軍攻洪藍埠及溧水，苦戰惡門，遂於三月十六日完全占領當塗溧水之綫，乘勝追擊，其先頭部隊於十七日到達慈湖鎭震里鎭小丹陽鎭曹村鎭烏山鎭之綫，程總指揮乃規定與東路軍略攻南京會戰計劃。其作戰方針：先擊破秣陵關東西地區之孫軍，威脅北軍之後路，以一部在淳化鎭龍都鎭之綫警戒句容方面，掩護革命軍之右側背，原定三月二十一日按此方針開始向秣陵關江寧鎭之綫攻擊，因北軍以五六千人從朱門鎭向濮塘鎭反攻，遂於先一日（二十日）全綫開始攻擊，左側支隊第十七師，於當日晚占領銅井鎭；二十一日中央軍江右軍全綫，有非常之進展，左側支隊第十七師得左翼隊第三旅之協助，占領江寧鎭，預備隊第十九師及左翼一二兩旅，占領陶吳鎭，右翼隊亦於是日曉將祿口之北軍擊破，猛力追擊，於正午遂占領秣陵關。右側支隊第四師同日驅逐湖熟方面之孫軍，進占龍都鎭。二十二日，繼續苦戰，左側支隊第十七師與左翼隊第三旅，協力攻破板

橋鎮附近之孫軍左翼隊主力在牛首山之西部與孫軍激戰，總預備隊第十九師亦在上石馬觀音山一帶激戰，右翼隊及左側支隊前達殷巷鎮淳化鎮之綫。

三　東路軍之戰鬥經過　先是革命軍東路軍區分為六個縱隊，自克復杭州後，於十六年二月下旬，何應欽白崇禧會商於富陽，決定以前敵總指揮部之第一第二第三各縱隊攻略上海，以直屬之第四第五第六各縱隊及第二軍，經宜興溧陽向常州丹陽前進；占領常州丹陽後，以一部右旋，向嘉湖蘇州協同前敵部隊，殲滅上海附近之孫軍；以主力左旋，向南京前進，與江右軍協同略取南京。方略既定，何應欽卽率所部於三月七日推進至湖州長興四安廣德安吉之綫，北軍退守溧水溧陽，企圖反攻，宜興附近由鄭俊彥躬親防禦，南京方面則直魯軍出師來援，梁鴻恩部則集中主力於蜀山張渚間，其前方部隊，在二十三灣襄王嶺分岡嶺卽皖浙北境之高山一帶佈防，而以主力攻溧陽，俟溧陽克復後，卽轉向抄張渚蜀山之背，以收環攻之效。佈置就緒，卽於十三日開始攻擊，激戰終日，迄無進展。孫軍白寶山鄭俊彥以戰鬥劇烈，分率所部至張渚蜀山以厚其兵力。革命軍亦調第六縱隊之一部協助第五縱隊進攻。十四日，革命軍振作精神，奮勇前進，因魯軍憑藉高山頑強抵抗，苦戰半日，始將襄王嶺分岡嶺占據，第四縱隊亦在田舍附近與孫軍接觸，無大勝負。十五日，革命軍第四縱隊大破戴埠之孫軍，

第五隊亦克張渚蜀山，孫軍無鬥志，往宜興常州退去。十六日，第四縱隊占領溧陽，孫軍退常州鎮江，第五縱隊占領宜興，第二軍占領溧水，自此寧滬震撼，革命軍乘勝直追，決心占領常州丹陽，以突破滬寧北軍戰綫，孫軍聞風膽寒，紛紛退却。何應欽乃命第五縱隊經和橋映雪橋進攻常州橫林，迫常州克復，即轉攻無錫，第六縱隊經官林鎮進攻常州丹陽，第四縱隊先肅清金壇孫軍殘部，再分兵出奔牛呂城以取丹陽。常州以東魯軍，於十七十八兩日全部退往南京，常州白寶山部，以猝不及避，經革命軍擊潰奔牛，白部則仍抗頑，經革命軍調隊增援，始殲滅之。常州丹陽先後克復。但與江右軍失聯絡，不明南京情形，何總指揮乃令第五縱隊自松滬前進，第六第四兩縱隊，積極向南京進逼，二十二日到達鎮江。第二十三師抵蜀山句容附近。時江右軍正向南京攻擊，激戰於觀音山尖山幕府山一帶；卒將北軍擊退於雨花台方面，北軍因收容不及，未能在該處占領陣地，狼狽竄遁，總預備隊第十九師遂於二十三日下午六時進入南京，東路軍亦進駐棲霞街東流鎮之線。知南京已為江右軍占領，何總指揮隨即令第六縱隊在湯山鎮附近待命，親率第四縱隊入駐南京。直魯軍退走時，曾侵擾外僑領館，外艦遂開砲轟擊。遂成南京事件。程潛入城，擒斬搶劫者數人，秩序乃定。外交方面經年乃交涉解決。

四　清黨事件與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國民黨內所包容之共產黨份子，反對黨軍急行北伐，

於北伐軍占領武漢，蔣中正進江西以後，即挑起武漢江西兩方面之意見，因而分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自廣州北遷後，亦因此而生派別。三月中旬，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在漢口集會後，武漢之反蔣風潮，日益擴大，不贊成反蔣之軍政官吏悉遭排擠，蔣中正肅清東南後，即謀有以應付之。四月二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開會提出檢舉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之議案，經議決，令各地軍事當局將其首要各人，以非常緊急處置分別看押監視。同時除武漢方面以外之革命軍領袖，亦集於上海，討論應付時局之方針。汪精衛因共產黨之危害國民黨，而黨內之腐化分子又藉此而擾亂，圖竊政權，乃急由海外趕回，謀和緩此風潮，而維眞正之黨脈，與共產黨首領陳獨秀發表聯合宣言，勸告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旋，汪精衛親赴漢口，漢口之反蔣風潮愈烈。上海方面之護黨救國反對武漢聯合會議之舉動之聲浪，亦日益高張，分裂益甚。汪精衛赴武漢前，曾約上海各中央委員約定四月十五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於南京，已則勸導武漢委員東下協議合作方法。及期，上海委員於北軍反攻之砲聲中集南京，而汪及武漢委員不能至，乃開預備會，決定在南京組織國民政府。四月十八日，國民政府開始在南京辦公，中央政治會議發表建都南京宣言，并電請在武漢之汪精衛譚延闓等來南京行使職權，此後，黨內糾紛雖烈，而中央根基已立，第三期北伐之事業，

得以開始。〔關於寧漢非本書範圍除清黨與軍事有關係外概不叙錄〕

五 奠都南京後之軍事狀況

國民政府於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維時政權甫定，元氣未足，益以防共清黨，未遑渡江追擊，致孫張各部，竟敢走而復返，列兵大江北岸與革命軍隔江對峙，於浦口砲擊下關，使國民政府初定之首都不寧。當時大江南岸革命軍之配備，及海軍之游弋，實力支配，爲上海吳淞一帶之駐軍爲第二十六軍，常熟爲獨立第二師，江陰爲第十四軍第一師，鎮江高資爲第十七軍，下蜀龍潭爲第四十二第五十八兩獨立團，南京爲第一軍之第二第三第十四各師，幷第四十軍，南京采石磯間爲第三十七軍，當塗蕪湖間爲第七軍。革命軍長江艦隊分四區警戒江面：吳淞江陰間派海容海籌應瑞三艦游弋，江陰鎮江間派楚有通濟兩艦游弋，鎮江浦口間爲楚同聯鯨兩艦游弋。時江北都天廟砲臺爲孫軍占領，革命軍楚有艦，曾與之砲戰，當江右軍占領南京以前，即計劃以江左軍經略皖北，進攻蚌埠，以期一舉而肅清淮南，鞏固首都。詎因武漢方面不發餉彈，與東進遲滯，而失事機。迄四月上旬，李總指揮乃率第七第十第十五各軍，集結於安慶蕪湖一帶，整頓部隊，以備續行北伐。

第二十四章 國民聯軍之奮戰

第一節 國民聯軍之返旆

一 國民聯軍之組織 自馮玉祥於民國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游俄歸國途中發表率國民軍全軍正式加入國民黨，〔時距國民軍退出南口十餘日正値國民革命軍攻克岳陽之候〕於是西北革命軍與國民革命北伐軍隊成南北呼應之局。九月十五日馮玉祥抵五原。十七日就「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職，授旗誓師，令全軍繞道甘肅，援助陝軍，解西安之圍，并預定衝出潼關，與占領武漢之國民革命軍會師河南之計劃。是時該軍之兵力及位置如下：

隊號	駐在地
韓復榘軍	歸化附近
陳希聖軍	武川附近
石友三軍	包頭

張萬慶	騎兵師	固陽附近
趙守鈺	騎兵師	甘邊
方振武	師	五原
弓富魁	師	五原
馮治安	師	五原
劉如明	師	臨河
孫連仲	師	平羅寧夏一帶

合計各部除原駐甘肅者外，數不滿十萬人，械彈缺乏，給養艱窘；兼以漠北寒苦，冬衣無着，將士凍餓，殊爲困難。經馮玉祥慘淡經營，歷月始安。是時甘肅未靖，西安被圍，北伐大軍方與敵鏖戰於鄂贛，馮玉祥乃決定以全軍入陝，出潼關，以期與北伐大軍會師中原。

··········

二　國民聯軍之恢復甘肅及援陝布置

國民聯軍在南口劇戰時，吳佩孚嗾使甘軍張兆鉀孔繁錦各率部萬餘人進犯皋蘭，（甘肅省長）甘肅總司令劉郁芬當令師長孫良誠，督率梁冠英旅，布防皋蘭城東響子水，張維璽旅據城南冠山一帶，安樹德旅據城西澪窪山等處，取攻勢防禦。七月上旬，

敵軍來犯，被國民聯軍沉着破擊，敵分向平涼天水潰退。國民聯軍派隊追擊，八月下旬，先後占領天水平涼，孔張逃散，甘亂乃戡定，卽進兵援陝。當決定：以孫良誠爲援陝總指揮，方振武爲援陝副總指揮，由第一路方振武部，第二路劉郁芬部，第三路孫良誠部，第四路馬鴻逵部，第五路石友三部，第六路韓復榘部，第七路陳希聖部，及劉汝明孫連仲韓占元韓德元各師，騎兵鄭大章張萬慶等旅，銜尾向長安進發。孫良誠率領各軍，由邠州大道，迅向西安攻擊前進。另以駐天水之張維璽師進攻隴縣汧陽，以掩護大軍之右翼。

第二節　陝西戰事

一　**收復寧夏**　十月初，方振武部出五原，孫連仲師出寧夏，馬鴻逵部出固始綏包方面敵軍見國民聯軍勢力復興，遂派大軍西襲。國民聯軍急令鄭金聲爲東路總指揮，督率石友三部陳希聖部第二路及騎兵游擊師，騎兵第三第四師，第五師之第二旅各部，在包頭五原一帶，步步防禦，漸次西撤。馮玉祥則督飭韓復榘軍韓德元師馮治安師韓占元師趙守鈺騎兵師之一旅，移駐寧夏。十一月二十八日，馮玉祥在磴口得孫良誠報告：『我軍於二十三日進至興平醴泉之線，圍攻咸陽，敵聞風撤退，遂

於是日占領咸陽，隨令各軍進取西安，以第十一路方振武部及陝軍一部爲右路，向涇陽攻西安城北附近之敵；馬鴻逵部爲右路，向鄠縣攻西安城南附近之敵；孫良誠任中路，由咸陽直攻西安正面。

二　解西安之圍　西安自四月中旬爲劉鎮華所率之鎮嵩軍所圍困。時劉受吳佩孚委任爲「討賊聯軍甘陝軍總司令」。被圍之初，城內人民卽進行和平運動，後守將李虎臣楊虎臣表示願堅守以待國民軍，對劉堅不退讓，和平遂絕望。劉鎮華旣無力攻下堅城，則在環城造長衡，掘深壕，使城內外隔絕，以待守軍久困食盡而自斃。人民於五六月時，常得國民軍援陝部隊不久可至之消息，倘認爲城圍易解，食糧得以支持；及懸望四五閱月，未見援軍蹤跡，始起恐慌。十月以後，城內民間所藏食糧，已盡爲軍隊搜盡，軍有糧而民無食，斗麥之價，由十餘元增至百元以上，貧者坐以待斃，富者雖出巨價購買，倘因軍隊搜查，不得攜回家中，因是每月餓斃人民數百，道路之上，屍骸狼藉，苟得生活者，亦日不得一粥，困坐愁苦以待與餓鬼爲伍，如此浩劫，固亙古所稀見，如此慘劇，亦出常人意料之外。其時國民軍先頭部隊，轉戰甘陝邊境，與北系諸軍相周旋，後路大隊則行軍冰天雪地沙漠不毛之地，察綏之奉軍躡之於後，無情風雪阻之於前，行軍數十里，僅得稀粥一碗，棉衣未備，駝馬殊少，或凍死於道路，或殘廢而難行者，爲數頗多，其所身受，與西安圍城內人民比較，無甚差別，卒因官兵勇猛前進，氣不稍衰，軍事

勝利。吳新田軍屢戰必敗，國民聯軍於十一月中旬，次第占領三原咸陽諸要隘，解決北系各軍。劉鎮華部集中兵力向中路來衝，國民聯軍各將領沉着抵禦，劉軍未得逞。國民聯軍之劉汝明師趕至，即由左翼十里舖進攻，拊敵之背。孫連仲師由右翼向藍田臨潼繞攻。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曉，開始總攻擊。激戰一晝夜，劉汝明已抄繞至十里舖。敵軍鎮嵩軍劉鎮華部以後路被抄，全綫動搖，分向潼關同州武關一帶潰退，遂於二十七日午前十二時，解西安之圍。劉汝明師乘勝追過潼關，其先頭部隊，進至豫境閿鄉。方振武部進至同州，即將敵軍麻振武部圍困城內。右路方面，馬鴻逵部亦抵藍田一帶，孫連仲進達商雒。孫良誠乃率部進駐渭南。是役斃敵無算，奪獲大砲械彈甚多。

三　**援豫之進行**　十六年一月下旬，馮玉祥進駐西安，積極整頓軍隊，準備援鄂攻豫，會師中原。決定計劃，分兵三路，向鄂豫晉綏四省進展。中央軍由馮玉祥自兼，集中河南之閿鄉一帶，沿隴海路直向陝洛進展；並令孫連仲率所部馮治安第四師韓德元第五師第十六路張耀樞師為右路軍，出紫荊關，向老河口南陽一帶進展；徐永昌率所部為左路軍，假道山西，直趨石家莊岳維峻（時由太原來陝）為南路總司令，督率舊國民軍第二軍留豫各部隊由盩厔鄠縣富平柞水一帶，集中商雒；岳哲元為北路軍總司令，集中所部於寧夏，擬東連在綏遠之北方軍商震所部，進攻察熱。其軍隊之編組為：

一　中央軍總司令馮玉祥，兼第一路，第一路全部，第三路全部，第四路全部，第六路全部，第十一師，騎兵第一旅，騎兵第二旅，屬之；

二　南路軍總指揮岳維峻，第八路全部，第十二路之一部，第一師康保傑旅，何全昇旅，張德楓旅，丑彥傑旅，胡景銓旅，屬之；

三　右路軍總指揮孫連仲，第十四路全部，第五師，第十六路之一部，屬之；

四　左路軍總指揮徐永昌，第十五路全部，及第九路全部，屬之；

五　北路軍總指揮宋哲元，第七路全部，暫編第一第二師，第二十二師，騎兵第五師，屬之。

左路軍因須進出晉境，行軍不便，南路軍則因所轄各部隊懷土戀鄉，未能依時動作，故直接作戰者，僅中右兩路而已。時，馮玉祥奉國民政府特任爲『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遂於十六年五月一日，在西安新城誓宣就職，所部一律改稱爲『第二集團軍』，與北伐軍編成之『第一集團軍，』閻錫山所部之『第三集團軍，』同爲國民革命戰鬥部隊。六日，馮玉祥移駐潼關，督師東下。

第二十五章　第三期北伐

第一節　第三期北伐計劃之變遷

一　**三期北伐之價值**　國民革命軍第三期北伐戰事之進行，雖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及寧漢互防陳兵湖口之關繫，受不少之影響，使孫傳芳得苟延殘喘，且能乘機一度南下，以致龍潭激戰之役震動東南，幽燕直搗之期，遲誤半載。此與一二兩期驚震全國之戰績相較，未免稍有遜色。但就北伐軍事之全程觀察，其價值有可得而言者：

一　在一二兩期戰事中，革命軍對於其敵人—軍閥—固取各個解決之策略，即其自身—革命軍隊之全體—亦不免進行未能一致之缺點；及第三期而革命軍隊全體動員，豫軍與蘇皖軍既取得適當之聯絡，晉軍突起，更成南北呼應之形勢。同時孫傳芳及北方反革命之各軍，亦齊集於安國軍旗幟之下，作步伐一致之掙扎；故此一時期，實革命各軍與反革命各軍中堅戰爭開始之時期。

二　北伐戰爭開始之時各大軍閥部下贊成革命運動之軍隊，除前所述浙皖各軍及鄂贛軍之一部外，尚多因與其首領舊有之關係，不遽易幟響應；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尚是涇渭未分；及革命軍打到黃河流域，兩大勢力之中堅戰鬥開始，於是河南軍隊首因吳佩孚之入蜀而相繼樹青天白日之旗，對南下之奉軍施行攻擊；津浦路上張宗昌孫傳芳部之王金韜張克瑤陳以桑各師，亦先後轉戈助革命軍向軍閥作戰；其足引人注意者，如葉開鑫任革命軍第四十四軍軍長後在津浦路之奮鬥，劉鎮華在馮玉祥任第八方面軍團長後，在豫東之努力，亦頗多可述之功績。故此一時期，亦可謂為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分清界限之時期。

第三期北伐進行之形勢，就積極方面言之，路如上述，若更就消極方面而言：則孫傳芳偷渡龍潭，而津浦路直魯軍大隊因防豫軍東來，未能南下應援，致孫軍為革命軍第一第七兩軍所殲，終歸失敗；馮玉祥初敗於舊京漢路，而奉軍精粹，因懼晉軍截其後路，不敢乘勝直追；凡此互相牽制，使反革命各軍受革命軍之攻擊，應付未遑，不能回擊者，迫於形勢，結果應爾也。吾人觀第三期戰事完畢之時，南京之革命軍屢敗屢進，卒能占領徐州；馮玉祥部之前進雖受挫折，終在鄭州以北，與奉張相持；晉軍縮短戰綫

後，卒能力守雁門娘子兩關之險；則第三期戰爭之最後目的必能達到，已無待蓍龜矣。

二　三期北伐之最初計劃　自上海武漢有裂痕，軍事上已大受影響，幾趨於完全停頓。即政潮方面，亦紊亂已極。武漢國民政府雖亟謀定豫，亦因牽制而不克調軍出動。自四月一日至五日之數日間，國民政府諸要人尙力謀免除武漢上海兩方面之破裂，蔣中正亦擬定統籌全局之四路北伐計劃，其計劃爲：

一，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戰之江右軍程潛魯滌平等數軍爲第一路軍，沿鐵路北上；

二，以已在皖北之原有江左軍李宗仁陳調元等數軍爲第二路軍，由皖北直衝隴海路，攻徐州之西；

三，以武漢唐生智所部三軍及劉佐龍部爲第三路軍，由舊京漢路北上；

四，以何應欽率所部之東路各軍爲第四路軍，由鎮江渡江攻淮揚，直出海州，脅隴海路之東。

此項計劃，終未實現，而上海武漢兩方（以後稱寧漢兩方）即實行破裂，預定之第三路軍既成同舟之敵

國；第一路軍之程魯兩部，亦放棄前綫逕返武漢；第二路軍李陳諸軍受其影響，不得不退保蕪大；第四路軍已占揚州之第十七軍。亦退回江南。孫傳芳張宗昌乘之兩路進迫，蔣中正於四月九日赴南京坐鎮，一時亦無術以制孫軍，此時戰局之形勢為：

一　南京正面，張宗昌褚玉璞之直魯軍已以白俄兵駛鐵甲車為前鋒，衝至浦口，展以飛機巨礮攻擊南京；

二　沿江方面，孫傳芳部分路齊來，自鎮江至常熟，與革命軍隔江相持，欲伺機渡江南侵，海軍艦隊攻吳淞，圖衝入長江，掩護其陸軍渡江；

三　皖北方面，未退各軍馬祥斌王金韜在合肥，張克瑤及三十三軍之一部在六安，被孫軍圍困，奮力苦鬥，僅得保持各城，以牽制孫軍。

以上三路孫張兩部兵力，張宗昌十六萬人以上，孫傳芳部約五萬，其勢力亦不可謂不足。

三　第三期作戰計劃之再決　南京國民政府既成立於此危難之局勢中，四月二十四日，於孫軍隔江瞰飛機威脅之下，召集革命軍海陸軍領袖開重大軍事會議，通電表示關於黨國大計之六項議決案：『海陸軍一致完成北伐』即其一。一時敵軍方面，孫傳芳不受招撫，所部在隔江攻擊鎮江

之軍隊與浦口直魯軍相呼應，日夜向江南開砲，南侵之勢頗急；奉軍得河南後，張學良親至蚌埠晤張宗昌，協商以奉軍由豫東入皖北助直魯軍南攻，形勢之危間不容髮。革命軍總司令部於五月九日新定三路反攻之計劃，其計劃爲：

一，何應欽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率第十四第十七兩軍及第一第二十六兩軍之一部，由鎮江常熟渡江北進，肅清江北，依前所定第四路路線北伐；

二，總司令蔣中正自任第二路總指揮，由白崇禧代理，以陳調元爲前敵總指揮，率第一軍之一部及第四十第三十七各軍幷前第六軍楊杰之一師，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戰；

三，李宗仁任第三路總指揮，將第七第十第二十七第四十四及第十五軍之一部與原在皖北之第三十三軍，馬祥斌王金韜之獨立師，分組五縱隊，由蕪湖分路進行：甲，斜截津浦路攻浦口直魯軍之側背；乙，北上解六安合肥之圍，聯合進攻隴海路，截斷孫軍與河南奉軍之聯絡。

第二節　三期北伐之進行

一　蚌埠之克復　三路大軍之渡江計劃定後，於五月十三日準備完畢，下三路總攻擊令。戰前，革命軍第一第二兩路軍，與孫張隔江對峙，第三路軍因阻孫張進攻蕪湖及援救合肥，乃先行發動，以第七軍及第十五軍已東下之一部，集結於蕪湖，第十軍集結於安慶，新編第五第二十七軍在大通秋浦，第三十三軍在六安待命進攻。先是褚玉璞部將王金韜於革命軍克復南京時，舉義滁州，努力奮鬥，因革命軍清黨，北伐稽延，乃退合肥，與已加入革命之馬祥斌軍合力固守。旋因援軍已至，與張宗昌部許琨孫百萬馬濟各軍激戰，張軍披靡，馬濟因深入之奇襲失敗，兵潰身死。總攻擊令下後，第三路軍第一縱隊已與采口渡江之第二路軍陳調元部聯絡，斜出浦口，掩護第二路軍渡江，十五日與直魯軍在浦口之張繼善杜鳳舉兩軍接觸，白崇禧乘機率第二路主力在海軍砲火掩護之下，舉行強渡，占領浦口。而張褚兩軍自戰隊，猶以猪頭山為掩蔽，匿蘆洲中發猛烈之砲火，第二路軍冒險猛勇進前，大破直魯軍於柘臯，遂解合肥之圍，張宗昌知不能支，乃於十八日下總退却令，集中直魯軍十餘萬人於蚌埠臨淮。時革命軍第一路軍猶與孫傳芳在鎮江常熟間隔江相持，第二路軍於肅清浦口後，即以第四

十軍及第一軍之第一師向右發展，進攻孫傳芳軍右翼軍所在之六合，占領六合後，追躡孫軍以攻儀徵，追孫傳芳攻鎮江之軍隊向後退却，第一路之第十七第十四第二十六各軍遂得於二十二日乘勢在鎮江江陰常熟渡過長江北岸，此革命軍三路大舉渡江之經過，亦其作戰計劃第一步之成功。第一路軍既得渡江，孫軍沿瓜洲至南通各部，分兩路退却：一路自南通如臯經東台鹽城淮安海州撤退，一路沿揚州運河向清江浦退卻。第一路軍亦分兩路追之，孫軍猶在東台邵伯及鹽城興化高郵之線，嚴密佈防，節節抵抗，經革命軍第一路軍奮勇擊破之，遂乘勝追擊，克復清江浦，軍威大振。孫軍倉皇退走，不敢斜窺津浦路。在津浦路正面之第二第三兩路軍，既無左側及後方之顧慮，乃以全力從事於由津浦路北進之工作。時由鐵路直進之第二第三兩路聯軍葉開鑫賀耀祖陳調元三軍已占領臨淮，第三路之二三兩縱隊由合肥定遠側攻蚌埠，亦於二十一日占領其地。先是五月十四日，蔣中正命令第二第三兩路，謂『時局嚴重，須於二十一日以前，克復蚌埠，方有挽救……』至此乃完全達其目的，第三期軍事計劃，大半得告成功。

二　**徐州之克復**　蚌埠克復後，更進行迅速攻取徐州之工作。三路軍隊之配置，略有變更：第一路須肅清淮陰宿遷之孫軍，較爲費力，且進行時無鐵路以供運輸，尤難期其迅速，正面各軍突進，頗

有右顧之憂，乃以第二軍之一部及第三路軍第一縱隊向東北斜進，擔任右翼，以防孫傳芳部援徐；第三路軍以第四縱隊指揮官第十軍軍長王天培爲前敵總指揮，聯合第二路軍之一部任鐵路正面作戰，由固鎮宿縣，直迫徐州第三路軍第五縱隊之第三十三軍及馬祥斌王金韜兩師任左翼，攻下壽州鳳台後，由蒙城永城攻隴海路脅徐東，幷阻河南奉軍東援徐州。新作戰計劃既定，蔣總司令中正往來各地親行檢閱，幷爲指揮全軍進攻，於二十八日渡江北上，赴津浦鐵路方面督師。各路軍隊中，中路進行最速，三十日，第三路軍第四縱隊已迫近符離集，成突出之勢，與敵方新到援軍（奉軍）激戰，孫軍退後，三路軍仍冒險前進，幷撥第七軍之一部聯絡固鎮宿縣之線，令左翼急進，期奪碭山，以阻河南奉軍繼續東來，各路不惜犧牲，迅速猛進，擊退沿路頑抗之直魯軍。六月一日，正面王天培之第十軍夾溝一戰，擊退張軍，復隨後緊追，於二日占領徐州，完畢鐵路正面之工作。同時左翼亦擊潰孫軍，迫亳縣，更急進而占領碭山單縣，右翼第二路軍亦於九日占領海州，復成齊頭幷進之勢。第一路軍更自淮陰宿遷急進，在海州迫孫傳芳部之白寶山軍歸降，（與李明揚部合編爲三十一軍旋調浙解散）孫部各軍時已遁入山東境內，堅守要地以圖休息，第一路軍出其不意，乘勝長驅前進，直追入山東，於六月十二日迫郯城，前線乃轉成右翼突進之形勢。

第二十六章　中原會師

第一節　河南戰事

一　**豫戰之原因及奉軍入豫**　當津浦路革命軍占領徐州之日，唐生智所指揮之武漢軍與馮玉祥之西北軍，亦已與奉軍在河南經過劇戰會師於鄭州。此時之形勢，以隴海路作鴻溝，反革命之奉直魯孫各軍處隴海鐵路以北，據浦津及舊京漢兩鐵路之北段；革命軍南京武漢西北三大軍在隴海鐵路以南，由津浦及舊京漢兩鐵路之南段北攻。同時山西已懸青天白日旗，閻錫山改編晉軍十二萬人，爲『北方革命軍』，由大同娘子關兩路發動，反革命各軍實不啻受革命各軍之大包圍。河南戰事實由於東北軍入河南與吳佩孚部之反奉。蓋由鄂退守河南之吳佩孚與武漢之革命軍自武勝關戰役後，即成各不相犯之情勢。斯時吳佩孚既號令不行，坐困鄭州，無力使部反攻革命軍；在武漢者僅舊第四第八兩軍，休養擴充，亦須時日，兩方均無急戰之意，局勢遂形寬緩。惟另一方面，張作霖自成立安國軍後，堅欲以奉軍自京漢路南下，藉助吳反攻之名，以實行攘奪河南地盤之計劃。初尙密派代派向

吳毓迪聯絡，並與吳部將接洽；繼覺大軍南開，實行壓迫。時吳佩孚部下亦有聯奉反奉兩派，自相衝突。聯奉之寇英傑等以引奉軍入河南爲得計，反奉靳雲鶚等乃不得不南聯武漢革命軍，以期達其反奉之目的。二月初旬，靳雲鶚已在信陽團結反奉各軍，樹保衛軍之幟；惟與武漢方面雖妥協，尙冀革命軍不入河南。及二月中旬，奉軍繳吳佩孚黃河北岸軍隊槍械，以重兵渡黃河南開，靳雲鶚自信陽率軍北援，兩軍開始接觸，中經數次大戰，互有勝負，卒以奉方兵精勢大，至四月底，鄭州開封相繼爲所占領，豫南吳部漸次分化，奉軍自鄭州開封更形南侵。靳雲鶚部久戰疲敝，許昌之役後，能戰之將如高汝桐劉培緒輩或陣亡或被虜，已無力支持，乃發急電，派代表，請革命軍開往河南援救，此爲四月間奉吳兩軍內部之衝突，雖屬第三期北伐戰爭中所發生之事，然實以後河南北伐戰事之肇端。

二　**襄宛之役**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初，馮玉祥率第二集團軍出潼關之時，正湘鄂各軍與敵鏖戰於許偃之際，吳佩孚率其殘軍竄走南陽，會合于學忠部，號召襄樊駐軍，及徐壽椿馬文德各部，占領襄宛，擬分由鍾沙隨棗兩路襲擊武漢，革命軍右路出紫荊關，克淅川，復遣支隊於十七日占領內鄉，時于學忠張聯陞所部，兩倍於革命軍，孫連仲恐敵進犯武漢，乃先攻鄧縣，以爲牽制，敵軍果全部來援。於是北伐軍得從事許偃，而無後顧之憂。迫許偃既克，黃河南岸業告肅淸，乃於六月四日，令孫連仲

所部，進攻鄧縣，岳維峻由內鄉出南陽，力振武由襄陽向南陽，六月二十五日，占領南陽；吳佩孚率其殘軍竄鄧縣，餘悉繳械，已而吳部閻得勝向孫連仲輸誠，秦建斌于學忠亦乞降於張聯陞，毛思部則徘徊觀望不復聽命，吳佩孚知大勢已去，渡漢入川，襄宛遂定。

三　武漢軍之北伐出動　武漢方面，初欲以吳佩孚部反奉各軍為屏障，暫免與奉軍直接衝突，以便培植實力；繼因與南京方面衝突，無暇北進，任靳雲鶚負阻止奉軍之責，另任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由潼關東征，向鄭州作側面攻擊。及南京四月二十四日海陸會議宣告一致完成北伐，長江方面內部之衝突和緩，乃決定派唐生智張發奎所部之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軍皆屬第八軍擴成）第四第十一（兩軍皆屬四軍出征部隊擴成）等五軍及兩獨立師實行入河南。四月二十九日各軍輸送完畢，為達目的地，唐張由漢口北行，視察舊京漢鐵路南段靳雲鶚軍，令以一部在原防維持地方，以一部由豫東北進攻開封歸德，而由唐張本部能戰之軍對付奉軍任正面作戰。

四　北伐軍與奉軍之狠戰　五月一日之戰，奉軍猶未知北伐大軍入豫，依原來計劃行軍，自郾城派隊南下，包圍靳雲鶚部於駐馬店以北之一小站，而圖繳其槍械，不知北伐軍更在奉軍陣線外作一大包圍，而舉行突擊，奉軍不備，內外受攻，反損失巨數之槍械及軍用品，不得已退守漯河北岸，此

為武漢軍入河南後之第一戰。此後奉軍更定計劃，中路堅守漯河北岸，自西平伸其右翼，利用騎兵之活動，向南包抄，謀繞至駐馬店，與確山附近田維勤軍聯絡，截遮平北伐軍後路。唐生智亦以主力軍斜出鐵路東面，側攻西平，兼襲郾城，兩軍於五月五日開始在西平東側之上蔡縣作主力之戰鬥。時奉軍在戰綫者有六旅之衆，與北伐軍作繼續十餘日之激戰，確山以東之汝南所駐田維勤軍之一部，助奉之行動漸形顯著，北伐軍所處地位頗險，奉軍戰報，時傳北伐軍受損失而退，包抄計劃將成功，並非無因。但其結果北伐軍雖受重大之犧牲，終得最後之勝利，至三十一日奉軍因陳琛部在周家口附近全軍沒覆，勢頗不支，更作第二次退卻；在鐵路以東者，退過西華周家口，在鐵路綫者退郾城。戰後北伐軍傷兵繼續運到漢口者，每日二三千人，戰事之劇烈，犧牲之重大，不難想見。惟北伐軍以新奇之戰略，包圍奉軍而繳其械，并於白刃肉搏時多所擊殺，不特使之受同樣之犧牲，亦足以破其膽而奪其魄。

五　開封之占領　北伐軍上蔡戰後，重定二次作戰計劃，以張發奎部第四第十一軍及賀龍之獨立師攻周家口，卽由周家口分三路：一路聯靳雲鶚部迫開封，一路直趨臨穎，一路經西華攻許昌；於鐵路正面則以唐生智部第三十六軍迫郾城。彼時馮玉祥軍在豫西已分六路東行，聲勢極盛。奉軍兩面受敵，且不得不抽調其南路軍隊赴西路助張治公拒馮，故第二次戰事，奉軍聲勢已較為減殺。奉

軍曾謀以一戰挽回已失之形勢，於二十六日舉行西南兩路總攻擊，其主將韓麟春親赴許昌指揮。惟軍心已亂，鬥志全失，卒歸於失敗。唐生智部鐵路正面之第三十六軍由軍長劉興指揮，於二十七日全日激戰之後，強渡潁河，殲奉軍數千，俘獲數千，連下郾城臨潁二城；東路張發奎部，於二十九日占許昌，兩路聯合北進，於三十日攻下新鄭。時馮軍由洛陽東進甚速，山西軍在娘子關之軍行動亦完成，河南紅槍會與馮軍秘密聯絡，更處處與奉軍爲難，韓麟春親行飛機視察前綫，見馬隊不戰而退，知事無可爲，遂下總退却令，鄭州乃於六月一日爲劉興軍完全占領，西路馮軍亦趕至，會同肅清奉軍殘部，正面戰事，遂告一段落；同時，靳張賀亦入開封，向東北進展，黃河南岸，完全入革命軍之掌握。

第二節　國民聯軍之東征

一　**國民聯軍之計劃**　國民聯軍馮玉祥部各軍，自援陝勝利，進至潼關後，因地方之整理，後防之佈置，暫未進行。五月一日，馮在陝改就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職，決定六路進軍之計劃：

一，馮自率中央軍方振武韓復渠石友三各部，以孫良誠爲前敵總指揮，由隴海鐵路東進；

二，劉鎮華率東路軍〔由鎮嵩軍歸降各部編成〕爲中央軍之先鋒；

三，岳維峻率南路軍〔由陝軍郎國民軍第二軍舊部之復歸者編成〕出荊紫關，繞豫鄂邊境進軍；

四，宋哲元率五原駐軍爲北路軍，合同山西商震軍攻舊京綏路；

五，孫連仲率右路軍由荊紫關趨南陽，攻吳佩孚系之于學忠軍；

六，徐永昌率左路軍〔其一師原受山西收容〕由陝境渡河入晉，會合晉軍出娘子關東襲石家莊。

二 洛陽之戰

馮玉祥率中央軍於五月五日由河南閿鄉東進，迭克靈陝洛甯澠池等縣，豫軍張治公〔鎮嵩軍劉鎮華部已多降第二集團軍惟張據洛陽與奉軍聯絡以圖保其地盤〕退守鐵門新安，并於鐵門附近，構築堅固陣地，十五日，二集團軍得紅槍會之助，進圍洛陽。張治公退偃師以東之鞏縣，乞援於奉軍。二十二日，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進至澠池之東二十里，即以第一路全部攻敵之正面，以第三路一部攻敵軍之右翼，以第三路餘一部繞攻敵軍之左側，騎兵第二師向磁澗方面活動，截擊敵軍之後路。二十二日，施行總攻擊，鏖戰數時，敵軍大部退入新安城。時國軍沿鐵道進者，已占領鐵門高地，將新安包圍；已

而敵勢不支開城降，沿鐵道退却者，亦在磁澗被擊散。馮玉祥聞新安捷報，即令各軍迅速尾追，使敵無整頓之暇。二十三日，第十一路總指揮方振武進攻磁澗，敵軍五旅之衆，合張治公部四萬餘人，占領娘娘廟楊塚溝壘，設堅固防綫以守。二十四日進擊，以敵軍砲射激烈，急切未下。二十五日，第三路總指揮孫良誠分兵兩路，以石友三率第一路第三師，第三路王利民旅，及第五路之一部，爲右翼，方振武率第一路第一第二師爲左翼，二十六日拂曉，實行攻擊；仰攻凡四小時，始將敵軍之第一道綫突破；復猛進，又十時，拔敵二道防綫，敵驚惶潰退。適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一師由麻屯鎮繞洛北邙山，擊敵右側，第二師襲敵後路，鄭大章所部之騎兵抄攻洛陽之東，偃師一帶；敵以不暇分顧，悉散竄，革命軍遂佔洛陽，是役俘敵四千餘人，奪獲槍砲糧秣輜重無算。時，奉軍南路戰事正緊急，但鑑於鞏縣離鄭州不足二百里，側面之防護，亦關重要，而洛陽一失，鞏縣即難保全，乃於前綫二次退却後，撥萬福麟富雙英等軍，西開援張。二十六日奉軍下兩路總攻擊令時，第二集團軍騎兵鄭大章部已繞出張軍之後，與方振武夾攻奉張兩軍，故一戰之後，即下洛陽，俘奉軍二萬人，迫奉軍大隊向東急退。奉軍總退却令下後，方鄭部躡奉軍之後，直迫鄭州，

三　鄭州之戰

右路軍孫連仲部五月初旬出荊紫關後，即向南陽進展，牽制奉軍于學忠，使

不敢東行爲奉軍右翼之助，以免南路北伐軍唐生智等有左顧之憂，更與南路軍岳維峻部聯絡阻于學忠乘虛進窺武漢。第二集團軍既復洛陽，即進取鄭州；以第三路由黑石關鞏縣沿隴海路向鄭州，第一路由登封向禹縣，分途進展，協同第一集團北伐各軍聯絡作戰，以收夾攻之效；第四路獨任洛陽警備，第五路由洛陽經孟津偃師向鄭州直進；騎兵集團，由鞏縣向河陰榮陽，斷絕敵之後方交通。計劃已定，即於二十七日開始總攻擊，進占孟津。二十八日，過偃師。二十九日，敵在黑石關頑抗，激戰終日，殊難下，已而革命軍以白刃進，敵軍大驚，向孝義逃竄。第三第五兩路，乃會合向敵掃擊；三十日，占領孝義。同日，騎兵集團鄭大章已達鞏縣東，向汜水鄭州進擊；時革命軍第一路由登封小道亦抄至密縣，敵軍前後受牽制，紛紛潰退。方振武鄭大章躡奉軍之後，直追鄭州，三十日，進至鄭州附近。六月一日克鄭州，與唐生智部北伐軍會師。

四　第二集團軍入開封　當鄭州克復後，馮玉祥即派騎兵第一旅進向榮澤，第三旅向開封方面追擊。五月三十日，第五路全部抵鄭州。同日，騎兵旅追達黃河南岸警戒。第三旅長張華堂跟追敵人。時南京北伐軍已克徐州，聲勢大振，遂入開封會師。鄭州攻下時，于學忠軍陷於四面包圍中，吳佩孚自鄭州爲奉軍所得，即依于學忠於南陽，至此不得不潛行奔往四川，于學忠亦離其軍他去，此第二集

團軍在河南西部最劇之戰績。

五　鄭州會議　鄭州開封下後，武漢長沙發生反共軍事，形勢頗爲緊急，馮玉祥唐生智遂有鄭州會議之發起。此會議舉行於六月十日，武漢之黨政要人汪精衛等及北伐軍將領全列席，議決武漢軍全部回師，鎮壓長江上游，河南北伐東進之軍事完全由第二集團軍担任。十三日會畢，唐生智張發奎即實踐此決議案，率部南回。

六　馮軍之討靳　靳雲鶚本吳佩孚屬將，自勢促歸誠後，仍懷異志，屢抗命不聽；又暗與吳(佩孚)孫(傳芳)及兩張(作霖宗昌)相勾結，陰圖搗亂。馮玉祥爲銷滅隱患，於十六年九月五日暗集兵力，密謀佈置。至九月七日，乃開始攻擊，命孫良誠由北向南進攻，十一日占領郾城克復漯河，靳部向上蔡項城分竄，孫連仲由南向北進攻，十二日占領西平。時新編閻得勝之部內自楊毛馬三師叛變，自信陽進犯確山駐馬店，幸漯河已解決，孫良誠派師迎擊，叛兵遂星夜兼程東遁皖境，韓復榘部於八日占領登封，克復白河，進圍禹城。二十四日，靳雲鶚至艾城，收容殘兵，希圖再舉。革命軍石友三部追至，靳雲鶚親自督戰，而兵無鬥志，漸不支，遂遁去。二十日韓復榘克復禹城。靳雲鶚羽黨李振亞率殘部他走，革命軍分途截擊，奪獲槍械甚多。至是心腹之患除，而無內顧之憂矣。

第二十七章　徐州會議後之北進

第一節　徐州會議之經過

一　**徐州會議**　鄭州會議以後，馮玉祥即令其代表李鳴鐘在南京與蔣中正有所接洽，六月十六日，蔣中正偕李鳴鐘由南京抵徐州，與前敵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會議兩軍北進事宜，時孫傳芳張作霖連失徐鄭，又受山西軍側背攻擊，頗有崩潰之勢，亟謀作最後掙扎。張作霖於十八日就「陸海軍大元帥」職，組織軍政府，急調東三省軍隊入關，以全力應付革命軍，時局愈益嚴重。於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與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於六月十九日開始在徐州作繼續三日之會議。國民政府中委胡漢民等八人亦自南京趕往列席。會議結果，除蔣馮聯合通電，聲明「兩部數十萬將士，為三民主義信徒，……必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外，蔣中正放棄其所豫定「暫守徐州停止北進回師鎮壓長江中部」之計劃，決定與馮共同北伐，並同意於馮所定之對付武漢之方針。

二　徐州會解決定之軍事計劃　徐州會議所決定之共同北伐計劃中，關於兩軍進軍路線之分配，爲：

一　國民革命軍第一二兩路軍聯合任東路，由韓榆鄆城兩線北進，攻略魯東各地，與第三路軍會師泰安，並分兵襲膠濟鐵路，白崇禧指揮之（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回鎮南京）

二，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任津浦鐵路正面作戰，李宗仁指揮之，

三，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之馬祥斌王金韜王普諸部與國民革命軍聯軍劉鎮華鄭大章聯合進攻濟寧；

四，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中路軍任舊京漢路正面作戰，孫良誠指揮之。

三　攻魯之戰　國民革命軍担任一二三線各軍於二十三日開始總攻擊，期以兩星期迅速攻下濟南，然後抽調重兵南旋，鎮壓長江中部。總攻擊令下後，各線軍隊努力前進：

一，鐵路正面李宗仁軍，先以第一縱隊攻台兒莊，并側脅韓莊，第二第三兩縱隊由花山渡運河，向韓莊東南壓迫，第四縱隊攻韓莊正面。三處直魯軍等均憑險作

猛烈之抵抗，惟與革命軍激戰一日後，即行潰退。李宗仁於二十四日占領韓莊後，各縱隊互相聯絡，奮勇作戰，二十六日克臨城，俘魯軍馬玉仁部萬餘人，更得紅槍會之助，於二十七日克滕縣，迫直魯軍狼狽退向兗州；

二，東路由贛榆郯城分道北進，謀與李宗仁會攻泰安；第一路軍以降軍白寶山馮紹閎爲前驅，占日照，攻諸城，直迫膠濟鐵路。及七月三日，因孫傳芳軍周蔭人部陳以燊等三師二旅在膠濟路一帶宣布受馮玉祥委任，加入革命軍，遂中止前進；

三，馬祥斌王金韜等由碭山北進，深入山東境內，於二十九日克單縣金鄉，進攻濟寧，惟王金韜部突起內變，擅自退却，馮玉祥所派鄭大章騎兵又未能應時赴援，遂受迫一退於金鄉，再退於碭山。

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既派鄭大章自豫東攻曹州，與國民革命軍相呼應，又於七月一日向各軍下渡河命令，限十五日全部抵河北。四日孫良誠指揮各軍自鄭州正面及西路鞏縣孟津北渡，石友三自開封北渡。時奉軍因受山西軍在娘子關活動之影響，漸次向後移動，以主力集中石家莊，而令直魯

軍褚玉璞孫殿英王棟等部在大名與曹州張宗昌軍聯絡，抵抗北伐軍，故國民軍聯軍正面孫良誠部渡河後數日間迭克新鄉衞輝，十四日占領彰德；前鋒入舊直隸省境，攻磁州，與在娘子關活動之山西軍，遙相呼應。惟東路則爲大名直魯軍所阻，兼受國民革命軍馬王兩部在魯西失敗之影響，未能有所進展。

第二節 北伐之中挫

一 日兵侵魯暗助直魯軍 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帝國主義者因欲助其工具保持原有勢力，並懼革命成功，彼等控制中國之勢力將失墜，嘗百計對革命軍之進行加以阻撓。英吉利帝國主義者之增兵上海，南京事件發生時長江外國兵艦之開砲猛轟，皆其實例；然尙未致如日本之敢冒不韙，派大隊陸軍侵入中國內地，以顯明之行動，壓迫革命軍，及以其兵員加入張宗昌軍作戰也。日本出兵山東之侵害中國領土主權，與破壞中日親善，防礙革命軍進行之事實，誠爲我國不磨之恥。當時日本田中義一內閣之決定出兵山東，爲五月二十八日；正北伐軍在津浦路迫近徐州，在隴海路及舊京漢路協攻鄭州，在大同娘子關開始活動之時。其出兵之目的，畏懼革命勢力之伸張，與欲援助北方軍閥保持

殘勢力，已爲昭然之事實。故日本內閣與其在中國之使領雖聲明：『出兵除保護僑民財產外無目的，對南北作戰不干涉，不妨碍，將來南軍占濟南後更北進，亦不阻碍。』而中國人民終不之信。未幾，日少將齋田雜安於五月三十一日率其在滿駐屯兵二千名〔實際不祇此數〕抵青島，六月中旬即盛傳有日本便衣兵入濟南加入張宗昌軍對革命軍作戰之事。其後白崇禧於魯東所俘張軍中查出着直魯軍服裝之日本兵解上海後方，此事愈益引起在華外人之注意。七月初旬，日軍司令部欲洗刷其參加中國內戰之嫌疑，請革命軍總司令部派員駐日兵營監視；但革命軍所派人員，一抵青島，即爲直魯軍所拘，其爲詭計，更不待言。此日兵直接加入張宗昌軍作戰之事實。陳以樂之參加革命軍，據膠濟鐵路中段之形勢，隔斷張宗昌軍青島與濟南之聯絡，更有東路革命軍與之呼應，其成功本頗有把握，乃日軍於七月十日派大隊以開赴濟南爲名，強迫陳軍恢復膠濟鐵路交通，既突破陳軍之勢力範圍，又沿路駐軍，妨礙陳軍之進行，卒致孫傳芳張宗昌得以壓迫陳軍，而陳軍因此終陷於失敗。此日兵間接以軍事行動妨礙革命軍進行之事實。孫張兩軍既因日兵直接易服加入作戰，增加其戰鬥力，又因日兵破壞陳以樂軍之獨立，得免其濟南東側之危險。於是國民革命軍迅速攻下濟南之計劃，遂受障礙，而日軍在革命軍各路退敗後，即於十月間撤兵回國，亦顯見其出兵作用之所在。

二　寧漢分裂之影響　革命軍寧漢之爭，實爲北伐軍事進行之大障礙，觀第三期北伐戰事開始時之形勢，已可瞭然。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張發奎兩部五軍之衆，陸續退出河南，回駐武漢。未幾，武漢方面忽有東征之舉，盡其力向下游前進六月二十七日李宗仁率北伐軍攻克滕縣時，武漢東征軍由長江直下之張發奎賀龍諸部已達九江，由江左東行之程潛唐生智部已抵黃梅更由江西出兵，向浙江邊境進行，長江中部及江浙之形勢，頓形嚴重。於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爲應付此嚴重之局勢，不得不急令北伐前敵各軍班師，以鞏固首都。初次班師計劃：津浦鐵路正面留第三路軍之第四第五兩縱隊由王天培統率守臨城，第二路軍鄭振銓顧祝同兩師守棗莊，以爲犄角，暫行據險固守。東路方面因陳以燊之加入革命軍，亦令各軍停止進行，斟酌抽調南歸。計劃定後，第七軍由李宗仁統率，於七月三日開始由臨城向徐州撤退，即開蕪湖布防，其餘賀耀祖之第四十軍，葉開鑫之第四十四軍及第一軍第十五軍之一部，并第一路所屬各軍，以次調回南京。七月中旬，本爲國民革命軍由徐州動員時所豫定攻下濟南後班師之期，至此因環境變遷，濟南未下，前敵重兵已不得不急行南旋，紛集長江，以爲另一戰事之準備。

第二十八章　寧漢關繫改變中之北軍南侵

第一節　寧漢分裂之影響

一　**寧漢關繫之改變**　武漢南京間，由黨務政治不同而起之衝突，終於八月初旬由和緩而漸趨於解決，其原因：

一、武漢中央黨部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取締共產黨後，共產黨陰謀抵抗，有八月一日東征軍賀龍葉挺在南昌之變亂，此一事變，頗足以供武漢方面之覺悟；

二、馮玉祥孔祥熙等於七月十四日電雙方陳述自相備戰之三不可，提議召集開封會議（後經接洽之結果改為安慶會議）和平討論，得雙方之贊同；

三、武漢方面同意於南京為首都，南京方面同意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召集，雙方成立諒解；

四、雙方同認北伐進行為重要，有合作對付北方軍閥之決心。

八月十三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既宣言下野，及二十二日，武漢代表汪精衛譚延闓孫科唐生智等，與南京代表李宗仁等在九江商議合作辦法，譚孫李即赴南京。經此變動，黨政兩問題雖未完全解決，而寧漢兩部集中長江中部互相備戰之形勢，則爲之一變，惟內部之爭，甫因和解得告一段落，而北軍之南侵，則竟成星火燎原之勢。

二　**北軍之南侵**　初津浦路正面張宗昌部，於革命軍李宗仁率第七軍回師時，即試行反攻，適革命軍擔任防守臨城之王天培部第十軍於五日發生內亂，乃受重大之損失，退守運河南岸，幸其時賀耀組整其將行回師之軍隊，從右翼向敵側擊，孫張兩軍乃未敢南攻。及陳以燊在膠東失敗，山東無內顧之憂，孫傳芳整頓所部，與張宗昌聯合南下，於七月二十五日迫徐州。時革命軍南歸部隊，已開拔淨盡，豫定留前線作主力軍之王天培部第十軍，又作戰不力，總司令蔣中正乃回南京，與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三總指揮協商抵禦孫張兩軍之方法。孫傳芳既占領徐州，即分兩軍南下：一由津浦路攻蚌埠，一由宿遷侵淮陰。革命軍各將領彼時忙於寧漢合作之協商總司令之挽留，對於軍事，未能以全力應付。孫傳芳則視此時爲其最後掙扎之良機，不顧張作霖之電阻，不計及張宗昌在濟寧及徐州東面爲馮玉祥軍所牽制，難以南下援助，而惟一意行險，急急南下。初時進行雖極順利，而龍潭一戰，終歸

覆沒，軍閥最後努力之結果，如是而已。

第二節　龍潭之戰

一　**孫軍之渡江來侵**　龍潭之戰，就黨國全局言之，則關繫首都之安危，表示革命軍隊之精神，為國民革命史中重要之一頁；就軍事之劇烈言之，則以龍潭附近數十里之地，集兩方軍隊十餘萬之衆，激戰七日，死傷數萬，其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戰史上之地位，蓋可與汀泗橋武昌南昌諸劇戰相等，或且過之。十六年八月十七日，孫傳芳軍迫近浦口。革命軍第七軍及第十五軍又奉調回南京，分駐地——東由烏龍山起，西至江寧鎮北，扼守防禦。二十六早，孫軍約六七千人，由划子口潛向南岸烏龍山笆斗山燕子磯等處強行渡江，七時八時之間，且乘革命軍第一軍之二十三團防兵虛薄，攻進三砲臺一帶高地，復進占新花營等處，乃急令此方預備隊第十四軍由寶塔橋向前增加，立時將新花營之孫軍消滅大半而克復之。隨向已失砲臺猛攻，均第次克復，將孫軍多半壓迫沉沒江中，餘向烏龍山聯合登岸之孫軍反抗，旋被革命軍猛勇擺破，孫軍乃向棲霞山奔退，其時革命軍防守棲霞及南北象山軍隊，係第一軍之二十二師，衆寡不敵，遂為孫軍所占領，滬寧鐵路因之中斷。革命軍第七軍因時入黃昏，

部在原地徹夜防堵。此時由燕子磯登岸之孫軍，亦被革命軍壓迫，入張家六段，盡殲滅於蘆葦中。當二十六早李總指揮得警報時，立調第一師長率三團士兵自堯化門進發第三第五獨立團增援新花營烏龍山方面，均於是日下午到達前線，兵力既厚，棲霞山方面雖有少數官兵退回南京邊境，然秩序一如平時。占領棲霞山之孫軍，尚在掩護其後方部隊渡江，數近兩萬，革命軍乃定二十七拂曉攻擊，令第七軍副軍長夏威前往指揮，乃使第一師沿鐵道，第二師由鐵道右側，第三師沿江岸，同向棲霞山攻擊前進。

二　龍潭之激戰　二十七日，革命軍砲兵占領南北象山迤西一帶高地，擊兩山之孫軍，掩護各師同時進攻，節節勝利，第一軍之第一師第二十團，是日上午九時，占領北象山，十九團隨由甘家港轉出鐵路右側高地，占領南象山。此時第三師楊副師長騰輝率第三第五兩獨立團，擊退小西村高地之孫軍，向棲霞山圍擊，至破門崗邊，適遇由南北象山潰退之孫軍，即將其全行繳械，第三團由丁山直出棲霞街，接近棲霞山，占領該山腹部，盡將附近之孫軍驅逐繳械，孫軍餘部退上山巔三芳宮頑抗，而時第二師第二團由楊家橋經上中下眉目，繞出棲霞山東鐵道，截孫軍退路，砲兵第一營亦占領上眉目南方高地，擊山頂之孫軍，第四團之一營，協同第三團猛撲山頂之孫軍，第十九第二十兩團，隨由南

北象山，進占棲霞山，連占協同山，後革命軍節節仰攻，死傷相繼，然而勇氣曾不稍懈，攀撲不已，敵兵亦及時命中山艦，歷戰四小時，至下午三時始將孫軍屈服繳械，其餘一部，退向江邊，適與第一軍之第三師在破門崗繳孫軍由南北象山潰退之械時，所派自四圩江岸一帶搜索之第三獨立團相遇，正欲撲滅，忽有外國商船，前來掩護，防革命軍之射擊，故有少數逃去。一部向龍潭退潰，革命軍第一師之十九團，及第二師之第二團跟追，第一軍部隊由龍潭兜擊孫軍之先頭部隊，被其繳械二千餘；是時已旁晚，而棲霞山為第一軍防地，方決定交還防守，第七軍則於二十八日歸還原防。是夜，革命軍克復棲霞山後，又有孫軍數十船，約數千人，復由划子口登八卦洲，迫近內河，猛向下關強渡，此時革命軍在棲霞山部隊未回，祇第七軍守江岸之第十六團，勇猛防禦，劇戰至十二時，孫軍卒不得逞，乃自行退去，據俘虜旅長姚鳳英稱：『此次首先渡河之孫軍，分三路：第一路李寶章由龍潭，第二路段承澤由烏龍山，第三路鄭俊彥由燕子磯笆斗山。原定二十四日舉行，因準備不及，乃改二十六日早。』如此，則孫軍之中右兩路，已被殲滅。是日共繳孫軍槍械四千餘，俘虜五千餘，孫軍死傷二千，革命軍亦死傷五六百。二十八早，革命軍軍事委員會轉第一軍報稱『龍潭緊急，令第七軍赴援……』李宗仁乃令在棲霞山之第一師緩歸南京，立即往援，李師長即率第二軍及第三團向龍潭前進，但昨日第二團由林家橋郭家

村追向江岸，孫軍退至樊家村宿營，於上午五時，正欲回京，忽聞第一軍在龍潭與孫軍激戰，旋向該軍攻擊，下午六時占領後江新圩。李團長獨斷互助友軍，乃令第二營攻擊該軍，因戰地係田與堤，不能展開多數兵力，且該軍又係多用短槍衝擊，第二營不能取勝，李團長復命第一營劉差遣率帶全團短槍及手機關猛衝，該軍始動搖，第二營乘勢搏擊，該軍乃不支，劉差遣卽占領仁莊。同時第三營及機關槍連亦在左，由藍洲圩外堤攻擊，第二營於十二時占領河上圩，第一營亦到達二三兩營之間，村落警戒。惟孫軍尚據石莊前大圩至江岸一帶頑抗，第三營數次衝鋒，不能奏功，營長陣亡，此時第七軍之第一師長率第二十第十九及第三各團至，仍令第三及第十九團由石埠橋及沿鐵道向龍潭前進，援助第一軍及第二團與第十九團。到達龍潭附近時，孫軍正與革命軍第一軍激戰，乃令第一第二兩營向新盛圩北攻擊，孫軍憑依圩堤林屋，十分頑抗，復令第三營向右增加掃射，孫軍勢稍挫，正擬乘機殲滅該軍，適第一軍將車站失守，孫軍且占領黃龍山高地，向革命軍瞰射，革命軍幾入包圍之中，團長李明灝當令特務連機關槍迎守死鐵道橋梁及右側堤岸。前線部隊乃向林家橋撤退，回棲霞山以待增援，是役革命軍死傷三百餘，孫軍則六百餘，革命軍以二團兵力鏖戰大敵，使孫軍不敢向棲霞山蔓延，殲滅龍潭之機，由茲造成。

三　孫軍之敗潰　二十九日李宗仁派其副官長夏某率第二師共三團，及第十四團第三第五獨立團前往棲霞山援助第一軍，恢復龍潭，撲滅孫軍，其計劃定李師長明瑞率第一師三團沿鐵路向龍潭攻擊前進；師長陶鈞率第二師共[illegible]團，由棲霞山經眉目山西溝古鎮向龍潭攻擊前進，右與第一軍聯絡；楊師長騰輝率第十四團及第三第五兩獨立團，沿江岸向龍潭攻擊孫軍側背。部署既定，於二十九日早，各路同時動作，革命軍中路第一師第三團，六時到西溝渡，先與孫軍接觸，十九團亦繞出盤橋，向黃龍山攻擊，到達東陽鎮西北高地時，右翼第二師已追孫軍至李閣老墳附近，即令二十二團，接第四團左翼，向黃靑兩龍山之孫軍攻擊，砲兵第二團位置於靑陽鎮西北高地掩護，而二十團增加右翼，協同第二師攻擊前進，第三團沿鐵道左側堤岸，攻擊黃龍山之孫軍，七時，楊副師長率第五獨立團到達郭家巷，與孫軍接觸，以一營由林家橋抄擊孫軍側背，彼此衝擊甚烈，斃孫軍甚衆，孫軍向太平洲潰退，乃令第三獨立團派一營增加追擊。上午十時，革命軍數次肉搏，第四團得占領靑龍山「859高」高處，第二十二團占領黃龍山「854高」高處，第一團亦向靑龍山增加，而第十九第二十兩團同時猛攻黃龍山，惟孫軍陣地異常堅固，憑險死守，革命軍節節仰攻，死傷相繼，進展極難！夏指揮於十二時親率預備隊到東陽鎮西北高地──第一師砲兵陣地──督促各部猛進，及下午一時，第一團將靑

龍山「一五八高地」高處占領，革命軍始有立足地。但黃龍山爲天然據守點，孫軍又有五團以上之兵力，頑強死抗，革命軍仰攻，處處受其瞰制，欲行繞道，又爲水田溝渠所限，全線地位，實爲危險。惟黃龍山爲此役生死關鍵，革命軍將士，均明此中利害，俱皆奮勇不顧，迭次衝鋒，槍彈如雨，血肉橫飛，前仆後繼，雖死傷至二千人，曾不稍卻，而吶喊之聲，掀天動地。革軍命進奪山嶺，復退鞍部者凡五次，及至下午三時，白兵交加於山嶺之際，革命軍第七軍之第一第二兩師山砲齊發，海軍砲亦同時射擊，忽於孫軍陣地，連中五砲，煙火瀰漫，塵土飛揚，第一師之第十九第二十兩團，得此助力，遂奮躍而登，孫軍潰亂，棄械乞生，黃龍山遂完全爲革命軍占領。——時在下午三時十五分鐘之間。自是孫軍勇氣阻喪，革命軍第三第二十二團及獨立營，隨將龍潭鎮雷彭臺龍潭車站水泥廠占領。而虎頭山之孫軍，失卻黃龍山之策應，頓呈擾亂之象，經革命軍第一第四兩團猛攻，即紛紛向江岸東西老洲一帶潰退，第二團追擊至周圩陳圩田，天晚停止。革命軍第一師在車站沿鐵路一帶停止，第一師在龍潭鎮青黃龍山一帶停止，楊副師長所部因地形限制，仍與孫軍對峙於太平洲堤岸一帶。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五時，李總指揮令第二師向東西老洲一帶攻擊前進，令第一師向新巖圩一帶攻擊前進，令楊副師長所部猛殲當面之孫軍，迅占太平洲，向江岸一帶，截孫軍退路。上午九時夏指揮率獨立營到黃龍山「第一師砲兵陣地」

時，據報東西老洲新盛圩太平洲一帶之孫軍，拂曉向革命軍反攻，但此時革命軍第二團已占領周圩一帶村莊堤岸第十九第二十兩團占領爭新庄，第三團占領王庄一帶，第三第五兩獨立團占領趙家村周家營曹庄一帶，與孫軍激戰，槍砲交加，勢極猛烈。同時何總指揮已由水泥廠向常天子之孫軍攻擊，白總指揮之衞士隊，亦到水泥廠，於是東西部隊，已經聯絡。十二時，革命軍第十九第二十兩團，向七塊八塊數次衝鋒，孫軍利用堤岸民房林木掩護，向革命軍猛射，致革命軍死傷甚衆，前進不易，適第二十一團增加，第三團攻新盛圩之孫軍，獨立營李營長亦率手機關槍駁壳增加，第十九第二十兩團，搶奪七塊八塊，砲兵亦由黃龍山雷彭臺用最強火力壓迫，至午下一時，七塊八塊民房被砲火焚燬，孫軍失依據，被革命軍突破占領，遂向龍周圩周家橋一帶潰退，第三第十九第二十各團尾追東西老洲之孫軍，被第七軍第二師擊破，向江岸潰逃，該師追至江邊，盡將械圍繳。同時，第三第五兩獨立團，衝破太平洲之孫軍，追至蕉洲圩一帶，繳孫軍兩師之械，俘虜六七千人，第十四團沿大江堤岸，到達龍袍州一帶，亦繳孫軍槍械二千餘。第三第五兩獨立團，旋亦趕到，遂與第一第二兩師，將孫軍殘餘數萬，合圍繳械，至是孫傳芳所部之軍隊，在江南者，後路斷絕，退却無從，遂全部繳械降伏。

四　龍潭戰役中之各方面　此次戰役，孫傳芳七次偷渡，過江者有五個師又三混成旅之衆，

不下七萬人，革命軍與之作戰者除第一第七兩軍幾全部加入激戰成驚人之戰績外，第十四第十七第四十第四十四軍亦分兵馳援，總計將十萬人。雙方主力以次，均視此戰爲生死關頭，奮身於此不足百里之戰場中。革命軍方面，夏威（時爲第七軍縱隊指揮）之親督攻擊黃龍山，劉峙之頭部受傷後猶親臨前線，衞立煌之落水不斷指揮作戰，尤能顯其革命軍人之精神。結果孫軍死傷近萬，被俘萬餘，損失精利軍械無數，終歸失敗；革命軍雖受重大之犧牲，終告成功。惟此次戰役，有堪重要極端注意之數事，即戰事進行中，烏龍山有日本商輪故意停泊江心，屏蔽孫軍之舉；江面英吉利軍艦有砲擊獅子山砲臺，彈中何應欽所乘鐵甲車之舉；渤海艦隊乘機襲吳淞，英艦有泊近砲臺，妨礙砲台發砲之舉；此爲龍潭戰役中帝國主義者之活動。事後，白寶山舊部第三十一軍，發現勾結孫軍之證據，被繳械遣散；蘇州松江迭次發覺軍隊被勾結之事實，此爲龍潭戰役內幕中之關繫。吾人就此戰局以外之兩事觀之，益可了然於龍潭一役重大之意義。

第二十九章　再度北伐

第一節　二次克復蚌埠海州

一　渡江北伐之始　龍潭戰後，南京雖稍呈安穩之象，顧孫傳芳叢餘所部，堅守長江北岸，張宗昌褚玉璞聯合十五萬衆進據徐州，窺伺隴海，奉軍更以全力圍困北方軍於雁門娘子兩關，國勢仍復危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爲欲鞏固首都，及舒馮閻之急，乃決定方略，繼續北伐，以肅清江北及克復徐州以南諸地，由何應欽指揮第一路任之，會攻徐州，則由第一路軍與西北軍共任之，何應欽奉令後，以一部沿運河北上，肅清江北，以主力由津浦線進，直擣徐州，十六年十二月四日，何應欽渡江督師，再行北伐。

二　蚌埠之役　魯境孫軍，聞革命軍繼續北伐，即以其主力據守蚌埠，於明光馬家崗紅心鋪沙澗舖卸甲店一帶，布置陣地，管店三河集黃疃舖石門線龍頭壩一帶，設置警戒線，考試上窰各處，均滿布兵力，復於各重地區，搆築堅固工事，孫軍全部兵力約達十餘萬人。何總指揮以蚌埠爲北進第一

重門戶，非早日克復不足使北伐勢力推進，乃命劉峙率第一軍位置滁州南京，顧祝同率第九軍及第一軍之第二師，位置三界及集河鎮附近，夏斗寅率新編第十軍位置桑家澗定遠一帶，賀耀祖率第四十軍位置定遠附近，張克瑤率第三十三軍位置於壽州鳳臺一帶；部署既定，即於八月拂曉，開始攻擊，激戰竟日，占領周家崗紅心舖沙澗舖山頭店馬崗之線；九日，革命軍進展至崗子集明光西凹子燃燈寺黃泥舖之線；第四十軍與孫軍相持於卸甲店，新編第十軍因昨夜孫軍反攻，激戰至本日午前八時，方將孫軍擊潰；十日，革命軍右翼受孫軍鐵甲車猛射，稍受損失，然革命軍奮勇前進，卒占領太通橋林子橋張八嶺等處；十一日革命軍猛勇進攻，占領鳳陽及獨山九華山馬鞍山老山廟等處。臨淮方面，孫軍異常頑抗，以鐵甲車二列擁護兵車四列向馬鞍山猛攻，革命軍死傷甚衆，本日僅進至謝瓦旁附近；十二日革命軍全線出擊，初頗勝利，嗣因孫軍增加生力軍，佐以鐵甲車，以極密砲火向革命軍射擊，革命軍苦戰竟日，以彈藥告罄，馬鞍山遂陷於孫軍之手，所幸右翼第二師師長徐庭瑤占領臨淮，使孫軍不敢猛進；十三日，革命軍繼續進攻，占領蔣家壩大王莊懷遠之線；十四十五兩日，逼近蚌埠各地要隘，如馬鞍山九華山陳山鳳山黃山錐子山東魯山一帶均次第占領；十六日，全力圍攻蚌埠，齊勇努力，初破曹山西爐山沈家山之孫軍，更進入蚌埠與孫軍巷戰，孫軍以鐵甲車掩護，且戰且卻，革命軍遂完全

占領蚌埠，孫軍紛向固鎮逃竄，革命軍當派隊跟踪追擊；十八日占領固鎮，孫軍殘部向後退却，與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合力固守徐州。

三　第一路軍及第二集團軍會師徐州　當革命軍第一路軍在津浦線上與孫傳芳劇戰時，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等部十五萬人進駐徐州。徐州羣山重圍，形勢險要，張褚等部，一面於各要處屯駐重兵，建築保壘，挖掘戰壕，一面分兵進窺隴海；經第二集團軍大破之於開封，直魯乃節節潰退，回守徐州。第二集團軍，亦即派兵跟踪追擊。十二月一日，韓復渠軍占領碭山，二日占領黃口，直魯潰軍正在九里山一帶整頓，聯軍鄭大章騎兵軍自右翼突出其後，進擊臥牛山，第二集團軍石友三軍聞訊，由鐵道南於四日趕至，直魯軍大潰。當日并得聯軍鹿鍾麟於三日克蕭縣捷訊，韓復渠軍乃向徐州挺進，直擣城下。直魯即翻部應戰，雖聯軍龐炳勳軍亦於七日趕至，卒以衆寡不敵，未能直下徐州。時後方土匪竊擾，交通阻滯，國民聯軍乃退李莊黃口之線，靜候何總指揮由津浦線北上時，再行出戰。是時因黨內發生糾紛，何總指揮於上月蚌埠克復時，即返滬出席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及關西北軍苦戰情形，復趕往徐州督師，於是徐州之大戰開始。是時北軍除張褚兩部外，益以孫傳芳殘部，計達二十餘萬，其主力集中徐州，其警戒線在七怪廟潘家樓玉泉寺蕭縣一帶。革命軍布置第一路軍方面，計第一軍主力在

張家集後泉井，警戒隊在褚蘭，第九軍主力在關疃欄杆集，警戒隊在楊莊，新編第十軍在楊橋，警戒隊在孟津，第四十軍與第三十三軍之袁師，主力在新大五柳集，警戒隊在趙樓韓莊朔村店，何應欽部駐圍鎮；西北軍方面：韓復榘軍由隴海路正面東進，石友三軍由隴海路以北東進，均以徐州北方毛村爲目標，以期包圍徐州。鹿鍾麟部向蕭縣前進，與革命軍津浦路上第一路軍相策應。初，第一路軍原訂十二月十四日協同第二集團軍開始攻擊，嗣因十二晚得偵張宗昌將於次日來犯，何應欽亦命令各軍於次日開始攻擊；十三日，革命軍各部將當面之張軍擊退，進占寶光寺楊莊含尙山趙樓朔村店之線，趙樓方面，張軍頗頑強，革命軍前仆後繼，死傷甚衆，然因將士一心，卒能達到任務；十四日，革命軍第九軍將張部梁段兩師擊潰，進占薛家莊徐三村萬家窩女媧山之線，楊山頭附近之孫軍，恃險頑抗革命軍衝鋒數次，卒未得手，第一軍主力進至韓山附近，與張軍激戰，竟日未決，孫軍陸殿臣率二師三旅三團往援，革命軍更形危險，第一軍之第五十六團團長程式，遂以身殉，賴將士一心，孫軍未得逞。新編第十軍進至王山三堡附近，第四十軍進至兩欅山青龍橋附近，蕭程縣方面革命軍第三十三軍亦將正方之孫軍擊潰，何應欽以革命軍威脅成功，乃計以第九軍向徐城東端，第十軍向徐城西端，第四十軍向徐城南端，協同進取徐州。十四日革命軍第一軍占領豬頭山南樓後羅家之線，第九軍逼近良山顏

山高地，新編第十軍占領三堡，并接替萬家窩女媧山陣地，第四十軍占領鏌山猥山狐山集。時與西北軍尚未能聯絡，第三十三軍之一師仍在原防與孫軍激戰，十六日拂曉，革命軍第九軍擊破良山顏山之堅固陣地，新編第十軍由三堡向城南猛攻，第四十軍向秦山鳳凰山猛攻，第一軍亦擊破陸殿臣殘部，及其步騎聯合之增援部隊，占領天山鳳凰山一帶，至是孫張全線動搖，革命軍各軍復奮勇猛進，遂於午時占領徐州城。孫張等狼狽向韓莊奔逃，革命軍當派隊跟蹤猛追，國民聯軍主力是夜亦到達徐州城西九里山附近。是役革命軍死傷三千餘人，孫張各部死傷八千餘人，俘虜一萬五千餘名，并虜獲鐵甲車一列，車頭十餘個，車卡二百餘輛，槍砲輜重無算，暨西北軍方面俘虜敵將士及虜獲品無算。

四　肅清江北　革命軍除以主力沿津浦北進外，并以一部肅清江北。是時海州有魯軍張宗輔部，宿遷沭陽有魯軍杜鳳舉部，順河集仰化集陸集洋河集均有魯軍之警戒部隊，又窰灣皂河有孫軍梁鴻恩部，三叉河附近有魯軍許焜部，各地均設防禦工作。革命軍決定出師後，何總指揮令第二十六軍陳焯所部爲中央軍，獨立第十七師文鴻恩（原第六軍之留置部隊）部屬之，集中淮陰附近，以一部進占漣水；第十七軍曹萬順部爲右翼軍，會同獨立第一師李明揚（第三十一軍改編）集中阜寧附近，俟集中完畢，即由中央軍進攻宿遷，右翼軍進攻海州。十一日下旬，中央軍第一次進窺宿遷，以第十七師爲

左翼隊，準備占領耿車集三顆樹之線，向魯軍西南側攻擊第二十六軍第一師爲右翼隊，由衆興經仰化渡河展開，向魯軍南側攻擊，一部沿運河東岸占領順河集，攻魯軍之左側背，預備隊由衆興逐漸向陸集推進，以一部置於曹集警戒，二十四日，開始攻擊。革命軍右翼向杜部猛攻，魯軍據壕頑抗，二十五繼續激戰，魯軍乃入城死守，二十六日，革命軍全部動員，攻入北門城圩，魯軍退入城內，革命軍繼進，至二十七日止，將宿遷城中之杜部繳械。二十九日魯軍聞宿遷失守，派隊往援，革命軍因寡不敵，退至衆興仰化之線。十二月十二日，何總指揮因革命軍主力逼近徐州，復令進取宿遷。十四日革命軍以第一軍之二師爲右翼隊，由順河集向玻璃廠，第一師爲左翼隊，由蘇家圩向黑魚翼莊集，以第十七師爲總預備隊，準備反攻，十五日拂曉，與魯軍接觸，革命軍奮勇進擊，於十六日下午克復宿遷，并相繼占領響潛阜河一帶，又右翼軍在阜寧集中完畢後，即準備進攻海州，先向響水口新安鎮分進，驅逐楊家集及大伊山板浦等處之魯軍，然後以一部由海州正面，以主力由右側面前進，將魯軍擊破。十一月下旬，革命軍將響水口三坌口新安鎮之線占領，十二月七日，進攻楊家集大伊山，克之，魯軍退守車小柴市等處，一面增隊來援，革命軍奮勇前進，激戰兩日，始行克復，魯軍又退守伊蘆山小伊山等處，據險死守，革命軍亦稍事補充，於十七日，分隊包抄，猛力進擊，魯軍大潰，即於午正占領灌雲，傍晚克復海州，並乘勢

占領濟檢，戰鬥遂告一段落。

第二節　隴海綫蘭封之戰

一　蘭封附近第一次大戰　當何應欽進兵津浦線，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尚未出晉中時，直魯軍分三路入犯豫西，合計張褚兵力在黃河以南隴海路附近者，約有十萬餘人在河北者有三萬餘人，來勢極猛；西北軍當即決定方針，以一部防禦黃河以北之直魯軍，而以全力集中黃河南岸，先擊破直魯軍之主力；遂令第十四軍除留一師駐河北外，餘兩師均調開封，以梁壽愷軍防彰德湯陰一帶，秦德純軍防道口滑縣一帶，孫總指揮連仲率師駐新鄉指揮之，以孫良誠軍馬鴻逵軍石友三軍鄭大章騎兵軍，孫仲連第十四軍之兩師，駐開封通許陳留一帶，韓復渠軍駐鄭州，控制待敵，留楊虎城軍守歸德，劉鎮華部開往隴海鐵道以北，東路軍由隴海路西進；十九日馬鴻逵軍進駐蘭封，旋得情報，魯軍鋼甲車已至內河，西北軍馮總司令比令馬鴻逵即夜放棄蘭封，西退三十里，誘直魯軍西進，并選定杜良寨杞縣之線，為本軍陣地。二十一日，魯直軍大部漸次逼近，二十三日，鐵路正面即起戰鬥，二十六日，自黃河南岸至杞縣，發生劇烈戰鬥，晝夜不息，彼此以白刃衝殺，惡戰至三十日未絕，韓復渠軍二師，

於二十七日至前線，二十八九兩日，乘杞縣方面運動，佈置既妥，於三十日拂曉，即與石友三軍及梁冠英師併力出擊，進至呂屯田康岩楊堌集之線，直魯軍大潰，石友三軍向朱壩集急追，韓復渠軍向柳河急追，十一月一日，孫良誠軍占領蘭封，鐵路正面之直魯軍亦潰退，鹿總司令鍾麟所部即向榆康堡睢縣前進，騎兵軍即從右翼軍包擊直魯軍，二日，孫良誠軍占領內黃，石友三軍占領李壩集，韓復渠軍占領柳河，三日，孫良誠軍分途向歸德考城石樓賀集追擊，時劉鎮華軍為魯軍劉潘等部圍於考城，劉潘等聞正面友軍已敗退，遂於是日遁去。五日，韓復渠軍龐炳勳軍占領歸德，俘袁家驥軍全部，六日，石友三軍追過馬牧集，騎兵軍追至碭山以西，鹿鍾麟軍屯駐歸德。綜計是役，革命軍俘直魯軍將士三萬，擄獲輜重無算。時津浦方面，何總指揮應欽正率大軍謀取蚌埠，與西北軍尚未銜接，遂未便猛進，令前線軍隊引退蘭封附近之線，并借此誘直魯軍深入以牽制徐州孫軍之兵力，俾津浦方面第一路軍作戰容易。

二　蘭封附近第二次大戰　當第二集團軍各軍遵令退後正轉進間，直魯軍見西北軍忽然撤退，疑西北軍內部有變，復分三路西犯：右翼為劉志陸等部，約五萬餘人，由單縣考城撲開封；中路為褚玉璞等部，約五萬餘人，由隴海正面西犯；左翼為張敬堯等部，約三萬人，由夏邑經商邱向杞縣太康

前進。十六日，直魯軍之右翼軍與西北軍孫良誠部戰於考城，激戰三日，考城遂陷。時津浦方面何總指揮應欽率大軍攻蚌埠，隴海津浦兩方面之軍事動作，已漸能協同，直魯軍除中左兩路迭受懲創進兵遲滯外，右路則甚勇銳，二十二日與劉鎮華軍激戰於爪營之線，惟隴海正面直魯軍之先頭部隊，尚未至野雞崗，直魯軍之左翼部隊，尚未至睢縣，乃取各個擊破直魯之計劃，於二十四日拂曉轉取攻勢。二十四日上午三時，開始動作，將考城之魯軍劉潘等部全軍包圍，擊斃魯軍軍長潘鴻鈞，俘虜甚衆，魯軍向東星散，西北軍遂乘勝攻荷澤單縣，并圍婁明玉於曹縣，至翌年一月二十九日克之。中路於二十四日早，與左路同時動作，韓復渠軍當將在野雞崗之直魯軍擊破，二十五日進至柳河附近，石友三軍進至李壩集，破敵王棟所部，二十五日，直魯軍復行抵抗，石友三軍遂陣於李老家莊至李莊及伯綱集之線，褚玉璞率衛隊兩千餘名，親臨前線督戰，奮鬥徹夜，二十六日早，韓石兩軍，乘霧猛攻，大破直軍，餘向東奔潰，西北軍乘勝追擊，至十一月一日，至碭山之線，二十三日，由杞縣攻擊進前，擊破蓼堤嶺馬頭集之魯軍，二十四日破櫛廂鋪之線，二十六日占領睢縣，二十七日龐炳勳軍收復歸德，十二月一日收復夏邑。隴海路上之戰事，至此告一段落。

第三十章　北方革命軍之戰績

第一節　北方革命軍之對奉作戰

一　**北方革命軍對奉作戰前之活動**　民國十六年六月初旬，革命軍在津浦路占領徐州，在舊京漢鐵路占領鄭州，山西省內開始懸青天白日旗，太原於五日開國民會議，推閻錫山任「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閻得國民政府加委後，即於六日通電就職，改編山西軍十二萬餘人爲「北方國民革命軍」向大同娘子關兩路出動。世人至此，方對閻錫山與國民革命軍合作之事，加以重大之注意，張作霖尤手足無措，急籌應付方針，派代表赴太原活動，然爲時已晚，無效於事。初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在長江發展，閻錫山即電令所部，服從三民主義，改編所部爲晉綏軍，其活動已漸趨積極。吾人觀馮玉祥潼關六路出師時即定大同娘子關爲兩路，即可見其間之關係；此關係之作用，對於奉軍，加以側背之威脅，促其迅速退出鄭州，尤爲顯然之事實。自閻錫山宣布就「北方革命軍總司令」職至其實行對奉作戰，經時四月。其間奉軍方面，用其大半之心思力量以對閻，張作霖代表之足跡，不絕於太原；舊京

綏京漢兩鐵路線重兵之駐防，竭盡其威迫利誘之能事。必欲閻氏與革命軍斷絕關繫，轉其方向，助奉軍攻擊馮玉祥，閻氏虛與委蛇，而暗圖進展；蓋當南方兵力未能大舉北進以前，閻氏之處境極至艱難。

二　**北方革命軍與奉軍之激戰**　九月中旬，奉軍方面，欲乘南方專力解決內部問題，未能以全力北攻之機會，以重兵迅速解決山西，并藉張宗昌在徐州魯東之兵力分別侵略蘇浙皖三省。閻錫山鑑於時機緊急，非一戰不能解此危險，乃乘奉軍佈置未成，戒備未嚴之時，突然實行對奉作戰。北方革命軍對奉作戰之根本計劃，係分三路進軍：一，北路軍由商震指揮，自大同出兵，斷舊京綏鐵路奉軍東西兩段之聯絡，并攻取張家口，搗北京之背；二，南路軍由徐永昌指揮，自井陘〔時石家莊山西軍已因作戰方略退守井陘〕取石家莊，並分兵自鐵路西面進行，會師保定；三，中路軍由傅存懷指揮，自山西西北部山嶺地帶分路潛行出發，於舊北京西南各地方，聯絡豫先派出之別動隊，分別動作；并在涿州襲南路奉軍之後方，使奉軍因根據地及後方被擾，不能作戰，或乘虛竟取舊北京。戰事於九月二十七日在北路先行發動，商震乘奉軍不備，突起毀壞鐵路，捕奉軍北路檢閱使于珍。于為奉軍戰將，張作霖派其藉檢閱舊京綏路之名，潛整各軍，統率之以壓迫山西北部者。于既被捕，北路奉軍失其統禦，在鐵路西段

者多被解決，在鐵路東段者，亦不得不節節退却。商震乘機急進，連占要地，十月五日已得張家口，進攻宣化。於十月四日，已越正定。七日閻錫山親至石家莊督師，前鋒過新樂定縣，與奉軍激戰於保定附近之望都。中路因踰越山嶺，行軍困難，達到目的地稍遲，十月十日，始在北京西部之門頭溝等處及舊京漢路線之涿州活動，使奉軍感根據地被襲之危，不能盡力籌劃前線進行之事；惜其已在奉軍幹部會議決定作戰計劃及布置軍隊就緒以後，未免稍失其活動之功用。北方革命軍對奉作戰初期之進行，迅速非常。惟奉軍自楊宇霆韓麟春於五日由奉天被召抵北京後，已決定五路作戰之計劃：張作相率吉黑援軍赴宣化指揮，以津浦路北段軍隊陸續增援；韓麟春赴保定助張學良指揮戰事，另派戢翼翹軍迂迴襲定縣，斷北方國民革命軍南路徐永昌軍石家莊與保定前線之聯絡。兩軍中堅戰事開始後，北方國民革命軍因定縣於十日為奉軍戢翼翹襲取，攻保定軍隊不得不退，激戰一星期，集中石家莊，與奉軍韓麟春相持。北路商震所部，受奉軍大力壓迫，亦逐次後退，於十月三十一日失永嘉堡，退守天鎮。中路傅存懷軍，在門頭溝齋堂長辛店通州良鄉各地，紛起活動，再聯絡學生工人民軍在北京城內及天津密雲有所動作，使奉軍根據地之舊北京，一時有被動搖之勢。但其時前線形勢已轉變，奉軍有能力派其豫備軍分頭應付，使各地之活動，不能聯絡，難於發展，城內學生工人亦被鎮壓，而失却活動

能力。十一月六日，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因無力獨當奉軍全部勢力之壓迫，爲保全實力計，乃下三路總退卻令：北路退雁門，中路退蔚州，南路退井陘；此後南北兩路在井陘雁門憑險堅守，奉軍以死力攻之而不能下，中路傅作義之一部，突入涿州，堅守三月，扼舊北京咽喉，牽制奉軍大部兵力，并阻奉軍在舊京漢路上之運兵；其一部則不堪奉軍重兵之攻擊，由蔚州退山西省內之五台繁峙，與雁門北路軍遙相聯絡，由商震指揮，堅守以待時機。

第二節　涿州之防禦戰

一　**傅作義堅守涿州**　傅作義以輕兵八千，當奉軍五萬之衆，守涿州八十餘日，彈罄援絕，力竭而屈服，不特爲北方國民革命軍對奉作戰之奇蹟，亦全部革命戰爭中最有歷史價值之一事。涿州在舊北京之南百餘里，處長辛店高碑店之間，西與連綿之山地相接，可通晉北，東與固安相連，可襲廊房南苑，爲舊京漢鐵路極北之要地。民國以來，舊京漢路極北段迭次戰役，多係南北相搏，間與津浦路發生關繫；故軍事多注意長辛店琉璃河高碑店固安各地，涿州居次要地位，未爲國人所熟識。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既決定三路進攻奉軍之計劃，卽豫定以此與晉直邊山嶺地帶相接之涿州

城，爲中路軍之重要目的地，先派便衣隊有所佈置，而令第四師師長傅作義將所部編爲挺前軍，由晉北向涿州急進。傅爲年僅三十餘歲之青年將領，在保定軍官學校肄業時，以研究防守戰術著名，在十五年晉北之役守天鎮著戰功者。傅奉令後，率部携鋼砲十六門，機關槍四十架，手溜彈多箱，并齎三月之糧彈，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十九日自天鎮出發，於十月四日占領蔚縣，越五日入九龍口。北方國民革命進總司令電令其急速前進，而所部携帶軍用品過多，進行極爲困難；且自九龍口前進道路僅容單行隊伍通行，有時且漫無蹊路，傅率部攀越山嶺，徒涉河溝，計自天鎮出發，急行將千里，於十月十日抵張坊鎮，集中全軍，并卽派先鋒隊入涿城，後卽爲經過奉軍所覺，加以重大壓迫，傅率大隊援之，於十三日完全占領涿州。奉軍當卽集大隊應付，圍攻此周圍十餘里之城，於十七日舉行第一次總攻擊，開始以巨砲轟城，此後萬福麟率其全軍兼督各部奉軍以全力進攻，張學良亦率衛隊旅及威力素著之鄒作華礮兵集團於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兩度作二三次總攻擊，砲火彌天，槍聲澈耳，毒彈之氣味籠罩全城，敢死隊之進攻冒死前進，飛機擲炸彈於上，工兵掘地道於下，蓋不惜以重大代價爭此一城，以去其根據地之危險，而活動其軍力，以圖攻入山西。傅作義督率所部，從事堅守，迅築完固之防禦戰壕，禦天空之炸彈，重大之擊攻，分布砲兵及手溜彈隊，阻奉軍步兵及敢死隊之猛撲，工兵四處靜候，聞地下

掘道之聲，即另掘一道，埋置地雷，待奉兵之至而轟炸之。傅作義長於戰略，被圍以後，迭次設法使被截於城外之挺進軍，以計奪取奉軍砲械糧需，由地道入城集合。其部下戰術之訓練尤精，遇奉軍猛撲，不輕發槍砲，待其近，然後密發步槍手溜彈斃之，砲兵尤必描準發彈，不輕動作，故以八千之兵，被圍三月，受總攻擊五次，終能保此孤城，兵力損傷有限，奉軍陸續集五萬以上兵力，傷亡數千，重砲發彈二萬數千丸，甚至使用坦克車之利器，毒氣彈之禁物，城垣民房雖被壞，而卒不能勝。及十一月十五日最後之總攻擊，張學良因各路山西軍已總退却，涿州孤城，外援全斷，必欲一舉而擊破之，其進攻尤極猛烈，天空飛機之擲炸彈，地下工兵之掘隧道，在重砲密發中，同時並進，敢死隊以坦克車爲前驅，撲城尤急，步兵列陣四面，待機衝入城內。時涿城東南自受奉軍全師衝鋒之壓迫，守軍稍却，奉軍先鋒已登城，然卒爲守軍之手溜彈所擊退，後隊不敢前進。其西北角地道中工兵亦以炸藥壞城垣之一角，地上敢死隊乘機衝入，亦盡入守卒豫設之陷阱中，死傷近半而退，守軍乃以土袋補缺口而更守之。奉軍經此一役之猛攻，倘不能成功，其將領部卒，乃望涿城而生畏，張學良亦遂改其計劃，從事軟困。

二　涿城之開放　十二月初旬，慈善團體代表，以救濟城內被困婦孺，得允許入城，來間開始和平運動，傅作義尚表示不屈。月終，傅與閻錫山所約堅守三月之期將屆，糧儲將竭，人民受戰禍之痛

苦，尤不忍卒視，而外無援兵開至之望，傅乃允爲有條件之讓城，十七年一月六日，傅作義出城與奉軍攻城主將萬福麟會晤，并赴保定北京一行，此震驚一時之涿州守城戰事乃告結束。城內損失極重大，人民痛苦尤甚，而事後無非傅作義者，可見傅氏不特能作戰，亦善治民。

第三節　北方軍再度進展

一　北方軍扼守井陘雁門　北方軍原分兩路沿京漢京綏向東北進展，以奉軍大強，未能達到目的地，南路軍自望都定縣間戰役之後，則退入山地，十六年十月十日，閻總司令令第十及第十七師在正定附近掩護退却，第六第八兩軍退曲陽，以保龍泉關曲陽關門戶，第四軍守行唐，第二第三兩軍退平山獲鹿之線，第十軍集靈壽待命，奉軍以久戰疲憊，亦未敢追。十五日閻總司令錫山規定防守計劃：以獲鹿爲第一線，由前敵總指揮孫楚及第八第十二兩師砲兵第六第八兩團擔任之；井陘西方一帶高地爲第二線，左翼爲出擊地區，由第三軍擔任之，餘由楊愛源軍長及第二第十二兩師，佈置陣地，石家莊以第八師之一營及鐵甲車擔任警戒，俟必要時撤回第十軍駐平山附近；後因靈壽一帶，已爲奉軍所占，爲防其繞攻娘子關之後，由軍長楊愛源以一部守搭崖十八盤車輪等處，此爲南路軍既

守井陘以北之情形。北路因南路變更計劃，亦即後退。

二　北方軍之退守　十月十五日各軍陸續退至永嘉堡以西扣兒嶺大高崖西洋河一帶，暫行防禦，其第四第九第十四各師由張前敵總指揮率領騎兵第二師及獨立騎兵第二旅馳赴湯源收容之，是爲北路第一次扼守陣地之情形。迄後柴溝堡附近發生劇烈戰事，而湯源附近之西河營亦有奉軍大隊擬截擊北路軍第四師之歸路，於是北方革命軍收容隊及第八軍與奉軍一再交綏，第四師遂陷入涿州內，第九第十九兩師幸已退出。但奉軍亦被創東去，不敢追擊；乃戰事甫經得手，而台懷以東忽報奉軍已抵龍王莊，奉軍騎兵一部，將到神堂堡，又報奉軍將以大部由紫荆關斷北方軍歸路，於是山西東北門戶，在在有可危之勢，閻總司令錫山乃變更計劃，縮短戰線，以張蔭梧部退繁峙，柴溝堡之部隊退雁門以東，師長楊士元部守廣武，豐玉璽部守龍泉關，是爲北路第二次扼守雁門以南之情形。

第三十一章　完成北伐之準備

第一節　第三期戰事開始前之準備

一　**完成北伐前之形勢**　第一路軍何應欽與國民聯軍鹿鍾麟自徐州會師後，遂下令各路停止進行，自後兩方相持之形勢，略述如下：

一、東路　國民革命軍陳焯曹萬順李明揚各部，與魯軍張宗輔等相持於海州日照間；

二、津浦線　國民革命軍劉峙顧祝同夏斗寅各部，與魯軍主力相持於台莊韓莊一帶；

三、曹州方面　國民革命軍聯軍孫良誠劉鎮華各部，與孫傳芳姜明玉軍相持於曹州濟寧間；

四、大名方面　國民革命軍聯軍劉鎮華之一部及韓復榘韓占元各軍，與孫殿英

于學忠，相持於大名；

五，舊京漢線　國民革命軍聯軍孫連仲部，與南下魯軍戢翼翹等，相持於衛輝彰德間；

六，娘子關方面　北方國民革命軍徐永昌部與奉軍主力，相持於井陘；

七，晉西北方面　北方國民革命軍，商震所指揮各軍，與奉軍張作相所指揮之各軍，激戰於龍泉關雁門關偏關三處。

二　北伐開始前兩湖之戰　寧漢合作以後，武漢在皖所駐之兵未撤退，第三十六軍及賀對廷師逼近蘇境，其主力駐於蕪湖，一部在黃池鎮烏溪鎮二十里鋪等處，構築工事，第三十五軍及第三十軍等部，分駐安慶合肥巢縣和縣各處；而第八軍又中集漢口岳州等處，更在湘鄂兩省新編軍隊，計有三軍之衆，政府爲統一內部，繼續北伐起見，首應鞏固長江上游，遂組織西征軍，共分三路；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宗仁，第七軍第十九軍第三十七軍（本爲二路）屬之；第四路軍總指揮程潛，第六軍第十三軍第四十四軍屬之；第五路軍總指揮朱培德，第三第九軍屬之。長江第二艦隊司令陳紹寬，第二艦隊楚有楚同永績永健江貞等各艦屬之。十六年十月十九日，開始攻擊占領蕪湖，二十五日攻下安慶，十

一月七日，攻克武穴，各軍跟蹤追擊。武漢軍屢經潰散，已不能成軍，復恐後路截擊，遂放棄武漢，退守長沙。唐生智於十一月十一日乘日輪去國，西征軍遂於十一月十五日完全克復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令三十七軍速回皖北，參加北伐，同時命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各就現駐地址，擬對湘中爲和平之解決，以期迅速回師北伐，乃因種種關係，卒未如願，於是白總指揮崇禧率第七軍第十九軍由通城等處，進攻平江，程總指揮率第六軍第十三軍第四十四軍沿長岳鐵路前進，進攻岳州；陳司令紹寬率第二艦隊各軍艦，由嘉魚金口新堤向城陵磯進迫，協同陸軍會攻岳州，朱總指揮培德，以其所屬集中萍鄉一帶，預定向株州前進，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全線開始總攻，岳州平江相繼占領，二月二十五日，進克長沙，而海軍亦同時攻下蘆林潭，進克湘陰。長沙既克，湘中各部，紛向湘西湘南潰退，二月二十三日，通電服從中央，願受改編，三湘悉平。

四　北伐開始前廣東之事變　十六年清黨之後，共產黨在兩湖失敗，思轉求根據於廣東，由海道與海參崴連絡，藉得第三國際之接濟，乃乘蔣總司令下野之時，假道江西，而有南昌之變。葉挺賀龍兩部，號稱二萬餘衆，直趨閩粵邊境，廣州政治分會主席李濟琛，奉中央命組織第八路軍防堵殲滅之，總指揮爲李濟琛，而以黃紹雄代之。中央軍以第七軍第四第六兩師組成之，總指揮爲黃紹雄，而以

黃旭初代。左翼軍以新編第一師第二十師及第十八師之兩團幷新編第四師組成之，總指揮爲錢大鈞。右翼軍以第十六軍兩師組成之，總指揮爲范石生，預備軍以第四軍第十一師並十三師之兩團組成之。詎以共黨大部，已侵入瑞金會昌，同時潮梅各屬土匪蠭起，占據縣城，爲賀葉等軍聲援，乃又組織東路軍，由第一第二兩縱隊編成之，第二縱隊以新編第二師編成之，料預共產軍急欲出海，待俄接濟，幷聯絡東江土匪，將由汀杭出梅松，犯東江，占潮汕爲根據。革命軍乃集中松梅間，俟共產軍深入，一舉而殲滅之。賀葉軍以松梅間革命軍勢力雄厚，難以侵入，乘虛出大浦三河壩，沿韓江而下潮汕，水陸幷進。占潮汕後，先頭由揭陽向普寧棉湖方面迅進，一部進占潮安，圖竄東江。革命軍乘其急遽間，極力截擊，則以中央軍向據潮安之共產軍進攻，東路軍向侵入揭陽之共產軍進攻，右翼向占據三河之共產軍進攻，均占勝利，跟縱追擊，共產軍損失甚鉅，殘部由賀龍率領，向陸豐逃竄。東路軍在後跟縱，到達陸豐附近，將賀部包圍，完全解決，尚有賀部師長賀錦齋殘部，向海豐逃竄，一小部向大安及揭石逃竄，均經東路跟踪追勦。至是而侵入潮汕擾粵局之葉賀兩軍，遂告肅淸，時爲十一月中旬。當葉賀由鄂入贛時，張發奎黃琪翔同行，中經南昌之變，張黃追擊賀葉至撫州分途，賀葉趨潮汕，張黃轉趨韶關，而入廣州，粵方國民黨員歡迎之。迨李總指揮濟深於十一月十五日出發，參加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張黃

調集部所移駐江西，駐省軍隊，極爲單薄，僅留第四軍教導團及第五軍與警察保衛隊等，維持廣州治安，共黨乘機煽惑各工會，並結集當地附近農匪，於十二月十一日夜起事，發表蘇維埃政府宣言，焚太平沙一帶及中央銀行總行，以攻第四軍部，焚南關高第街仰忠街一帶，以攻第十二師部。一時廣州繁盛之區，均變爲瓦礫之場，而第四軍部及第十二師部，卒未能攻入，張黃部聞報，急由三水回部戡亂，新編第三師先至廣州，而駐在省河兩岸之第五軍，亦於同時渡河分途截擊，共黨暴動者頗衆，餘部分向花縣清遠方面遠颺，廣州秩序遂得恢復。張黃以事前疏於防範，引咎離職，所部隊伍交由繆師長培南統率，全部離廣州，向東江進發，旋經中央令調參加北伐。

第二節　北伐戰事之發動

一　四個集團軍之編成　第四期北伐戰事之發動，在革命軍方面，爲依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限期完成北伐」之議案所生之效果，及革命各軍一致進行之計之實現。在奉孫直魯各軍方面，則爲其迭次幹部會議商定新作戰方略之實際活動。兩方在第四期戰事開始前之活動，皆有相當之計劃。在革命軍方面：蔣中正自十六年十一月由日本抵上海，竭其心力從

事於解決黨內糾紛之工作，十二月十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所開之預備會中通過汪精衛所提『請蔣中正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議案。十七年一月二日，蔣中正又接國民政府電，促其旋都復職，以竟革命全功。革命軍海陸各軍重要將領楊樹莊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以次，更先後紛紛自所駐地方電蔣表示推崇，請即復職。李宗仁李濟深時在上海就近促之。蔣既受全國各方挽留，即於四日抵南京，九日通電宣布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二月六日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大會中議決『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國民政府責成軍事委員會，北伐全軍總司令統籌全局，從速進辦。蔣既復總司令職，又於中央全體會議中被推為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則籌備繼續北伐之全責，蔣中正以一身負之。中央全體會議於二月七日閉幕，蔣即於九日親赴徐州，檢閱各軍，召集重要軍事會議，改編第一路軍為第一集團軍。十六日又赴開封，與馮玉祥會晤，商量北伐全部計劃，決定將國民革命軍聯軍為『第二集團軍』，北方國民革命軍改組為『第三集團軍』。嗣又續定將西征軍各軍及兩湖原有軍隊改組為『第四集團軍』。開封會議後，蔣回南京籌畫全部作戰計畫之進行，布置後方防務，并調遣後路各軍開赴徐州加入作戰。此革命軍方面籌劃第四期北伐戰事之經過。

二　奉直魯孫軍方面之計劃

孫奉直魯各軍方面，內則自覺各軍步驟不一致，軍令不統一，未能收聯合活動之效，非澈底改革不足以鞏固其勢力；外則見革命軍方面由互相呼應之局，漸成聯合進行之勢，而前敵各路相持，毫無進展，非決定新作戰方略，不足以取勝利。十七年一月開始後，迭次召集會議，以謀解決對內對外各問題。其前敵將領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褚玉璞張作相等均被召至北京，與幹部人物楊宇霆等作長時間之討論。吾人試觀：北京第一次會議決定方針各將領回防以後，即舉行第二次會議，使張學良楊宇霆甫到保定，即又趕回；而張宗昌孫傳芳等更急舉行濟南會議；濟南會議後張作霖因革命軍有聯合進行之勢，又召前敵將領赴北京會議；奉孫直魯各軍幹部舉止失措不遑寧處之情，可以概見。其計劃之悉成畫餅，會議之等於徒勞，亦意計中事耳。此為奉孫直魯各軍在第四期作戰前急急活動之經過。

三　雙方兵力之比較

第四期北伐戰事，革命軍自四月十日開始進攻，至五月下旬保定之戰，為時不及五十日，即能收完成北伐之功者，是作戰方略之優良，聯合進行之便利為之。其間戰事，如第一集團軍魯南之戰，第二集團軍奇襲濟寧德州之戰，第三集團軍保定之戰，雖有相當劇烈之攻擊戰鬥，然未足以比於汀泗橋武昌南昌諸役也。在第四期北伐戰事中，雙方兵力之分配及其根本計劃

如下：

甲　革命軍在前敵之兵力　革命軍在第四期北伐戰事中，在前敵作戰之軍隊，有四十餘軍之衆，其兵數雖不能詳知，約計總在七十萬左右，除各路原在前線軍隊外，後方軍隊之應徵赴前線者有廣東開來之繆培南第四軍，方鼎英第四十六軍，自江西開來之金漢鼎五十一軍，自信陽開來之方振武部阮玄武鮑剛馬文德高桂滋四軍，自上海開來者有熊式輝之一師，自武漢北上者有白崇禧所率之夏威李品仙魏益三廖磊及白部第十三軍等軍，并羅啟疆劉春榮等師，可謂竭全力以作戰。茲記錄四個集團軍前線作戰軍隊如下：

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由全軍總司令蔣中正兼任

第一軍團總指揮劉峙（由津浦鐵路正面進軍）

第一軍軍長劉峙

第四軍軍長繆培南

第九軍軍長顧祝同

第十軍軍長楊勝治

第二軍團總指揮陳調元（由徐州攻山東東部會師泰安）

第十七軍軍長曹萬順

第二十六軍軍長陳焯

第三十七軍軍長陳調元

第三軍團總指揮初爲賀耀祖後改方鼎英（由徐州西面豐沛兩縣攻濟甯）

第二十七軍軍長夏斗長

第三十三軍軍長張克瑤

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

第四十六軍軍長方鼎英

第四軍團總指揮方振武（由歸德碭山北進）

第三十四軍軍長阮玄武

第四十一軍軍長鮑剛

第四十二軍軍長馬文德（後屬第四集團軍）

第四十七軍軍長高桂滋

總預備隊總指揮朱培德（濟南攻下後任前敵總指揮）

第三十一軍軍長金漢鼎

第三軍軍長王均（未到前線）

第二集團總司令馮玉祥

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孫良誠（豫東攻曹州濟甯與第一集團軍取聯絡）

第三軍軍長孫良誠

第四軍軍長馬鴻逵

第五軍軍長石友三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孫連仲（由豫京漢綫路北進）

第一軍軍長韓占元

第十四軍軍長秦德純

第二十二軍軍長馮治安

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進軍路線與第一方面軍同後移石家莊向河間南苑前進〕

第六軍軍長韓復榘

第八方面軍總指揮劉鎭華〔攻大名趨德州〕

第二十三軍軍長劉鎭華

第二十六軍軍長劉恩茂

第二十八軍軍長萬選才

第九方面軍總指揮鹿鍾麟〔兼北路總司令〕

第二軍軍長劉汝明

第十八軍軍長鹿鍾麟

第二十軍軍長龐炳勳

第二十七軍軍長王鴻恩

第三十軍軍長劉驥〔未赴前線〕

騎兵第一軍軍長鄭大章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

第一軍司令商震（後任第一路軍團總指揮）

第二三聯合軍司令楊愛源（後任第三軍團總指揮）

第四軍司令傅存懷

第五七聯合軍司令張蔭梧

第八軍司令譚慶林

第十二軍司令徐永昌（後任第二軍總指揮）

礮兵隊司令周岱

本集團軍第一軍團任北路，出舊京綏路線，第二軍團任南路，出石家莊，第三軍團任中路，出廣靈靈邱。

第四集團總司令李宗仁（未執前敵，參戰前線各軍由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統率）

第七軍軍長夏威

第八軍軍長李品仙（後改吳尙）

第十二軍軍長葉琪

第十三軍軍長白崇禧（除夏威李明揚兩師參加第一集團軍）

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未赴前線）

第三十軍軍長魏益三

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

第三十七軍軍長周斕

獨立第一師師長羅啓疆

獨立第八師師長劉春榮

以上第八第三十六第三十七三軍歸第十二路總指揮李品仙指揮

乙　奉孫直魯之兵力　此次戰事，奉孫直魯各軍除吳俊陞之黑龍江軍有一部在關外外，幾於全部加入作戰，人數約四十萬左右。蓋此戰爲北方軍閥最後之掙扎，亦罄其全力以從事。其作戰部隊如下：

孫傳芳軍（安國軍第一方面軍團）總司令孫傳芳副司令鄭俊彥作戰中任由濟寧攻徐州西面截斷革命隊第一二集團軍聯絡之責。

第一軍軍長孫傳芳自兼〔轄四師兩混成旅〕
第二軍軍長鄭俊彥〔轄四師兩混成旅〕
第三軍軍長李寶章〔轄三師兩混成旅〕
另直隸補充團兩旅

直魯軍〔安國軍第二七方面聯合軍團〕

第二方面軍團總司令張宗昌作戰中任魯南方面
第七方面軍團總司令褚玉璞作戰中任大名方面
第一軍軍長張宗昌
第二軍軍長張敬堯
第三軍軍長程國瑞
第四軍軍長方永昌
第五軍軍長王　棟
第六軍軍長徐源泉

第七軍軍長許　琨

第八軍軍長柴雲陞

第九軍軍長朱泮藻

第十軍軍長吳奠卿

第十一軍軍長張宗輔

第十二軍軍長寇英傑

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

第十四軍軍長孫殿英

第十五軍軍長褚玉璞

第十六軍軍長袁振青

第十七軍軍長曲同豐

第二十軍軍長李藻麟

第二十一軍軍長王振

第二十三軍軍長楊清臣

第二十八軍軍長紀元林

第三十軍軍長毛思義

第三十一軍軍長武衍周

奉軍〔安國軍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為奉系之中堅軍隊〕

第三方面軍團總司令張學良
第四方面軍團總司令楊宇霆
作戰中任娘子關平型關及由舊京漢路南下之責

第八軍軍長萬福麟

第九軍軍長高維嶽

第十軍軍長王樹常

第十三軍軍長王瑞華

第十四軍軍長富占魁

第十五軍軍長汲金純

第十六軍軍長胡毓坤

第十七軍軍長榮　臻

第二十軍軍長于學忠

第二十八軍軍長岳兆麟

第二十九軍軍長戢翼翹

礮兵司令鄒作華

騎兵司令寶聯芳

吉林軍〔安國軍第五方面軍團〕總司令張作相作戰中任晉北方面

第十一軍軍長富雙英

第十二軍軍長湯玉麟

第三十軍軍長于燕山

第三十一軍軍長鄭澤生

黑龍江軍〔安國軍第六方面軍團〕總司令吳俊陞兼援軍總司令

後備軍軍長齊恩銘

四　雙方作戰上根本計劃之觀察　此次戰事中雙方之作戰計劃，雖事經數月，尚未聞有闡繫者之宣露。惟吾人就事實加以觀測，亦不難得其大概。革命軍方面，四個集團軍之兵力，既超過奉孫直魯各軍，就前述七個陣地，同時總攻，卽能將奉孫直魯各軍加以包圍。此時奉孫直魯各軍欲同時應付各路，則東起海州，西至偏關，戰綫延長二千數百里，既感兵力之不敷分配，欲集中重兵專攻一路，則別路兵力單薄，有被革命軍攻破之慮；故革命軍第一步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奉孫直魯各軍陷於內綫作戰之困難。實兵之衆多與陣綫之便利使然。復次，革命軍在曹州濟甯及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截斷津浦鐵路綫前敵直魯軍爲三段而分別解決之；第三集團軍中路之發展，不難再演涿州之舊戲，截斷京漢鐵路綫奉軍與其根據地之聯絡。此諸路之突進，其作用小則可以迫前綫奉直魯各軍退却，而縮小包圍之範圍，大則可以占領奉孫直魯各軍後方重地，而使奉魯各軍前綫有全軍覆沒之危。故革命軍第二步集重兵作突破一方之攻勢，亦作戰上必有之事實。奉魯各軍方面，取各個解決之策略：其於津浦路前綫韓莊一帶建築鞏固之防禦工程，使張宗昌所部依憑險固，從事堅守；於山西方面藉偏關及雁門娘子兩關之攻擊，加以封鎖其得力部隊，則自曹州大名及舊京漢路聯合向革命軍第二集團

軍，加以輜重之壓迫，先行解決河南，然後西可以脅山西，東可以攻江蘇安徽，破革命軍聯合作戰之勢，而實行其分別應付之力。楊宇霆之計劃，就奉軍之本身利害計，固未嘗誤；孫傳芳之攻襲徐西，就此計劃加以觀察，亦未得爲行險。惟其兵力運用不活動，防務佈置欠周密，如孫傳芳軍已達徐西，而張宗昌軍不能分兵增防濟寧；保定激戰正烈，而定縣滿城方面未能加以重大之注意，革命軍伺隙而攻之，遂無往而不利。

第三十二章　完成北伐

第一節　第一集團軍諸戰役及濟南慘案

一　攻魯之戰　革命軍第一集團克復徐州後，分駐於隴海路綫，與魯軍對峙，十七年四月一日，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抵徐州，通令第二第三集團，期以四月七日，開始攻擊運動。二日，召第一集團各軍參謀長到徐面授作戰命令，指示方略，四月七日各軍團遵令攻擊，第四軍於運河西北渡河，協同第九軍進攻台莊，十日，第九軍之十四師占領台兒莊。十一日，孫良誠部克鄆城，十二日，劉峙部克韓莊，

第四軍克棗莊。惟嶧縣不下，命第十軍楊勝治部圍攻之。十三日，第一軍克臨城，第三師第二團團長潘國驄陣亡。十五日，第三軍團攻艾亭魚台失利，第四十軍之龔師長憲陣亡，豐縣被孫傳芳占領，革命軍夏斗寅部堅守沛縣待援。十六日，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石友三部，由蘭封東進增援，第二軍團克復豐縣，同時孫良誠部乘虛進搗濟寧城。十七日，第九軍第四軍克滕縣界河，十八日石友三部克魚台，席液池騎兵抄克汶上，孫傳芳回竄濟甯，與孫良誠部方振武部鏖戰甚烈。十九日顧祝同克鄒縣。二十日顧祝同克曲阜，穆培南部克兗州，席液池騎兵克寧陽，方振武部克金城。二十一日各軍會克濟寧，俘虜甚衆。二十二日肅清汶河以南之孫軍，孫軍退泰安濟南。四月二十七日，第一軍占領泰安城。五月一日晨，第一集團軍之第九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各軍占領濟南，總司令蔣中正，亦於是日午後進駐濟南。

二　濟南慘案

先是當革命軍攻克泰安，日本即藉護僑爲名，出兵占據膠濟路，以及濟南商埠。迨革命軍下濟南後，於五月三十日上午十時許，因有一兵卒，由日軍自行劃定之防區附近經過，日軍即用槍將該兵擊斃，旋派大隊至交涉公署遽擁入內，將戰地政務委員會交涉員蔡公時等十餘人慘殺，事後又轉向外交部長辦公處行兇，黃部長聞耗避去，後竟以機關槍向我國軍民射擊，一面派大隊大部軍隊至我國革命軍駐紮地點，勒令繳械。當晚我革命軍高級軍事長官與日本高級軍事長官

會商救濟辦法，正磋商間，日兵又向我革命軍用大礮轟擊，并將我無綫電炸毀，一面并調駐青島之日兵第六師團部隊兩列車，由福田率領增防濟南，補足實力，屠殺我軍民。革命軍第四十軍兩師之第七團全部被繳械，傷亡甚衆。并俘虜我徒手軍民千餘名，拘禁於正金銀行樓上，不准坐臥，且絕飲食，又占據電報局郵政局斷絕交通，及利用直魯殘部之便衣隊，從中擾亂，意圖破壞革命軍後方。四日，在普利門外我國之商店，多被日軍搶掠。五日，福田向我提出無理條件之哀的美敦書，忽欲脅我方自認爲慘案禍首，并藉此爲其再次屠殺之導火線。其條件：一，懲辦最高軍事長官；二，濟南城二十里以內，不准革命軍駐兵；三，辛莊大營房許其駐兵；四，賠償損失；五，中國軍隊見日本軍時，須解除武裝。以上各項，統限十二小時完滿答覆，否則自由行動，不負其咎。右五項於七月下午四時遞至暫代濟南交涉員趙世瑄處，時蔣總司令已離濟南赴黨家莊，濟南交通斷絕，傳達困難，革命軍接到此項哀的美敦書後，曾由戰委會蔣作賓派員要求日方延長答覆時期，交涉卒無效果。迨蔣中正得悉此事，即派熊式輝羅家倫遄往日司令部談判，抵目的地已在八日上午了，福田竟不待答覆，於八日清晨下令實行轟擊濟南城，日軍並破壞我黃河鐵橋新城兵工廠，炸燬火車，強占辛莊營房，掠奪革命軍糧食輜重，八日占領白馬山，向黨家莊前進，襲擊革命軍第三軍，該軍奉命不准迎擊，損傷甚大。日軍騎兵又襲擊維名齊河長清

一帶，妨礙革命軍渡河，並截毀電桿若干。濟南城革命軍留守兵力僅一團，日軍日夜用炮轟擊及投擲炸彈，城內居屋燒毀，死傷枕藉，日軍節節進逼，并派隊占據馬鞍山，其一部進占東西十六里河，向革命軍第一軍團部隊射擊，濟南至黨家莊之鐵橋亦被破壞，留守濟南城之一團兵士，奉命於十日衝出重圍，日軍遂入城，大加屠殺，革命軍後方病院有傷兵七百餘人，全數殺死，此外商人居民，死傷不計其數，據最近濟南市黨部報告，死傷約計一萬一千零六十二名，此外物質金錢上之損失，尚不能統計，革命軍因日軍之阻礙，不能即行追擊，至使直魯殘部全退德州。

三　**渡河之追擊**　五月九日，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中正命劉峙統率第一軍第九軍及第二十三軍編成五個支隊，控制於泰安萊蕪肥城一帶，鞏固後方。命陳調元賀耀組方振武孫良誠諸部，迅速渡河，向德州方面繼續前進，各軍在日軍炮火下，強行渡河，於十二日全數渡完，蔣中正即遄赴京漢線，指揮主力軍第二第三第四集團軍作戰，津浦路方面第一集團軍，即由前敵總指揮朱培德主持。各軍渡河後進展甚速，孫良誠部騎兵十二日占領高唐恩縣，轉向平原德州挺進，方振武部十五日占領禹城，十八日占領平原，十七日第一集團軍各部，先後占領德州，召集各總指揮面授會攻滄州計畫。六月二日，第二集團遂占滄州，直魯敗不成軍，向馬廠方面奔潰，五日革命軍占領馬廠，魯軍殘部無幾，

退京津後，經革命軍第二第三集團軍消滅之。

第二節　第二集團軍諸戰役

一 作戰之計畫　北伐開始前第二集團軍與直魯軍相持之形勢，魯西方面，孫良誠席液池呂秀文各軍與直魯軍相持於荷澤定陶曹縣單縣之線；大名方面鹿鍾麟劉鎮華各軍與直魯軍相持於南樂觀城濮縣之線；彰德方面，孫連仲韓占元各軍，與直魯軍相持於漳河以北臨漳一帶。北伐開始後擬定之作戰計畫如左：

一、作戰第一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督率第三軍第四軍第五軍第二十軍騎兵第二軍諸部，攻取濟寧并迅速繞抄兗州，使津浦路上大軍展進容易；河北方面由鹿總指揮鍾麟督率第一方面軍第三方面軍第八方面軍第九方面軍第一第二軍第十三軍第三十軍騎兵第一軍，在彰德內黃清豐觀城濮縣之綫，構築陣地，攻勢防禦，以騎兵軍由臨漳繞抄京漢路方面之魯軍，以步兵之一部由楚望繞抄大名之直魯軍；

二、作戰第二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率督魯西作戰部隊，向黃河以東津浦路以西之地區進展，協助各友軍攻占濟南；劉總指揮鎮華督率第八方面軍及第一軍第十三軍，迅速向德州繞抄津浦路之直魯軍；鹿總指揮鍾麟，督率京漢路作戰各軍，沿京漢路展進，迅速占領石家莊；

三、作戰第三步，以孫總指揮良誠督率魯西作戰部隊，協助第一集團軍進攻天津，騎兵向小站進展，截斷京奉路線。

二 京漢綫之戰 第二集團除孫良誠等部隊參加津浦路線作戰，已詳於第一集團內不重敘外，茲述關於豫境及平漢路線者：四月六日，以山西方面勢甚危急，遂令豫北各軍，向磁州大名之直魯軍進攻，以分敵勢，期解山西之圍。五日直魯軍由彰德方面先行對二集團進攻，來勢頗猛，二集團軍以整備未完，前哨部隊略有損失，兩軍相持，激戰甚烈，自九日起，濮縣觀城南樂內黃引起劇烈戰事，劉驥各部，陸續均調至豫北，革命軍陣線原在安陽城垣以北二十里韓陵山柳園洪河屯之線，作一外弧形，經連日戰鬥，兩翼後引，成一以彰德城垣為頂點之鈍角形，戰至四月十七日，自拂曉激戰至夜，韓復渠軍師長三員旅長二員均負重傷，魯軍復于大名東昌兩方面增兵來攻，遂陷觀城，革命軍以魯軍勢

甚銳，乃決定計劃，先以深溝爲壘固守，一面集結精銳，於相當地點，相機反攻。時劉鎮華韓占元復放棄南樂濮縣，在內黃清豐以北及濮縣以西地帶，選用村堡構築陣地，與直魯軍苦戰，張維璽軍開至道口策應各方，故取守勢後，魯軍連日猛攻，國民聯軍所守村堡房屋，均爲魯軍礮火所擊平，而國民聯軍工事甚堅，官兵沉着發槍，雖魯軍一日猛撲數十次，終爲聯軍擊退。至二十八日，魯軍氣勢稍疑，聯軍乃於彰德方面全線反攻，戰至五月一日夜，魯軍始完全潰退，聯軍乘勝追擊，濮縣觀城相繼恢復，三日克順德，五日克大名，各路均向直魯軍跟蹤猛進。樊鍾秀當第二集團軍在彰德戰事激烈各軍調離洛陽時來襲洛陽，四月二十二日隴海鐵路及洛陽鄭州間電線，均爲毀斷，二十八日進至龍門，兵力約二萬餘卒被擊潰，五月一日，克復偃師，此後樊部逐漸潰敗，遁入魯山襄城方城一帶。時大軍正在挺進，陝西李虎臣乘東出勵樊西安空虛之際，亦來攻西安，後亦被擊潰而消滅之。五月六日馮總司令於黨家莊與蔣中正會商繼續北進後，即返至鄭州，十日，轉赴新鄉，蔣中正移赴鄭州，旋至京，第一集團軍作戰事，囑歸馮總司令指揮，時京漢線上韓總指揮復渠率第六第十八軍第二十三軍騎兵第一軍猛追直魯軍，於五月十六日到達石家莊，因鐵路電綫均爲魯軍破壞，未及報告，山東既起事變，又因魯軍在京漢方面潰走者未蒙巨大之損失，慮直魯軍乘機反攻，乃令韓復渠軍到石家莊，不得前進，及電令已發，韓復

渠已過望都，接令請示進止，當復令其在原地停暫，韓總指揮以通訊不便，恐誤軍令，未及待接第一天電令，即至石家莊。其時津浦路上部隊，渡河尚未完竣，而河間高楊均駐魯軍之重兵，京漢路上未可急進，進而進則陷於孤立，將爲直魯軍各個擊破，爲戰略所忌。時第二集團軍相持於保定新樂間，令鋼甲車兩列，在正面助戰，以鄭大章騎兵向安國蠡縣出動，掌握右翼，並令韓復榘軍負策應之責。迄津浦路第一集團軍大部已經渡河，因地狹人衆，糧食極缺，後方輸送，皆改由道口，從衛河水路轉送，至臨清分發，一時未能達到，前敵官兵極爲困難，進戰則生，退守則死，乃命積極進攻。迄席液池騎兵軍於十三日占領德州後，即令部署如次：陳總指揮調元所部，由吳橋南皮滄縣之線以東地區前進，線上屬之；方總指揮振武所部，由吳橋南皮滄縣線以西景縣交河杜生鎭之線以東地區前進；孫總指揮良誠所部，由景縣交河杜生鎭之線以西地區前進，線上歸其擔任；方總指揮鼎英所部，沿鐵路隨第四軍團後方跟進。此時最可慮者，沿津浦京漢兩鐵路進展之部隊，已逼近滄州保定，而兩鐵路中間四五百里闊，革命軍尚未進展，直魯軍於河間高陽均配置重兵，饒陽武強各處之魯軍，尚未肅清，京漢路以東饒陽以西地區，尚無部擔任，故決定俟第四集團軍先遣軍到達定縣新樂石家莊各地，即以總指揮鹿鍾麟之北路軍，全部移至京漢線以東地區，與孫良誠方面軍銜接，然後全線同時進攻，遂於十五日電令津浦線各

軍團，以一部在前方監視，主力均在後方集結待機進攻。

三　總攻擊之佈置　總司令蔣中正於十九日抵鄭州，決定部署如次：京漢津浦各軍，於二十五日以前務須在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正定之線，將主力集結，準備進攻，津浦各軍作戰部署如前，京漢線上第三集團軍應維持現狀，總指揮白崇禧率第四集團軍作戰部隊即到正面附近集結，總指揮韓復榘所率各部隊，即在晉縣附近集結。至二十五日即下令前進，規定攻擊部署如次：津浦路第一集團軍各軍團，及第二集團軍第一方面軍，由衡水饒陽南寧雒縣之線迤東地區向滄州河間之線攻擊前進，限於二十八日以前攻擊開始，關於作戰部署，統由朱總指揮培德主持辦理。京漢線上之第二集團軍北路軍全部（劉總指揮鎮華部在內）由衡水饒陽南寧雒縣之線以西地區，驅逐博野蠡縣肅寧之魯軍，向高陽方面攻擊前進，限於二十八日前進肅寧望都之線，左翼力求與京漢路第三集團聯絡，關於作戰部署，由鹿總司令鍾麟主持辦理，衡水饒陽肅寧雒縣線上屬第二集團軍北路軍。

四　各軍之進展　各軍正進展間，總司令蔣中正於二十九日至柳衛，為軍事進展避免外交上糾紛起見，遂會發命令，其旨要如次：前方各軍破魯軍之後，即進至靜海勝芳永清固安長辛店之線，停止待命，北路軍於二十九日擊破小旺靈壯之魯軍，克攻蠡縣，三十日占領雒縣，三十一日攻克高陽，

第三集團軍同日克保定，孫良誠於六月一日克河間，浦津綫上魯軍於二十九日反攻，與陳總指聯調元斛戰，擊退之。二日攻下滄州，韓復榘軍於六日下午占領南苑，遵照命令，不令一兵入北京城。天津殘敵負隅，革命軍皆紮在二十里外監視，一面以武力壓迫，一面勸諭受編者遵令退出，頑抗不服者，均遣踞京津迤東一帶，大軍遂定京津。

第三節　第三集團軍諸戰役

一　**作戰之計劃**　當北方革命軍右路自望都定縣間轉進而後，卽陣於晉陽井陘塔崖之線；左路由他方面轉進，陣於馬家莊龍泉關平型關雁門關偏關之線，依山作戰，待機反攻。自民國十六年十月下旬起至十七年四月奉軍屢次來犯，攻擊頗猛，其間雖略有進退，北方革命軍卒以強大之毅力與決心，維持原有陣線。十七年五月，北方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奉命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全軍總司令蔣中正發佈北伐總方略。閻錫山當卽積極準備出師，幷改訂第三集團軍戰鬥序列如次：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參謀長朱綬光，左路軍總指揮商震，副總指揮傅存懷，前敵總指揮張蔭梧，第一軍商震，第四軍傅存懷部，第五七聯合軍張蔭梧部及第十五軍王英部，爲之右路

總指揮徐永昌，副總指揮楊愛源，前敵總指揮孫楚，中央第十一路總指揮徐永昌部，第二第三聯合軍楊愛源部及第十軍李維新部屬之；又置總預備軍以第六軍豐玉璽部，第八軍譚慶林部第八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七各師，及各特種兵團組成之。其初蔣中正於北伐總方略中，規定上期第一步，第三集團軍向奉軍佯攻，第二步，第二集團軍台攻石家莊；後期，出京西一帶及京綏路、於四月下旬，彰德失守，蔣中正遂變更作戰計劃，集結兵力反攻正太路，策應第二集團軍。閻錫山決定先攻平山，預計第一期消滅溫塘集洪子店之奉軍而占領之，第二期占領獲鹿東天門，包抄右路當面之奉軍而殲滅之；第三期占領石莊，斷奉軍後路，并援助左路軍之出擊，閻錫山並親出陽泉，督師進攻，追平山克復，即出京漢，會師平津，歷經各役，分誌如左：

二　**石家莊之占領**　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決定進攻平山縣，尚有一事足述者，即左翼軍之兩次出擊，第一次為西北地區李指揮培基攻溯縣之役，當李指揮走偏關利民後，接馮總司令河南來電：『謂奉軍集中兵力，與西北軍交綏，晉北難免空虛，望即乘機反攻。』閻總司令即令李總指揮進攻溯縣，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開始動作，當將沿途奉軍驅逐，直搗溯縣城下，詎意奉軍據城死守，繼以礮射，李軍屢攻不下，乃退原防；第二次：左翼地區楊師長士元，於二月上旬，全部乘夜進攻當面之奉軍，

大捷勝利，方擬盡力發展，距奉軍增兵側面，頑強抵抗，楊師乃復撤回。以上兩役，雖未奏功，然實全軍出擊之動機也。及決定進攻後，遂將兵力分為三路，以第八師關福安部為第一路，由滹沱河兩岸地區直搗洪子店；以第二師趙承綬部為第二路，由六嶺關督道峪及洪子店以北地區向洪子店進擊；第三軍徐永昌部以兩團為第三路，由甘泉關向溫塘出擊，十二軍於一二兩路出洪子店以南地區牽制奉軍，十六師為預備隊。五月三日開始攻擊，平山方面，進占黑山關木家莊觀音堂曹莊灤家莊盧家口等處，四日進占滹沱河小覺鎮南盤石北賈會黑水坪等處；五日進占公東村東盤石十里亭貓石村石板山史家山等處；六日占領常山村洪子店郭蘇鎮西溝西諸山頭六三九高地，板山等處；七日占領溫塘，八日各部圍攻平山，激戰半日，奉軍向東潰退，下午五時，占領該縣，平山既克，隨令第八師追擊，九日占領靈壽行唐，第二第十六兩師進攻石莊，第三軍騎兵亦抵正定。其第一路抵靈壽，敵兵團駐平山，至井陘方面，五月三日，各部分頭出擊，四日占領石門東之高地及賈莊橫澗東西王舍靑石嶺羅峪背吳家墻蝦泉溝色鋪溝等地，第五第六第七三師與奉軍激戰甚烈，奉軍不支，始漸撤退，西北軍亦即壓迫前進，八日占領南井溝周家坑鳳山轆鹿測魚楊莊耿莊南障城等地，九日奮勇前進，遂占領石家莊。至是右路奉軍，悉被摧殘，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遂進據平漢鐵路。

三　平漢路上之追擊　第三集團軍占領平漢路後，奉軍退守望都高陽河間之綫，閻總司令乃調令各部，準備追擊前進，第八第十聯合軍集結藁城，十三日進占安國楊家莊狼尾莊等地，十五日推進至段家莊溫仁北馬莊一帶，與奉軍對峙，第十六師，由石家莊向劉家村歪頭之綫推進，十三日向大羊青莊辛街之綫前進，十四日向十五計大辛莊之綫前進，即於該綫展開控置有力預備隊於趙家莊。第三軍自平山靈壽前進，十日抵獻同東正村，十一日抵定州白璧高疊行唐，十二日抵望都東西儀白龍村蘇泉南北高門燕趙鎮，十三日抵三堤韓莊寺莊西連向莊，即將該軍各部配備於各該地。第八師〔附第四十六圖〕九日抵石家莊後，以威脅龍泉關奉軍之目的，令其於十日進占曲陽，十一日向唐縣完縣至保定滿城之綫，追擊前進，即日占領唐縣，十三日向方順橋前進，十四日占領北城村右之綫，十五日，向大王莊子城村屯頭之奉軍攻擊，第六師於十二日由右莊至王家營集營，十五日占領孔氏村，及南北高嶺之村，即在各該地及七寶村陽城村方面嚴密警戒，并建築工事，此右路軍沿京漢綫追奉軍之大略情形。至龍泉關出擊之部隊，由豐軍長指揮，分兩路向奉軍追擊前進，九日占領阜平栗園舖不老村，十日，占領王快，十一日進占曲陽唐縣，十二日奉軍在完縣至望都之綫占領陣地，西北軍即當前進驅逐，十三日占領北莊塲子口，并克復完縣，此龍泉關出擊軍隊向京漢路追奉軍之情形也。

四　方順橋之激戰　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以前，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追擊部隊，先後達到方順橋附近，右翼并與友軍連接。十七日，因友軍背進，奉軍遂將左右包圍，并向滿城經康關之綫出擊，革命軍勢狠危急，第三軍第二路砲團原由左翼繞攻奉軍側背，抵康關後，先後被奉軍壓迫，二十七日，退至黃龍庵東安關之綫，康關被奉軍占領，適革命軍第一第三兩師進至唐縣，乃令馳往增援，并疾調第七軍出滿城奉軍側背，康關前綫奉軍，大爲驚潰，二十八日，馬村之奉軍向城猛撲，經革命軍擊退，志不得逞，城南辛莊順民村一帶，有奉軍一師，與革命軍接觸，張總指揮蔭梧乃令第十五師由武山繞擊奉軍之背，第九師擊一畝泉之奉軍，二十九日，激戰未決，三十日，奉軍反攻，將一畝泉包圍，戰爭尤烈，至午後三時，李師長望逵親率執法隊側擊東南奉軍，奉軍始向後退，三十一日，第十五師連同第三師向城南之大固店追擊，左翼之奉軍，完全潰退至右翼清風店定州一帶，奉軍調大軍前來壓迫正面戰綫，尤爲薄弱，將士焦急，閻總司令乃急令趙承綬部孟興富部由定州東擊奉軍側背，次日，革命軍第二第十七兩師協同向奉軍猛攻，進展至大興莊齊堡之綫，奉軍紛向高龍方面退却，於是右翼之奉軍，完全潰退，同時正面亦將奉軍擊潰，奉軍乃施行總退却，革命軍西北軍遂占領方順橋。

五　占領保定天津北平　自方順龍激戰之後，奉軍已破膽，加以革命軍第一軍迂迴康關，第

七軍襲擊滿城，奉軍後側，着着失利，而保定西北之一畝泉要隘，又爲革命軍占領，故奉軍雖猶在一畝泉大酉附近增加生力軍，然已無心作戰，三十日，奉軍動搖，三十一日午前，第三集團軍左路軍，遂克保定，奉軍殘部千人，不及退走，遂即收編，餘則退據琉璃河天津及馬廠之線。奉軍退據天津馬廠等地後，一面欲集中主力，以圖頑抗，一面則欲利用平津一帶在國際上特殊情形，俾得負隅形勢，岌岌羣情惶懼，幸閻總司令善能措置，未雨綢繆，事前即派代表南桂馨等，分赴平津接洽，奉軍以勢甚孤，無可挽救，全線退却，天津北平，革命軍遂和平接收。

第四節　第四集團軍諸戰役

一　**右路軍之組織**　十七年四月下旬，湘中戰事敉平，西征任務告一段落。中央乃命第四集團軍，向平漢路北進，參加北伐。初集中兵力於新鄭郾城，以備在隴海路上東西策應。迨七月下旬，並命軍第三集團軍攻克保定，第四集團軍即向北平前進。時直魯軍張褚殘部，盤據津東，蔣中正與閻馮兩總指揮在平協商，決定白崇禧組織各集團混成軍，名爲右路軍，擔任函榆關以西之責，率部先集結三河通縣間，以待一二三集團軍各部集中，此乃八月上旬之事。組織如下：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未赴前敵，由前敵總指揮白崇禧董事。

第十二路總指揮李品仙（轄第八第十七第三十六各軍）

第七軍軍長夏威

第八軍軍長李品仙後改吳尙

第十二軍軍長葉琪

第十三軍軍長白崇禧（熊式輝李明揚兩師參加第一集團軍）

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未赴前敵

第三十軍軍長魏益三

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

第十七軍軍長周斕

獨立第二師師長羅啟疆

獨立第八師師長劉春榮

二　右路軍之戰績　右路軍之戰鬥序列，以徐永昌爲左翼軍，沿平奉鐵路進發，李品仙統右

翼軍，由平榆大道前進；范熙績率中央軍，在左翼後跟進，協力猛攻，迭克豐潤盧台北平唐山諸地，張褚殘部，望風潰退，厥後負固灤州，猶冀頑固，適關外諸將張學良等，通電謀和，夾攻張褚，右翼軍騎兵旅先於九月十二日占領灤州，張褚僅以身免，乞降繳械者甚衆，俘虜無算，直魯殘軍，至此完全解決，祇以東省既表示和平，遂成隔河對峙各不相侵之局，冀北軍事，遂告一段落。

第五節　東三省之統一

一　張作霖之被炸　十七年五月下旬，第三集團軍攻克保定，第二集團軍攻克河間，第一集團軍攻克滄州以後，平津形勢一變，奉軍將領外審天津列國駐兵濟南慘案，內審冀北輿情及張褚孫部之不振，容納各方勸告，自動撤兵，革命軍一二三四各集團軍，鑒於奉軍撤兵之誠意，勒兵平津以南，俟奉軍撤盡，始和平接收平津。當時兩方將領，顧慮國難，和平合作，東三省之統一遂成。張作霖自動撤兵之計既決，偕吳俊陞等出關，於六月四日在皇姑屯站，猝遇猛烈爆作，均罹慘死，張學良聞報出關，召集將領會議，愼密佈防，三省治安，益臻鞏固。

二　東北各省省政府之成立　奉軍將領既與革命軍將領默契，實行撤兵，東三省亦即準備

易幟，服從國府，中國之統一，將近完成。初自六月以迄今，中央與遼寧之間，信使往還，協謀所以收編張褚殘部之策，因張宗昌野心難馴，不肯服從，於是有灤州附近協力解決張褚殘部之事。九月二十三日灤河以東，完全底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實行易幟，通電服從國民政府；中央以張學良等有保守疆土之功，先任張學良爲國府委員，繼任張學良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並任張作相萬福麟爲東北邊防副司令，成立三省省政府，中國統一之功，於是告成。北方艦隊，本分爲二部：一名渤海艦隊，屬張宗昌，一名東北艦隊，屬張作霖。十六年七月，渤海艦隊司令吳志馨密謀加入革命，事洩，被害於張宗昌，其後渤海艦隊遂入東北艦隊，以沈鴻烈爲司令，迄最近編遣會議議決，全國海軍重行編組後，海軍之統一，亦告完成。